

阿毛姑娘

第一章

一

這是一個非常的日子，然而也只在阿毛自己眼中才如是。阿毛是已被決定在■天下午將嫁到她所不能想像出的地方去了。

初冬的太陽，很溫暖的照到這荒涼的山谷；阿毛家的茅屋也在這和煦的陽光中燦爛着。一清早，父親，（阿毛老爹）照例就走到菜園去澆菜，但當他走回來時，看見在竈前正燒着飯的阿毛，於是便似乎在說笑話一樣，而笑容裏却更顯露出比平日更淒涼，更黯澹的臉：「哈，明天便歸我自己來燒了。」

這聲音在這頗空大的屋子裏響着，是很沈重的壓住阿毛的心了。於是阿毛又

哭泣起來。

「嘿，傻子，有什麼哭的？終久都得嫁人的，難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輩子嗎？

真說養不起，就養得起，我死了呢？」

阿毛更是大聲的哭着，只想能撲到父親的懷裏去。

阿毛老爹又笑着來寬慰她：「那邊很好，過去後總不至像在家裏這樣吃苦。

唔，你還哭，好容易才對着這樣一戶好人家呢。你怕丟下阿爸一人在這裏不放心，所以哭？不要緊的，等下三姑會來替我作幾天伴；阿寶哥還賴着要住在我這裏呢，他也無家，願意來也好，就把你睡的牀讓給他吧。」

然而阿毛更哭了，是所有的用來做寬慰的言語把她的心越送進悲涼裏去：是覺得更不忍離開她父親，是覺得更不敢親近那陌生的生活去。她實在不能了解這嫁的意義；既是父親，三姑，媒人趙三叔，和許多人都說這嫁是該的，想來總不會有錯。並且這疑問也只能放在心裏，因為三姑早就示意她，說這是姑娘們所不當說的，這是屬於害羞一類的事。雖說她從她所懂得的養上面，似乎領略到所謂出

嫁，不過她總覺得這事大約於她或她父親有點不利，因為近來她在她父親的忙碌中，是常常得了些不安去。

若是別人只告訴她：有那末一家人，很喜歡她，很須要她去，不久就來接她了，那末，她一定會高興的穿起那特爲她預備的衣裳，無論她是怎樣愛她的老父，怎樣對於這荒涼的山谷感到眷戀。但是那好奇的心，那更冀求着熱鬧和愉悅的心，是會使她不願掛慮到一些紛擾的事；因為在她的意想裏，對於嫁的觀念始終是模糊的，以爲暫時做着一個長久的客。

現在呢，她是被別人在無意中給與了她一些似乎恫嚇的好意，把她那和平的意念揉成一種重重的，紛紛的擔心，而她所最擔心的日子，她的婚期，竟很快的大踏步的就來了。

吃過早飯，三姑就來了，還帶來一葫蘆酒。

阿毛老爹說：「唉，這個年成，喝什麼酒，我是越簡便越好，所以在阿毛的好日子，我也沒請客，想在後天回門時，一同吃個便飯就算了。等下只有阿寶會

來幫幫忙，其實是什麼事也沒有。」

三姑是一個五十上下頗精明的婦人，雖說也正是從這茅屋嫁出去，然而嫁得頗好，家裏總算過得去，只是未曾生下一個半個她所熱盼的兒子，所以她很愛阿毛，又常常周濟一下這終年都在辛勤中，還愁着難吃飽的父女。她固然很能夠體貼她貧困的哥哥，不過她總覺得既然是阿毛的好日子，又只阿毛這一個女，所以她表示了她的反抗：

「我告你，年成是年成，事情是事情，貓貓虎虎不得的，看你還有幾個今天？」

但是一想到今天，她就住了口，又自己圓轉她的話：「本來，也難怪，昨天一箱衣，就夠人累了。客不請，也算了，只是總得應個景。橫豎是自家幾個人，小菜也現成的。櫃裏雞蛋還有吧，阿毛？」

在她眼裏看來，阿毛也很可憐，雖說她也曾很滿意過阿毛的婆家，且預慶她將來的幸運，不過她總覺得連阿毛自己也感到這令人心冷的簡陋。於是她擁過阿

毛來，細心的替她梳理髮髻。

其實阿毛並不如是。她是在很溫柔的自己理着鬢前的短髮，似乎已忘了這非常的事，在很平心的注意聽兩個老人講着許多年前的舊話。

在吃酒的常兒，才又傷起心來，這是完全爲了捨不得離開這十幾年所生活的地方，捨不得父親，捨不得三姑，捨不得菜園，茅屋，以及那黑母雞，小黃狗，

……

然而總得走的，在阿寶哥來不許久，從很遠很遠便傳來鑼聲，號筒聲……。

於是阿毛老爹就嘆了一聲氣，走到屋外去；阿寶就忙着茶的事；三姑更一面陪着揩眼淚，又來替她換衣裳；阿毛是真的感到淒涼在哽咽着。不久，轎子就來了。除了三個轎夫外，還跟來媒人趙三叔，和一個阿毛應該叫表舅的六十多歲的人，他們都顯着快樂的臉在恭賀着。三姑聽說在路上還得住一夜店子，就不放心，才又商量好，讓阿寶哥送一程，等黑五更轎子又動了身時再回來。於是阿毛才也又寬心些，因爲那老頭子，那不認識的表舅，又是那樣一個忠厚的像，趙三叔

也跟着去，想來或者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悄悄的又聽了許多三姑叮嚀的話。知道過兩天還要回來的，所以只稍微又灑了幾點淚，便由老父抱上轎了。

這走的淒涼，是只留給這兩個對揮着淚的老人的：三姑便想到當日自己出嫁的事，父親是很深的在憶念着死去多年的阿毛的娘了，阿毛的娘，也是正像着阿毛一樣，終年都是很快樂的操作着許多的事，不知爲什麼，在剛剛把阿毛的奶革掉時，就狠狠的害着瘧疾了。頭一次算挨過，第二回可完了。於是老人又把希望和祝福，向太陽落土的那方飄去；那是阿毛的轎子走去了的那方。

在轎子裏的阿毛呢，只不耐煩的在想那不可知的一家人家的事。

一

其實一切都想錯了。她實在沒有想出那熱鬧來，那麻煩來，她只被許多人拿來玩弄着，調笑着，像另外的一種人類。這時她真該來痛哭了，但她却強忍着

，這是她第一次懂得在人面前所吃的虧。她只這樣想：「後天回去了，我總不會再來的！」

這家，這才是阿毛真正的家，是姓陸，本也是阿毛同鄉的人，但搬來這裏，這有名的西湖邊葛嶺，是快有四十年了，早先是由阿毛的阿翁划渡船來養活一家人，現在是變得很興隆了。這個老頭子，還是划着船，不過已是很漂亮的，有布蓬，有銅欄，有靠背藤座的西湖遊船了。兩個兒子呢！就替別人家種了幾畝地，單憑屋前的一百多株桑樹，每年進款也就夠可觀的了。阿毛，這算來是第二的媳婦。那大的已進屋十來年了。從前是由於家計未曾很滿足的熱鬧過，現在就大大的請客了，客大約總屬於划船的人，旅館裏的茶房賬房先生，還有幾個熟店鋪。絲行裏的，此外便是幾個廟裏面幫閒的朋友，以及隣居之類。

客人既是如此混雜，又知道主人是不會厭煩聾鬧的，所以都豪飲着那不十分劣等的紹興酒，加以那新娘的菲薄的嫁奩，抬不起他們的敬意來，所以他們只是那樣毫不以為意的來使人受窘。阿毛真覺得苦，但她知道還另外有一個人也正像

她一樣在受人調排，她不禁又同情着那與她同命運的人，只想把頭昂起去看看，不過想起三姑的話，頭是依舊垂着，垂着，不怕已是很痛的了。

實實在在，這使她同情過的另外那人，便是她還未曾十分領悟出的所謂丈夫，是更嚇着她了。她只想能立即逃回家去，她是並未會知道她是應該被這陌生男人來有力的擁抱住，並魯莽的接吻，她只堅決的把身子扭在一邊，無聲的飲泣着。那男人也就放了她的，翻身睡去了。

一切的人都非常使她害怕，無論她走到什麼地方，都帶着怯怯的心，又厭恨着那每個來呆望着她的臉。直到又要預備回去的那天早上，她才在眉尖上展開那盛緊了的她的心來。

專實自然不是像她所想出的那樣簡單，那樣無拘無束，終於她又別了她開始才發見的福樂來。來是有十多年了，自己就都是生長在那樣恬靜，那樣自由的仙谷裏嗎？她好生傷感，好生哭泣（是一生所未曾有過的）的把將要離別的一切都投過去那深深的一瞥，才又隨着她那很健壯的夫婿走向她所懼怕的那個家去。

這家的位置，是在從葛嶺山門通到初陽臺的路邊的山坡上，屋前滿植着桑樹，在冬天是只剩枯枝了，因此把湖面却更看得大，白堤只是像一縷線樣的橫界在湖的中央。屋後是一個姓陳名不凡的「千古佳城」，後來又蓋上許多類似洋式的房子，佳城便看不見了。却從週圍的牆上，懸掛出許多花藤，在冬天也只顯得是如絲一樣的無次序。左手是通到另外幾個深幽的山坳去。那裏錯錯雜雜的在竹林中安置着幾所不大的房子。右邊，便是上山去的石板大路了，路旁遍植着松柏，路的那邊，便又是一所為松柏遮掩不住的粉着淡湖色的房子。在界於屋與路之間，便是一條已將完全乾涸了的小溪。這裏是同樣排着杭州鄉下式的瓦屋三家，她的家便是最右臨着溪，隨着大路的一家，是既靜，且美，又宜於遊玩，又宜於生活的的一個處所。

三

剛住下來，依然還是不安，僅僅從一種頗不熟習為口語中，都可以使她忽略

去一切美處。然能時間一拖下來，也就很慣了，開始是团团的笑，抹去她所有對人的防禦的心；這笑是如此天真，坦白，親愛，竟好像從前家中那黑貓的親暱的叫聲了。她時時來找团团，团团又歡喜她。因為常同团团玩，团团的娘，她大嫂也就常同她來閒談了。大嫂是一個已過三十的中年婦人，看阿毛自然只是把來當小孩看，無所用其心計和嫉妬，所以阿毛便也感到她的可親近。

第二便是頗能愛憐她的夫婿了。這男子是比她大八歲，已長成一個很堅實的二十四歲，微帶紅黑的少年，穿一件灰條紋布的棉袍，戴一頂半新的烏打帽，出去時又加上一條黑綠的圍巾，是又帶點城市氣的鄉下人。冬天沒有什麼事，又爲了新婚，得准許在家稍微滯留一下的，有時就整天的留在家裏劈粗的樹幹。所以在阿毛梳頭髮的當兒，他也可以去替她擦一點油，在阿毛做鞋子的時候，他又去替她理線。只要是阿毛單獨留在自己的小屋子中時，他總得溜進去試用他許多愛撫，起始阿毛是很怕他，不久就很柔順的承受了，且不覺的便會很動心，很興奮，有時竟很愛慕起這男人了。他又替她買了一些賤價的香粉香膏之類的東西，

於是她在一種好報答盛情謙虛中，很珍惜起她一雙又紅又壯的手來，髮髻也變成一個圓形辮式的餅。

阿婆看見她很年輕，只令她做點零碎的小事，燒火，掃地，洗衣裳……自然是比起在家中又要鋤地，又要檢柴，又要替父親擔糞等等吃力的事，是輕鬆得多了。所以每天她總有得空閒時候去同姪女們玩，大的姪女是在隣近的一個平民學校讀書，是已在三年級的一個十歲的伶俐女孩。第二，便是不很能給她歡喜的一個頑皮孩子，小的，便是囡囡了，囡囡只兩歲，時時總喜歡有人抱，一看見阿毛，便拍着手，學她娘一樣的叫着阿毛的名字：『阿毛……阿毛……』

隣家也是操着同樣生涯的兩家，阿毛在這裏便得了兩個很投洽的女伴。三姐便是住在她間壁的一個將嫁的十九歲的大姑娘。在阿毛的眼中，是一個除了頭髮太黃就沒有缺憾的姑娘。人非常聰明，能繡許多樣式的花，這令這新來的朋友很吃了驚的。阿招嫂是用她的和氣，吸引得阿毛很心服的，年紀也才二十多一點，穿得很時款的一個小腰肢瘦的婦人，是住在那靠左邊的一家。她一看見阿招嫂走

往溪溝頭去了，於是她也走下石級去，在用石塊攔成的那小水凹中淘米，趁這時，她們就交換起關於天氣，關於水，關於小榮的話來，或是一聽見在屋前的坪壩上傳來三姐的笑聲，她也就又趕忙把要洗的衣服拿往坪壩上去洗。從三姐的口中，她是可以聽到許多她未曾看見，也未曾聽過的新鮮的事體。三姐說起城裏來，上海來（三姐是在九歲上到過那裏的），簡直像一種神話中的奇境，她描擬都無從描擬了。

一到夜晚，從遠遠的湖上，是天與水交界的地方，便燦爛着很繁密的星星，很大的金色的光映到湖水裏，在細小的波紋上拖下很長的一溜來，不住的閃爍着，像無數條有金鱗的蛇身在不動的蜿蜒着。湖面是靜極了；天空也很黑。那明亮的一排繁星，就好像是一條鑽石的寶帶，輕輕攤住在一個披滿黑髮的女仙的頭上。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她知道那就是城裏，三姐去過的，阿招嫂也去過的，陸小二，她夫婿也去過的，所有的人都去過。她不禁艷羨起所有的人來了。她悄悄地向陸小二吐露了這意思，是還帶着怯怯的心，怕所得來的是無窮的失望。

陸小二一聽到他幼小的妻的願望，便笑着說：「沒有什麼可看的，儘是人，做生意的。你想去，等兩天吧，路遠呢。」

於是她小小心的又來盼望着。到十一月尾的一天，這希望終於達到了。

四

這旅行之於阿毛，從所見的種種繁華，富麗。便給與她一種夢想的根據，每一個聯想都是緊接在事物上的；而由聯想所引伸的那生活，那一切，又都變成仙似的美境，能把人細縛得非常之緊，使人迷醉的升沉到裏面，不知感到的幸福還是痛若。阿毛就由於這旅行，把他那在操作中毫無所用的心思，從單純的孩提一變而為好用思慮的少女了。

同去的人，是連自己也算進去，四個人：三姐兩母女，還和着大嫂的女兒玉英，因為這天是禮拜，學校放了假，也要陪伴着去玩的。阿毛遵依着夫婿的話，從衣箱中翻出一件最好看的大花格子布的套衫，罩在粗藍布的棉襖上，在鏡子裏

也很自詡的了。然而小二却搖着頭，於是又交給三姐一塊錢，是替阿毛做衣料用的，阿毛也就更高興了。實實在在這虛榮，是小二很鼓舞了她的。

出去的時候，是早半天。她們迎着太陽在湖邊的路上，迤迤逦逦向城裏走去。三姐一路指點着她，她的眼光也就始終現着驚訝和貪饑隨着四處轉。王英不時拿脚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並曼聲的唱那剛學會的國民革命歌。阿毛覺得那歌聲非常單調，又不激揚，只是苦於不能說清那自己從歌聲中得到的反感，於是就把脚步放慢了。一人落在後面，又半眯着眼睛去審視那太陽。太陽是正被薄雲纏繞着，放出淡淡的射眼的白光。此外有許多地方，又是望去不知有多少遠，又不知有多少深的藍色的天空。水也是清澈如一面鏡子，把隄上的樹影，清清楚楚的影印在那裏，而且動也不動。

不怕天氣的很冷，沿路上還是有不少燒香的客，那穿着老藍布大衫，掛着大紅，杏黃香袋的能走路的小脚婦人，都是那樣顯着鄉愁的臉，大踏步的往前趕路。

於是三姐說：「這都是往天竺去的咧。」

她忍不住又問天竺是什麼地方：原來是幾個香火非常之好的寺廟，而且到天竺去，還得走過一個更其堂皇的，甚是有名的廟，那裏燒香的人更多，去玩的也多，爲了香客們，遊客們的需要是又開了不少店舖的地方。她還想再去問一間那廟的名字，然而已走上一道橋，橋旁是矗立着一座大洋房，這是出她想像中所有的那樣巍峨，那樣美好。她注視的望到那懸在天空中飄揚的一樹旗子，她心也像旗子一樣，飄揚個不住。旗子上面也顯出一個紅而圓的太陽，其實那布片已很褪色了，然而阿毛是覺得那太陽也正同於青天之下的日光是一樣的輝煌，一樣的閃爍在人心上。

她走擁那門去，是一個鐵欄的門，從門隙中她想看清一切，慌張的把眼睛四處溜走，忽然，便從她腦背後響起劇烈的喇叭聲，並和着重載的車輪軋軋聲，把她竟嚇昏了，掉過頭來就想跑，但就在她前面，便衝來一輛長四方籠子樣式的大車，黑壓壓的裝滿一車活的東西，擦她身前就衝上橋去了。路旁的眼光，是全注

到她身上，許多笑談也投過來，她癡迷的站着在找她的同行者。

『啊~~~~啾~~~~啾~~~~天哪，快來吧！』這聲音非常熟，所以她不困難的就望見三姐她們已走到一條街市上了。於是她走攏去，姪女玉英也嘲弄了她。

似乎像受欺了一樣，很含點悲憤，但瞬息又忘了。雖說這街市很破亂，阿毛也頗感到趣味，一手拖着三姐的娘的手，隨着走，又來留心到街兩旁的店舖，店舖中又有着一種坐滿了人在喝着茶的，阿毛覺得很有趣。但所有的人，又都是正如同她公公，她父親舞着大手在談天的一些穿老布的鄉下人，所以她又忽略過去，只很艷羨那些偶爾擺在茶桌邊的烏籠，那裏是關有不知什麼名字的鳥兒，又好

看又機伶。

阿毛想：『一定到了。』

三姐只在唇上笑了一下，說：『才一半路呢，就走不起了嗎，不是爲什麼那樣急於要到呢？』

這城裏好像一個神奇的，也許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在阿毛是如此以爲的。

是的，在她那可憐的夢想中，知道是如何的把一切事物幻想得多麼夠人笑！只要有人去一注意那在湖濱馬路出現了的阿毛的臉，就可知道這正是一個剛從另一世界來的膽小的旅客。什麼事物也不能使她想出一個回答來。連那裹着皮大嚙，露着肉紅的小腿在街上遊行的女太太們，她都不知道也正是屬於她一樣的女性。她以為那只是別人特意把來裝飾起來好看的，像裝飾店舖一樣的東西，所以她總也把眼光追過去。實在那太好看了，那好像假裝上去的如雲的光澤的黑髮，那彎眉，那黑眼，那小紅嘴唇，那粉都都的嫩臉，一切都像經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她並且看見所有街上人的眼光，也正在跟着那咯咯的高跟緞鞋走，她就越覺得城裏的人聰明；在如此寬闊，熱鬧，闊氣的馬路上，會知道預備幾個美麗的，活的比烏兒，比哈吧狗，比什麼都動人的東西，來讓人瀏覽；這圖舒適的方法，不爲不想得周到了。並且她疑心她自己怎麼也會插足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她欣賞這樣，欣賞那樣，在她是不是生來也就安排定這福氣的？

一行人，彎彎拐拐走了幾條熱鬧的街，她遇着許多男的女的，穿着一些她不

知是什麼東西做的衣服，又光華，又柔軟；樣子也是令人只想去親近，又令人不敢去親近。他們都是坐在洋車上，汽車上（這也是剛才學來的知識），在街上遊行，在店舖的沉重的大門邊進進出出的，阿毛這才領悟爲什麼城裏要設着這許多店舖，許多穿粗布衣的人來服侍，自然是爲的他們，不過阿毛是沒有想出爲什麼那些人會不同，不過立即便來了機會讓她了解去。

不久，她們走進一個堆滿布匹的店舖了，那些美麗得正如阿毛所豔羨，所景仰的人們身上的布匹。閃着光，一長條，一長條，竟是那樣不愛惜的拖在玻璃窗的後面。阿毛問，阿毛知道了她也將要在這店舖中檢一段好看的布匹做衣服，爲了過年穿。她是覺得什麼都好，既然也可以進來由自己檢，無論在窗中拖着的，在架上堆積着的，在匣子裏安放着的。三姐替她檢了一段綠色的自由布，夾着一縷縷的白條像水的波紋一樣她歡喜得跳了，但是三姐自己檢的，却令她彷彿更喜歡，她希望也同三姐一樣，然而三姐笑了。三姐說小二哥只給她一塊錢，若是定要買三姐買的假花嗶嘰，則要二塊多了。

阿毛本沒有想到要做衣，而小二要去愛惜她，自由布本已太夠她滿足，但既懂得是因錢少了却得不到假花哩噫，自自然然她會忘記她夫婿的好意，並且似乎在利那間，她狠狠埋怨了一下那特省下別的錢爲她做衣服的小二了。本來也是，引誘她去欲望，而又不能給她滿足。她是只想：『爲什麼他不給三姐兩塊多錢呢？』

回來的時候，在第二碼頭雇好了一隻船，盪漾的湖水，輕輕把她們推了開去，是離這繁華的都市，一步一步的遠了。她把眼睛避過一邊來，大聲的歎着氣。不過快到家時，她又非常快樂了，那還是一種虛榮。當三姐和玉英教她辨識她們自己的家時候，她看見她們的家是深深藏在一個比左近都好的山凹裏，且在這山凹裏，隱現着許多精緻的小屋。從湖上望去，好像她們的家，就正在一棟紅色洋樓的屋上面。這是幸而她忘記了在這山凹裏，就僅僅只她們幾家是用舊的木板蓋成的幾家簡陋的小瓦屋。而隨處還須鑲補着舊的，上鏽的洋鐵板，且滿屋都堆着零星的東西，從作工，到吃飯，又到睡覺的什麼破的，捨不得丟棄的什物都在

那裏。

五

新的生活，總是惹人去再等待那更新的。阿毛生活在這裏，算是非常快樂了，又忙着過年，阿毛整天幫着阿婆，大嫂，與孜孜的做事。把父親，三姑，一切都忘記了。一到晚上，阿婆便約了隔壁嬸嬸來打紙牌，她偷閒就來看，有時就躲在自己房中同小二玩。近來小二更愛她，她也更樂於接受那詭浪。有時阿婆在外間裏喊倒茶，而小二偏反把腿夾緊些，好看她着急。她雖說恨小二太同她開玩笑，但她越覺得要同小二相好了。小二的手雖粗，而放在她胸上，是一樣的像有電。她就在發燒，只想把這手拿開，而身子反更貼緊小二了。什麼人都覺出他們兩家頭很好。小二自己也感到他的妻是一天一天更溫柔了。

過半很熱鬧，是她一生中所未嘗過的熱鬧。新年裏，又由大嫂引着在廟裏玩了幾次，這廟就是在她們隔壁那洋房的前面，是一個很有名的瑪瑙寺。寺的命

名的意義，自然她是不懂得，不過那大殿的裝潢，那屋宇的高朗，她且也會賞鑑的。並且那裏面幾個很會說笑話的和尙，幾個幫閒朋友，都非常有趣。阿婆也來廟裏打過牌，住在瑪瑙山居（就是她家隔壁的洋房）看門的金孀孀也常往廟裏去。廟裏有個叫阿棠的後生，她從她的本能覺得這人也正在拿小二望她的眼光在望她。她很怕。阿棠生得又醜。不知爲什麼她還是歡喜往廟裏去。實在廟裏比家裏好。僅僅就家裏那瓦檐也就太矮了，好像把一個人的靈魂都緊緊的蓋住讓你的思想總跑不出屋。

閒了時，依舊在三姐處學來許多故事，三姐又津津有味地願意教她。不知還是三姐覺得談講這些有趣味，還是想從這不倦的言談中暫時一慰自己對於許多物質上的希求。

總之，她總算是很幸福了。而且她真的也會覺得很快活來。不過一到春來後不知爲什麼總有許多事物把她極力牽引到完全墮入思想裏去了。

第二章

一

阿毛從小就生長在那荒僻的山谷。父親是那樣辛勤的操作，所來往的人，也不過是像父親一樣忠懇的鄉下老人，和像她自己一樣幾個癡傻，終日勤着做事的孩子。沒有事物可以使她一想到宇宙是不止就限於在她谷中的，也沒有時間讓她一用她生來便如常人一樣具有的腦力，所以她竟在那和平的谷中，優遊的度了那許多時日。假使她父親，她姑母不那樣爲她好，爲她着想，嫁到這最容易沾染富貴的西湖來，在她不是頂好的事嗎？在那裏依舊保存原始時代的樸實的荒野，終身做一個作了工再吃飯的老實女人。也不見得就不是一種幸福？然而，現在，阿毛是已跳在一個大的，繁富的社會裏。一切都使她驚訝，一切都使她不得不用其思想，而她又只是一個毫無知識剛從鄉下來的年輕姑娘。環境呢，又踢刀去拖着

望望虛榮走。自然，一天，一天，她的慾望加增，而掉在苦惱的裏面，也就日甚一日了。

在新年裏面。本是很快樂的，所接觸的一些人物，也使她感到趣味。當然，她是只看到那謙抑，那親熱，那滑稽，而笑臉裏所藏住的虛偽和勢利，她却無從去卸解。所以她終日都在嬉笑中，而帶着熱誠去親近所有的人，連從前曾一度很擾着她的那城的繁華都忘掉了。

直到有一天，天氣不很冷，溫和的陽光正曬在屋前院壩裏。她和大嫂在那陽光處黏鞋底，三姐，阿招嫂她們也各自搬着小椅在屋外作活。幾人談談笑笑的，也很不寂寞。大嫂又時時把她黏的鞋底拿給別人看，大家又來打笑她，她是非常愧慚，很悔從前不學好這針線，現在是全虧了大嫂來教她。

正在說話很有勁的三姐，忽的把話打住了，阿毛看見她在怔怔的望到外面。阿毛也就掉過頭來，原來從山門外已走進兩個人來。那穿皮領的，那阿毛從前所看見過的美人兒，正被夾在一個也穿有皮領的美男人臂膀間，兩人並着頭慢慢朝

山上走。於是阿毛又隨着三姐走到挨溪溝的這頭，等着他們。終於他們也來了，他們是那樣的華貴，連眼角也沒有望到她那邊，只是那樣慢慢的，含着微笑的一步一步，兩種皮鞋諧和着響聲往山上踱。不知那男的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女的就笑了，笑得是那樣的大方，那樣清脆。柔嫩的聲音，夾在鳥語中，夾在溪水的汨汨中，響徹了這山坳，於是連路旁枯黃的小草，都籠罩着一種春的光輝。笑完了，又把兩手去互相撫弄那雙玲瓏的小手套。於是這手套。在阿毛看來，就成了一種類似敬神的無上的珍品。阿毛一直送着那後影登了山後，才悵悵的回轉頭來。阿毛不見三姐同樣也顯着那失意的臉，並且三姐又出乎她意料的做了個非常鄙屑的樣子。

回到原位時，大嫂和阿招嫂正在談講那些時款的衣式。阿招嫂勸大嫂作一件長袍出門時穿，而大嫂稱說她年紀已太大，不願趕時興。於是阿招嫂又說阿毛頂好做一件。阿招嫂大誇說阿毛生得倒很體面，加意打扮起來，是頂不錯的。大嫂也笑了她幾句。

從此，阿毛就希望得一件長袍，其實她對於長袍和短衣的美，都不能分明的看出，只覺得在別人身上穿起總是好看的，阿招嫂既說長袍是時興，那自然長袍比短衣好了。

並且，那女人的影子，那笑聲，總在她腦子中幌，她實在希望那女人再來一次，讓她好看得更清白點，她實在想懂得那女人到底是做什麼的，就是說她要知道那女人的生活。她常常想，既然那笑聲是那株的不同，若煮着飯，坐在竈門前拿起火鉗來撥着火時，不知又是將如何的迷人了。但是她立即就否認了。別人那樣標緻，那樣尊貴，怎麼會像她一樣終天坐在竈門前燒火呢！於是她又想起燒火的辛苦，常常爲去折斷那乾樹枝，把手劃破是常有的事。並且那矮橙的前前後後，鋪滿着的嫩茅草，嫩樹葉，把自己的鞋襪都弄不像樣了。阿毛是簡直忘掉從前赤着脚在山坡上爬茅草，而兩寸來長的毛蟲也常常掉在她的頸上，或肩上的往事了。

不久，阿毛所希望的事，就慨然的來了，並且還超乎她所希望的，實在她應

從此得到快樂了！

一

許多人都沸沸揚揚，金蟻蟻一早就跑過來報消息。阿招嫂說：「看樣子很有洋鈿呢！」

「上海來的吧！」三姐很迷亂的發着話。

阿婆似乎降臨了什麼好事一樣，眯着眼向金蟻蟻笑：「你們今年一定可以多賺幾個酒錢了。去年住的那和尚，很吝嗇吧？」

「是的，外面人手頭大方多了呢，昨天看晏房子，知道我們是看門的，一出手就給了兩塊錢，說以後麻煩我們的時候多着呢，說話交關客氣，轉去時又坐了阿金的船，阿金晚上轉來，喝得爛醉了，問他得了多少船錢，他只搖頭，我總想至少也給了半塊，早上我們還說，可恨上面住的黃家同老和尚又不撤，不然換幾個年輕人來，好得多了。只有師資師父還算比較好些。」

金娣這一番話，把個個人臉上都加了一層豔羨的光，都聽到那兩塊錢去了，心也發着熱。於是阿婆和三姐的娘又都拜託金娣以後有生意，請也照顧點。金娣是儼然貴客一樣又在這裏坐了一個鐘頭，大家都不敢怠慢的陪着她。

一吃過早粥，在瑪瑙山居的大門前，陸陸續續就出現了許多人，扛着箱籠的，抬着桌椅的。阿毛快樂顛了，時時偷着跑到金娣家去瞧。直到下午二點多鐘了，那穿藍竹布袍的年輕聽差的東家才坐了洋車來。阿毛認得她，那就是她所渴於欲一再見她的美人，那男子也正是那陪着她來玩山的一個。不過這次她的衣服又換了一件，依舊是皮領，高跟緞鞋，然而却非常和氣，一進門就對金娣一笑，看見帶破氈帽的阿金叔，也點着頭，阿毛覺得金娣是也可愛了，仰慕的去望她，而在這時，那和善的眼光，帶着高興的微笑的眼光，又落到她自己臉上。於是阿毛面紅了，心跳跳的反不敢再去望人。那女人呢，也就接過一根很玲瓏的棍子，是她丈夫給她的，一步，一步的踱上那通到小洋房的曲徑去。那步法的嫵婷，腰肢微微擺動姿態，還是像那天遊山時一模一樣。

阿毛很想再隨着上去瞧瞧，又覺得非常氣餒，無語的便退回家來了。

那久閉的窗，已打開了，露出沉垂着的粉紅的窗帷，遊廊上也抹拭得非常乾淨，放着油漆的光。

一到夜晚，刺眼的電燈使射放過來，阿毛站在屋外，可以從窗帷裏依稀看見懸在牆壁上的畫，或偶爾一瞥的頭影。阿毛知道那裏面的人在做些什麼，常常一人屏息的站着聽。可是都寂然。直到有一夜，是夜深的時候，阿毛被一種高亢的，悲淒的提琴聲所驚醒。阿毛細細的聽，識出這正是從那一對剛搬來不久的新鄰居所發出的，阿毛聽到那琴聲直想哭了。她悄悄的踱到屋外來。然而那聲音却又低沉下去，且戛然便停止了。瞬即燈光也熄了，一切又都寂靜得可怕。

阿毛真想不到那聲音是從什麼東西上所發出，而那年輕夫婦為什麼到夜深還不睡，並彈弄出那麼使人聽了欲哭的歌調來。阿毛更留意到間壁了。

是有着明媚的陽光的一天，阿毛正在溪溝頭清洗衣服，忽然聽着一種聲音，好像就從自己頭上傳來的一樣，於是阿毛又跑上溝邊的高岸，她看見那女人裹着

一件大紅的呢衣，把上身傾在欄杆上面，雪白的手腕就從紅衣的短袖中伸出，向下面不住的揮着，口中不知在說些什麼，又是那樣的笑。而從瑪瑙山居的門邊，就轉出幾個同樣的女人來，尖着聲音在向上回報。這使阿毛恍然，原來那也並不是什麼希奇的東西，也許有着成百成千在她們那社會裏，就如同在阿毛的這社會，也就有着不少的正像阿毛，正像三姐的人在。

並且天氣一暖，山色也由枯黃而漸漸鋪上一層嫩綠，所有的樹都在抽着芽，遊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而來玩的，多半總又屬於正像她鄰居一流的人，這使得阿毛非常煩悶。縱然她懂得是由於她的命生來不能像那些人尊貴，然而爲什麼她們便該生來命就不同，並且她們整天到底在享受一些什麼樣的福樂，是阿毛日夜都不安，把整個心思放在這上面的來由了。

三

去年的十月，是阿毛嫁到這裏來，而現在才二月，這幾家人家又忙着要吃第

二場喜酒了。日子是選在清明那天把三姐嫁到城裏去。三姐雖比阿毛嫁時更懂得離別的悲苦，時常牽着別人的手哭，然而在她臉上，却時時顯着比她媽還焦急的臉，默默的又隱藏不住那高興的笑。三天，兩天，母女倆又進城買衣料去，打首飾去，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那兩顆心也整天盤旋在熱鬧的街市裏，早就不安於這破亂的瓦屋了。

三姐嫁得很闊氣，在朋友中，鄰居中很驕傲的就嫁到婆家去了，原來新郎是一個國民革命軍中的軍爺，新近發了點小財，而又似乎被神捉弄了一樣，有一次逛湖，坐了三姐爸爸的船，湊巧那天三姐進城去轉來，也一同坐着走了一程，那軍爺本有老婆的，但却很看上了三姐，又欺着三姐爸爸的職業低，敢於開口要，誰知三姐一家人就都非常高興的答應了。

等到三姐再回來，已變得不再是從前的三姐了。穿着一件閃光的肉紅色花長袍，一雙挖花皮鞋，雖然不是高跟，但走路時的樣式，也隨着好看多了。特別是連鬚子也剪去，光溜溜的短髮，貼在頭上，並垂在鬢旁，而且那意氣，是比什麼

都變得使人驚訝。她不再同阿毛她們隨意說笑了。走的時候，還同阿招嫂鬧了點小氣走的。三姐的娘也覺得阿招嫂竟敢開罪於她女兒，是可氣的事，女兒走後，又數說了阿招嫂幾句。大嫂則屬於同情阿招嫂一邊，借着毫不懂事的囡囡笑着說：

「好寶貝，你要安分些，你娘是不得靠你賣給別人做小老婆來過活的。」

阿招嫂也不時投出那帶刺的話，不過在三姐第二次回來時，她們又都非常羨慕的同三姐很要好。

只有阿毛是不能了解爲什麼別人要輕視她，同時又趨奉她。阿毛只覺得三姐已更可愛，而且是跑到離她自己很高的地方去了。她把三姐的驕矜，看得很自然。那比三姐穿着得更好的女人，不是更顯得驕矜麼？她並且想，如若她得有三姐的那些好衣服穿，那她的氣概，將也會變成三姐那樣了。所以她始終都非常敬重三姐，還特別敬重那未曾見過面的三姐的丈夫。三姐又不倦的歡喜講着他，那軍爺的一些軼事；那軼事一到了三姐會說話的口中，就變成許多有趣味的事了。並

且那主人翁似乎是一個神奇的人，一個十足的英雄了。

阿毛雖說很天真，但她却常常好用她的心思，又有三姐，阿招嫂等的教誨，所以也就不是從前的阿毛了。這算是她唯一的損失，她已懂得了是什麼東西來把同樣的人分成許多階級。本是一樣的人，而竟有人肯在街上去拉着別人坐車的跑，而也竟有人肯讓別人爲自己流着汗來跑的。自然，這使他們不以爲羞的，都是因了錢的緣故。譬如三姐近來很享福，不就是因爲她丈夫有錢的緣故麼？再譬如那些來逛山的女太太們，不也是因爲她們丈夫或者爸爸有錢，才能打扮得那麼美麼？那末，自己之所以醜陋，之所以吃苦，自然是爲的自己爸爸自己丈夫沒有錢的緣故了。從前是還能把這不平歸之於天，覺得生來如此便該一生如此，在這把命運看爲天定中，總還可以消極的壓制住那慾望。然而現在阿毛不信命了。現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一概認爲是繫之於丈夫。她想：若是阿招嫂不是嫁給阿招哥，而嫁給另外一個有錢的人，那她自然不必懷着姪還要終日操作許多事。假設三姐不給軍爺去做小，而嫁到她生長的那山谷去，那三姐還能驕矜些什麼呢

？再譬如自己不是嫁給種田的小二，那總也該不至於像這樣爲逛山的女太太們所不睬，連三姐也瞧不起的窮人了。

當她一懂得都是爲了錢時，她倒又非常辛勤的做着事，只想替她丈夫多幫點忙才好。

四

是養蠶的時候到了。阿毛從沒有看見過，也沒有作過這等事，不過她却比所有的人都高興。阿婆本來只願辦兩張的皮紙就夠了，但因了阿毛的勸說，也就辦了三張。從清早起來，到睡覺，都是阿毛在那裏換桑葉。公公還說：「這孩子倒不懶呢！」

阿毛對小二是比以前更溫柔了，總承着他的意思去做事。誰料得定小二將來不發財，不把他老婆打扮起來呢？阿毛總幻想到有那末一天，也許小二做了軍爺，也許小二從別的方面發了財，那她就可以把這雙當爲小二親着的手，來休憩着

。或者也去做點別個有錢女人所做的一些事。想來那事體也一定各如其衣飾一樣的恰合身分，那一定非常有趣。而小二呢，小二是做夢也不會知道正有人把火樣的無限大的希望來在他身上建築，且越堆積得高起來，他是整天都和着大哥無思無慮的跑到十里路外的田地裏工作，看到太陽下山了，便又扛着鋤頭走回來，回來後，吃完飯，洗了腳，就快是睡的時候了。他連同阿毛玩都沒有時間，也振不起心情，那裏得知他妻的耐苦的操作中，會壓制得有極大的野心？

其實阿毛真可憐！什麼人——就是連她自己也不會懂得，當她打起精神去喂蠶，去燒飯洗衣的那種想到操作中得到自慰的苦味！

阿毛已經消瘦了好多。大嫂總喊她歇一會兒吧，莫做出病來，她却總不願住手，似乎手足一停止工作，那使她極感到焦躁的欲念，就會來苦惱她。她又認為這富貴之來，決不是突如其來，一定要經過長久的忍耐的。

一到夜晚，小二倒頭就睡熟了。於是阿毛在黑暗中張着兩眼，許多美滿的好夢，紛亂的便來擠着她的心。有時想得太完全了，太幸福了，忍不住便抱着小二

的臉亂吻，或者還吻在他身上！覺得那身體是異常熱，自己也就發起燒來，只希望小二會醒來同着她玩一下，就僅僅用力來抱她一下，她也就更可以像真的已嘗着那福樂了嗎？有一次，她實在忍不住了，推了幾下都不醒，她就去撥那眼皮。小二是醒了，但立即在她光赤身上打了一下，並罵着說：

『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小淫婦！』

這能怪小二嗎？小二是整天走了那麼多的路，做了那麼多的事，是疲倦使他躺下來的。而在他自己，一個正在年富力強的男人，他又是那麼喜歡阿毛的，豈有不願去討好阿毛，而讓阿毛感到不滿？譬如有一個個夜晚，在被阿毛轉側的聲音所擾醒，而他就抱過阿毛來，阿毛溫柔的身體又鼓舞了他，他不覺就在他妻面前很放肆了。

若是阿毛是真的感到須要這性的安慰，那阿毛自然會很有精神的來回報小二了。但阿毛卻又覺得小二是欺了她，可是她又不反抗，因為太忍受了，反更覺得傷心。這是當小二醒時，也許她正又在想到失意的事在很灰着心呢！

小二看到她冷淡，也無趣，有時又要罵着她幾句。

並且常常當她一向他說起種田不好時，他也要罵她癩。他問她到底要做什麼事才好，她又答不出話來。

小二縱不必定要有那遠大的志願，而像他妻一樣，是只企望在有那末一天也會被人看得起些，小二總也該特爲他妻生出一種超乎物質的愛來，或者那正在苦咬着慾望的焦愁的心，會慢慢從另一方面得到另一種見地，又快樂樂的來生活也有之的。然而小二是一個種田的人，除了從本能的衝動裏生出一種肉感的戲謔和魯莽，便不能了解其餘的事，連想使他變得稍微細緻點，去一看他妻的不好言笑了的臉，他都不會留心到與在新婚時有什麼變異。自然，在這情形下，已成爲一個有貪慾的他的妻，竟從此把他推遠了去，是可能的事。

五

阿毛真的對於小二就起了劇烈的反感嗎？不呵，無論她已成爲在她那種階級

中，那已是一個勇敢的英雄，不安於她那低微的地位，不認命運生來不如人，然而她卻並不真真的認識了什麼，她只有一縷單純的思想，正如許多女人一樣。她的環境告訴她不能恨丈夫，所以她依舊常常受人蹂躪，同時又因為她不了解人們定下的定義，背叛了丈夫去想到別的男人是罪惡，所以她又在不知不覺中落在那更其不幸的陷網裏，而其不幸是更苦惱了她。

早先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築在小二身上。這根據可以勉力使她去忍耐做她已有怨懣了的事。但是，慢慢的，她便覺得這希望是比夢還渺茫。而且小二一點也不能鼓起她再有此希望於他的心。這根據既失了憑藉，她自然是深受到那失望的苦緒，而對於一切，又都澈底的灰起心來。現在是蠶生了蛋，也沒人管，蠶子正在上山的時候，而桑葉總換不及。阿婆和大嫂幾乎整天都在竹箔邊，飯又弄得潦草，屋子又髒，所有的事都失了次序。有天晚上阿婆實在生氣了，大聲嚷着：

「別人養了兒子享福，我就該命苦，還要服事媳婦！」

公公也知道是罵給阿毛聽的。公公又不知道阿毛氣惱散得怕人，只看到許久

都是很勤快的，而忽然又那樣罵着人，反替年小的阿毛有點不平，所以他淡淡的說：

「阿毛！你假使有了什麼病，你就說吧！」

阿毛是仍然懶於去回答。

「哼！病！在我們家很有着人去嬌寵的小娘子，怎麼不會有病！既然是那樣嬌嫩，就躺着去吧，橫豎有人來孝敬的！哼！到底是害了什麼病——莫不是懶病」阿婆一口氣說完了，又打着冷笑。

正在洗腳的小二，覺得母親好像連自己也很着了惱似的，並且自己不來理這事，也決不會就停止了。他討好的也大聲的嚷着：

「媽啦個B，不做事，就替我滾回去！」

阿毛把眼張開來望了她丈夫一下，又把眼闔下來，什麼地方都於她一樣。她想，回去也成的。

不過阿毛並沒有回去，也許這又是錯，不久阿毛又犯着從前的老病了，而且

更甚。一沒有事，就忽忽忙忙的站在屋外，看山路上上下下的人。她左邊那高處的房子裏，也搬來兩家像她右隣的人。他們進出又得走過她院壩，她常常等在那路口邊去仔細看，現在她只看那衣飾了，她已不甚注意那臉蛋，覺得倒是走路時的姿態，反惹人愛慕些。所以在晚上，在黑的院壩裏，她常常踏着脚尖去學；學得似乎很像了，她就更不安。爲什麼自己就永該如此？阿招嫂會告過她，那些女人都是在學校唸過書的。但阿毛一想，橫豎也一樣，未必她們唸過書，就會不同於自己。未必她們會歡喜穿粗布衣，燒茶煮飯，任人看不起？未必她們也不會只希望嫁的丈夫有錢而自己好加意來打扮！並且阿毛也不自量，阿毛不懂得所謂書是如何的難唸，她以爲如若她有錢，她自然也會唸書，如同她也會打扮一樣。

現在她把女人看得一點也不神奇，以爲都像她一樣，只有一個觀念，一種爲虛榮爲圖佚樂生出的無止境的慾望，這是鄉下無知的阿毛錯了！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幹的女人正在做着科員，或幹事一流的小官，使從沒有嘗過官味的女人正在滿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而同時也有着自已燒飯，自己洗衣，自己嘔心嘔

血去寫文章，讓別人算清了字給一點錢去生活，在許多高的壓迫下還想讀一點書的女人——而把自己在孤獨中所見到的，無朋友可與言的一些話，寫給世界，却得來是如死的冷淡，依舊又忍耐着去走這一條已在這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的女人？

若果阿毛有機會來了解那些她所羨慕的女人的內部的生活，從那之中看出人類的淺薄，人類的可憐，也許阿毛又非常安於她那能忠實於她的生活的一切操作了。

阿毛看輕女人，同時她就是一切女人的造化之功，加之於男子了。她似乎是這樣以為，男子的好和歹，是男子自己去造成，或是生來就有一定。而女人只把一生的命運繫之於男子，所以阿毛總是那樣想：『假設他也正是屬於那一流穿洋服，拿手棍的人，就好了。』

然而這希望是無望，阿毛也早就不再希望了的；所以她現在只是對於每個逛山的男人，很細心的去辨認，看是屬於那一類的男人，而對於那穿着闊氣的，

氣概軒昂的，則加以無限的崇敬。至於女人呢，她已存着一種嫉妬，或拿着來和自己比擬，看是否應不應有那兩種太不相等的運命。

慢慢的，她就更浸在不可及的幻夢裏了。

六

白天，她常常背着家人跑到山上遊人多的地方去，不過從始至終永久都沒人去理睬她。她總希望有那末一個可愛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着，而那男人就愛了她，把她從她丈夫那裏，公婆那裏搶走，於是她就重新做起人。她又把那所應享受的一切，夢繼續的做下去。她又糊塗，又少見識，所想的又脫不了她所見的一些根據，有時竟想出許多極不相稱的事。然而她依舊在山上走，希望憑空會掉下什麼福樂來。或者不意揀到一個錢包，那裏面正裝得有成千成萬的錢，拿這錢去買地位，去買衣飾，要怎樣，便怎樣，不也是可能的事嗎？但那錢包似乎別人都抓得極緊，而葛嶺上也決不會有金窖銀窖等着阿毛去挖。因之，阿毛失意極了。

，也辛苦極了，反又興奮着，夜晚長久不能睡，聽到枕畔的鼾聲，更使得她心焦。性子不覺的也變得煩躁。譬如，阿婆罵了，就乘機痛哭；嘔了一小點氣，總要跑到院壩裏大柳樹下去抹淚，連公公也看不過，常常嘆息。姪女們看見她沒有一點喜悅相，也不去惹她。大嫂總嫌她懶，跑到隔壁家去訴說。三姐再也不轉來了。就是三姐轉來，不也只能更給阿毛一些不平嗎？阿毛是除了夢幻的實現，什麼也不能給與她的需要。

那夢幻，終於來到了，但於阿毛是得的什麼呢？

一天，阿毛正穿一件花布單褂在院壩裏迎風坐着，那黑兒就汪汪的吠了起來。轉過身來阿毛正看見間壁洋房的那一對還和另一個頗高的男人從溪溝那邊越過她這邊來。她於是就站起身來看。那女人，只穿一件長花坎肩的女人，舉着那柔嫩的，粉紅的手膀，就朝阿毛搖了起來。阿毛不知那另外又送過來的笑臉是什麼意思，心怦怦的跳，臉就紅了，也不知怎樣去回報才對。

三個人很大的就走上她坪壩了，並朝她走來，她起先非常怕，看着幾個異

常和氣的臉，也就把持住了。

「你姓什麼？我聽見別人叫你做阿毛，阿毛是你的名字，是不是呢？」女的
那個更走近了她。

兩個男人在互相說着阿毛連一字也不懂的話。

阿毛臉紅紅的點了幾下頭。

女的繼續又來問着她的家裏人，和她的年紀。

阿毛只覺得在那兩對正逼視到自己渾身的眼光的可怕。阿毛想躲回屋子裏去。忽然她又想到莫非那男子，就是她所想像的那個，於是她心更跳了。她望了那人一眼，頗高，很黑，扁平的臉，穿着的却非常講究。阿毛眼睛似乎正有着什麼東西在燒着一樣，焦痛得又垂下來了。她這時只想就隨着那人跑去就好，假設那人肯遞過一隻手來的話。時間在她似乎非常走得慢了，她擔憂着，深恐她會被什麼人瞥見了會走不成。其實阿招嫂就在門邊瞧，囡囡還在院壩那端玩。而阿婆這時也看見了，走出屋來就喊她。

她一聽到喊聲，就又朝那男人望了一下，好像含了無窮的怨懟一樣。那女的呢，却反走在阿毛前邊，在同阿婆招呼。阿婆也笑吟吟的走了攔來。阿婆又令她搬幾張矮椅來給客坐。兩個男人也同阿婆說得很熟了。

閒話說半天，那女人的機伶丈夫望了阿毛一眼，才又向阿婆說：

『我們想拜託你一件事，希望你總要幫到這個忙……』

『總要竭力的，請說是什麼事吧！』阿婆不等別人說完，插着來說話，顯然很有興味的樣子。

那人又躊躇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其餘兩人都含着微笑在聽他說。

『這位先生，』手拍了一下那黑高個兒。『是住在哈同花園，是國立藝術院的教授，是教學生畫畫的。現在他們學校想請一個姑娘給他們畫，每月有五十幾塊錢，這事一點也不要緊的，沒有什麼難為情，我們覺得這位姑娘就很好，不知你們肯不肯答應？』

阿婆臉色變得很快，但又爲了在闊人面前，依舊又裝着笑，說是阿毛有丈夫

的人，怎麼能做那樣營生，於是他們又解釋那職業，且保證說那裏的人都是規矩不過的。

阿毛自己是什麼也不懂，只以為那男人一定是愛她，才如此說，聽說又有錢，更願意，及看見阿婆總不肯，心就急了，並且那幾人覺得既無望，站起身也就預備走，阿毛忍不住就叫了起來：

「我要去的！我要去的！爲什麼不准我去？」

阿婆一掌就把她打在地下了。當她抬起頭時，她還看見那男人最後投給她一個抱歉的眼光。

這夜小二也非常咆哮的打了她，公公也罵，所有的人又故意給她看一些輕視的眼色。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樂的挨着打。

七

這能說她是一生來就是如此溫柔嗎？恐怕光靠性情不會撒賴，未必就能如是

忍耐那接連落在身上的拳頭。她實實在在咬着牙齒笑。有那末一種極蠢的思想正在鼓舞她去吃苦呢；她覺得拳頭越下來得重，她的心就跑去得越遠，遠到不可知的那男人的心的處所去了。並且這痛也好像是正爲了那歡喜自己的男人才身受的，所以倒願意能多挨幾下也好。而在第二天，天還沒亮的時候，她又振作起她的希望，朝山上跑去。

一口氣就跑到喜雨亭。山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鳥兒還很安靜的睡在窠裏。湖面被霧氣籠罩着，似一個無邊的海洋。側面寶石山的山尖，也隱沒在白的大氣裏。只山腰邊的叢樹間，還依稀辨出是正隱現着幾所房屋。阿毛凝望着瑪瑙山居的屋頂，她把所有的能希望的力，都從這眼光中擲去。她確確實實在夜深時候，還聽出他們所傳出戶外的笑聲，而她又斷定那聲笑中是正有一個聲音是她所羨慕的那高大男人。她等着他來。她在喜雨亭默等了許久，而他竟不來。霧氣已看看快消盡了。白堤已迷迷糊糊在風的波濤中顯出殘缺的影。於是她又向絕頂跑去。她似乎入了魔一樣，總以爲或者他是已先上去了。既至跑過抱樸廬，又到煉丹臺，還不

見人影。她已微帶了失望的心情，慢慢又踱上初陽臺。初陽臺上是冷寂寂的，無聲的下着霧水，把阿毛的頭髮都弄潮溼了。這裏是除了十步以外都看不清，上下，四週都團團圍繞着雲一樣的東西，風過處，從雲的稀薄處可以隱約看出一塊大地來，然而後面的那氣體，又填實了這空處了。阿毛頭昏昏的，說不出那恐怕來，因為非常之像有幾次的夢境，她看見那向她亂湧的東西，她嚇得無語的躲在石籠子裏，動也不敢一動。正在這時，她彷彿又看見那路上，正走來一個人影，並且像極了她所希望的人，於是她又叫着跑下去，然而依然只有大氣圍繞着她。她苦惱極了，她慊極了，却還打着勇氣從半山亭繞到赤壁庵。庵裏蹣出兩條大黃狗朝她亂吠，她才又轉喜雨亭。到喜雨亭時，白堤已顯出在灰色的湖水裏，而瑪瑙山居的屋頂是更清晰的，又被許多大樹所遮掩的矗立在那路旁的山嘴上。她看着那屋頂又傷起心來，而且哭得很利害，大聲的抽咽着。

她想起昨夜的挨打，她不知這打是找不到償還的，她很恨，又不知恨誰，似乎那男人也不好。而阻礙她的是阿婆，是所有人，實實在在確是小二阻礙了她。

如若她不嫁，那自然別人不能借口她是有丈夫的人而拒絕別人，她真有點恨小二了。她又無理由的去恨那男人，她爲他忍受了許多沉重的拳頭，清脆的巴掌；並且在清晨，冒着夜來的寒氣，滿山滿谷的亂跑，跑得頭昏腳腫，而他，他却不知正在什麼地方睡覺呢。既然他並不喜歡她，爲什麼他又要去捉弄她？現在她是不知怎樣來處置自己了。當她趁着一點點曙光跑出家們來時，她是沒有料到她還該帶着失望和頹喪又跑轉家門去的。但是無論如何她總不能使留在這山上而不回去。假使竟像她所想的，那男人便在這有着濃霧的清晨而把她帶走不是頂好的事嗎？

霧還沒向山頂退完時，紛紛的細雨就和着她的淚一同無主的向四方飄。葛仙祠的老道士在這時跟着草鞋下山來了，是往昭慶寺去買豆腐的，看見阿毛坐在石磴上不住的哭，就問：

「一清早，什麼事跑到這裏來哭，小心受涼了，要病的！」

阿毛覺得有人正在可憐她，反更傷心了。

道士等了她半天，不見她答應，而且哭得更有滋味一樣的，便手套着竹籃，從石級上又走下去，口裏一邊說：

『好，我去叫小二來。』

『求你！不要說，我馬上就回去。』她跳起了，一把抓住了那道士。看見他已點了頭，自己才向山下跑去，但立即又轉過身來，加上一句叮囑：『青石師父！求你呵。不要說起這回事吧！』

於是她一邊拭着淚，一邊連跑帶跳的回到家裏去。

小二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說到廁所，碎的一下，小二又打了她：

『你這娼婦，又扯謊！我就剛從廁所來。』

她不做聲，轉到廚房去煨早粥。打開廚房的側門，她看見隔壁那粉紅窗帷還沒掀開，依舊靜靜的垂在那兒。

第三章

一

自從這次挨了打後，阿毛就不再挨打了。雖說阿婆還是不快活她，却找不出她的錯處來。小二有時覺得她近來更其沉默了，又瘦得可憐，想去問問她是否有病，而又爲她的冷淡止住了。說恨她沒有講話，又說不出口，所以小二只好也默着。常常當兩夫婦單獨在一塊，阿毛就裝睡着。小二也知道，有時受不了那靜默，就站起身走到院壩去。在阿毛自己看來，或是在什麼人眼中看來，她都太夠柔順了。然而在家庭的空氣中，總還保留着一種隔閡，如同在平地上的一道很深的溝。就是說無論阿毛怎麼在耐心的操作，那耐心却只能表白出她的心的倔強，而阿婆，大嫂……一切都看出那個強的心，是跑得離這家非常之遠了。

其實在她自己呢，她是不願再計較到這些事了。她也不再希望，她覺得一切

都無望。她想：「也好，就如此過一生吧！像我一樣的命運，未必會沒有！」

然而她却並沒有就不再繼續她的夢幻。從前在這夢幻中是緊咬着一顆跳躍的心，極望那夢幻實現；現在呢，現在却只圖能在夢幻中味出一點快樂的甜意，作為在清醒時所感到的悲涼的慰藉就算了。但在夜靜後，所現出的一絲笑意，能抵得從夢境裏醒來後的一聲嘆息嗎？那縈迴流盪在黑暗寂寂的小房中的嘆息，是使得她自己聽來都感到心悸，而又流着淚，她自己也是也不懂為什麼那嘆息會發出那樣悲淒的音。

無論什麼人都是如此，在一種追求中去生活，不怕是苦惱得使你發癲，然而這苦惱却在另一方面又含有別一種力去安慰你那一顆熱中的心，只是像這種，像阿毛一樣，只能在無人去擾攪她時，為自己願意找點可暫時麻醉去悲苦的心靈，而使特意來沒沈自己在一種已認為不必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夢境裏，真是想不出補救的可憐

阿毛偶爾也一望那對屋的人，常常穿一件大衫在遊廊喂鳥食的女人，不過瞬

間她就掉轉眼光來，似乎怕看見什麼可以刺痛她心的事物。

更其使阿毛不願常見的，還是住在阿毛左邊山坡上的一個蒼白臉色的年青姑娘，她常常斜倒在一個世界上最和善的美貌男人的臂膀裏，披着一雙嫣紅拖鞋，在碎石的曲折的小徑裏，鏗鏘鏘鏘的漫步到阿毛她們的院壩邊，站一會，或者坐在路旁的巖石上，兩人總是那樣細細柔柔的談談請講，然後又擁着，更其悠悠閒閒的走回去。並且幾乎每天她和他都要並坐在一張大藤椅裏，同翻着一本書，或又諧和着高低音在共唱着一首詩歌。也許阿毛是由於覺得她是太幸福了，所以怕看見她，怕看見了她，會相形出自己的不幸來，又感到傷心，阿毛總也願意自己能快樂點才好。其實，那女人卻正感到比阿毛更其應該的難過，因為她的肺病是很重了。不過在阿毛眼中看來，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也是幸福，也可以非常滿足的死去。

阿毛不願出去玩，是怕看見一些足以引自己又陷在無望底希望的悲苦中去。阿毛也不願和家裏人以及阿招嫂等談講，是怕讓自己更深切的懂得她自己也正是

確定屬於她們那階級的人，並且還常覺出她們的許多俗處。所以她是終日埋着頭做事，做完事，就呆坐着，或呆躺着，簡直不像從前終日都徜徉在這裏，或又躲躲藏藏的在裏了。

二

阿毛病了。她自己是不知，她不知道她發青的臉色是比那跛着拖鞋的女人的蒼白還來得可怕。她整夜的不能睡，慢慢的便成了習慣，就等到燈一熄，神志反清醒了。於是又恣肆的做着夢去。天亮時，有點覺得疲倦了，但是事情又催促她起來，她不願爲了這些又去讓阿婆罵她懶，她又並不覺得那些操作會有什麼苦，有時又故意讓柴去劃破自己的手，看那紅的鮮血一顆一顆的冒出皮膚來。又常常一天到晚都不吃一口飯。有天小二實在忍不住了，就問她。辭色之間是非常現着憐惜的樣子。

沒有人去與會她，她也並不知道有病；但一有人去體借她，她就又覺得真的

是已病得很深了。因為太悲痛了自己的得病，便又似乎應該去怨恨許多人；這病總不是她自己歡喜牠而尋找得來的！她看着小二那忠厚的臉就怪聲的笑起來：

「放心！我不會馬上就死去的！」從那直向小二射去的兩道眼光，却明明是顯出那怨毒的意思，而且話也是如此話。「放心！總有一天我就會死去的！」

她自己毫不思量的把話亂投過去，小二自然是正如她所願的感出那話的鋒芒了。而她自己就會好過些嗎？當她未曾說話以前的心境，也許還平靜點；爲了那言語迸出得那樣傷心，又加上從空氣中再傳來那音調的抖顫，反把那種本不甚淒愴的情調，更加濃了。她好像真的又覺得是沒有一個人不樂意她死的。而這病就是這所有一切人的對於她的好意，她忍不住又要哭，垂下頭去撫弄那短衫的邊緣。

小二本是一番好意向她，而得來的却正是相反的惡笑，心也恨了，只想罵他；又看見她那低着頭默坐着的樣子，顯得也很可憐，便制住他自己的怒氣，大踏步跑出去了。

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跑過去抱起她來，吻遍她全身，拿眼淚去要求，單單爲了他的愛，去一珍惜她的身體，並發出千百句誓言，願爲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又重新溫暖起那顆久傷的心，去再愛她的丈夫，去再爲她丈夫的光明的將來而又快樂的來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無奈小二，他只是一個安分的粗心的種田的人，他知道妻是應該來同着過生活的，他不知道他却還應該去體會那隱秘着的女人的心思。也許這又是阿毛的幸福，因爲在他那簡單的，傳統的見解上，認爲更是她妻的不對，更去折磨她也有之的；那末阿毛就可以永遠沉浸在她的夢幻中。

阿毛看見小二出去了，覺得他冷淡得很，簡直待她是非常之狠心，因此她更大顆大顆讓眼淚直拋下來。

後來阿婆也覺出她的病來，看見她茶不思，飯不想的，疑是有了喜，倒反快樂，也願意寬待她些了。觀着在無語把一雙手沒在涼水裏洗衣服的阿毛，這老婆子聲就大聲喊着說：

『放在那兒吧。今天你起得太早，去躺一會兒吧！』

家裏人又都似乎對待她很和平了，不過她依然還是那樣從不見一點笑容在臉上，讓人放不進一點好意去。

三

是八月的一天了，阿毛病還沒有好，她依然起得非常早，早得院壩裏還沒有人影來往。頭是異常的暈眩，她近來最容易發暈，大約是由於太少睡眠，太多思慮的緣故。但她還是毫不知道危險的一任這情狀拖長起去。譬如這早上，已有了很涼的風的早上，就不該穿着薄夾衣站在大柳樹下，任那涼風去舞動那短髮。而且她把眼睛就放在那清澈的湖水上，心更比湖水還盪漾在更遠的地方去了。看見在天空中飛旋的鷹鳥，就希望自己也能生出兩片強有力的翅，向上飛去，飛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那地方是充滿着快樂和幸福。所以她又常常無主的望着天，跟隨着那巨鷹去翱翔。鷹一飛得太遠了，眼力已不能尋出那蹤跡，於是又把那疲倦的

眼皮闔下來，大聲的嘆着氣。

她正凝望着那天際線出神的當兒，一隻手却拍在她肩頭，她駭了一大跳，原來是阿招嫂，也沒有理好髮，衣裳還是歪歪的披在身上。

她癡疑的望着阿招嫂，覺得她也瘦了些，她是自從七月裏分娩後就不常見了的。

「喂，你沒聽見嗎，是那兒來的哭聲呢？」

阿毛還沒答應出她有沒有聽見，阿招嫂又用力拍了她一下，「聽！」並且現着一付緊張的臉。

她覺得很可笑，什麼事該值得那樣去注意？然而同時她也聽見了，那哭聲真來得那樣悲痛那樣動人！

慢慢她們都聽出那哭聲正是從她們左邊那山坡上所傳來，阿招嫂又拖着她向那哭聲處走去。一直走到最後邊的一所洋房了。她已不敢再繼續去聽那激昂的狂亂的痛哭，不過她又不知抵抗的隨着阿招嫂走上那遊廊。房裏的聽差已看見她們

，也沒有來禁止，都木偶樣的站着。從靠東邊的紗窗望進去。她們看見那鋼絲床上，平平的無聲無息的躺着那蒼白臉色的姑娘，她的臉色是比平常更蒼白了，蓋一床薄花氈，眼睛半閉着，眉毛和柔髮，都顯着怕人的濃黑，那美男人呢，就掙扎在兩個年輕朋友的懷抱裏痛哭，硬要撲到那死屍身上去。阿毛望了那女人半天，想不出什麼來，只覺得那情景和哭聲忽然變成了一種力，深深的痛擊了她的心一下，便掙脫阿招嫂的手，跑回去了。

阿婆，大嫂聽說那嬌美的姑娘死了，都跑去瞧，也都帶着嘆息回來。整天，她們又都在談講到這事。

到下午，由幾個人抬來一口白木棺材，又聽到那更其放縱的可駭的哭聲。不久，又由幾個朋友送着那棺材出去了。阿毛坐在門邊看着那匠人在不平的石板上，很吃力的走下去，好像她自己的心也消失在一個黑洞裏面。

那棺材中，不就是睡的阿毛所怕見的最以為幸福的人嗎？那病，那肺病，就真的无情的致死了她，使她不能不棄了她的一切禍樂而離了塵世，可是她是不是

像阿毛所想，她死是很滿足了的呢？

阿毛望着那慢慢隱滅去了的棺材，就是那女人最後的一點影，阿毛真想哭了，覺得一切都太可悲。一切的夢幻都可從此打碎去。宇宙間真真到底有個什麼？什麼也不有！到頭來，終得死去！無論你再苦痛些也好，再幸福些也好。人一到死，什麼也一樣了，都是毫無感受的冷寂寂躺在大地裏。那女人不是阿毛所最以爲幸禍的嗎？然而到現在，她還不是毫無所知的一任幾個穿短衣的匠人把她抬着，遠離了她愛人的懷抱，而抬到不可知的陌生地方去了？

從此，阿毛不再嫉妒那死去的人了，她也沒覺得那死是有什麼可憐。她只感到這個生是太無味。她想，假設她現在是處在一個很幸福的地位，她也不會不因為這女人的死而想到一切事去悲傷。

這一整天，什麼人都該看出阿毛是完全沒沉在深思裏過去了。

四

那可愛的蒼白臉色姑娘的死，給與阿毛思想上一個轉變，使她不再去夢想到

許多不可能的怪事上去。不過她的病却由此更深了。而阿婆已知道不是喜，好像很惱了她一樣，時時要拿話來刺她，好在她自己並不在乎，也不把那些話放在心上。直到她實在不能起來的那天，她爲了不願把那空氣弄得太不安靜，他懇求的對小二說：

『拜託你，幫我一點忙，請阿婆原諒這個吧；我今天實在起不來，好不好讓我靜靜的躺一會兒？』

小二摸她的手，覺得異常燒熱，又瘦。本來已起身了的他，又倒下去吻了她一下，並去摸她全身，身上也如手一樣的熱，微微的瀆着冷汗。小二覺得她很可憐，又覺得自己很抱歉一樣，好久都不很理會她了，只因她癖性怪，自己不好說話。小二撫慰的向她說：

『不要緊，你放心，多躺躺吧；我明天會替你請個醫生來看看。』
她只悽然的一笑，又有聲無力的回報了小二一個『嗬……』

到第三天，她父親，阿毛老爹也來了。老人家依然很健壯的走了來，同親家

還沒交換上三句話就到阿毛床前了。阿毛把手遞給他時，兩人都哭了，都說不出一句話。相別還不到一年，而他以為很可以放心嫁出去的活潑女兒，是變到他一眼已認識不清的一個無生氣瘦弱女人了。他哽咽的說：

「唉！……我害了你！現在我來接你，你跟我回去吧！呵，阿毛，同爸爸回去呵。」

阿毛緊緊的抓着她父親，眼淚亂流，想能同着父親回去也好。然而最後她又搖頭，說什麼地方都一樣；又說父親難得來，她病還不知會好不會好，來了就多住幾天，讓她多看看他也好的。

父親很傷心的依着她的話暫時留下，不過，只住到第三天，他便發替他事肯死，他不願住在這兒了，他受不了她那種沉默！他看她無聲的流着淚，又找不到她的苦痛，問也問不出。於是他苦惱的忍着心回去了。

醫生來過一次，看不出什麼病，開了一個藥方也就去了。

阿婆總說不出對於她的不滿來。又疑心她向她父親說了什麼歹話去，所以他

去時是現着那樣不痛快的臉；又疑心小二也偏護了她，接連兩個晚上都睡得非常遲。

其實，只過得兩天，小二仍然不很留心了。夜晚，黑寂寂的，她不由不再想起許多事，因之，只望天快亮，聽到點外邊的鬧聲，把心事混過去就好。但夜又長，等着等着，她說不出那苦惱來，她很希望那庵裏的徹夜的木魚聲會傳來，那單調的聲音不是很可以催她暫時睡一下嗎，或是有點別的什麼響聲也好，好把她不定的心又引開一下去。

五

有一夜，當她剛剛想到一個人死去的事，而傷心起來，而長長的嘆了氣後，那聲響，那淒惻的聲響，早她從前有一夜聽過的，就從她右隣的人所單奏出的提琴聲，那歌調在那絃上是發出那樣高亢的，激昂的，又非常委婉淒惻的聲音，阿毛又想哭了。她從前懂不了那音節的動人處，爲什麼會抓着一個人的心，使你不

期然的隨着他的悲楚而流出淚來。現在呢，她覺得那音調是正諧和於她的曼聲的長嘆，那末，在那音調裏面所顫慄着的，是不是也正同於她的那顆無往而不傷的心呢？

他懷疑得利害，到底那對無憂的美夫婦，爲什麼要在這夜深奏出如許動人的哀音？她拚命掙起來，走到屋外，從玻璃窗望出去，在明亮的電燈光底下，她把那女人望得清清楚楚的！那女人，她披着一件紅的大衫，蓬亂着一頭短髮，手抱着一件東西，狂亂的搖擺着她半身。那聲音便從那不知名的東西上所發出。忽然，那女人猛的又擲了那東西，只聽見砰的一聲，連女人也倒了下去。許久，許久，又都寂然。燈光從牆上反射出很明亮的光照到好遠。

阿毛很想跳到對面去，抱起那女人來哭。那女人會和她談過一次話的，是如何的和愛近人呀！爲什麼她也會獨自在夜深如此的悲苦？她不是也現得幾多幸福的麼？

阿毛在露水很重的夜裏站了許久，心就盤旋在那間精緻的，倒有一個美女人的

在地氈上的房子裏，直到阿婆的咳嗽，才又驚醒了她。她只得又勉強一步一步慢移回房去。她本只以為幸福是不久的，終必被死所驅去，現在她彷彿又以為根本就無所謂幸福了，幸福只在別人看去或羨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終也不能嘗着這甘味，這又是她剛從這個女人身上所發現的一條定理。她輾轉思量了一夜，他覺得倒不如早死了好。

六

這夜過後的第二個夜晚，小二剛睡熟，便被他妻的轉側所擾醒。她揪着被角把身子彎成一團，不住的喘着氣。小二也駭倒了，一摸她，滿頭渾是汗，身上也是的。而且剛當小二的手一觸着她時，她從咬緊的牙關放出一聲尖銳的叫。但小二再問她，她又默然了，且強制住那喘氣。

小二起身去把煤油燈點亮了。她兩眼直瞪着，兩手緊攏住肚子。小二再三的問是不是肚子痛，她才點了一下頭，立即又大聲的喊道：「放心！不要緊的！」

一陣已比一陣利害，臉色慘白得怕人，於是小二去敲前房的門：

「大嫂，大嫂，請起來一下，阿毛病得很利害了呢！」

大嫂看見她時，直叫了起來，只喊：「怎麼了，怎麼了，你，阿毛？」

大哥也走了來看，阿毛把被角咬着，手扳着床緣，直望着他們搖頭，意思是說不要緊的樣子。

這時阿公阿婆都醒來了。阿毛也強制不住，時時大聲的叫喊着。小二去替她撫摸，她猛然推開他的手去，並且叫道：「不用！不用！水！拿點水來！」

小二捧過水去，她一下就吸乾了。但更呻吟了起來。大哥斷定吃了什麼東西，問她，她還是亂搖着頭。

阿婆又讓起來，說是好好的人，要吃什麼東西來駭人，反威逼她說出。

不久，她又平靜下去，弱得一點力也沒有，小二走攏去握着她，她又哭了，她嘶聲的說：

「原諒我吧！遲早我總得死，現在死了，免得長年躺着來折磨你。我不好的

地方，你就忘掉了吧……」

她又把眼光望到大嫂去，微笑的點着頭，說

「謝謝你一切，阿毛死了，來生投報吧！」

大嫂倒被她的樣子弄得也哭泣起來，勸着她不要焦急，病總有天會好的。

但猛的她又劇痛起來，她在板床上打着滾，口裏叫着：「痛死我了！痛死我

了！」

小二用力的去抱她，扳着她問：

「說呀！你吃了什麼了？」

她啞聲的嘶喊着，又怪聲的笑了起來，在熱被下抓出一大把火柴桿來拋出：

「是的，我吃了！我吃了！我現在就會死去！我現在就會死去！」

大哥拔上鞋就朝昭慶寺跑去趕醫生。

但等不了醫生來時，她已在狂亂的翻滾中，又把自己毫無聲息的擱在床上了

大張着口，朝上面呆望着。

小二走上去：「阿毛！說，爲什麼你要褲短見？」

「不爲什麼，就是懶得活，覺得早死了也好。」

小二還想再去問，她作了一個手勢，小二就停止了。這時從右隣又傳出那動人的哀音。她咕嚕着：「唉！什麼事都從此完了！」

小二再去看她，她已死了。在肚腹間還不住的起伏着。

於是一片哭聲號咷起來。同時，那提琴聲就又慢慢低沉下去，且戛然便止住了。

潛來了客的月夜

這題目是蘋給想出來的。我很笨，只想老老實實把這故事寫出寄回湖南給媽看看就算了。既然蘋有了如此一個我認爲也頗可用不題目，可以也就借來用了。

想把這一點兒很使我不安而我又覺得有趣的事告媽，是願意媽知道她的毛毛雖然離開了她又是兩三年，而那從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特別膽小和心虛，還是依然像小時一樣。真的，講到這裏，我是只有傷心的。不知爲那麼，那常常使我景仰，思慕的在年輕便死去的父親，却只遺給我一些連我自己都不滿意的懦弱，無用……不怕人是一天一天長大，且從小又由命運判定就孤獨的離開家，在許多陌生的環境裏一直滾到現在，說起來，是應爲了也曾見過一些花樣，受過一些歹意，便變得是一個很有理性的鎮靜人，很能圓轉的世故人吧，然而我却越無用，越不會應付，雖說有時心裏也很懂得一切。不過這都是些題目以外的話。

且說搬到西湖來，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由一個很能幫助人的朋友給我和蘋看好這房子，又同我們住了兩天，覺得很盡心了，便放心的把我們交給這橫躺着的龐大的山坡，和許多在夜裏還常常掉落一些枯葉來的樹林，幾間空洞洞的房子，還有幾個不認識的可敬的第四階級的朋友，因為我們須要他們給幫一點忙，而他們又深恐我們不是有錢的，願意替我們做點事。於是朋友就昂然的走了。

開始住下來，就覺得這太靜。一到夜裏，我心就承受不起那寂靜中微微襲進來的冷風，和突起的狗的狂吠。一顆小松子，掉落來，打在岩石上，或軟草上，我都能分別出，不過我却不期然的要停止着呼吸，張着耳朵來聽，不敢遽然便安下那顆心去。常常是無語的握着蘋的手，好久好久，但時間一拖下來，地方熟了，天氣也暖和了，且又把電燈也裝置好，於是在夜裏，我們才可以得到些熟睡。因此把雇人的事又擱置着。

雇人，本是無理的事，我們呢，只單單爲了不願在我們生活中又滲進一個無從相投洽的生人來麻煩着我們，來管領着我們，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自己生火，自

己弄飯，買菜，洗地板，操作一切的事，簡直變做一個非常會做事的人了。至於說是沒有錢，那自然也是另外的一個原因。因為我們爲了倒馬子的錢不能等兩天再給，蘋就從我身上脫下大氅來走到城裏去當，也有過的；爲了挑水的又格外要加酒錢，便三天只吃豆腐乳下飯。然而這也是題外的話。

事情是發生在一個有月亮的夜裏（看題目便可知道的。）本來一連就有好幾夜我們都是爲了這月亮，留戀着湖濱，直等到十點，或十一點才肯回，回來後是還捨不以進房，也只逗留在房子外有着濃密的茂林之下躑躅。恰巧是昨天，從書舖來了一封信，於是我們不得不預備走進城去取一筆已愆期到十天的稿費。我是想得到的，若果讓蘋一人去，老遠的走去取一點錢，他一定，不拘爲一點什麼小事都會惹起煩惱的。所以不怕我自己也愁着恐怕我會走不到，只好借著說是我希望在取得錢後，我將要買許多東西。蘋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是都以為在轉來時一定所以坐車，或雇一隻船的。但是在回來的時候，我依然得裝出一個很會走路的样子在蘋前面跑。太陽又大。這是可以想出的疲倦。晚飯也沒有吃，天一黑就

睡了去。

大約是不久吧，我驀然便醒了。夜是依然靜靜的。只那前面瑪瑙寺的三條大狗狂亂的吠了過來。真說不出那時的心。我是把所有的神志都集起來，凝神的傾聽着外面。是除了狗吠，沒有別的一點聲息。心却不住的想：

「唉，有人囉。一定有人！」

不知是什麼時候。月光却正把窗外芭蕉的影，斜斜的印在紗簾上。從瑪瑙寺仍傳來鐘磬之聲。於是我想起這正有着一百多個和尚在做道場的廟，心好像又寬了點，假設着這只是上面住的老和尚，偶爾因為事，回來得遲了，狗在夜裏是不認得人的。或是師資師父從外面吃了酒轉來，他是常常醉了認不清路，走到我們這邊來了。

在一秒鐘間，我是幾乎假設了一百個以上的揣想。每一個揣想都似乎可使人再瞋下眼皮去，然而我却張着眼，更不安起來了。

狗是更奔了過來。

我想用手去推額，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緊緊的捏成拳頭，很重很重的壓在我心上。

瞬息，我彷彿已看見了一個臉，是正像我夢裏所看見的，又醜又可怕。我只想叫出來，却連呼吸都窒住了。許多關於賊的事就蜂湧的擠滿在我眼前。

洶洶逼人的，狗的狂吠，又悠然的懶下去了，沒力的一聲一聲，遠了去。我把手放開，正擬嘆出一聲氣來，然而正在這時候，我猛然聽到，其實只能說感覺到，在後面的窗外，那顏陡的山坡上，便有着一個很重的東西輕輕的墜下來，無聲的又落了地。我在心裏不覺的大叫了起來（幾乎出聲了：）

「呀，硬有人呀！」

我仍然只是屏着氣在聽的。

接着那窗上的鐵絆，鏗鏗的小小的響了一下，似乎在不意中偶爾觸上的，隨即那廚房的走廊上，也隱隱有着一個人慢慢走着的樣子。

我轉過頭去，看見額也正張大着兩個眼。知道他也醒了，我才又安心點，他

毫無表情的癡癡的望着我，看見我也不做聲，就又默然的來把我抱着。我悄聲的便說了。聲音是小到連自己也聽不真：

「我醒半天了。你呢？你看，現在竟有一個人，在我們房子外，唉，可怕呀……」說到末了，我真想哭出來，眼的四週已在榕榕的痛。

真是輕極了，在平常我一定聽不出，那廚房門顯然已被托開，一個身軀便蹓了進去。蘋摸摸案案的便把我的手抽開，輕輕的撐着做着要起去的樣子。不過這種動作，毫不能安慰到我的怕，反更不安起來，我用方揪住他，我又低聲的央求了。

「不要做聲！裝睡着好不好？東西，儘他拿走吧。」

蘋只是無聲的用兩手把我按住，坐在被窩裏。對於我，像正做着衛護之責的樣子。我是只深怕我們會驚擾了那廚房裏的人。

停了好一會，也許是不久，不過我覺得是好一會了一樣的，都沒有聲音，蘋開始來撫慰我了，聽他那聲音，我只能相信他是在向自己寬慰：「沒有事了。好

，睡吧，毛毛。」

但是蘋的話還沒說完，廚房裏連着就響了幾下頗大的聲音。蘋的手也不期然的抓得我更緊了。我心裏只來回的說：「可怕呀，可怕呀。」

於是，蘋像下了什麼決心一樣，猛的掀開被頭，却並沒有跳下牀去，只癱癱的又坐着。

我簡直有點厭煩了。我希望那聲音會坦然點，把所有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的，或者儘管請進來，若是我還有錢的話，就送給他，做爲他想拿去的東西的代價也好。只要莫這樣纏纏綿綿的，鬧得人不安就好了。

陡的，蘋大聲的咳起嗽來。爲他那聲音，我又制住了我的笑。我真沒想到他還有這一手的。

外面呢，是也聽到咳聲後，那人就大步大步的踏出廚房，從我們的窗前，蹣跚到前院去了。

我是把眼睛緊閉着，怕看見那人影。又爲了一種衝動，便輕輕的推着蘋：

看看呀，看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蘋就挨到前來，剛微微的把窗簾掀開，然而正在這時，從那窗簾的隙處，也就跳進了一道手電燈的光來，斜斜的在天花板上的一輓，是一溜深黃色的光，拖得很遠很遠。我很奇怪爲什麼閉着眼皮的我，也同時看到了。因此兩人的手又更抓得緊了些。

「唉，看見沒有？」

「看見的。走了。放心吧，毛毛！」

「什麼樣的人？」

「不高，穿短衣，這只是後影。」

我疑惑蘋並沒有看清，只是瞎說，所以又問：

「拿得有手電燈，是不是？」

「自然囉。」

「右手還拿得有一根不長的枯樹枝，你看見沒有？」

蘋搖了頭。然而我却真真的看見了。我清清楚楚的聽到，在空氣之中，是有一根樹枝，被人隨意的舞弄着，一路還舞了遠去。

夜依然還是靜靜的，什麼聲息也沒有。

蘋再躺下來時，笑了。我想到他的咳嗽，也不禁悄悄的笑着。蘋說：

「倒不曾想到這賊，也很有趣呢。他不是在我打哈劇嗎？我說：『我醒了。我知道你了。』於是他就回報，『既然你已知道，我就走了。』」蘋認爲這哈劇很可笑，就似乎把先一刻的緊張空氣都忘記的淨盡，只是回味着他以爲得意的一段。

我是仍然憂心悄悄的。我怕那第二次的來到。

蘋只想我能睡覺去，所以他說是不會再來的了。他又說這賊決不是來偷我們的，只要他用手電燈一照，看到我們幾間空洞洞的房子，他就會走的。蘋又說，蘋說了不知許多話。我呢，聽着他說，看着他眼睛，只要他不睡着去，陪我來守夜就好了，所以我就儘着他說。

我問蘋什麼時候了。蘋不給我錶看。只說兩點了。其實是還差一刻到一點。

蘋騙着我，我也信了，就又算着到天亮的時間。

慢慢的，兩人講着話，也不知混去了多少時間。隱隱的我又聽見在那後面的山坡上確是有幾個脚步在走着。蘋也立即凝着神，把原來那安定，還含有一點笑意的臉像全變了。廚房裏又響着瑟瑟沙沙的聲音，似乎在扇爐子。我心裏想：「未必燒起飯來了。」

我要蘋去看看。蘋不動。廚房裏仍然響着。於是蘋又咳起嗽來。響聲就寂然了。

「哼，這東西，真討厭！」蘋低聲的罵。我是更睡進被窩點，我只希望我什麼也聽不見就好。

不久，又響了起來，噦噦噦噦的。於是蘋果真就跳下床去了。找鞋時，弄得滿地響。拔着鞋，用力的拖到後面房裏去，找到了我的一把小遮陽傘。一下一下的在地板上撥着，又走到這房裏來。然而並沒有從廚房裏走出什麼人，只是響聲

又寂然了。

蘋最後再用力的又把紙傘往床頭一放，自己也就爬上牀來了。又怯怯的笑着。我只能默默的任憑他，但到廚房重複響着的時候，他却抱怨起我來。說若不是因了我，那他便一定可以拿了傘，或別的，跑到廚房去。或者悄悄的開了門，跑到底下住的阿金家喊幾個人來捉賊……更說，若不是因了我，他至少也不會睜着眼睛過夜，他是可以睡着去的。我也生氣了，我却忍着。我找出錶來看，可憐，還只兩點十分呢。

是不知怎樣的，兩人耐心的挨着又挨着，好容易到三點半時，廚房門碰的大響一下，接着就走出了三個人（蘋說是四個）大踏步的跑上山坡去，聽到又向山後面跑去了。

是過了許久許久以後，蘋才吐出一口氣。

我再看錶，是快四點，然而在這夜短的春宵，隔天亮也不遠了。但兩人仍然睜着眼到五點，六點，七點。七點了才起身，到廚房去看，我還必須要緊緊的抓

着。兩人都以為東西一定都偷完了。還愁着今天的早餐呢。

門是緊緊閉着的，輕輕的再把門托開，什麼都依舊，簡直找不出一絲絲的痕跡來。我疑心在夜來被喂過開水的壺，却還是放在原處，一動也沒有動。

相對着我們都懷疑的笑了。到現在還只以為是做夢，一想到過去的情景，是更忍不住要對自己嘲笑的。

過年

時分還不到春天，小茵便總有點覺得日子長了。

一清早，還不等天亮，在一張快有五尺寬的朱紅漆的大床上，小茵就圓圓睜着兩顆大眼了。窗戶紙上微微透着乳白，夜來的殘燈還照出討厭的紅光。小茵很茫然，想睡去，又睡不着，終於把頭也縮進被窩裏了，眼閉着，於是許多大的，小的，五顏六色的花紋便在眼中閃去閃來，她很高興，她不敢張開眼來，經驗告訴她，不閉着眼是看不見這異景的，但不久，眼就很疲倦的脹痛了，她又把小手托着臉頰，又去睡，却仍睡不着。她再鑽出被窩時，天却大亮了。她照那光度的審查，她斷定陽光已照到牆上了，而且也快落到瓦上了。她不覺的一翻身就爬了起來，拉開那淡綠色的半舊的湖縐帳子，她看見了她的書包，石榴花布的書包，亂糟糟的放在春機上，那精緻的，大紅洋紗細帶就垂了下來，帶端繫的一枚銀質

的有眼的小錢，是平放在地板上了。她才恍然想起學校是已放了假，她無須乎早早就起來了。於是她悄然的站在踏板上，踏着腳捻息了那矮座洋油燈，玻璃罩上都有許多黑烟了。

她沒有穿衣，她又睡下了，一家人都還沒有一點聲音呢。

在被窩裏，他沒有事做，她儘靜靜的互玩弄着兩隻小手。

好久了。如意才起來，如意是睡在她後房裏的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又胖，脾氣又不好，是常常要吃藍竹筍子炒肉絲的一個丫頭，藍竹筍子炒肉絲，就是說她常常要挨篾板子打的。但小茵從不打她，小茵的媽也不打她，打她的是小茵頂怕的舅媽，和待小茵很好的表姐妹們。如意雖說常挨打，她却更健實，又貪吃，又貪睡，陪着小茵玩時，總得把小茵丟棄到一邊，她不管小茵怕不怕，寂寞不寂寞，她總垂着頭，呼呼的睡着了。

如意把後出完，就來小茵房裏掃地。小茵說要起來，如意却攔阻她：

「都沒起來，你起來做什麼？幾多冷！」

「我睡不得了，如意！」

「等會兒吧，等我把事做完，燒了烘籠再起來吧。」這是如意待她好的時候才這樣，不是說話的聲音就得給小茵恨她，恨得只想她又做錯了別的事好挨打。

小茵一覺得她好時，又關心到她了：

「如意！昨天晚上你又到廚房裏推牌九了的囉！我告訴你，毛弟看見過。我聽見毛弟在倒廳裏大聲罵，說要告舅媽捶你呢。順香，荷花，都在場，要挨打，恐怕今天三個人都躲不掉呢。」

「哼！告，告就是的，我不怕。」

如意又到前房裏去抹灰了。前房是小茵的媽的房。有小茵睡的這間房兩個大還不止。好久來都空着了。小茵常常總聽見老鼠在那房裏叫，就心媽床上的帳子被窩會讓老鼠佔着，做起窩來，白天走去，都還好，只盼望媽快回來就好，聽到如意在抹床上的描金雕花板了，忍不住又問：

「昨天我又聽見一些大老鼠小老鼠在那裏叫，你看看，看老鼠生兒沒有！」

如意不答她，只將抹布角塞進許多不同的床板眼裏去，一往一來的拉有。

如意不答她，她也不生氣，幾年來了，她都是如意伏待她一切的，她有時還很親熱她呢，雖說如意待她也不見得特別好。所以她又說：

「唉，如意！我們學校，假都放了三四天了，怎麼媽的學校裏還不放假呢？你說，媽今天會回來不會回來？等下了，要三喜去接弟弟就好。」

「想得好，三喜會去替你接弟弟，三喜的事多得很呢，這幾天總還有足足幾天得陪老爺去打牌，押寶，昨天他就得了挨邊二十來吊的酒錢……」如意不說下去了，她想到三喜的錢，她還欠三喜兩吊多，三喜却掣那錢爲他自己買了一雙藥水皮底緞鞋，又給順香買了兩繼片絨紮辮子，一大塊生髮膠。大約今天順香的前留海，更梳得齊整了……

小茵却想到媽和弟弟去了。早先多好，媽總在家，睡在前頭房裏幾多熱鬧，晚上一醒了，就可以叫「媽：媽！」媽也總是和聲的答應：「小茵！不怕啊，媽沒有睡呢。」後來，媽到學校去了，但弟弟還同奶媽睡在前面橫床上，她可以常

常去摸弟弟睡着了臉，她又常常同弟弟在媽的大床上玩。她伏着，把自己當成馬讓弟弟騎，雖說腿跪得疼了，但看見弟弟笑，自己也就異常高興。現在呢，有三四個月了，她都只一人住這兩間大房，在半夜醒來，除了聽見後房裏的如意的鼾聲，就只聽見老鼠的吱吱吱的叫聲了。是因爲舅媽說奶媽不好，奶媽就回去了，媽又說讓如意帶弟弟放不下心，因爲有兩次如意都把弟弟的頭摔破了，所以媽就把弟弟也帶到學校去，一個禮拜回來一次，最近是快兩個禮拜不見到和藹的媽的面和可愛的弟弟了。她心裏有點兒慘，只迴迴旋旋想：「媽今天該會回來了吧？」

看見如意已在替她生那細篾小烘籠的火時，她就站在床上爲自己扣棉袍的鈕子了。

在打辮子時，她就已聽到對屋裏的表哥和表弟也起來了，兩人在後房門口小聲的爭吵，一個說爹像奶奶，一個說爹像爺爺。因爲快過年了，在十五，影像就都掛出來了的，她以爲說舅舅像外公，還不如說媽像些，她想答一聲白，又怕鬧

着別人，她只喊一聲：「強哥！毛弟！」

於是兩個都湧進來了。

「啊啍！一個人才起來啍！」

「天沒亮就醒來了的，聽到了幾次雞叫，那大白雞公叫得頂響。」

「那不算，那不算，我點心都吃過了。嘿，你總沒有吃囉，蓮子，加了冰糖的……」毛弟是常常這樣好誇耀和她。

「哼，他偷的。明天我們大家都有得吃。明天過小年，過小年，就是小孩子過年。嘿，明天還得放砲竹，殺雞，踴頭。昨天媽說你已經快八歲了，得改裝，同姐姐一塊踴頭才好。哈，那就是要打拜拜不准作揖……」強哥邊說邊來弄她的辮子。辮子有四個，前面的合在右邊的一塊了，只剩三個垂着。頭髮很細，又齊，用花線也紮得住，一天不會散。打辮子是苦差事，因為有四個，根根辮子都細的，拿不上手，加以強哥一動手，如意就更不好編了。半天半天才算編完。

三個人又吃了一碗米湯泡的炒米。強哥又逼迫順香去拿了一小碟豆豉醬。

小茵雖說同他們玩得很熱鬧，但一聽到前面腰門嚮，就要偏着頭拉開格門簾瞧，她時時都要想到媽去了。

唉，媽若不回來，怎麼好？明天怎麼好過小年？未必媽不回來，弟弟就連小年也不過了嗎？

在吃飯的時候，舅舅也彷彿想起了一樣，望了她一眼，就向舅媽說：「呀，怎麼五姑太太還沒有回來，未必學校還沒有放假，等下要三喜去接看看，三喜不得空，就要老余去。」

她覺得表姐，強哥，毛弟，連站在桌子邊的丫頭們都在望她了，她很難過，但又非常高興，她拿感激的眼光去望舅舅和舅媽。只覺得舅舅仍然很尊嚴，很大，高不可及，只呼吸都像表示出有與凡人不一樣的權威。舅媽呢，則也仍然是好看，笑臉，能幹，和氣，却又永藏不住那使小茵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小茵不懂得這些，但她生來，因了環境，已早使她變得不像其餘小孩了。神經非常纖細，別人以為她不夠懂的事，她早已放在心上不快活了。她從小就被舅媽客氣的款待

着，但她總覺得她難得親近，許多人都歡喜她，誇她聰明，誇她好看，誇她懂事，誇她性格好……，但她也總不能討好舅媽。於是她又趕忙閉下眼皮了。

她無心再吃飯了，雖說排滿了桌上的都是好菜，她又不好剩飯，她只得悻悻的爬着飯粒。表姐注意到她那無精打彩的樣兒，趕忙用肘子碰了她一下，又將自己碗裏的一片又紅又香，又薄的臘肉給她了，並問她要不要那香油辣椒，因為辣椒碟子是放在舅舅面前的，表姐可以夠得着，而且已有了十一歲的表姐，是稍稍有點自由夾菜的權利的。她覺得表姐待她太好了，好得有點難過起來，本想不要的，又怕拂了表姐的意，不知怎樣才好，頭要領不領的。

正好，一個聲音突如其來，這聲音就正救了她。

這聲音是從腰門邊傳來，充滿了喜悅。柔嫩的尖脆的音波組成兩個可愛的字：

「姐姐！」

於是空氣全變更了。第一個是舅媽離了座位，毛弟便嚷起：「五姑媽回來了

！」她狂亂的跳下來，從風門邊衝到天井裏去。在廊上她看見她媽了。穿的黑呢衣，手攜着弟弟；她撲攔去，她只叫得一聲：「媽！」不知爲什麼，眼淚却湧出來了，她怕她媽罵她又哭，隱忍着，又笑着，便去抱弟弟，弟弟也來抱她。她看見了媽給她的笑容。媽也喊了她一聲：「小茵！」她快樂得使全身都發痛了。

媽雖說已經吃過飯，却也坐在飯桌上，同舅媽、舅舅閒談。她站在旁邊很高興的聽着。末後，舅媽便如此說：

「正說要去接他呢。這幾天只把小茵急壞了，時刻跑來問媽怎麼還不回來呢。我寬她，總是說明天一定回來，她不信，等下又來問了，問到底明天會不會回來。我真怕她了，只好要強兒和毛兒去和她玩。不知怎樣，她却變得越小起來了，大約要吃汁兒了吧。」

小茵聽到，有點害羞起來，而且又有點快快的。因爲媽沒有同情她，媽只淡淡的答：「總是不中用，弱得很，還是從小就常常離開着呢。」於是話題便轉到她兩歲時離了家，到三十多里路伯娘處玩的事。又是三歲多時，爺病了，家裏無

人，她就同媽到七爺家去拜壽，一住就一禮拜，儼然像個大人，誰都要誇獎她的事……

小茵已知道過這些舊事了，她彷彿也覺得那是一定好，但現在她不耐煩再聽了。她把弟弟牽到房裏去，倆小姊妹說不盡她們的話。

媽帶回來的籃子，如意已早從轎子裏拿進來了。弟弟要去拿東西，她就幫着翻。有一個小手風琴，一張畫，上面畫的是一個帶高帽的人坐在東洋車上，被另外一個拉着跑。還有一個小叫子。都是弟弟新近得來的禮物，媽學堂裏的教員們送他的。又有一個大皮球，一盒積木，是媽給弟弟買的。還有許多舊玩物，弟弟都把它拿出來了。表示着這東西是屬於兩個人的神情。

她也搬出許多東西來。如意幫她做的小人，有手，有腳，還抹得有桃花兜肚。表姐給她的一面小鏡子。她又有個繡花的鞭兒，上面的黑緞子毛，是同學吳克強給她的，花是順香繡的，表姐也喜歡這個，因為表姐的那個沒有她的好看，毛是家裏闖雞的。她也有許多舊玩具，又都同弟弟相熟過，所以弟弟也特別愛這些

，這多半是些手工很精緻的東西。一個八寸長的白磁觀音，是前年二舅舅走雲南回來，過上海時買給她的。一個挖空了花的小葫蘆。據說還是爹在的時候特意買給小茵玩的。還有許多銀硃漆的小碗，小杯，小鏟，小饋，……平日媽同弟弟不在家時，這些東西是安慰她多少寂寞的晚上過的。

兩人玩了半天，她把強哥和毛弟都忘掉了。

第二天便是過小年了。她同表哥們放了許多花炮。下午媽一人到舅媽屋裏打牌去了。打牌的是四個人，住在前面的吳家舅媽和五姨。表姐強哥都在看牌，她知道媽的脾氣的，所以她只看了一小會兒就過來和弟弟玩。意味也同着奶媽過來了。還有吳家的鮑妹。四個人圍住一張大方凳編香棍籤，鮑妹編了一個搖籃給憶妹。她用一根長的和兩根短的，做成一根小水煙袋。又像，又能點火，她給弟弟，憶妹却硬要去了。後來憶妹又拿一付小骨牌來玩。用香棍籤當籌碼，來推牌九，奶媽幫憶妹看，如意幫弟弟。她自己會看，但順香硬要幫她，且同奶媽用真的票子押。鮑妹沒有人幫，便哭着跑到對角房裏看她媽打牌去了。小茵心裏也有點

過意不去，跑到對角去看，妯妹却不理她。過回來，順香已把她的籌碼輸完了。而順香却反贏了奶媽好幾百錢。她又同弟弟玩別的去。……

這些日子中，小蓮的心的確有了許多新的意味。

不過她也常常感到不快樂的。譬如二十八那天，陳家表弟却當面笑弟弟的黑細羽綾風帽。又笑她的衣……她當時哭了，她一人躲在丫頭房裏哭，她怕別人看見了更笑她。到晚上她就向媽說：

「媽！到過年時，弟弟還該帶這頂風帽嗎？」

媽答應的是自然這樣。

「媽怎麼不做頂像妹妹的一樣大紅緞子繡花的給弟弟呢，那就不會給人笑了。」

媽說弟弟有服，不能穿紅戴綠。

於是她想起了許多漂亮的，盡是摹本緞的袍子和馬褂。又想起自己的灰竹布的罩袍和黑呢的馬褂，罩袍雖是新縫的，却沒有緞子好看。她又想起一些驕矜的

臉，她覺得很氣憤，又寒儉，她忍不住又問：

「媽，我也有服嗎？」

她的媽已把這意思明白透了，便告訴她，一個人只穿得好，就活像一個繡花枕頭，外面雖好看，裏面還是一團稻草。媽只希望她書讀得好，有學問，是比有**一切財富**都值得驕傲的。媽又誇獎她。又勉勵她。她反而興奮了。她要表示她是**一個好學生**，**一個將來有學問的人**，她把她喜歡帶的一付小金戒指也從小手上退下來還給媽了。

她再也看不起好衣服好首飾了。**毛弟**穿起紫色花緞袍走過時，她便喊他：「繡花枕頭！」

這月月大，到三十，才算把年等到。年是來了，仍與往日一樣，大人在打牌，小孩子聚在一塊玩。在堂屋裏，把紅氈打開，舖在蒲團上，大家互相磕頭作揖來拜年。**強哥**和**毛弟**在氈上大顯好身手，說是從**孫悟空**那裏學來的跟斗，一下可以打過十萬八千里。她又和弟弟去賞鑑那椅轆上的金花，又躲在桌圍後窺**意味**來

找，大家都時時得東西吃。

直到快二更天了，才真的熱鬧起來。舅舅剛從羅家趕回來，贏了三百多吊現錢。一家人都更笑臉相逢了。十斤的大臘燭點起時，香爐裏的檀香也燃起來了。影像前，觀音菩薩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爲臘燭光輝煌着，八盞吊燈也燃起來了。堂屋當中放得有一大盆炭火。銅的盆緣更閃起刺目的光。舅媽又從香几櫃子裏取出一大包東西來，是有一萬響聲的炮仗。又拿出許多頂品放在一處，歸老余來管這事。蒲團前面放的錢紙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紅雞公，來滴滿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都站滿一堂屋，大家都靜靜的，滿面放光。互相給與會意的笑。等到一切都預備妥貼了，舅舅就做了一個手式給強哥，於是強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紅氈前了。連同在前面的舅舅是剛成一品字。穿着六紅百摺裙的舅媽就款步走到香几旁邊，去舉起那黃楊木的禱鍾來。鐺的一下擊着那銅替時，老余手上的炮仗便劈劈拍拍的放起來。強哥們也已跪下了，在慢慢的叩首。小蕩經了這熱鬧的，嚴肅的景像，她分析不出她的鬱鬱來。她望到舅舅舅媽，心裏就難過

，她望到默然站在房門口的媽，她簡直想哭了。這年又並不屬於她，那爲什麼她要陪人過年呢？她悄悄的走回自己的房，把頭靠在床柱上只傷心。炮仗震天價響，她只想在炮仗聲中來大喊，大叫。一顆小小無愁的心，不知爲什麼却有點欲狂的情緒存在了。

祖宗拜完了，神也敬完了，才又大家真的來拜年。於是才發現了小茵不在。媽喊了幾聲，都不見回答。媽又四處來找，才從她房裏把她揀出來。她看見媽不抱她，又不難過，她簡直在恨媽了。但當她替媽跪下去時，聽見媽柔聲說：

『小茵！聽到啊，你又大一歲了呢。百事莫還要媽來爲你擔心才好。爲了媽，放懂些啊！』

眼淚又流出來了。她只想拉過她媽來，倒在媽腳邊哭，告訴媽，小茵一切都懂得，不要媽操心，小茵要發憤讀書，要爭氣。但她又懂得，若真的這樣，媽一定會罵她的，說她糊塗，所以她又隱忍着，磕下第二個頭去，是給舅舅舅媽拜年。舅媽說：『恭喜你呵！』她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把年拜完後，就吃貴丸蓮子，又吃元寶。小孩丫頭們都得了好多壓歲錢。後來吳家的一家人也進來了，因此更加熱鬧。

舅舅吼着快擺大桌子。於是在堂屋裏就將兩張紅木方桌碰上了。上面搭一床紅氈子。舅舅往上一坐，從懷裏抓出一大捆鈔票來說，有本事的，今夜就把這贏了去。於是就推起莊來。從吳家外婆起，到頂小的意味誰都要來，不來的，是瞧不起舅舅，舅舅就要罵人。兩邊坐的是舅媽，媽，五姨，吳家舅媽，下面坐的是吳家好外婆。每個大人兩邊都擠着小孩的頭。四個丫頭，同奶媽圍着小主人看熱鬧，大家一條心，只想瓜分了那三百多吊錢。廚子，聽差，看門的，僕婦，都蹲在灶前開單雙去了。

還沒有到四更，舅舅就推說倦了，要去睡。他還只輸得六十多吊呢。媽也要去睡，於是大人都退了。只剩一部分小孩子守夜。她們是七個。六個色子在碗裏滾，看誰贏，只准用銅子押。其中吳家鐵牛哥哥頂大，十三歲；毛弟頂小，是七歲。小苗把在舅舅處贏來的兩吊多錢輸一半了。沒有大人，她簡直不顧來，後來

她就同鮑妹到鮑妹房裏喝酒去了。酒是用茶當的。菜是鮑妹的媽特意爲鮑妹預備的。真菜，一小碟金鈎蝦，一小碟臘豆腐干，還有花生和核桃。鮑妹同她差不多大小，鮑妹却比她幸福多了。生來便不離過媽的。媽又愛她得很。什麼都依她，痛她，白天陪她玩，晚上抱她睡。她也就除了撒嬌撒賴使她媽歡喜，便不知其他了。說是爲什麼她一人單獨不上學，也是因爲捨不得離開媽的原故。小茵坐在那裏玩了好久，又看了半天畫。覺得很快樂，都沒有瞌睡了。轉來時，堂屋裏又在押寶了，他們都是要守歲的。

媽和弟弟都睡熟了。小茵把帳子掀開看了一會，覺得弟弟也好得很，像鮑妹一樣，可以同媽睡。她一人懶得睡，如意又沒有替她打被窩。她一人靜悄悄的坐在床前的踏板上，把舅媽給她的四塊墨，兩枝筆取出來玩。墨和筆並不希奇，她就愛那裝墨的盒兒，五彩花綢做成的；又有一塊大玻璃。玩了一會，覺得有點無聊起來；又不願睡。想再到前面去，又怕鮑妹已睡了。她只好又到堂屋去。毛弟的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嚷『我買！我買！』強哥已贏了不少錢了。她稍微站了

一會兒，就又走了。在倒廳裏，荷花在打磕睡。後牆門也沒有關，廚房裏傳來很熱鬧的聲音，廚子老大也頂嚷得凶。時時都聽見順香笑。

她又走回來，一切仍如舊。廚房裏火盆裏的火，沒人加，都快熄了。一隻烏云蓋雪的貓，在火盆底下打呼。

她想去睡，卻找不出一點瞌睡來。幸好，鷄在叫起來了。天色也漸漸發亮了。一家人又要預備起來出行。於是又從新點臘，從新放炮，而且大家都跟着炮仗走到大門外去。別的人家也打開了門，街上盡是火藥氣。

這天，正月初一，她和表姐強哥，毛弟，四人坐一乘綠呢大轎，沿城跑了十多家，挨家挨戶去拜年。到下午三點才回家，都得了不少錢，盡是湖南銀行的新票子。可是一到家，幾人都嚷着睡去，夜飯也沒有吃。

初幾天又同舅舅們推了好幾次牌九。她總贏時多。後來舅舅不得空在家裏玩了。她們小孩就做一夥玩。大家都不准吵架，大人也不罵小孩了，氣象儼然不同。小茵很高興每天按着課程，早上要寫十二個大字，和溫兩課書。弟弟也要提起

筆寫碗大的字，那是隨意寫，寫一個也不要緊，媽不限定他的。但每天得認三個字，由小茵教。媽旁聽。吃過飯就同大家玩。如若媽出去了，或打牌去了，小茵就只准同弟弟在房裏玩。如意陪着。晚上媽就又爲小茵和弟弟講許多好聽的故事。總是弟弟先睡。弟弟睡好後，媽才送小茵到小茵房裏看她睡好後才走。夜晚醒時，她照例又要喊一聲『媽！』媽總答應她。早晨呢，她還可以到媽床前同醒了的弟弟玩。

小茵生活像這樣，真快樂。日子在她又似乎是短了。她只想永遠如此就好。如果是因爲要過年才能如此和熙，那她就希望天天都要過年。但不覺的，年就過完了。元宵節也來了。一到十六，所有的燈綵，……都要撤了。而且……啊！這於小茵多麼淒慘呵！媽和弟弟就又得到學校去了。去預備開學。到十八，她也就得上學了。她不怕上學，她實在不願讓弟弟同媽都又離了開去。她終日悵悵的。這節好無意思！媽越叮嚀她，她就越傷心。她恨不能把日子拉回來，再過一次年！晚飯她也不吃，只說是肚子痛。如意就來替她揉肚子，她同如意說：

「如意！明天晚上，這一邊屋裏，又只剩我們兩個了呢。」

如意也黯然，且同時算出對面舅舅屋裏，是十一個人。

她儘着說肚子痛得利害。媽無法，只好把她安置在媽的床上睡在腳頭了。

她聽到弟弟的小小的鼾聲，她又常聽到媽嘆息。她用手摸着媽的腳，她不高低低哭起來了。這年裏的日子滿得太好，媽幾多愛她，弟弟又太可愛了！唉！誰還能講故事給她聽，誰還能像媽一樣的什麼事都顧到她，她再也莫想過一個有火盆，有明燈，有笑聲，有談話聲的熱鬧的夜了。她只好遙遙聽着舅媽房裏傳來驕傲的笑。白天呢，小孩還常在一塊玩，一到夜裏，就都到自己的媽面前去了，她呢，她就只能想在媽面前的弟弟的一切了。她一人坐在燈面前，靜悄悄的，如意在椅子上打瞌睡。她聽老鼠叫。她又去想老鼠，不是媽在家時，都不聽到老鼠叫嗎？大約是老鼠也知道媽去了，就來欺負她。如意伏侍得也不盡心了。她越想越難過。她哭得也越凶了。

媽會意的坐起身來，輕輕把她從腳頭抱到這頭來，她睡到媽懷裏時，她更哭

了。她好像她就從沒有享過這福的。媽不說話，也不罵她，只抱着她，輕輕的拍。直到看不過去了，才說一句：『小茵！你要聽話才好呀！啊！莫哭！你再哭時，媽也就會哭起來呢。』於是小茵停止聲。把頭貼在媽的胸前，反過手去，抓住弟弟的一隻小手，又溫，又軟，慢慢的，在媽拍着中，睡着去了。

在夢裏，她大約還想着這年吧。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是十一月二十。剛剛聽完風的一天。

風是在夜裏兩三點鐘時就漸漸的小下去了的，然而還是冷得刺骨。所以天雖說發亮了，在街上是仍然冷靜靜的。大得像小獅子的黃狗都只把頭縮在胸前打盹。滿着灰塵的店舖的門板，也是還緊緊的關着的。在這時，驀然從石頭胡同惹出了一個穿洋服的人。自然是一個年青的人囉；在石頭胡同住的有鬍子的人，說也會在這剛有着朦朧曙色的清晨，孤寂寂的走出來，簡直就是笑話。不過縱是一個青年人，也夠使人驚詫呢。

帽子戴得低低的，只看見鼻以下的部分。薄薄的大氅，把一個剛從溫熱的被窩裏抽出的熱的身體裹住。走出胡同口，便停住了。頭使稍微抬高了一點，眼皮腫腫的，灰灰的小眼珠，就朝四方搜羅去，是在找洋車。

街是在夜晚也是一條頗熱鬧的街。不過在早晨，本就少人走的，又加上夜來的大風，實在沒有一輛車。簡直人影都還沒有呢。

『洋車！洋車！』

沒聽到一點聲響，腳就踏踏了。反過臉去一望，那結有兩條小辮的，髮又已異常蓬鬆的頭就出現了，那瓜子形的小臉，蒼白，蒼白，半躲在亂髮裏，又用一隻纖細的手去揉那惺忪的眼皮。薄薄的淡紅嘴唇就張開着，打着天真的呵欠。於是這年青人就想：

『她真合了我的口味！哈，那純東方，純中國的風韻！』

眼睛彷彿是又看到一些其餘的了。密密的一排假翡翠的鈕扣，鬆了一半，在柔膩的胸脯上，便隱隱現出兩縷半圓的弧線來，而且那頸鍊，繫得有個小金鎖的，就在這胸脯上橫着。小金鎖是被手腕壓住了。……

於是便又動步了，再朝着來的方向。而那留香院的夥計的臉，一跳的就橫遮去了好夢。想到剛才開門時，已是很不高興的在咕噥着了，若是再轉去，別人剛

剛才又籠進被窩，就是不裝聲，起來開門了，看到別人裹着臉，也未必不會感到無趣。「唉，何必又去找那起東西們的氣受！」所以剛舉步，是又站着了的。

但是那臉，愛嬌的，又來引誘着他。想到那小手在自己身上撫着時，那在他腋下時佚情的，稚氣的笑聲，心更不覺的跳了起來，於是又動步。

這下，在兩隻腳都還沒移動的時候，手是從口袋中便掏出一個東西來。可憐，那兩隻帶了手套的手，又是插在大口袋中的，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就已凍得很僵了。兩手很艱難的捧住了這小東西，打開來，是一張四方都不齊的紙條，上面歪歪斜斜的畫着：

『明早七時，請在家等我！』

紙條子又第三次的被團着，仍丟在口袋中去了。於是我們的這年青人就大大的歎了一口氣，無力的，但又決心的再掉過方向來在無人的街上向東走去。

這年青人是一個也常常做些白話新詩在許多雜誌上發表的。名字也是新近才又改爲一個滿含日本風的什麼『鷗外鷗』

街是石板面砌就的，已爲兩夜一天的大風掃得乾乾淨淨。那皮鞋的響聲，似乎押着韻般的「噠噠，噠噠，噠噠……」的響遠了去。街兩旁的胡同口是都沒有車。

鷓外鷓是悠閒的，又感傷的想到自己的艱苦和飄零的身世了。爲了女人，把有着火樣的希望的前途都抹煞去，變成了一個完全消沉的，頹廢的人，曾浪蕩在那上海灘上。只以爲來北京了，會可以從冷靜中再從新在自己思想方面去努點力。誰知又常潦倒在妓院，且傳染着很重的肺結核。眼看着，身體是一天一天壞下去，精神也懶了。現在又爲了什麼女人，女人，冒着這樣的晨寒去踐那由單獨一方面定下的什麼約。唉，這不是要人的命！……

因爲這感傷只是很悠然的，所以脚步依然很勻稱，覺得自己這樣忙於奔波，倒又微微笑着了。聽見皮鞋在石板上發出的「噠噠」的聲音，還正擬捉住這音調，找個韻腳來做一首新詩呢。

詩句還沒找妥，從後面，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颼的掠過一輛洋車，只看見有個網籃堆得高高的，是去趕火車的人。在這時，這正在做着詩的人，便也走到

前門大街了。稀稀落落有着一輛兩輛裝着煤的大車，被幾匹又瘦又髯的騾子拖着，「孔隆孔隆」的軋出響聲來。那幾十丈高的前門城樓上，襯着清明的天空，也看得出正有幾個穿得腫腫得像糖娃娃的夾衣人在灰色的城牆上行走。於是鷓鴣又叫着了：

「洋車！洋車！」

只有兩三個行人，裹着灰大布面子，吊狗皮裘的大襖的，望了他一眼，因為這聲音是雖說咬着京腔，而車字的音是仍然夾着江南的齒音的。

那前門的馬路，是多麼寬闊的呀，又是清晨，又少人走，枯樹的杆杈，更透出許多餘地來，鷓鴣穿過馬路時，是反倒生了些興致，於是把思想就又放到那大眼的女人了。

「哈，奇怪的女人，好像是簡直就不知道理性是什麼一回事，只憑着那瘋狂的感情泛溢過去一樣的。像這樣，是還沒有遇到過。唉，今天，今天，真不知道應該要怎麼預備一下才好呢……」

已走到東車站，鷓鴣還不覺得，却有着好幾部洋車在圍上來兜生意。

「喂，車！」

「喂，那裏，四吊錢。」

車是坐上了。進了前門洞，就一直朝着北走去。風微微的，却也夠尖利了，對着面掃來，所以這年青人便再把帽簷拉下點，右手是從領口邊插進去，在胸脯上才微微感到一點暖氣。左手便放在嘴唇前呵着。眼睛無意中望到那雙黑得放亮的皮鞋，不覺的在心裏就去算着最近用去的數目：

「還老程四十。」

還老趙十五。

公寓五十七，算作六十吧。

替小徐取了二十四元的當，然而這錢早先還不是我用去的？再，什麼，我就只買了這一雙皮鞋，八元半。

其餘呢，其餘呢，怎麼，數還差這樣多，難道我給了她這樣多嗎？」

右手便從裏面的口袋裏把所有的錢票都拿出來，是三張，兩張五元的，餘一張一元，外還剩兩元現洋。不是清清白白的嗎？好容易，寫了五封快信，打了兩次電報，才從上海書舖寄來兩本書的稿費三百元，怎麼一星期就花光了，並且連數也算不清，說是給了她，那小女人，就一百多，怎麼倒也並不見得她會更對我好些；只一次兩次說要到協和去看病，沒有錢，給她錢了，也從沒見她進過一次醫院。這真使他有點懊惱了，而且覺得也有點兒傷心！許多傻子們，不知不覺的，容易便有了漂亮女人愛上。而自己，幾次三番，花了錢去買愛情，向着那樣什麼人都可以去用的女人（他忘了他曾向她奉上去的許多尊貴名稱）去求愛，去求同情，得到了什麼呢？說她們只愛錢，自己是也盡所有的都給了她。說還賬，還他媽的賬，還不是爲了她而欠下來的。唉，自己，花了什麼錢，連買紙烟都常常零枝零枝的買，真是說起來，誰信！

越想越覺得有點兒憤慨起來，他本是從來就不容易動氣的人，這天爲了冷，殘酷的竟忍心把他那心愛的有肺病的女人來冤枉。若是他真不知道去後悔，那朋

友們去責備他有了別的希望，就又連這互相盟誓了又盟誓的，願生死共之的女人也丟棄了是應該。可惜，既若他是這樣，也並不會真的便有人不贊成，而他自己倒又立即翻悔着了。

在一分鐘裏，他想出了兩打以上的，所謂自由戀愛的結合，是沒有一個女人不把經濟這一項列爲條件的第一條的。而她，那小寶貝，那美神，那病仙……（名稱是多到連他自己也數不清）之所以並不因爲他給了錢就快活，是顯得她縱是他不給錢也不會冷淡。於是笑容便又浮上來。就純中國的風韻，也又在這年輕詩人的玩味中了。削削的肩胛，窄窄的腰身，兩個大褲筒，一雙繡有紅花的纖纖拖鞋，便在這褲筒下輕輕的跳動，而且那，她特有的一種嬌弱的喘聲，咳着嗽時，兩個大耳環便在頸頰邊搖擺個不住。……

愛情，愛情是什麼呢？是享受，是享受呀！哈，那女人，那小東西，僅僅只憑那一付嬌愁的面孔，就夠你一生看不完，還有那股勁，是還有着病呢！知道從什麼地方學來的？當她一奏起那迷人的調子，不斷的甜密的話就送過來，真個便

從你耳朵邊灌下去，比吃了過多的酒還令人醉呢。

夜來就失了眠的鷓鴣，想到心醉的一些地方，就真個像醉了一樣，腳一伸，頭一仰就轉在車上了。車夫受了一下大震動，以為是到了，就挨邊停下來。險乎把醉了的鷓鴣倒翻了轉來。於是夢又跑遠了去，一看，車已到北池子了，手裏還拿着三張錢票呢。

車自然還得向北走去。

於是他不再去想那女人了。不知是不是愛情，他並不須要知道，他也不一定愛所謂愛情，所以不經意的，他又去想到一些很使自己愉快的地方去了。

「哈，真大胆！」這時手是又在捻口袋中的那紙條。「當着那樣多人面前，還有她丈夫，竟敢於寫下來，又敢於遞給我，我還真以為她是替小王在抄一首詩呢？見了鬼，找着我，我就不會幹麻煩事，老章也不是好惹的，知道了，真的拿着手槍來要決鬪，我可受不了。誰幹那些無意識的事？這女人，也真怪；有着那漂亮的小王，又不愛，伶俐的子禮，也不愛，據說從來就正經的。而且同老章，

又那樣要好，當着人還捨不得去親着嘴的。真是見了鬼，我早就看出來了。怕了她，不去，又不行。一次兩次的電話叫。去了，還不見容，老章就死守着她。哼，那眼睛，釘得真令人怕！她坐在老章後面，老章又看不見！她還那樣好像不介意的當着許多人問着我，『鷗，你怕我嗎？』我說怕的，她又逼着問爲什麼。我要怎麼來答應她才對？只好又改口說不怕的。大家都笑起來了，說那裏會怕她。她還要加重說她恨死了別人怕她。聽到的，又懂得這話的，只有心裏打着戰，說不出苦來。……』

想起了許多關於那女人縱性的行爲，鷗外鷗是又躊躇着了。萬一跑到寓所來，公寓又那樣窄，問壁住的老趙就認得她。將來說出來真不是妥的事。於是他只想不回去，但是假使她來了，不見人却不走。跌下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老趙又跑過來談，這女人，自認是不懂得，知道她會說些什麼。將來弄得大家都知道，老章也是朋友，不說對不起人，眼看別人爲了這事而分歧，自己又是並不怎樣愛這勇敢女人的，何苦來！然而……無論鷗外鷗是也曾再三的審填過來，且他

就從沒感到有那單獨和這女人約會一次的須要，然而，這不須去解釋，是所有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能了解得很貼心。說一個連么二之流的妓女，是除了在肉慾勾搭的戲謔以外，就只知照例去捏造一種很有傳奇身世的妓女都可以顛倒其中的鷓鴣外，而能抗拒一個他認為有高尙靈魂的女人的進攻，是誰也不相信的。何況還是那末很會感傷的做着詩的一流人！下文是不必再說下去，不會有人猜到他能忍心去辜負那一顆心的。

這男人也巧，車到橋邊時，便停住了。他不走回公寓去，却向南拐，在大柳林下慢慢的踱着。淡黃的陽光，從那疏疏落落的枯枝間，把他的影投射得很長很長，橫到馬路當中去了。舊毡帽顯出一個很有趣的形。

他算着，是看了夜光錶之後，他准一定能在這路上迎着那女人的。雖說已快八點了。（這只能怪北京冬天發亮是如此之遲。）

果然，一個影，全身裹在一件四週鑲着獸皮的衣裏，兩條儼然又似裸着的腿，隨着那木蹬的脚步聲快快的跳着，跑着來了。閃閃的，掩藏在紫帽下的兩顆大

眼睛，在很遠就猛的跳到鷓鴣的心上了。

在選時，這男人也變得真好像這還是初犯的那樣徬徨起來。他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想法和計劃。他癡癡的站在那兒了。

這女人的名字，是——是什麼呢？她是在許多不同的情形中，意義上，就自己取了五十個以上的怪有味的名字了。在朋友們，據大部分的朋友們是趕着她叫薇底的。是一個有着過分的熱情，而又永不能領略到那真愛的女人。她簡直是在一種不良的變態中生活，她厭惡那些近於肉感的表示，又缺少真摯的愛，然而她却拚了死，也要追逐着那些動人心魄的話語，好像成了癡，若是不在一種危險的，秘密的情形中去玩味一顆被她鼓動了的心，就好像不能再活下去了一樣。所以不怕她丈夫怎樣的看管着她。她丈夫，那教着書的很精明的男子，實在了解她清清白白，他說她是一個上到官僚政客，下至流氓痞子，好好歹歹的人都可以來鬧着玩的一個最壞的女人。他從來就沒有一個時辰肯放鬆過，下了課回來，總得先檢查衣服，然後就檢查抽屜，若是信封少了一個了，這天就必得抓着太太

鬧架的，然而太太仍然是妙計層生，明明也知道鬧下去是只有把生活往不幸中塞去的，却越來越利害了。有時事穿了包，實在瞞不過去了，就倒在男人腳邊哭，說着痛心的懺悔的話。翻去翻來，還不都是假！男人看着太可憐了？就又信了她，還要費整天的時間去安慰她呢。有時男人簡直不知信什麼才好了，又不能決絕她，是只想到自殺和殺一個人的事上去。這男人實在是又非常愛着她的。

她嫁這男人時，既不是爲了名和位，也毫不須要到結婚，她自己說她愛他，她願意犧牲去其餘的她也非常歡喜的朋友，她又猛烈的凌逼着他。所以在一種還很使他惶恐的時候就同居了。是幾年來了，連她自己也忘去了她是曾又同時爲了她自己的一種殘酷的滿足，捉弄過許多心，在那些本是甜美的心上，放下一些傷痛去；而並且，那爲她男人懇求的不要任意去糟踏的肉體的一部分，就是那特爲扯謊的嘴唇，也常常違着她自己的意在亂落在許多人臉上過，她却依然還咬着說她是只愛他的。死也成，要她說不愛却做不到。所以，雖說常常互相吵着鬧着，也又拚死拚活的像冤孽一樣的還要過下去。

天知道，怎麼會由她男人把鵝外鵝引到家裏去了！那蒼黃的臉色，就決不是能刺戟一個健全的女人。的說話呢，也正如許多人一樣，平坦得像大路上的石頭。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都只能表現出一個在某一階級，正有着某種思想的人物。說做詩，薇底這女子就並不是沒有讀過其他的詩的人，像那種只能淡淡的，寫着一些很無力的感傷，是不應該在她身上起什麼影響。然而，真的，事是有例外，她彷彿是發了癩一樣，好像已決了心，在這身上，不取得一個什麼東西是不肯放鬆，也許她以為這男子太頹廢了，她願意給他一點生活的力。誰知這只能令人感到窘。

她把三個整夜都葬送到一種欲念上了。自然，從來她就是如此能強悍到底的，除了她不想。若是說了『要』，那就不拘在什麼小事上，肯下點犧牲是不會有的事。她除了尊重她自己的衝動，就從未曾把事的輕重來放在心上秤一下的。在三個整夜中，其實白天也應該算在，她都在苦苦的強制着自己。她要去佔有一顆她認為很冷靜的心。她要眼看着自己的勝利；那冷靜的，那缺少感情的人，會一旦

爲了她而把血沸騰起來；本是應該頹廢的，却爲了她終天興奮着；本該快樂着生活的，又因爲了她，而把自己糟蹋起來。但是，她不能遽然的行去，因爲她並不是只想令人感到她的可愛處，敢於親近她就夠了，她又必須那傾倒她的人，會特生出一種崇敬，是只爲了她的。她是只願意裝出各種各色，又高尚，又複雜的人格去震撼別人的靈魂，眼看到那靈魂受了她的針灸後而跳動在她掌中時，她才能把她的那興奮安靜下來，睡一個無夢的長覺。

這女人，也許單單是爲了她的須要起見，真的，她不須說好多話，別人就可以非常了解她的個性了。而且那個性一定會如各個人所仰慕的那樣能令人敬重。所以無論鳴外鷗曾怎樣說不懂得她，而他却在晤見她的第一就發見她是一個了不得，很有卓見的人了。後來便向人標榜起她驚人的高明。又比擬於茶花女。而沙樂美式的那典型，是也認爲只有在這女人身上才能表現出的。

是已經說過了的，這女人並不是傻子。她很懂得一切的。在這天二十的前一天，便接到一封信，是一個最願意爲她所用的好友來的。她說是思念她得很，她

請她到她學校裏去玩一天，她還懇求那教員不要太吝嗇，說當他勇敢的把薇底搶走以前，可愛的薇底還是她們的呢。

教員看了信，覺得也應該讓她去她們那裏玩玩的。女人還戀戀的，裝出不願去的樣子。似乎覺得不能太拂了丈夫的意，才答應下來，又爲了不願讓丈夫一人在家裏吃飯，所以寧肯早上少睡點，一早去，事情是如此定了下來。那做丈夫的那裏知道就在這晚上，大衆嚷着『快抄完，快抄完，』的當兒，那早上的約，却是在另一個男子身上訂好了的？

這晚上，教員是得了許多在平日所不能享受到的一些溫柔。只覺得她興奮得很，也像倆人初初同居時一樣，她握着他的手，定定把眼光瞅着他，頻頻的說：『我愛，我是愛你的呵，只愛你一個；你是幸福！我是願意只屬於你一個人的呵！吻我呀，愛！』

照經驗，男人有點不安起來，也把眼睛瞅定她，於是她又放肆的笑着，揉着他，使他無暇來審視她的內心。他終於很感動的抱了她，感動得哭了。他是除了

她便再也不能從辛苦的生涯中會感到那生的意義的。

這眼淚反把女人弄安靜下來。她說：「唉，放了我吧，我實在倦了。」於是她翻過身去，靜靜的躺着。丈夫以為她也很難過，便輕輕的撫着，拍着，去哄她睡。在拍着中，是不覺的把自己那疲倦的眼皮瞌下來，而且，真的不久就呼呼的打着鼾了。

猜這女人呢，自然是反大張着眼在做起夢來了。她也並不是定須要愛，因為她有時總還覺得她丈夫是愛她過了分。但是她却又時時須要別人會愛她。你越做得冷淡，她就越追得緊。不愛她可以，但至少却得裝出一付異常崇拜她的樣子。是又應該做得適合身分的。否則，那出奇的傲慢，將使你一生也忘不了你所曾經忍受的。

她做夢。那夢也並不完美。她本就無須那好結局的。她興奮，自己看着那興奮，又傷心。但又找不出自己的缺憾來。說愛他，那倒霉樣子的男人，是又只能暗暗在心中發冷笑。假使這行為，悄悄的約下來相會，該人知道了，她一定會恨

起他來，像是一種侮辱，只能壓損她的自尊之心，使她再也沒有興致，揚着眉去看人了。

她很想爽了這約的。他又覺得太對不起她丈夫。她瞅着他，她說愛他，她是只希望他能幫助他的。但他一哭，她却反把心決下來。她想：『哭什麼！未必就讓眼淚來管束着我？』她寧肯，什麼了不得的禍事來，也不要緊，她不承認她愛他，她更不承認不愛她丈夫，然而，去，是要去的！

其實，她還是在躊躇着的。她後悔她把那紙條子塞給他，顯然做出是很曖昧的樣子。他一定以為她是一個常於做壞事的壞女人，他將把他所有的對於一個平常人的敬意都打毀去。他一定不會在家裏等着她的，因為他已不再看得起她了。或者他會留在家裏，而把她當一個同他在石頭胡同睡覺的女人一樣看，她能怪誰呢，是她自己找來的那好待遇呀！於是她後悔了。她後悔她用的方法不得當。若是寫一封信給他，寫得誠誠懇懇的，也許應該好一點。她真想就把這約又爽了下來，且對於丈夫，互相愛着的丈夫，儘儘在良心上的永久的負疚，便很可以做為

這失信的理由。然而，人都是這樣的，她纔轉來又迴護着自己的行為，她變變曲曲的把自己什麼什麼地方都原諒遍了。她同情自己，而且什麼人，都應該同情她的。她又鼓勵着自己，難道有了丈夫，有了愛人，就不能被准許獨自去會另外一個男人嗎？她並沒有愛上什麼什麼人，也並不是偷偷的去把自己送給別人去玩，去用？何況……——唉，她真不懂得去計算這錯誤，假使她果真是愛上了什麼人，或甘願去送給別人用，別人玩，那她當不妨放胆去做，既是仍然是愛着丈夫的，而又不能在這與人鬧着中真得到什麼快樂，那又何必徒給那做丈夫的難堪呢，是也只能給自己在後來的時日中，留下許多不可挽回的懊悔的！

聽到隔壁房裏的鐘打三點，四點，五點了。她又異常焦燥起來。越想睡，就越睡不着，假使睡着去了，因為幾天來的心神的勞頓，就一覺睡得不知醒。到吃午飯時，才被那做丈夫的來驚擾她，那她不是便可不必為自己做人的立腳處又躊躇？在她不知不覺中就這約毀了。以後，以後再看吧，當然還有別的好方法，或者又放棄了這倒霉的人也說不定的。

但是她又睜着眼到天亮了。而且摸摸索索的溜下了牀。她梳着理着，悄悄的把一切都弄妥貼。她又傍着牀坐下來。唉，那可憐男人還在呼呼的打着鼾呢。於是她把頭俯下去，很騷動的吻了他。而且低低的叫：『我愛，我愛呀！』她又寫了一張紙條，平平的放在枕頭邊，是告訴他，她不願有擾於他的美夢，所以沒有喊醒他。她說她一定回來得很快的，也許在動身前，還會打一次電話回家問他起身沒有，問他不想她快回來。她又說，她是實在捨不得他去看朋友的。並且在最後還補充說，她吻了他三下，又留得有三個吻，是在回來時才給他的。這自然沒有扯謊，每次當她回來，或他回來，她都是每次找出不同的理由，裝出不同的情調來同他親嘴，是還不只三個的。

於是，便動身了。像很抱歉一樣，望了她丈夫最後一眼，無聲的便閃出房來。心裏很難過，只想轉身去再抱吻那男人一下，又怕他醒後的留難，所以只停了一步，頭都沒轉過來，便忽忽的走了。

一到街上，那曾經有過的，使她很騷亂的情緒，又迷亂了她。她不再想到她

丈夫了。心有點跳，腳步時慢時快，很呈遽的走。她又像這還是初犯一樣，她把從前會同樣在白天，在晚上，奔到另外一些可愛的人兒家裏去，或別的由她指定的地方去的情形，通通忘掉了。而且那些事是早也不放在她胸懷了的。她只是茫茫的，又像快樂，又像淒楚，無次序的跑着，跳着去奔到一個地方，在那裏她要同一個人決鬪，她要別人投降，像俘虜一樣的把心獻給她，她接受了，或又掉棄着，或暫時保管着都好，只要那心是屬於她的。她的一舉一動會影響到他，就暫時也可以，否則，那情感將無稍能鬆弛的一瞬刻，而結局是難於想像的了。

跳出胡同口，在密密的植着大柳松的河堤邊，急急的就朝北奔去。淺的河水，已結了很厚的冰，映着初升的陽光，放出淡淡的紅光來，顯得也很好看的，然而徹底不能再注意這些事了。她很怕別人不在家等她。她又希望她將撲空，不過假設真的被人爽了的，那只能更挑起她的惱恨，而她更不願放鬆人了，且決帶來你不及防避的惡意。

她衝衝的已跳過鷓鴣所站立的那棵柳樹下了。

兩個人是的錯過，而且已經錯過去了。一個是忽略去了，沒見到。而另一個是早已見到，卻不知怎樣去招呼才好。這是可能的，這事便算如此完結。但這男人，卻並不是怎樣胆怯的人，一看到那兩個聳動的肩，和圓圓的小腿肚，就在向自己發冷笑了。於是便很鎮靜的叫着那迷人的名字：

「薇底·薇底！」

薇底是初初沒料到別人會在街上等着她的，當然很驚訝，而且顯着很高興的神氣又跳轉來。微微帶點喘，兩頰都被風吹得紅紅的。有幾根亂髮從帽裏鑽出來，蜿蜒在眉邊。在隱約中，眉更覺得黑了。看見男的不作聲，便又靜默着。

說要用一枝筆來跟着這女人的情緒跑，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她是在一瞥見她所期約的人時，她的心就像被一把刀刺下去一樣的痛，像不知被傷害了什麼地方一樣。她只想哭出來。她只想跑回去。她只想撲過去，抓起那男人來鞭打。問他爲什麼不可以在家裏等待着，要做出這下流的樣子，在一個街角上伺着她的到來。若說是他心太熱了，不安於在空房子裏老等，那又爲什麼不在剛見她時，

迎上來？顯見得他不把這事看得一絲價值！就是說他並沒有尊重她的約會，沒有尊重她。她雖說常常背了丈夫，喜歡來同別人鬧着玩，但她總願意，縱是在暗中的祕密行爲，也該無愧的能在許多人前公佈的。現在呢，她能說不嗎？別人在是把她當一個賣笑的人，或更壞的人看待了！別人便是在石頭胡同也好，韓家潭也好，過夜的事，是很大大方去幹而並不須要瞞着什麼人，做出那曖曖昧昧的樣子的！

這女人也可憐！既是已並不是剛剛來趕着什麼男人來愛的，卻何苦還如此認真，像還不能了解男人之對於女人的心理。老咬着要別人什麼敬重什麼敬重，不是可笑的事嗎？

心裏是很生着氣的，又不能真的使賭着氣。卻反而裝着笑臉。

「啊哈！今天我有了三個鐘頭的時間了，這時間都是我的。你願意怎麼來花費牠呢？」那樣子是真像一個從沒得過自由的人而驟然被解放一樣的。

這常常做着詩的人，鷓鴣，在神經裏也覺得了自己在街上伺着將使人誤會

於是便解說，這裏面是有許多理由的。還可邀着她一同轉寓所去。

薇底笑了。不答他。這無須乎要答的，那笑就不是告訴他，她懂得一切。她只問他想到什麼地方去。

鷗外鷗很慚愧，他只得說到北海去吧

一聽到北海，她就繃了一下眉，心裏想：「又是北海！」她只想，想什麼呢？很奇怪的，她卻異常想同他到旅館去。但是她不敢說出來，她也不一定敢於去，她是從沒有跑到那些整日整夜卻演着許多悲劇的地方去過的。她只覺得什麼公園，電影場，都已不能再使她滿足，她相信那旅館的空氣，一定可以使他們能親近些，能大胆些。她幾乎說出來了，「我們到前門去吧。」但是她望着那黯澹的臉就又默着了。

「不呢，就到中央公園去，好嗎？」

她聽了。而且答應到北海去。在那臉上。她就不能尋出一絲一毫是可以陪着她幹一些荒唐的玩藝兒的。她很後悔，她找錯了人，但是，她又笑了。她又露出

高興的樣子，陪着他向北走去。

在雇洋車的當兒，她又煩惱了。他不該在她面前計較着幾個銅子的，她說：「好吧，」便跳上一輛車。

鷓鴣也很煩惱，覺得這女人簡直不溫婉，就只那眉目間的一點小小動作，都夠令人窘。於是他又把她和那猶自在睡的小阿金來比較，並想到從前那舊房東的女兒。但一看到那端坐在洋車上的後影，他又覺得她尊貴到不可及，他應傾倒在她面前，向她膜拜的。他應當感激，她給他的，是只有過了分的，於是在心裏，他拋了一個吻，向着前方那後影去。

端坐在前面的薇底呢，很討厭這時間，這時間是太長了，她會找出一些行爲中的無聊來。她願意不想這些，把眼光瀏覽到街旁去。又是毫無可觀的，於是眼便落在遠遠的一個城樓角上。黃的瓦一被陽光曬着，是發出金質的射目的光輝。光太奪目了，心就又煩燥着，不知怎樣才好。到後來是反無理由的憎嫌到後面的人了。

但到了北海，便又完全換了一個新的局面。薇底是在笑，暗暗的向心裏笑。她瞅定他，她懂得他是在躲避那眼光的接觸，她懂得那在皇遽中不知所措的心。她爲歡喜延長這局面，是始終只默默的隨着鴨外鴨走。男的呢，卻處在相反的地位，心正被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騷擾着，只想側過臉去，又怕那兇猛的勇敢的眼光把自己擒去。說想逃，那也是並不的。他只希望這女人會變得柔弱點，羞澀點，能任他去說點不過分的俏皮話，把那嫩臉皮弄紅了起來，且趁着機會便摟抱了過來，於是女人便在他的熱烈的懷中抖戰着，溫溫軟軟的伏貼着，他也知道這不可能是的，在他身旁走着的，並不是那慣於撒嬌的小阿金，也不是其餘的那些像是很經不起他擁抱的女人。他已走到第一條戰線上。他不能再回到本位，又怕進攻。他只切望到兩條快相等的直線在脚前的影，在大白石橋上，一步步向前移去，他只希望怎麼這影會更貼近些，貼近些以至擠緊……新的皮鞋仍然是「噠噠」的在橋上響出，且伴着那清脆的高底的木蹬的響聲，不過兩隻脚下步都錯亂得很，錯亂的，變爲嘈雜的響聲就更擾了那不安的心。

過了橋不久。薇底隨着他朝山上走去，走得異常吃力，薇底想：這時候，是應該爲一個懂得禮義的漂亮男人來扶着，慢慢引導上山去。於是她便停着了。她掉頭望着來處的山下。滿園仍是靜靜的，從松柏蔭中，望了幾條路，是都沒是人影，只有那拐角邊三間朝東的，彷彿是賣玉器的房子裏從煙囪不絕的在冒很濃的青煙。薇底心裏很難過，只想獨自一人坐下來，但已跑到山頂了的人，是又在催着了。於是她鼓起勇氣，並不是儘爲爬山用的，她很快的就跳在男人面前了。男人問她吃力不吃力。她用手帽握着口搖頭，是表示不，其實，她已氣喘得答不過話來。她自然有一點着惱。鷓外鷓又一定要把她引到前面塔的臺階邊，是爲了她曬太陽，怕脚冷，她本不一定要在什麼地方，但一覺得別人很能憐惜到，掛慮到脚上去，在自己心上似乎只加了比北風，比北海裏的冰還冷的東西去。她很傷心的站到石欄杆邊了，

而且另外的一個人影便閃了出來。她便想到過去的一夜。也不是就在這地方嗎？哈，那一夜。那一夜呀，她簡直昏迷的倒在那有力的兩條臂膀裏了。在暗中

，兩對眼便那樣緊緊的跟着，瞅定着。嘴唇就永久的貼合着。熱的胸，是總嫌壓得不緊。並且那薄印度綢的她的肩巾，就被涼風鼓舞起來，在兩個頸頰邊飄揚個不住。那人兒，美的人兒，不就是在那晚反覆的說了千百句「我要佔有你，我要整個的佔有你！」嗎？她不是曾也感到有棄了她丈夫跑到這男人身邊之必要嗎？然而，爲什麼，後來她反去了他，她自己說她是只愛她丈夫的。到現在，現在這男人是爲了憤恨自己上了當，且又決不下心來，把自己放逐到海外去了。於是薇底便想起，想起那柔柔短髮披覆在自己頰邊時，自己的嘴唇是放在什麼地方。而且那不絕的落在眼皮上的吻，還有那嘴唇，膩膩的；那擁抱，瘋狂的；那言語，唉，那言語呀……薇底只想能立即倒下去像從前一樣，她深深的懷憶那沉醉人的情調。她大聲的，悄悄的在心頭歎着氣。

鷓外鷓的心，不知覺的也跑了開去，他雖說常常像是很少不了女人的，其實他並不能慷慨的便真個愛上誰，他簡直是從沒有肯爲女人犧牲點什麼的。不怕是什麼人都知道他爲了小阿金，常常在夜深，獨自裹着只適宜於在廣州用的薄大氅

，走到前門去，然而別人卻並不知道他愛那令人傷感的情調是比愛小阿金更甚的。他是在那淒涼的路上，便可以憤恨，憤恨那些資本主義者；在這時，他便很可造就成一個革命的英雄。這也並不是完全只爲自己無錢逛窯子，無錢討太太才感覺出革命的必須的，因爲同時在路上就有着許多只穿亂棉袍的洋車夫，是還不敢回轉家去見他們的妻兒，而猶在馬路上徬徨的。真的，他的務要剷除有錢階級的思想，多半便在這許多洋車夫上成立。他自然是並不會毫不同於其餘的許多與他有同感的人一樣。聽說別人在說洋車夫可憐了，便也才見到洋車夫，而不久就會在某刊物上詠出洋車夫的白話詩。不過這是好在他們自己是並不會知道自己就是如此的了不起的。而且對於自己身世的傷心，自己生活的無聊便也都在這路上才感到。總之，凡是他的言論，他的嗜好，他的興趣，他的處世態度，就是說他整個的爲人，就都是在他這好自苦中所孕育出來的。所以他又覺得這幕劇的可笑。他無權得這女人的必須。他也不須從朋友那裏得到勝利。若說要來鬧着玩，那又寧肯到小阿金那裏去。在那裏，他能自由的談笑，和戲謔，而這女人呢，

約着別人來，卻可板着臉在沉思到別的了。

沈默是繼續着。

薇底是什麼都不能使她再思慕了。她很嫉妬她過去的一瞬，那時她把世界上所有的熱烈的。溫柔的愛情都飽領了。現在她只想能再一次把自己的嘴唇去放到那渾圓的，高貴的額上去。她又很傷心，想到那曾愛她，傾倒她甘爲她而犧牲一切的人是不知又睡在什麼人懷中了時。她真後悔，她本可以不同他決絕的，她本可以仍繼續過那偷空即在北海相會的生活的。她笑她自己，爲什麼要那樣委曲自己，說是要爲了兩個男人都好，便讓自己反受了兩邊怨恨的中心。並且既願意做個好人，爲什麼只兩個星期又讓自己的耳朵去聽那漂亮的王宗哲的肉麻的情話。唉，現在呢，現在呢，是又在同一的地方約了這憂鬱的人來！

眼光於是便掠過那憂鬱的臉上。

她又焦燥起來，而且在恨着鷓鴣外鷓了。爲什麼他不可以再給她一次狂歡，一次心醉，一次可以使她顧爲了那親吻而死亡的滿足！她是很爲了他而不安過，她

有好幾個整夜未曾瞌睡了；在丈夫處，她忍受了負咎的鞭打；她不惜冒了社會的恥笑，而投奔到他而前來。他，他給了她什麼？她看見他那緊緊閉着的嘴唇和癡癡凝視着前面的小眼珠便生氣。她只想能立即侮辱他一下。她又恨不能撲到他懷裏去，緊緊的摟着他，像從前那人一樣，於是所有的，她所須要的有力的，男性的臂膀，和凶猛的吻，以及瘋狂的，癡情的沉重的話語，都一一來打在她心上，然而都不能，她仍然是站在石欄前，用力的在咬着自己的嘴唇。她又不能像個小孩放下臉味的便哭了起來，撒着嬌，放死放賴乾說着「我要，我要。」她是真幾乎要像個小孩喊了出來了。她望着那無表情的臉，竭力壓制着那快要發狂的心。

鷓鴣的思想，像被什麼東西橫擋着，他不敢再任她一直奔遠了去。他覺得有個眼光在釘着自己了，他也不敢掉過臉來，他只躊躇着，他願意能早點被釋放。他實在受不了這審視。若是他真愛她，他自然不會躲避這視線，抱怨這沈默了。他會知道他應什麼樣來對付這火一樣的女人了的。可是現在呢，他在後悔，他若早知道這女人是如此拿沈默和眼光來逼人，他真寧肯讓別人去咀呢，他也要爽了。

這約的。

他是再不能忍耐這不安了，於是就在這當兒，一個柔和的，世間上是再也找不出比這更柔和的聲音，輕輕的送了過來；

「鷓~~~~~」

他也不願諱言，爲了這聲音，不期然的心卻在動了。他認爲在他一生中，這是開始，他從沒有聽見他的名字在別人口中叫着時是有如此的像音樂般的顫動，一直落在人心上。像反響一樣，他側過臉來，他看見那兩條彎眉，高高吊着的，在微微蹙着。眼光是環視着全城。那小小的嘴唇，像琴鍵一般的，在幽奏完曲調時，還爲那尾音在頻頻戰着。在這時，他忘去一切，他有的是感激，但他不能像別人所須要的那樣做去。他只能默默的把她睜着。

薇底在自己心上也明白，似乎是在演劇一般，但她不忍向自己加以講笑，她很同情自己的苦衷。她微微噓着，用着新近才從電影上學來那樣一種不可模稜的神氣，又傲慢，又情深，又失意。而且在一種不堪其煩擾中扯下那頂紫色的小帽

來。於是蓬亂的短髮便鬆散的披滿一頭，臉便在這時顯得更嫵媚，更尊嚴起來。

鷓鴣也覺得有點焦燥起來。不知怎樣才能給與這女人一點快樂。他只好也輕聲的說：

「薇底，你說呀！」

於是女人的眼光便對着射過來，只是定定的，不做聲。

「你說！」

「我能說什麼呢？我懂得的，鷓鴣，你怕我啊！」這聲音是不能形容出的，像有千百句都解釋不清的那悲傷，就在這一句中迸裂出。鷓鴣聽了，是恨不能立即拿出一百五十個以上的證據來證明他是不怕的。然而什麼動作他也不敢，他只在口中反覆懇切的說着：「不怕，不怕。」

薇底又把眼光緊逼了過來，不做聲。

慢慢的那「不怕，不怕，」的聲音，只變成一種爲壯胆用的符呪了。並且當那眼皮一垂下來時，這僅有的一點聲音，立即也就噤住了。於是薇底便喟然嘆

着：

「你是怕我啊！你是怕我啊！」

鷓外鷓却默然。他鼓不起勇氣再去解釋他不怕，他本不怕，在女人中，他很有經驗的，他懂得怎樣便能馴伏下那些快發瘋的女人，像小阿金曾有過的一樣。他會的，他比薇底知道得多了，然而薇底卻老瞰定他的心，要他不要在這中間加一點兒謊語，他可做不到。其實，有什麼要緊呢。薇底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在扮演戲劇，何苦一定卻要別人來中她的毒，祇要這劇演得很動人，把扮演的角色也忘記是在做戲，而隨着哭笑起來，不就是世上所最真實的了嗎？

薇底也默然，卻不是爲了自己的聲音而受感動，是忽然厭惡起自己來了。戲是剛一開始就又閉幕了，而且兩人的心是更分了開去，像不能拉攏來一樣。各又想着各的去了。

鷓外鷓用腳尖去觸那坎子上的小沙子，覺的脚很麻，仍然冷。他又看到那套在皮鞋裏的一雙小脚。薄薄肉色的絲襪，緊綁着兩個圓圓的腿肚，一直到膝尖。

他又覺得很可愛，想去摸一摸，於是他問：

「冷不冷？」

薇底搖着頭，一看到他眼光在何處，就更笑了。薇底已很傷心她自己這無賴行爲，又掛到在家的丈夫，但她總覺得不甘心就這樣放手，於是她請他看一看他的錶。

長針在兩點與三點之間。短針是在10字上。

「我只能默在這兒一個鐘頭了。鷓！」

這話雖說在薇底自己是毫不覺得有勁，而且她很清白的在笑自己，其實她心裏想到她丈夫是應該起來了，不知他見不到自己將怎樣作荒，也不知爐子裏的火旺不旺……，但是所生的影響，卻比前面很使她自己也認爲滿意的一些言辭有效力得多。鷓外鷓便很親切的望了她一眼。

這使薇底什麼都明白了，她決意犧牲他的敬重，無寧說她已決意犧牲他，然而在這一小時，她將把但的心拉過來，她要給他一些他未曾有過的好處，她要給

他一些缺陷，這缺陷是在所有的未來的時日中都彌補不了的，所以她燦然的便笑了，在心上是張滿了殘酷之感的。

果然，不久，鵝外鵝彷彿是忘掉了其他的一切，他向她宣起誓來，一個做詩的人也不能不認為誓言是最可靠的東西，他握着她的手，他懇切的要求她的命令，他應該怎樣做他應該怎樣來處置自己在她與她丈夫之間，而且他說他的希望，他希望她是屬他一人的。而且話語便在這時哽住了，像不能再說下去一樣。其實，他是在躊躇了。他發現他自己是把話太說過了火，假設這女人真的便依了他，他能斷定自己便敢於如此做下去嗎？於是那教員的一張失意臉子便浮了上來。他趕快閉着眼，把頭俯下了。

女人呢，女人也在想着丈夫，丈夫是顯得很可愛的。但她不能不聽這表白，她很鄙視了這男人爲什麼也與其他男人一樣，在戀愛的時候會想到實際的問題上去。她覺得那手很熱，便更握緊了一點。

是回來的時候了。太陽已正正的把兩個影映在階上。薇底第四次又說：

「唉，放了我吧，我該回去了。」

於是鷓鴣便送她下山來。山下稀稀的有着幾個人影。薇底只想一人單獨走怕讓人看見，但又不好說。而鷓鴣也想起了，反問她：

「薇底！假使在這時碰着了老章，你怎樣？」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說在路上遇見你，隨便進來玩玩就是的。」

鷓鴣便又傍緊她，低聲說：「我歡喜他看見我們在一塊。」

薇底心裏是在冷笑着，不做聲。

到北海門邊了，他替她雇好車，看到那後影，便又在心上拋過一個吻去他很快樂，覺得這女人實在不錯，他不敢再拿小阿金去比較了。但他又慚愧，他覺得他仍然還不能生出那攔得她的勇氣，她想起自己那些話語，就越覺得慚愧起來。但他也仍然不能決定他該不該拒絕了這女人。他想他最好到老趙那裏去商量一下。於是他也就昂然的跳上一輛車。

至於薇底會得到了什麼，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祇知道當她坐上車，望了他

最後一眼時，在心上，她冷然的想起她前幾夜她曾反覆說着的：「他怕我！他怕我！」不過她卻並不固執那欲念了。她只希望趕快回家，她要倒在她丈夫，她永遠愛的丈夫懷裏，在那懷裏，她想她可以得到一切她所欲求的。她把脚用力的踏着車板，打起圓熟的京腔，連連的喊着：「快點！快點！」

年前的一天

人是一個平常一樣的女人，名字叫辛，約摸二十四歲的光景。微微有點粗野和頑強。濃黑有力的長眉，和堅定的眼光，是表示了一部分個性的。沒有職業和家庭，常常寫一點小說之類的東西，拿到可以換錢的雜誌裏去登載，還正和一個年齡相彷彿也是靠賣文的年輕人住在一塊。文章是稍稍與人相異，雖說卻常常也要將自己的，覺得很是偉大的寂寞的心，隱祕的在字裏行間吐露着，然而終是比人要來得溫柔細膩，所以歡喜看這類文章的讀者，還不十分零落。只是在一種並不屬於身體，卻完全是天稟的，這女人自己知道神經卻不十分健全。所以每每在一種重的壓迫下，常常要想到一切事的傷心處，而歇斯底里的哭起來。她自己深恨這行爲，覺得是懦弱的表示。她常常竭力壓制着自己的感慨。她說：「笑什麼 訴什麼！哼也不要哼一聲，埋着頭幹就是的。」她朋友，也就是她愛人，

不免也嫌她太神經質了，常常要嘆息般又玩笑般的說道：『女人到底是女人呢，』但是她卻從沒有在人面前吐露過一句頹喪的話，她覺得在這牢騷之後，縱是得到了同情，也是可恥的事。她不會有這愚蠢的動作。然而雖說是如此一個不能經受一點劇變的人，在夢裏卻常常要掉在一種喧鬧的怕人的波動中。這天早晨，便又是正在做這一類夢。這是若果是現實，那她是只能受一種莫明其妙的力支配着，不知是快樂得要笑，還是哭的那麼難受。不過，在夢裏，卻彷彿是很強有力的。將身體在狂亂的嘶喊着的羣衆中擁擠着，她要鑽到那最前面去，她氣喘，一種壓不住的興奮，在一片模糊中，只覺得四週是更發狂了起來。她聽到了刺刀的聲音，馬蹄的聲音，救火車的火輪也軋軋的響起。於是她看見許多兵士，許多血，許多被砍殺了的人的臉。她正要大聲喊出時，她卻醒了。只覺得一切都相反的。是在一種緩滯的空氣中，溫柔中，被襖軟軟的包着，房子裏為清晨的陽光反射着。一切傢具都似乎新塗了一層淺淺的柔和的髹漆。而胸前正壓着一隻灼熱的手。後頸邊也微微噓着一股熱氣。她稍稍轉側了一下，握住了那手。於是一個甜密的聲

音便吹送過來：

「辛！醒了嗎？」

在後頸邊，便被一個軟軟的熱東西，緊緊的壓了一下。

她翻轉身來，鑽到史熱的懷中去，抽了一口氣。像放了一肩重擔似的那末抽氣。她細聲的喊了一聲：「愛！」

兩條有力的臂膀，簡直正是一個籃球選手纔能具有的那末兩條有力的臂膀，很緊的抱了她一下。他像母親般的捧起那頭來又去掠那額上的短髮。她覺得他的臉要顯得更年輕些，而那眸子也又黑又大了起來。她不禁對着那貼近的面孔嫵媚的一笑。這是惟有在愛人前纔肯這末笑着的。於是嘴唇便又貼合了。這年輕男人是常常更能給她以過分的溫柔的，雖說在有些時間中，也能粗暴得像隻熊。他讚美着她，愛撫着她，卻不敢過分褻瀆了她，他知道他應該在什麼樣的情形中去表示他的愛情的慾望。所以她便完全享福一般的假在他肩膀上。他低低問：

「還想睡嗎？我看着你的。」

她不答他，將眼閉着，忘記了一切。

「做夢嗎？夢到情人了嗎？」

於是她想起了適纔的夢。她斷斷續續的，無頭無尾的告了他一些。

他說：

「你常常總愛做這些夢，有幾回都將我叫醒了。我看你還是少思慮點吧。這末神經會受傷的。」

「真恨呢。總希望自己要強一點纔好，」

「恐怕太睡遲了也有關係呢。以後我們都該早點睡。你不常常要失眠嗎？」

「早也是不成，躺在牀上還是不能睡着的。」

「躺着也好，只是我總要反對你睡在牀上看書呢。」

她不做聲了。她想起兩人在夜晚要為看書而爭執的事。而且她認為這完全是他的固執和無理。她又極希望能找一本書來在未起牀之前躺着看。但她卻只多情的去吻了吻他的嘴角，他沒有審察出那隱祕着的似乎是抱歉的一面。便沉醉的接

受了。她便在他耳邊輕聲說她要求的事：

「一下，就轉來，拿一件東西，你莫怪我，好不好？」

他順從而許可了。

她便輕輕的溜下了牀，在牀的那頭的地下，檢起一本小說來，是她夜來沒有看完，又爲着他的不高興去擲到那裏的。

「只看兩頁，就只這一段，可以不可以？」

他默然的嚥了一聲。

她又拿背朝着他，很舒服的躺着在看書。

她是常常有這末一點自私，不能體貼到那正在熱中於愛情的徬徨的心。或者她是了解到，然而不湊巧，卻正有這末一本不能放棄的小說在佔據着她，她是正在躲避着他，而且慢慢忘記他，將全心靈放在書上了。

男的年輕人，慢慢的便起了一層怨恨，於是手臂也感覺得麻木了起來，他尋覓似的將手從那頸項上抽了出來。但她還是沒有一動的在看着書本。他是更寂寞

了，覺得有一股壓制不住的憤恨，只想能想出一個懲罰她的法子。不過當他將眼睛四方去搜索的時候，他看見那攤在字檯上的未完的稿子。他想：「唉，沒有時間了。還是起來先寫文章吧！」但是他却又輕輕的抱住她的腰。

房裏靜了好一會，一點聲響也沒有。連辛去翻那書頁時都覺得那響聲是太大了。她詫異的掉轉頭去看她愛人。愛人是睜着眼睛在。她說道：

「只以為你睡着了呢。在想些什麼？」

「我在想，無論怎麼你一切都不能屬於我的了。你還是屬於你自己。」

「你怎麼不說我現在是屬於這書呢？」她將書丟到枕邊，便又翻過身來。而這時男人卻弓起身，將被襖掀開，淡靜的說：

「我要起身了。」

「生了氣嗎？」

她想去扳他，他卻掙着起來了。而且將書也檢給她，說：

「看吧。沒有生你的氣，只是忙得很，覺得沒有時間陪你了。」

她還想去溫承一下，但沒有動作，便又賭氣般的去看書。

一會兒便又忘記了。

過了很久，男人已洗了臉，吃了牛奶，穿好衣服，走到桌邊去寫文章，看見她還動也不動的躺着。便不覺又走了攔來。在她眉彎上用力吻了一下說道：「喂小姐！火都已經生好了，總快到日中，起來得了吧？」

她急忙的回報了他一下，便又看書去了。

火爐裏的煤，着得呼呼的響，在很遠的器具上，都閃動着一抹不定的紅光。她不自覺伸出頭來看了一下，便異常高興了起來。一跳的便坐起身。在側面衣櫃的鏡子裏，便自己看見了那身穿有一件做睡衣的大領坎肩的半身像，頭髮飛蓬得很高，又大，將那圓的臉的下半部，就襯得很尖了，她撮起嘴唇向那正在會意而又驕傲的笑着般影子做了一個要接吻的樣子，便急急的叫了一聲：「我愛！看我！」

沒有人理她。他正在寫一篇他得意的小說。

「愛！看我呀！」她又做了一個怪俏的樣子。

喊到第三遍，他纔放了筆走過來，然而卻忽略了，只敷衍的吻她兩下，遞給她一件黑色的衣便又僵僵的伏在桌上，凝神的在構思了。

她生氣的做了一個不屑於的臉相，便又對着鏡中將眉揚了一揚覺得很是滿意了，纔將衣披在身上，去找襪子時，看見襪子又斷了一根絲，於是將襪子丟開了，便又跪坐着翻開那本書來。

書上講到一個革命的青年。那青年是生有一個堅實的額和兩顆沈靜的眼珠的，而且那叢生着眉毛的地方，是有力的凸了出來，說是這樣子是正表示了一個深刻的嚴肅的靈魂的。她彷彿這模樣很熟，她擡起頭去望那在寫文章的人。是側面。在那頗高的鼻子上正降起了一個線條。而且那眉還彷彿正蹙緊着呢。她望了半天，心裏有點好笑起來，以為這遠方的俄國人的作者，是將她愛人的美的臉作了模型的。但是她覺得他是好像很苦悶的想着什麼，她便又叫着他了。

「唉。爲什麼呢？——你是蹙攏了眉頭——有什麼不快嗎？——呵，我知道

了，你還在生我的氣。」

他沒有聽清她在說些什麼，只回頭望了一下。

「什麼事那末苦悶呢？你說一點給我聽不可以嗎？」

他又望了她一下，還看見牀上的書。於是他答道：

「怎麼不苦悶呢，創作並不是兒戲的事呀！我還沒有得着空閒去欣賞別人小

說的清那呢。」

她抗議着：「能夠創作卻是最快樂的時候。」

「那總在寫完之後，自己感到滿意的時候。」他又匆忙的回望了一下。

「我卻並不是那樣的呢。」

「呵，呵……」他不做聲，拿着那枝一年來了每天不離手的紅色的筆向稿紙上寫去。她的話使自然的不得不也停頓下來了。微微感到一點寂寞的自語着：「你最不滿意我的時候，是在牀上我看書的時候。而一當你寫文章的時候，便也使我最高興了。總覺得一到了這時候，我只變成一個贅瘤了似的……」她發現了他

還是並沒有聽她的，便又停住了。她重覆又歪在牀上去看書。

等到她起牀的時候，是飯已擺好，而爐裏的煤也加到第二次了。男的年輕人，搓着手，愉快的笑着又走到牀前來。他寫了三頁滿稿紙，而且都覺得是些很好的句子，而且已有了把握，心想是縱還沒寫完，也已經能夠看出全篇還不失爲是無意義的作品。

兩人都很愉快的吃了飯，像一對小孩似的，常常爲了極小的事都要搖着椅子的大笑。兩人都彷彿更加相愛了起來，不覺的時間便混去了好久。都微微有點感到倦意似的坐在小圓桌旁。於是辛又想起了那本大約只剩二十四單頁沒有看完的書來。男人便也想起了另外一樁事。她又去找書，還自嘲的說：

『總是不能忘掉這心心戀戀的書。』

男人便打開衣櫃去拿衣和帽子。她驚詫的問：

『到那兒去，今天這樣冷。』

他只含蓄的笑道：『到郵局取一點錢，是昨天一個遠方的讀者直接寄來買書

的。我們可以先將這款子拿來用，書可以到書舖去拿，作記賬。」

她先還高興，不過一聽到只兩元錢便懊喪了，但他卻已經將大衣也穿好了，他說他必得去的理由，第一得去拿書，好寄去。第二煤沒有了，米還不知怎樣，得拿來救急。他并希望今夜他能將這篇稿子寫好去換點錢來過年。他翻開日歷給她看，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只是他這篇字太少，恐怕無濟於事。若果她也能趕一篇短篇，則或者這年內可以敷衍得去，他不敢在她身上做希望，他也不願意她來為經濟在創作上受壓迫。所以他隨即便又安慰道：

「不要緊，你乖乖看書吧，我馬上就回來。錢的事，也許還有別的方法想……」他拍了拍她，又吻了她一下，便出去了。

留下她一人，陡的這房子便似乎空闕了好多。她想：「也許同着出去跑還好一點。」但是已來不及了。她只得又歪躺在一張藤椅上去看書。書中寫到被捕，坐牢，充軍一些事便完結了。她彷彿還嫌太短了一點似的，緊拿着書不放。又從頭至尾默想了一遍，是一個很沒有情節的故事。然而却寫了快十二萬字還找不到

一點嘈囂的，或是費話。自始至終只是用着一種平淡的述敘，而一切人物便活潑的使你自己感印出。並且那情感的極濃厚極高潮的地方，也並沒有用一些使人打戰的字，便覺得使人有了那感情的經驗。她讚嘆的將書拋開，腦子裏却更顯得空虛了起來。是覺得那書上，那作者的腦中太充實而便感到自己的貧乏了。於是她又想起了常常要與人說的一句話：『當讀過了一些外國的名著後，便自自然然缺少了創作的勇氣。然而也要給許多在寫作上更多的不還的慾望的。』

『只是一讀了近來的那些濫調的多角戀愛小說，就完全會感到灰心，覺得大眾若還要走這條什麼文藝的路，簡直是條歧路。』這是同時會聯想到而不願說出的另外一句。

『總是別人顯得深刻而又理解些，像無法可以追蹤得上一樣的……』她又如此感嘆的想着。她更想到她的一篇名為××的小說了。有些看過的人是都一致讚頌了的。即使是她愛人，常常願站在陌生人地位去評判她的作品的，也說這篇是一篇好的作品。她在自己動筆以前，是也感到應有點力量的。然而在寫後兩星期

中，都常常要不安的想起那裏面所遺漏掉的一些精采的地方。她失悔太快的拿去付印了，連修改的餘裕都沒有，並且那文字也太呆笨，簡直有時是覺得連一句的構造，一段落的構造，都是沒有一點可以滿自己的意的。但是那滿紙只堆積了一些漂亮的費話，內容却空虛得很，只能成爲一種在飯後使人看着很愉快的消食的唯一妙品的東西，也不是爲她所歡喜的東西。她是常常要興緻很好的去提起筆，然而立即便爲了一種求完美却感到爲難的情緒弄得苦悶了起來，不過事實也正如她所說，若是在她能寫的時候，她却是異常愉快，而各種情趣都是比較更濃厚的，這時，她又想到了她預備寫的一個長篇。這篇東西，想了十天了，先從最末想起，慢慢的推到開始去，但是她還沒有動筆。像要等待什麼似的，老是等待着。現在她便反覆再思慮了一過，一切都妥當了，她要去寫了，寫那開始在金舖裏做學徒的一段。她在幻象中便看見了那大肚子，逛窩子的老手的掌櫃。那幾十個常常會爲一句不關緊要的話便罵起娘來而至於打架流血的師父們粗暴的臉。她自己便彷彿變成了那年小的，却很俊秀的學徒在那裏受着他們的呵叱，和一羣輕薄

者給與的侮辱。她走到桌邊去，檢出一本一百張值二毛五的稿紙來。她預算着每張能寫六百實字，那這篇至少也應該寫一本半。她試了試這本子的厚薄，她便又微微笑着了。

她還沒有坐得好久，只覺得腳都有點要僵的神情，連身上也感到很冷了。她掉頭去望，原來火沒有人加，快熄了。她再偎在火爐邊，去加煤，煤已剩得不多。她又丟了幾塊柴進去，總算把火又救燃。她將那黑的破的舊大衣，將身體裏緊了一點，便去望天色。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變得陰沈沈的，像要下雨的樣子。她覺得有點焦急起來：「唉，愛還沒有回呢！不知什麼時候了？本來不必出去的……」

『真的不必嗎？』她反問後，便瞅着那剩下的煤塊：『纔正要緊呢。』

於是那創作的情趣消逝了，只覺得更加的冷，更思念起那在外面跑走的未歸的人。而且那已經有過的許多缺少了煤或是錢的日子，就都迴旋起來。這些窘困的情形，是當兩人快樂的時候，也不免要說起以為笑談的。但是在這時想起，便似乎有點淒冷的意識了。

但是她沒有將那些情形想得好久，缺少時間呵！她破例的計算到最近的經濟的艱難了。這是常常都為她不經意而讓那年輕男人負載着的。唉，數目差得太遠了，她自己都會不相信，她們至少還得要買一本十萬字的小說纔能混過去。不是還欠着這朋友十元，那個又二十元的嗎？總共是七十元吧。而這些朋友也窮呀，說不定還企望着這錢過年呢。房租又只一星期了，而且，唉，那息錢，上月還欠着，這月又欠着，別人也是真的不能等呢。十萬字，賣兩百塊錢，確實還只能使眼前清爽一下呢。然而這十萬字……

她不能再想下去了。頭有點暈眩。她們欠的債是太多了。而她們決想不出法子可以償清的。她們也會寫了不少文字，但是總不夠。何況生活却一天一天的堆積了起來，怎麼也不能得一段空格來休息。她想起另一本書上說的一夥工人的生活的事。先是還有希望和興趣去將手足的硬皮弄得更厚，後來卻越為生活拖下去了。從冬到春，從春到秋，胼手胝足的操勞着，沒有思想和感慨了，連愛情也沒有了。完全是沒有時間的原故呢。他們要那末盲目的為生活苦着，一直到手足沒

有了力的那天爲止，於是他們爲廠主驅逐，倒斃在亂泥路上。然而她們呢？她彷彿很怕了起來，她覺得那些人與自己並不會兩樣。他們是疲倦了，麻痺了，而她們呢？她們若是還支持在這局面中。終有那末一天也會疲倦起來的吧，甚至要反感着這工作的。她來回在心中說道：『無論如何，我是要去棄這寫作的事的，且趁着在未死以前，幹點更切實的事吧。』

桌上的稿紙本大張着，彷彿只僅僅顯出那嘲笑的意味一樣，她忍不住去將牠摔進抽屜裏了，她也自嘲般的想着她平常說的一句話，說是創作爲自己第一樂趣，而愛情只能算第三的常常使得愛人聽了不滿的話。

天色是更陰了下來，毛毛的細雨已紛紛的飛起了。她焦燥的一人在房子裏說不出的懊惱和傷心，又和另一種敵愾的恨心。而這時，愛人卻推着門進來了。兩人都像久別了似的互相抱着了。他天真的笑着從懷裏抓出幾張鈔票來：

「嘿，跑了幾個地方呢，都說年內沒有錢，這是××編輯答應的呢，哼！預支稿費二十元！好，辛，我們可以過年了！」

「但是，那些債呢，那息錢呢……」一塊大的黑影便向她心上罩過來，不過她卻故意躲開了，她快樂的去抓起那鈔票，同時又感嘆的道：「還是應該把錢放在第一項呢。」

然而愛人是太年輕了，全身都正澎湃着那健全的勇猛的生活的力。所以一切的生活的黑影也正和着那陰沉沉下着細雨的天氣一樣的不再在她腦中留住。在晚上的時候，便對坐在桌的兩旁，邊吃橘子，邊將那預備寫的一篇開始了。

日

天亮了。

這裏是一個熱鬧的都市，一塊半殖民地，一個為許多國家，許多人種所共管轄，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東方的海面上剛吐出第一線白光時候，也迥然不同的在一個同具着青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種的異彩。在有一部分，是高聳着幾十丈以上的層樓，靜靜的伏着，各以錐形的頂，襯於青空。彷如立體派畫稿。更以烟囪中之淡烟為點綴。而每間方形的房子裏，是剛剛才滅了那豔冶的紅燈，在精緻的桌上，猶狼籍着裝了醉人的甜酒的美杯，及殘了的各種烟爐。軟椅上的墊枕四散着。人倦了，將嬌懶的四肢，任情的攤在柔滑的軟被上。這被是用了東方的原質又加了西方的人工，經了幾次海風，和幾種顏色的人手，才安置在這房子裏來的。這大都為一些大腹的黃種人，愛戴禮帽的白種人，及酒醉的遠方兵士和

爲胭脂染污了的長眉女人。而在這又寬，又長，又爲高樓遮掩得很暗的馬路的那端，却也懶然彳亍得有找不到生意的少女，邊嚼着長氣，邊搖擺着兩股，在天亮後，燦爛着燈光的馬路上，喪氣的走回她們的小房子去。但在另外的一部分是在林立的大黑烟筒蔭蔽之下，擠滿着破亂的小屋子，成千成萬的黃種人羣居着，這時是正從各人的瘦餓的妻的身旁起了身，用粗藍布的工衣袖口，擦臉上的污垢，粗亂的髮蓬着，鞋子破了，露出從襪縫中鑽出的腳趾。而且大衆都急忙的出了門，在臨着臭溝的亂泥路上奔着，去到那爲壓榨這成萬工人以賺錢的工廠去。在臭溝裏也密密排了滿溝的船，船上的情形是更壞了，有少數幸運的可憐人，也加入了岸上的一夥，空着肚子趕到廠裏去做早工。幾百個由於有資者的白種人，外來的黃種人，及貪婪的自己所設立的廠裏，齊響起銳利的笛聲，廠門大敞着，擁擠着骯髒的人。然後又放去那更髒的一羣，是整夜都未曾闔目，補了那白日退出了的缺，一切生產的機器，是剛好可以不致停息的。這裏是太熱鬧了，更夾雜得小孩喊餓的呼聲。但誰有心思注意到朝陽的美麗，那飄蕩的雲彩，那橫睡在地

上的烟筒的影，濃的黑烟在地上像跑馬一樣，那臭溝中的水，受了光，放出五顏六色的花紋？這大致為他們的生活，苦得很機械，很麻木了。毫無希望，毫無思想的，繼日以夜的苦着。真不知為什麼這羣人雖不為自身計，也應為將來繼承的苦工人計，而一暫停那死人的工作，作一不平的運動？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是也喧鬧起來了，船要起碇，搬運貨物的人，吆喝着。車也開了，滿載着無用的人。總之，這是都市，這裏沒有報曉的生滿錦毛的鳴雞，沒有質朴的農人，從那安適的小茅屋中走出來整理他的農具，沒有臉色很好的少女來看視她的羊羣，沒有雞鴨牛犬一切可愛的動物的喧騰，並那快樂的歌唱着的各種美麗的小鳥，一切都為了光明，日出了的歡慶。

在這都市中的另外一個地方，雖說是屬於白種人管理，却羣居着不潔的黃種人，即使是貧窮的外僑也不願來雜居的一部分，在每條縱橫的馬路中，都豎立起不堅固的，大幢大幢的專為住處的紅色房子。每一幢中，總住着上百數的家，而每一家的人口，又是非常使人吃驚這發達的。在這之中的一家裏，當熾微的晨光

剛把窗上的玻璃變白的時候，便醒了在床上睡還不久的伊賽。這是一個二十上下的，早就失去了天真的女人，顏色因為太缺少了空氣的原故，已由黃轉成很蒼白，簡直是病的顏色了。她不是因為太陽照到大地上，有着可愛的清晨，將她從夢中擾醒的，也不是那溼潤的帶着草香的晨風將她正在睡中的眼皮吹了開來的。她是成了習慣，一種不良的習慣，使她不能安穩睡去，常常爲了稍大的響聲便驚醒了。譬如隔壁家裏的小孩又哭了，或是對門家裏的牌聲和得重一點，這些已很使普通人都不介意的的小小吵鬧，都能擾了她。這時是，每天都如此的，正從馬路上傳來垃圾車的響聲，巨的鐵輪在柏油路上。而從街口也湧進了另一部鐵車，推車的人，大聲吼着，每一家的女僕人們，都慌忙從樓梯下的黑床上翻身起來了。一股凶猛的臭氣便蒸起，在高牆密屋之中，四處的馳騰，而幾百個篋裂的掃帚，各由一個婦人的手在一種木器的在西裏面，不規則的響起，又夾雜着水聲，使每一家的薄壁都爲這聲音震動了。伊賽每一個清晨便爲這種很有次序倒馬桶的鬧聲所擾醒，而且苦惱着。

車聲漸漸的已響了遠去，女僕們也又蹬上床去睡了，一切又很安靜的，只遠遠傳來稀疏的汽車的喇叭聲。伊賽却無能再睡着去，而天也大亮起來了。她照例便又想到那去遠了的鐵車，那車將推到什麼地方？推到了，又將怎樣呢？她又想起她會看見的，常常有那麼一家人一家人的男人女人都來推這個車，他們便把一切生活都建築在這上面了，而且子子孫孫都將如此推下去，不會感到疲倦。他們不有希望，希望就在這上面，他們不有夢想，夢想就在這上面。於是她望見了那羣人的臉，污髒的，手也髒的怕人。女人呢，蓬散的鬚子拖在頸後，襪子纏在腳背上，他們快步的跑，她想着他們回到家了，沒有一句有趣的話，而且眼光又粗蠢，且都用那髒的手吃了飯，而且，而且就相摟着睡了。這生活，她想來真可怕！她只想能在他們之中，加一點什麼去，使他們也知道點他們是人，也該過一點人的生活。然而她又想，想到了許多穿着得很清潔的人，那蠢然的思想，那單純的自私的慾望，又怎麼能令人覺得那就是人的生活呢？誰都是那麼一天一天的毫無意味，毫無用處的把時日送走！

她把眼射到窗外去，這天是一個大好的晴天呢。她看見對門的玻璃窗上，反映出天空的雲彩，她悵悵的把頭又扭過來了。

這都市很使她厭憎，但當她仍然不能不拘留在這裏的時候，她只希望有一種非常能使人墊伏的天氣，好不會有所感覺的終日悶處在房子裏。她想到在一個陰沈的冬天，窗簾垂得密密的，坐在爐前，爲不十分熾烈的火烘着，身體很疲倦了，神經麻木着，那不是正適宜於將這自己所不喜歡的時分混去？但現在，天氣都太好了，天氣好，只使她苦惱，她不能拊制住她想不到在一個天底下的另外許多使她神往的地方。

她被被蒙着頭，她想到她身體。她願意能睡着去。但她又從被窩上想到其餘的許多事去了。

隔壁房子裏的鐘，鐘鏗的打了八點。

八點了。在過去的十年中，她不是都在這時候，瘋狂般的快樂着，手搭在朋友們的肩上，大家齊唱着，嚷着，踏進教室裏去嗎？遠了，這已逝的幼年的歡樂

！她很希望能再有一次，手圍在別人肩上，所有的人那天真的，狂亂的踏進另一塊地方去，然而——，於是她更傷心了。

一切的思想，都像蜂一樣的奔湧到她腦中來了，她不能再騙着，她勇猛的起了床。而且衝裏，也熱鬧起了。許多的小販，連續的，來嚷叫着，有的是用了鈴子或銅鑼來代替的，儘那買舊東西的担子，她就口音上，就早辨認出是不在十個以下了。每家的小孩，總不能太睡得多，又爲了零星食物的誘惑，也都在各家的後門口哭笑。有的是目的達到了，意氣洋洋的。有的是不足，大聲的鬧着還要。

娘姨走進來，爲她做一切的零碎的事。一張多麼使人厭的臉！就常常爲了這又蠢笨，又好詐的一付表情，將她的異想的夢揉碎了，她除了忍着氣接受了她所給她的一些煩擾而外，是不能有所謂友誼存在其中的，無論她會怎樣想取好於她，怎樣想化除對方的非善意，然而結果，却更使她難過了。她看見她那一雙無感覺的眼光，她柔聲的請求了她，她願意自己做這些事，於是娘姨才咕噥着走了。

在一間小房中，她至少是來回走了三十趟了，她不憚煩的做一些細小的事，

她洗一個茶杯，是也必須兩分鐘的；但是她在她細緻的行動中，却嘆息她的缺少忍耐，別人真不知道她實在很想將這一切都打個粉碎。她也並非沒有勇氣來任性的幹一下，的確，她又承認總歸無聊的意念將她忿忿的心冷了下來。她除了夢想能安慰她外，她好像也沒有想到其他的一樣，她常常就在咀呪中尋起夢想，而於夢想中又咀呪起來。

她和三個都能盡虛偽之責的戚屬吃了午飯。不久，她的朋友威利便來了。是一個有着長髮的少年，他的長於談話，就如她的長於幻想一樣。他常常來，這裏消磨他的下午，爲的她不拒絕他，又不阻止他的發揮和感慨。他將他的脚一踏進門檻，便么喝着嘆道：

「呵，良辰呵！」

她深知道他所表現的是常超過他所感覺的，她笑着說：

「怎麼不出去玩呢？」

於是他又嘆了，他說他太缺少了美的心情。而且嘲笑着說：

「革命尚未成功呢。」

他將帽子擲到床上去，就在書桌前的一張藤椅上躺着了，一隻腿伸着，另外那隻便翹在這隻的上面，他說他最近的一樁戀愛的故事。

一切都太慣常了，她太了解他，而且他的話，是不變的說得太多了。這不能給與她什麼，她的頭常在他問詢的眼光下頷着，而在她心上，却不覺總要給他一個相反的答語。她不願說出來，爲的她不喜歡在口舌上打麻煩。何況她並不厭煩他，他也另自有一種趣味呢。而且真的，她還不得不感激他，他常常來坐，在談話中，不覺的就將時日送走了。

是的，她常常就得爲了這些來感激人，然而她得了什麼，時日所給與她的意義在那裏？朋友又給了她什麼，只在一種固定的，已成爲型式的無聊的空氣中，使她更證實了一切的無望。除了在她的不規則的幻想中，她能有一種狂亂的情感。而朋友們的言談，在談後是只更適宜於讓她覺出她幻想之缺少根據，她將爲了這眼前的反證而消沈寂寞起來的，所以她常常又覺得，若是全沒有人來，她只有

還能比較好一點的。

於是伊賽，這蒼白女人，就輕輕的打了一個呵欠，並將頭仰着，靠在椅背上。威利看到，忙把話停住了，望着她便問：

「倦了嗎？睡吧。」

伊賽心中很高興，他能走，但只懶洋洋的搖着頭，表示她實在倦了，又不願意立即說出，就要睡。誰知威利却接下去說：「頂好白天不要睡，否則頭會昏的。」而且他又躺下藤椅上去了，也伸着懶腰，談起他們朋友中的某趣事來了。

接着便又來了一個日常來玩的女友，這女友每天帶着可怕的沈默來，留下一些陰鬱的影便走了。她悄悄的走了進來，望了長談的威利一眼，便給伊賽一個冷然的微笑，伊賽讓她坐，她便坐在書桌前了。與多話的威利正對着。

「怎麼樣，好不好，你在家裏做些什麼？」

顯搖搖，是答應伊賽的，威利於是便將話題又轉了方，他說中國人太缺少表現力了，人應該將自己一切情感都表露出來。過分的隱晦是只能給人以不安的。

女友蹙着眉聽了，不答他。只向伊賽說了幾句不關緊要的問題，到後來，覺得很無味，便又走了，走時只說：『明天再來！』

直到黃昏來了。一個燦爛的黃昏，那些穿藍布衣的傭人，都將那疲勞了的四肢休息着，在灰色的臉的縐紋裏，呈出一縷苦的笑意；滿馬路奔走着少女，在晚霞與電燈光交映的光輝中，盡浮着會意的微笑。一切都變樣了，正與日出時成了相反的對照。惟有河下的擾攘，及車聲的軋軋，是始終不變的顯出這不停頓的宇宙。

這時房子已暗了下來，威利也走了。伊賽獨自靜靜的躺在床上，頭昏昏的，精神疲靡了。她沒有想到一切，惟靜聽遠近傳來的一切熙攘的市聲。不久，便又昏昏的睡着了去。

明天一切仍將照舊的又來週轉一過。

歲 暮

從進了大學的佩芳，便學得很會睡覺了，早先是總要同太陽爭先起身，現在是任憑那勝利者怎樣向她驕笑，她都仍然捨不得同那溫暖的被窩告別。這天是鐘已敲過十點了，她還躺在床上看畫報。畫報上有許多交際女明星的照片，這些照片，又大都好看，看得佩芳真捨不得丟開。畫報另一頁上，又有兩副關於北京新年的照片。她想起這天是什麼日子來了。她高興的大聲喊：

「魂姊！魂姊！」

魂影從間壁房裏走了進來，邊說，邊走到她床前去：

「醒了嗎？十點多了，起來吧！我已做了許多事。」

她又在她臉上給了她一吻。

「做了許多事，是些什麼事呢？」

魂影才覺得又失言了。默默的不做聲。

她硬要問出來，魂影也知道她脾氣的，只好告訴她：

「寫了幾封信，一封給爹，三弟一封。環珍一封，還給我倆的母親寫了一封
。……」

「就是這些事嗎？」

「對了，……」

佩芳已明白了其餘的事。她恨那事，她只覺得魂影那樣吞吞吐吐的神情，真使人氣。她的一團高興，早化爲烏有了。她把被一套，蒙着頭睡去了。

魂影看到她生氣了，便去拉她。又向她分解：

「是的，我還給了一心一封。你可以看的，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說是信都收到了，因爲人有病，所以都沒回信去。你看，別人已走了三星期，又來了那末多信，未必我就一封信也不回嗎？若是他只怪我，那到不要緊，萬一是疑心上海出了什麼意外，又趕回來，害他把別人的事做壞了；我也是人，心裏總該過不去吧

。因為怕你難過，才趕早起來寫，現在你還生氣了，教我怎麼辦呢？」魂影真說不出一肚皮的委曲，若是從前，她一定會哭起來了。近來是已明白，哭也是枉然，哭又不會了事的，所以無論什麼事，倒總裝住了，還陪着笑臉。

佩芳聽到她嘮嘮叨叨，更生氣，她只想任性吵出來。她想，奇怪了，我又沒有管着你什麼，你還不是自由的人，寫一百封信，也與我無關，為什麼要向我來訴苦？你若不是有神經病，恐怕就是被鬼蠱住了。但佩芳也忍着，她知道吵也無益，吵起來，她會說出更多的可厭的話，而且又得……終離不掉嘆息，眼淚……讓樓下的史先生，史太太和蘭去笑，娘姨們也知道了，而且，一定的，誰都只說她不好，還以為真的是她要管住朋友，不准朋友愛人。若要分辯起來，又太醜，說是她還在當中盡了許多力，又誰信！她不答她，只把被更裹緊，是表示了她還有更多冤屈。

「佩！你這樣生我的氣，又何必呢？我可以把信扯去的！」

「見了你的鬼！關我什麼事！你扯，你敢扯去？你以為你扯了信，就好到處

去告人，說我壓迫你了，是不是？真好笑！故意這樣！我真不了解你近來怎麼會變成這樣了。你以為我知道了你寫信給人了，我就會難過；你怎麼不知道，你故意騙我，又故意陷我以罪，好像是不准你寫信一樣的，就不給我難過嗎？你這樣，真好，就算為我得了個好朋友吧！」佩芳覺得有些話哽住喉頭了，眼淚就湧了出來。她去找手帕，却看見了丟在一邊的畫報，她更傷心了：

「別人在今天，不知多快樂？只有我！……」

魂影也哭了，她是少有不哭的。聽得她說今天，也更哭起，她似乎是她太對不起佩芳了，惹她哭，於是她倒在床上一面哭，一面笑去哄她，去哄她快樂。佩芳到底年輕，一看到別人在服小，又道歉，她也就笑了。她准她就起身，她要買一點東西來過年。

一走下樓梯，娘姨便笑着說：「恭喜佩小姐，今天三十了呢。」

「對了，過年吓，我看娘姨買點什麼東西給我吃呀！」

娘姨也笑，娘姨說一定要買的。因為娘姨一路來就只愛她。

走到史先生房裏，倆口子在下象棋。問他們怎麼過年，都不說，她再問時，倆口子却打起來了。因為史先生下錯了一着棋，要悔，太太又不准，就扭到一團了。她幫史太太去搶棋子，把手也抓紅了，才搶到。史太太也不知道謝一聲，便又下棋去了。她又再幫史先生去走棋，史先生却不聽她的，終於下輸了。她生氣，才又走上樓去換衣服。

魂影不願拂她意，也很高興，便也換上衣服陪她出們去。

樓下的蘭，看到她們上街，也願意隨着去玩。所以三個人都上街了。史太太還追着說：「等一等吧，我也去呢。」她却笑得頭仰起，抓着其餘的二人趕忙走了：「哼，得了！讓他們愛人們做一塊兒吧。我們小女孩却不願同婦人走的。」她完全是還記到剛才下棋的事。

蘭也笑着附和，說她也不歡喜婦人。

佩芳不答她，只管去叫洋車，她心裏是在想：「誰聽你的話？我就只聽見你成天叫史太太做姊姊，却從不聽見你會叫我一聲妹妹的。你真的以為我恨婦人嗎？」

？那就錯了！若有女孩比婦人更討厭時，我恨起來也一樣更甚。」

她買的東西實在多，多得不好拿了，她却還嫌少，又恨東西太貴了，使她不能全買；又恨自己的錢太少了，買不了許多。凡是同屋住的人，她都送了很隆重的禮品，連娘姨們都送到了。他給了魂影一枝頂精緻的筆，說是拿牠來好給愛人寫信用。她給她自己買了一本綢製的日曆，和一本日記簿，說是她要另外從頭好生活了。她又買了許多點心，和菜，爲了點綴一下這年，她想家裏過年時，是該吃些什麼，她就那些東西都買了。

她一半是故意要熱鬧，她一半也真的高興，她的年齡，她的趣味，實在是還可以像她往年一樣，用衣角兜起炮仗，在天井裏放花玩的。她準備了一個豐盛的年，她還想了許多方法，可以使在屋裏的人都不睡去。

一轉家，家裏人都笑了。都爲了她的熱心，把興緻提高了。尤其使史太太歡喜的是，不特出她意外的，她送了她夫婦許多東西，而她那一歲小孩的面前堆滿的，簡直盡是玩具。蘭也高興；因爲她從沒有覺得她是這樣可愛的。平日只覺得

她意氣凌人，驕傲得很，誰知爲人却如此慷慨大方，又聰明，又活潑，又有主意，又會調排，不覺的便和她很要好起來。

下午的時，她房裏頓成了很熱鬧的房間了。都是受了她的邀請來吃茶的。她慶祝她們，她說她晚上要爲了替她們祝福，把酒喝醉。她又祝福自己，她希望明年她能讀一點書。她邀請她們爲她祝福，她說她並不是怎樣不好的人，她值得接受她們的友愛的。她自己是不知她已墮入一種興奮的情景中了。她只覺得自己是怎樣可愛，她又覺得她是多麼能夠愛人，在這個時候，若有人須要她，她犧牲了她自己。她是真有這種氣概的。到後來，她興奮得太過了，她嘆着氣大聲說：

『你們逢年逢節也會想到家嗎？一定囉，誰不想家呢。我也想的。可是我只想着，想着，覺得很淒涼而已，我並不企慕，我無須要家的，我更無須在家中過年，從生出來到現在，我就從沒有在家中過一個不淒涼的年的。我是不能同別人打比的呀！不過現在，我不該這樣說了。自從同魂姊好起，兩年來，都不是幾多

好嗎？去年，我們就過得幾多好，前年也好，魂姊，你還記得嗎？現在呢，更有你們，你們都愛我的，所以我更不必不快樂了，你們說。是嗎？」

說完了，就笑，心有點兒慘。抱起史太太的小孩來，也來問說：「是嗎，小朋友？」

史太太向來便不怎樣以她爲然的，却很同情起她來，只笑說：

「是的囉；我們都是行踪不定的人，難得今年在一塊，大家過一個快樂的年份。」

史先生則以爲這可愛女孩很須要一個男人來愛她了。望着她臉龐，心裏在替她難過。

蘭和魂影都走過來扳住她，說一些笑話逗她玩。她更不自在起來了。後來還是史先生說故事去了，才使她又快樂。

大家輪流都說了好些故事。直到娘姨來問雞怎麼做法，才把話打斷。不久又來了客，是楊家兩姊妹。說是得了母命來的，硬要她們乾姐姐去玩。也順便蓮佩

芳。佩芳自然辭謝了。魂影却掙不掉，只好答應去。佩芳張着眼睛問：

「回來吃飯嗎？」

於是魂影便拉着她到另外一間房子裏去了，魂影說她不能不去的理由，又百般要求她，百般討好她，直到她笑了，魂影才說，我走了，但馬上就打轉的，不必念我。

自從魂影走後，樓上便清靜了。她的心境，也忽然覺得清靜起來，雖然消失了適才的豪氣，她很恬適的。把那日歷安放在桌頭，很細心的將那已過的一段時日翻過去，並在那第三十九頁上寫着：「今日偕魂姊買此，作為再生之紀念。」她又把日記簿也打開來，她用一個新筆頭，在第一頁上寫着：

「今天是舊歷三十。我要我的舊有的生活，隨時而俱去，而那新的，我所希望的，便也隨新年而建設着。所以我買本簿子，做爲我工程中的記錄。我要無隱飾的，大胆說我自己的話。我要勉勵我自己，使我成爲一個有理性的人。現在我將我的必修課程，且擬出幾條來，看到底該先做什麼：

「一，早起。

二，唸英文。

三，同魂姊和睦，因為她異常可憐。

四，每星期給媽一封信，免得媽在那毫無生趣的家中，更加要為女兒難過。

五，……………」

她想不起什麼了。覺得還是這幾樣，她又將這幾樣納到一條。一條「勤」上。一不懶，便可早起，便會唸英文，也會給媽寫信，而且一唸書去了，誰還有時間去淘氣。魂姊也好了，她可以每天寫幾十封信，她也可以整天拿時間去想她的愛人。她更可以離開她去到那男人那裏去。因為她已得着了頂高的慰藉，她無須乎她的溫承了。因此她到快樂起來，心裏很解脫，只覺得魂姊是又可笑，又可憐。

到晚飯的時候了，魂影還沒轉來。她走到門口去等了好久。

天已經黑了半天了，她又寂寂寞寞走回來。娘姨問：

「開飯不呢？」

她不做聲。她又挨上樓了。只聽見斷斷續續的炮仗聲。

鐘打了七點，又快八點了。娘姨已不等她的吩咐，便將菜堆滿了一桌子，她再下樓時，史先生們已在搥酒了。她很受歡迎的坐下來。她無力再和她們碰杯了。無論她心裏怎麼想：「她不來，有什麼關係呢？我吃我自己的。我快樂我自己的。就是我的。」但她却放不下心去，她怕她或是一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好？天又黑，又遠，夜裏太冷，她真擔心。她後悔放她走了，真是說不定的，像那魂影的脾氣，動輒就哭，動輒就想自殺，近來又更變得離奇了，什麼事不好做？她越想，越焦急，她婆娘姨到楊家去看看，娘姨無法才走了。

史太太只把臉喝紅了，看她老不做聲，便像安慰般對她說

「總是別人留住她吃飯了，就會回的，你放心；來，我們吃一杯吧！」

史先生也眯着她說：「來，我們吃一杯吧！」

他太太却把紅臉頰湊過去，眯着眼笑，於是他便在她嘴上用力吻了一下，而且說：「來，我們吃一杯吧！」

關縱聲的笑起來，她只好又上樓了。

燈也不願開，躺在床上只生氣。早知道魂影是這樣不理會她，她不如轉家過年了。不是嗎，她已四個整年不在家中過年了。家中雖無味，但她有母親呀！母親總比別人好，而且母親又實在盼望她得回家去的。她想起魂影真可厭。硬要留着她，好好歹歹不放她回去，現在她却丟下她一人在房裏，爲她焦急，她自己却不知道逍遙到那方去了。

樓下的筵宴，大約已散了，因爲傳來的笑聲，已轉到房裏去了。她爬起來看錶，天哪，不是已經九點半了嗎？

陡然，一陣汽車的喇叭聲，便在門口響起，她張皇的跑下樓去看，兩個娘姨已將魂影抱上樓來了。她該得只嘆：「怎麼？怎麼了？」樓下住的人也連聲問，娘姨却笑說：「嗚沒啥末什，喫醉了囉。」於是大家才聞到一股強烈的酒臭也隨着湧來，她大喊：

「魂姊！魂姊！你，你怎麼了。」

魂影模模糊糊的也答應：「佩！我回來了！我要你！」

剛一到房裏便吐的吐了。嚇得一些人，都連退不遑，她倒過一杯茶去，魂影却向她直噴過來，於是大家大笑了。醉人也大笑，接着又大哭起來。看的人，才慢慢退去，好不容易她和娘姨才將魂影放在床上。安穩的睡去。娘姨草草收拾了一下，便吃飯去了。她一人坐在燈前，看還含有眼淚的魂姊，她說不出她的難過。只覺得心裏悶悶的，眼睛擰擰的痛，但她又學不了酒醉的人能大喊，大叫，大哭，她真希望這樣，她想她先該不也喝得大醉，免得儘看別人醉。

醉的人倒睡得很香甜了，動也不動的在打呼。

她輕輕走出來，到自己房裏去，她看見了那張早晨看過的畫報，還擠在床那邊，她不覺發恨起來，她把來拿到手上，扯了個粉碎。「唉，什麼年，什麼年！」她又走下樓去。兩個娘姨在廚房裏說話，

她到史太太房裏去時，她們都正在談話，史先生看見她進來了，便問：「好些了嗎？」她點頭，史太太却又扳着她男人連聲嘆：

「接下去！接下去！又停頓了。」

史先生却忘記說話到什麼地方了，太太也忘記，還是蘭想起，說是剛講到正月十五的廟會怎麼樣，於是史先生又接着講下去，她也坐在火盆前來聽故事了。

火盆上的篾架上，烤了三條尿布，時時在那往上騰的熱氣中，發散着許多氣味。故事又不比白天的，真是太猥褻了，只好讓史太太同蘭兩人去聽吧。因為她們很高興的時時在笑，尤其是將肘子擱在史先生大腿上的史太太笑得不知怎樣好時，便用那肘子亂揉亂擦。她實在聽不入耳，她知道這不是可以混時日的地方，她立起身來又預備走，但同時，在那邊柎子上的鐘就朗朗的響起來了。「鐘！鐘！鐘！……」可不是就剛是十二點了嗎？她驚訝地又惘然地的轉過頭去，向那三人說：

「這年就這樣過去了呢？」

三人都不答她。是都無暇聽她的話，并鐘響。她只好也不必定要她們聽見；

她又回到樓上來。

外面似乎更熱鬧了，遠遠近近都只聽到炮仗聲。

她想一蒙頭睡去算了，又怕等下魂姊醒了要茶要水無人應。她坐在房裏半天，找不出一點事來做，好混去這一晚。她只鄭重又鄭重的將那日曆又翻了一百過去。

看看時候已不早，娘姨們都睡了，她又蹣手蹣腳走到這邊房裏來，只是魂影仍然睡得很滾的，只把身子又翻了一個邊。於是她坐下來，慢慢的削一個梨子自己吃。又削了一個，切成小片放在碟子裏，怕魂姊醒時要，又趕不及。她又慢慢剝了兩個橘子，也放在碟子裏。想起魂姊也真可憐。一個人無親無故的，就只巴着她，兩人多好，近來却要爲了互相猜疑，常常鬧得不安。總是魂姊太多心，譬如今早，既然給心寫了信，又何必必要瞞她，更說出那麼多可笑的話來，但她又總有點恨她，假設她不見了鬼的又去愛上心，那她們不更好嗎？

她心裏越想越亂了，她不願坐下去。她又覺得總不放心走開。她將兩碟梨和

橘子放在床邊小凳上去，又放了一杯涼開水，於是她去替魂影脫外衣。解完了紐扣去擊手時，却發現了她手上正擊穩了一件東西。她俯下頭去看，那正是一張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一張寄來不幾天的心的照片。在反面，還密密寫了好些詩句，詩句却是魂姊寫的。她并不恨心，但此時却心酸起來，她將魂姊推過去，便轉自己房裏來了。

她從來沒有怨恨過人，這時却怨極了，又恨極了魂姊。她又說不出她心酸的理由來，說是知道了魂姊愛了人，這消息又早得到了的。說是魂姊又騙了她，這騙也不是剛開始。她總只覺得她被人欺負了。她躺在床上嚶嚶的哭了起來。

也不知哭了多久，天色却滾滾發亮了。炮仗聲也仍然不絕。

她無力的猛然跳起來，抓過那新簿子，在另一頁上寫道：

「佩芳呀！佩芳呀！新年已來了，你記住吧！你爲你自己下的決心！你努力修養你的脆弱的理性，而強制你可笑的感情！好好的發憤唸書，不要什麼所謂朋友了吧！」

.....

她去開了本子時，却又大聲向自己說：

『做得到嗎，我，佩芳？啊！到底要怎麼才能扭過這生活來呀？.....我要的，我要扭過來的！.....』

她昏昏的又倒上了床。而且不久昏昏的便迷睡過去了。

少年孟德的失眠

進了大門，剛剛走到樓梯邊，那二層樓上的吵架聲音，便給了少年孟德的注意。

「又吵什麼呢？」他想，並且覺得這一對正在吵架的房東夫妻，是早就應該離婚了的——不，這兩人根本就不能結婚。這樣想着登上了樓梯。

當他經過別人的房門口時候，那女人的，半哭地說着「我和人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麼？」這一句，便聽得非常明白。

「你不該那樣的看他！」接着男人的回答，顯然是粗暴的。

「又是這一套！」少年孟德帶點不耐煩的想，一面登完樓梯的階級，從外套的口袋裏拿出鑰匙來，在深夜的黑暗中，儘管在門上響了許久。

門開了，順手又開了電燈，眼前便恍然充滿了光明。但不久，當少年孟德躺

倒在床上，把眼睛環視了這房裏，便覺得這一盞五十枝光的電燈，實在不很亮，而且照着四面白的粉壁，反顯見一些寂寞黯澹的影子。

「這一間房子，」他想，「無論如何都得用一百枝光」便聯想到這房東的吝嗇，因為電燈費實在是非常有限的。

這時那樓下的吵架，似乎更凶了，一聲聲的，直奔到三層樓來。少年孟德聽着，一面凝視着電燈所射出的那寂寞的影子，便彷彿那吵架，並不在樓下，卻像在他自己身邊嚷着哭着的樣子。

他聽着，覺得慢慢地不平了，因為對於這一對夫妻的吵架。在搬來做住客並不不久的少年孟德的心上，是有着一種偏見的。其實，當初次知道那矮子便是那女人的丈夫之時，在那一瞬間，也莫明地便有了這偏見。此刻，爲了吵架，使少年孟德覺得不平的，正因為這種偏見更顯得有力的緣故。

樓下的吵架，十分分明地並不只限於吵嘴了，好像會動起武來，響着紛亂的腳步和木器聲音，這使得少年孟德不禁地從牀上跳了起來，但是那聲音又戛然停

止了，顯得一切都寂了許久，然後才又響起女人的聲音。

「你敢打……」一面在喘息。

「打了怎麼樣呢？」

「不配……」

「沒有關係……」

「爲什麼？」

「另勝子！……」

對話的聲音又寂然了，却隱隱地響起哭聲。少年孟德便又躺下來。他的全個的頭腦，幾乎被這一對夫妻的吵架，完全佔滿了。在他的思想裏，便奔躍着一種有力的判斷：女人決沒有錯，討厭的只是那矮子。於是對於那女人，便很純潔地油然而生了同情心。他覺得那樣長得很美的女人，配上這麼一個又矮又醜，無論在那一點上都不高明的男人，已經是人間最不平的事了。然而這矮子，卻並不知自足，反擺着一切丈夫的臭架子，任意地虐待，如同這虐待便等於他的恩愛。其實

在平常的生活中，這為人妻的女人，也夠可憐了，但操作着一切家庭的雜事，操作得很勤勞，並且還得有那樣的耐心，服侍那……這是一件多麼不平的事啊，想着，少年孟德的心中便逐漸地發了熱。

樓下又重新爭執的響起來了。

這中止之後的再吵再鬧，正顯得那矮子的更凶更惡，真給了少年孟德很不公平的氣憤。他聽着，靜靜的聽，一面只想有一個機會，好讓他有去干涉的藉口，跑下樓去，不管怎樣，先在那矮子的臉上打幾個耳巴，再把他一脚踢出門外去。並且他相信，只要是用力的一腳，那矮子一定要打滾的。可是這樣的機會總不來到。其實在夜靜時的吵鬧，妨礙了別人的睡眠，這就是很充足的理由了，但別有所思的少年孟德，卻不因此就去幹他近乎俠義的行爲。他只在等待着。他在希望，而同時又在擔憂着一個嚴重的時期，這就是，那一對夫妻一直從吵嘴，用武，至於要流血的時候，然而一想到那鮮紅的血，無論從女人的任何部分流出來，少年孟德的心便緊緊的縮了一下，他覺得這太殘忍了。不過他又相信那矮子

——不管在白天是做出苦干紳士的模樣——在這時拿起刀來是可能的；倘若真拿起刀來，那末，結果的情形是怎樣呢？少年孟德簡直不能想像，想也不想清了。

好在那吵鬧，彷彿暴風雨一般，緊了一陣又弛緩了，於是這夜間的一切，又顯得十分靜寂。少年孟德的爲別人而担心的思想也就得了平靜。

「算了，我的天，不要再吵吧。」他想，便側了身體，按着牆上的開關，把電燈滅了。

然而在這突然一黑的房子裏，縱然少年孟德的眼睛是閉着，也彷彿看見許多並不具體的形影，像什麼可怕的夜遊東西之類。他張開眼去，這些形影也依然存在着，並且還慢慢的集中起來，變成了一個——是怎樣顯得可憐的無限憂愁的女人。

「阿……」少年孟德便吃驚地在心裏叫了。因爲這一個在黑暗中，在他的眼前，慢慢地顯得異常清白的人體，他知道，就是被那矮子羞辱地說是「吊膀子」的女人，他不禁地覺得詫異了。

少年孟德張着眼，可是那女人的影子總不模糊，還好像有所求助的樣子，這使他有點疑惑了。他想，忽然沒有了聲息的這一對夫妻，莫非是已發生了可怕的事情麼？說是那矮子用力的抗住她的頸項，一直用力的抗，使喉管斷了氣，這的確並不是意外的事。或者……真的，無論怎樣，那矮子雖然比許多男人都矮，但是如果要傷害那女人，卻實在很有充足的力量，因為那女人是太弱了，他並且想到被抗死的那女人的屍體，心中便覺得害怕起來，他所想像的種種實在是太可怕了。

他只想跑下樓去，但正在他思想猶豫的時候，那已經平息的吵架聲音，又哄然了。少年孟德便失聲的叫了這一句：

「豈有此理！」

這一次復興的吵架，從第一句特別嚷着之後，便低了下去，只成了極平均的一種噓噓囁囁的混亂，並且彼此不過分聲張地爭執着。

少年孟德又靜靜的聽；雖說這一次他沒有聽清一句話，但是這一對夫妻的爭

執，他是知道的，並且覺得這爭執就是那女人的不幸與災禍。「那矮子是不配有一個這樣好女人的！」他又認爲。

於是少年孟德開始幻想了。他很忠實地爲那女人選擇了許多男人，他覺得在他自己的朋友們中就有不少人可以相配的。甚至於什麼人都行，只有那矮子是不配的。他想，如果那女人是和他的一個朋友名爲希之的結婚，那末她是怎樣的快樂呢，因爲希之是一個頂能夠買女人歡心的男人，會慇懃，會體貼，單是這兩種就可以使一個女人感到幸福的。或者，和……是的。無論和什麼人，在兩性生活意義上，都比和矮子強多了，簡直多到不可以比例。

把每一個朋友，私心地和那女人結合，少年孟德便下意識地感到快意，如同在這幻想之中，那矮子已受了應得的懲罰，那女人已得了救，已走到幸福的路上了。

「應該是這樣的！」他並且決定的想。

這真是一件痛快可樂的事情：一切不平的氣憤全在想像中得到任意的報復了

。但在這得意的一瞬間，少年孟德有了大意，很不謹慎的居然把自己也列於他朋友的一起，和那女人作一次配合。——這如果是真的，不消說，那女人應該是很幸福的，可是少年孟德卻立刻臉上熱起來，覺得不好意思，爲同看見那女人的面便不敢說話一樣。但因了這不坦白的心思，把萬全可愛的幻想震動了，使他清醒起來，恢復了原有的狀態。他忽然覺得幻想是無用的，因爲無論他曾爲那女人選擇了多少適當合式的男人，在實際上，那矮子是依樣佔有着她，而且羞辱她，常常和她吵架至於打她的。少年孟德便又恨起那矮子了。他想，只爲了純粹不平的緣故，他願意執了手鎗，和那矮子作一次決鬥。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那矮子，他決不敢於作這樣英雄的事，他的胆小，正像他的身子。其實有許多的人事和天災，都可以使那矮子失掉那女人的，不過少年孟德不想那些，他只是恨，只願意用自己的能力把那矮子從人間去掉。他覺得，在他的全生活中，被他所恨的人也只有這一個矮子了。

恨到矮子，少年孟德便又想到他們兩人的吵架了。他靜靜的聽，但什麼也沒

有聽見，連原先那種嗡嗡嘖嘖的聲音也沒有。深夜裏的一切都是安安靜靜的，這宇宙依樣是一個並不發生什麼事故的和平的宇宙。他又疑心了。

在情理之中的那種種可怕的事情，於是一件件的浮上少年孟德的頭腦，紛擾着，使他在這許多想像中又看見了那抗死的，蒼白的屍體。

『難道，』他的心驚悸的想：『真的已發生了什麼？』全身使好像感到嚴寒似的，打了一抖。

誰知這時候在二層樓吵架的那一對房東夫妻，却動情地響着極放縱的笑聲，因為那女人正向着她丈夫作一種大膽的姿態，……。

少年孟德更不能睡着了。

田 家 冲

一

太陽剛剛走下對門的山，天爲彩霞染着，對門山上的樹叢，都變成深暗色了，濃重的，分明的刻劃在那透明的，緋紅的天上，么妹，她今年剛剛走到十四歲了，這時站在禾場上的一株桃樹下，臉也映得微紅的，和花瓣差不多。她望着一切快要消逝去的景色，她的心永遠是，時時爲快樂脹得飽飽的。這時她卻爲一聲焦急的太息驚駭着了，她急速的轉過臉來，見一個四十多歲的麻俐婦人站在離她不遠的另一株楊柳樹下，柔嫩的柳條不時拂着她的肩。么妹不安的問道：

「媽！你又嘆息了！爲什麼呢？」

媽隨便的望了她一眼，仍然將眼睛望着遠處，像自語的說：

「我擔心呢。」

么妹看到媽望着的地方，在稍遠的田坎上，兩個人影慢慢的走了遠去，後面的那個較高，較壯實的，她認得出是她爹。田坎只一線，非常窄，但縱橫得非常多，而且美，近處的平的水田，大塊的睡着，映着微紫的顏色。於是她又問：

「那前面走着是誰呢？他穿得有長的棉袍。」

「是大老爺家裏的高陞，沒有事故他是不會來的。我很怕，這是下種的時候呵！」

么妹不很相信她媽的憂慮，她還是抱着愉快的心情去望那些美的由坎。這些美的田坎，都是她爹和她哥哥們的匠心的完成。她望着爹和高陞慢慢走下沖下面去了。她想起高陞的樣子，斯文得像個少老爺，有着一雙白瘦的手，他的無光的眼睛，常常是很討厭的望人，他不覺對她媽說：

「高陞這人一點也不惹人喜歡，可是你們總愛恭維他，爹一定又請他喝酒去了，姐姐告訴我過，說他是大老爺的當差，底下人，比我們還不如！」

「但是，你不懂得，大老爺喜歡他，聽他的話，他要害我們是很容易的，不

過他人還好，肯受恭維，不像三喜，你姐姐好說別人壞話，你怎好拿來講呢？」

「她並不好說人壞話，不過，我覺得她只有點不喜歡大老爺家裏的人罷了」

時候是更暮了，涼的風陣陣吹來，媽便轉身走回屋去，而且叫道：

「么妹！到屋裏去吧，外邊很冷了。去看姊姊的飯怎樣了，你應該幫她纔是

。」

么妹向左邊廚房跳着跑去。她開始覺得自己餓了。小哥在廚房外小板凳上洗脚，一手攔着跑過來的么妹，吆喝着：

「那裏去？」

她掙着：「不要你管。我看飯。」

「飯已擺好在堂屋上了，只等爹回來，」姐姐從廚房高聲說。

「爹不回來吃飯了。」她退回身使朝堂屋跑，「呵！姐姐！快些！不要等小

哥。」

「你這鬼丫頭！又不穿罩衫。」他望着她的綠布棉袍喊。他急速的舉起那強

壯的腳來，拿一塊藍布去擦牠。一盞小美孚燈在飯桌上擺着。奶奶坐在燈邊，燈光映着奶奶的白髮。媽在大聲告訴奶奶，說高陞來過的事。奶奶咕哩咕嚕着：

「高陞這癆病小鬼頭，我真看不上眼……老太爺當日幾多好……假如又來麻煩，明天老大背我進城去，我會同老太太講理。老大不肯背，我便走起去，路我還認得……我是快有十五年沒進城了。」

大哥笑着說：

「好，明天我就背奶奶進城，我們看他媽的半天戲吧，毛機匠昨天從城裏來，說這一陣多熱鬧，一天好多班子唱戲，他娘的說是女學生們也唱呢，還脫光了衣服，他娘的凍死她們！」

「就不准你同毛機匠在一塊，這傢伙常進城去，丟了田不種，布不織，一定不是好傢伙。毛老三卻是好人，老老實實，本本分分，你怎麼又不同他相交呢。」

「他昨天還來我們這沖裏，我們只在沖口邊說了一陣話，你說他老實，哼，不呢，他纔有道理，以後，看吧，有講究呢。他機匠哥哥那裏比得上他，機匠只

有一付空機子呢。」

么妹想起機匠家裏的一付大的黑的織布機。

奶奶問媽媽道：「老大是什麼年生的，呵，屬猴，今年二十二歲了呢。唉，應該討個媳婦纔是。」

「媳婦我不要的，我養不活。我們家裏來不得吃閒飯的人了。」

小哥進來嚷道：「有什麼要緊，把么妹嫁了，兩相抵便成了。」

么妹撲過去，要打他，他跳到桌子那邊，得意的嚷着：

「偏偏要嫁了你！偏偏要嫁了你！不嫁姐姐。」

姐姐正在這時捧了一碗粥進來，她擋住了么妹，她問道：

「老二！你說什麼？」

小哥安靜的無力的答道：

「我說么妹。」

「他也說你。」

「不要理他，他不敢。」姐姐把粥放到桌子上，大家便開始晚餐了。姐姐是一個使一家人都害怕的人，可是都愛她，因為她愛一家人，她比什麼人都勤勞，為着一家老老小小甘心的操勞着。

晚飯很簡單，只有兩樣菜，一碗綠的是油菜，一碗黑的是蘿蔔醃菜，可是都很好吃。飯香得很，大家吃得更香甜。尤其是大哥，可怕的那末將飯塞進肚皮去。姐姐吃得最少，只三小碗。奶奶牙齒不好了，總愛喝粥，這是么妹她們一家人都不肯吃的。因為硬飯纔能飽肚。

飯還沒吃完，爹便悄然走回來了。他坐到桌子邊，喊小哥哥替他盛了一大碗飯。媽特別擔心的問：

「有什麼事嗎？怎麼你沒有在外邊吃晚飯？」

「高陞還要趕夜路，他想明早便能到家。」

「有什麼事嗎？這樣急。」

爹的綠色的臉上，微微露出一線不安的神色。他說道：

「說是明天要送三小姐下鄉來住幾天。是老爺的命令。」

這一家人都爲這消息詫住了，這不是常有的事。媽想了一會說道：

「一定城裏又在打仗了。」

么妹想起好多年前的事，那時她還小，三小姐曾和兩個姐姐一個嫂嫂來躲過兵，她是多麼體面，多麼溫柔的一個姑娘。她同姐姐幾多要好，又幾多喜歡她，全鄉的人，只要看見她過的人，都稱讚着她的呵！她有一個好看的，可愛的面孔，和一條人人都羨慕的髮辮。她悄悄去碰姐姐的肘子，悄悄的說：

「打仗並不壞呢。」

姐姐也露出快樂的顏色問着：

「明天一定來嗎？」

「我沒有聽見毛機匠說又在打仗呢。」大哥彷彿心裏也在笑。

「仗已經打過了。」爹不說下去，又添了第二碗飯。

「三小姐，她快二十歲了吧。她一定長得更好看了，怎麼趙家還不接過去，

她一個人來住嗎？」媽奇怪的問：

「一個人，可是，擔子可重呢。老爺再三要高陸囑咐我。唉，我真不懂得，這小姐是……」爹的臉色陰沉了。

「是什麼呢？」人人都想聽的答話。

「以後再說吧。」爹望着媽說：「惟願不要在我們家裏出岔子。老大，老二，不准向外人說起什麼，懂得麼？記住！」

一一

么妹跟着姐姐走到池塘邊，在一塊大的石頭上蹲下來，幾個鴨子輕輕地遊到那邊去了。太陽曬在樹頂上，從微微縐着的水裏看見藍色的天，天上又飛着淡淡的白雲姐姐。從籃子裏拿出許多要洗的衣服來，么妹便望着她將水裏的天空攪亂。今天她不做自己的事，隨着姐姐跑了半天了。她覺得她有許多話要向她說，可是姐姐太忙，沒有時間聽。現在她覺得時機到了，她便望着姐姐的臉說：

「我實在快樂，是不是今夜我們家裏多了一個人。」

俯着的姐姐，微微動了一下，「我也非常高興，恐怕她不認得我們了。」

「我想不會不認得，你並沒有變像，好些人都說你比從前好看了。說不定她忘記了我，她從前原來只是你的朋友。」

「什麼朋友，不要說了吧，也許她不再理我們了，她是小姐，以前我們是小孩，胡鬧，不過現在我也不想同一個小姐做朋友。」

么妹不懂姐姐的話，她望着岸上的桃花，繼續的說：

「我記得她白得很，又嫩，別人一讚她，她的臉就紅了。大家都說這更好看。」

「是的，她很白嫩，城裏的小姐們都是那樣的。」

「可是你很好看。」么妹望着姐姐的特為太陽曬成微赤又微赭的整齊的面孔和兩條圓的壯健的手臂。姐姐有很大的眼和眉，有嚴肅的神彩。姐姐聽了么妹的讚美，只微笑的說：

「不要說蠢話了。」

木杵不住的敲着石上的衣服，兩人暫時默着了，遠處隱隱傳來斷續的歌聲：

「……二月菜花香又黃，

姐兒偷偷去看郎。……」

「唉，你聽這是大哥的聲音呢，」么妹跳到堤岸上四處望，右手放在額頭上，四處都露出嫩綠的新葉，在一些蒼綠的樹叢中。她不知爲什麼高興起來，她大聲說：

「他在冲子外邊呢，他這末大聲唱，他一定瘋了。我要去找他。」

她朝外邊跳着跑去，在一條小路上，一邊傍着低低的山，一邊臨着大塊的田，山上的新草都在抽芽了，一根有刺的枝條，伸到路上來了，絆住了她。她便順身坐在山坡邊，弄着好些蔓延開了有刺的東西，而不覺的唱道：

「薔薇花，

朵朵紅，

么妹愛你……」

「么妹來呵！」媽在禾場上喊起來了。

她又跳着跳轉去，她是從來很少規規矩矩走路的。

「到廂房裏去，拿一塊臘肉，那塊用過了的，洗乾淨，要姐姐去燉上。」媽坐在矮凳上在補爹的舊夾衣。

她心裏幾乎笑出聲來了。因為她又想起了今晚將要來的客。這客是那麽美好，許多人都常常拿在口裏讚揚着的。唉，到底她好看什麼樣子？大約是奶奶講的故事中的田螺精吧，也許就像個狐狸精。她一定會迷人，她的頭髮一定更黑更光，那髮辮……唉！」她反來捉着自己的短辮，難過的摸着。

「一個仙女似的她，小姐，她會吃這個麼？」她站在一張凳上去取那塊又黑又髒的肉。「這一定是蠢事。」她跳了下來，她又想：「不知道她穿什麼衣服，我記得她從前是穿繡花鞋的。」

么妹架起了許多幻想，這些幻想的根據，又緊緊貼着她日常生活和一些不倫

的神怪故事上，她簡直給她幻想中的主人公，塗上了一層奇怪的顏色，然而在她自己，卻覺得非常滿意。姐姐更忙碌了，她要整理一間房間，爲這來客預備的房。么妹知道了她是住在她們一塊，她更高興了。那夜間常常咳嗽的奶奶便移到哥哥們房裏去了。不過姐姐說不一定，也許三小姐不願意她們作伴，那末她們便也移到哥哥們房裏去，或者到廂房去，睡在那些醃菜醃肉旁邊。

等人等了一整天，天又黑下來了。么妹一人朝着沖口走去，想着家裏的晚飯，想着爹的隱隱的憂愁，想着她幻想中的主人公。遠近都沒有一點聲音。樹影在暮色中慢慢模糊下去了。她還是抱着微微有點焦燥和惆悵的心朝離家的路上走去。家裏射出黃色的燈光，好遠都還看得見。她不時轉身去望，她彷彿看見奶奶仍舊坐在燈旁邊，爹在吸旱煙，媽在擦鞋底，也許在摺衣裳……她又望前面，她纔知道她已走到土地的小屋子後邊了。她跳過一個缺口，小小的水聲在她腳底下流，於是她便站在那株大榆樹底下，這樹遮着土地屋，遮着一叢金銀花和胭脂花，遮着這小塊的地，和一角田，現在又把她蓋着了。圍着這樹和土地的，是大大小

小很好看的田，有些田放了水，靜靜的流着，有些剛剛耕過，翻着，排着溼潤的土壤。么妹瞪着眼睛四處望，她心想：

「爲什麼還不來了呢？」

忽然她看見土地屋前有一個黑影動了一下，她嚇得幾乎叫出來，她跑了幾步，便又立住大聲喝道：「是哪個？坐在那裏的！」

那黑影又動了一下，纔說道：「是我，不要怕，老么！是我呵！」

「呀！」她的心由緊張的急跳裏鬆了下來，她笑着跑攆去：「呀！是你呀！你幾乎把我嚇死了！」她緊緊的擠到她哥哥的身邊去。

大哥沒有說話，只抱着她的腰。她覺得她的心還有點跳，她悄悄望了背後一下，悄悄的說道：

「我以爲土地公公走出來了呢。」

「嘿，」大哥把手又攥緊了一點，「以後不准你亂跑了，你的膽子太小呢。你常常要媽替你收嚇的。」

於是她想起曾經有過的，他的媽和姐姐因為她的發燒，說夢話，急得無法，兩人在夜裏，打着燈籠，拿着她的衣服，到外邊去，她曾玩過的一些地方，去喊她的名字，這一路喊了轉來。她可以聽見這喊聲總是從遠到近，總是媽的慘慘的聲音起頭：「么妹回來了！么妹回來沒有？」姐姐就莊重的答：「么妹回來了！」於是兩人又喊着：「么妹回來！……」這樣鬧過後，第二天她竟好了。她想來覺得好笑，她問道：

「爲什麼媽喜歡那樣？」

「因爲媽相信你嚇掉了什麼。媽是頂喜歡老么的。」她想起老么是被一家人都最喜歡的，她更擠緊着那少年男人身邊。她望着他的臉，她覺得應該問他表示親熱點，她抓他的手，湊攏去問道：

「你爲什麼一個人坐在這裏？」

她覺得他的手鬆了，於是她又說：

「我要你答應！」

哥哥的眼睛望在很遠的地方吧，他答道：

「沒有什麼，我覺得坐在這裏很舒服，你回去，你跑來作什麼？」

「不，我不回去，你不走，我也不走。」她也把眼睛望到遠處，遠處成了一片黑色了。她自語般說：「我是來接三小姐的。爹講她今晚一定來。」

靜寂開始了，哥不再同她說什麼，動也不動的坐着，她覺得又有點惆悵起來，她彷彿爲她哥哥很難過，她不懂什麼，但她覺得他一定被什麼苦惱着了。她求助似的又去扳他，她叫着：「哥哥！」

靜寂仍舊保守着，她等了好一會，她竟有點怕起來，心也像黑夜一樣，慢慢的模糊，慢慢的空洞了，當她實在不能忍耐的時候，她覺得他陡的又動了一下，她不覺叫道：

「爲什麼，說呀！」

他又平靜了，「不爲什麼，你回去！」

「不，……」她還沒有說完，她已經看見冲外邊的山上，露出一個亮光來，

有時亮光隱了去，大約被樹遮住了吧，不過一會又露了出來，閃閃灼灼的，她覺得她的幻想快實現了，她快樂的叫着：「哈，她來了。她的轎子一定就在那燈後面。」

哥哥沒有理會她，口裏打着胡哨，低低的吹着什麼。

亮光慢慢的近了，已經下了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遮住她了。

么妹不安的喊着：「是的，她來了！我們回去！告媽去！」

但是她身邊的人卻還是很安靜的吹着哨子。

她相信她已聽見了什麼聲音，是在講話吧，風送來的，假如這夜是有月亮，她一定能看清人影了，她癡瘋的去擁他。

可是他只將身體靠得更適意些，他吼道：

「走！你回去！不准拖我！我要留在這裏的！」於是他又繼續吹下去。

她果真一人跳着跑回去了，因為燈光是更近了，她確實聽到走路的聲音。

一到禾場上，她就喊起來：

「媽……」

「你這丫頭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小哥從家裏跳出來捉她。她仍舊喊道：

「媽！爹！她來了！三小姐來了！」

立刻都擲出屋來，她攢到媽身邊去，媽握着她說：「冰冷的手，你這東西！」
 姐姐另外又點了一盞燈走出來！三條黃狗，隨着人走到桂樹下，么妹看到他們已走到土地屋旁了，彷彿那矮矮的白牆在燈光中恍了一下。爹大聲的喊着：

「是高陞麼？」

「趙得勝怎麼樣，你們等急了吧。」是高陞的聲音。爹便又說道：

「爲什麼纔到？」

「唉……」

三條黃狗都汪汪的吠着，跑到前面迎接去了。么妹緊緊擠到媽的膝下，不安的望着，媽一面叱着狗，一面也往前走，她看見高陞走了進來，他提着燈籠在前面走。他後面走着一個小身架的穿袍的人。在這人的背後，便只有赤着腳積着東

西的大漢子。她不覺失望起來，她拉着媽叫道：「問他，問高陞，她沒有來！」

媽還沒有做聲，那小身架的人便快走了攏來，說道：

「是趙大媽吧，你人好麼？」

都爲這聲音嚇着了，媽叫道：

「呀，是你，三小姐，怎麼走來的？」

姐姐也走了攏來，燈光照在三小姐的臉上，有兩個黑眼在閃，短髮覆在她額上。她握住姐姐的手，她笑起來了！「呵！桂姐！」

么妹不敢伸出頭來，擠在媽背後，隨着又走進去。好些人都在說話，聽不清，她心裏也亂得很，說不清。哈，這不是她所想像的，完全不是，她穿着男人的衣裳！

三

天亮了。鷄還在籠裏叫。是什麼人在堂屋裏走，呵，是大哥在開朝門，爹也

起來了，吃着煙灰的是他吧。么妹醒來半天了，悄悄的蹲在被窩裏不做聲。姐姐在穿衣服，又輕輕的溜下床去，她看見么妹大張着眼，她不覺笑了，低低的說：「不准鬧，懂得吧，我到廚房去了。」於是么妹便望了對門牀上一眼，有一縷微細的呼吸從那裏傳了出來。唉，過去的，全是夢，全是幻想，她那裏知道她是這末一個樣子，一個更使她奇怪的樣子。她一點不驕矜，不華貴，而且不美好。她不像一個小姐，或是一個女仙，但是她卻有點迷人。么妹覺得她是太可愛了，比她想像中的更可愛，容易親近。么妹覺得媽也喜歡她，姐姐也喜歡她，而且爹也不像有那末憂愁了。他很高興問她講着一些城裏的事。大家都不受一點拘束，都忘記了她的小姐的身份。真像是熟朋友呢。

有人走進房裏來了，拿了什麼東西又出去了，是媽吧，不，好像是小哥。這傢伙要討罵了。他爲什麼跑進來，他應該知道他會吵醒人，她昨夜自己告訴我說她疲倦得不能睡了。我聽見她好久好久纔睡熟，她翻身得真怕人，爲什麼呢？一定臭蟲咬着牠，這個日子又那裏有臭蟲呢？……

太陽出來了。這天又是好天氣。么妹探頭往外望，她忍不住便跳下了牀，急急忙忙的穿着衣服。正在要往外跑時，一個聲音卻止住了她：

「等我一塊走，么妹領我到廚房去洗臉。」

她回過身來看，三小姐已撩開帳子，露出半截身子了。她笑着又說：「我想我起身得太遲了。是不是。」她看着手上戴的一個什麼東西。

「不，媽說你應該多睡一會兒，你昨天坐了半天轎子，又走了二十里路，又睡得太晏了，總是三更過後，你自己也說你累得很。」

她跳下了牀，她赤着脚的，唉，她真奇怪！

她們從穿堂走向廚房去，哥哥們房裏還有人在打鼾，么妹偏過臉去瞧，哼，這該死的高隆，還大開着嘴呢，樣子真難看。姐姐已熱好一大鍋水了。另一個鍋裏在煮飯。她們看見她低着頭在煙霧中搨草把。她的髮顯然還沒理好，有點蓬鬆。三小姐四方望着，她說道：

「告訴我，怎樣做，我好幫你。」

「你不會的，這裏髒得很，你轉去吧，我要么妹送水來。我想你昨夜睡得不够。」

「那裏，這裏空氣太好了。我覺得太舒服。」她從門邊望着外邊的田野，露出一付小孩的神氣，她向着姐姐躊躇的說道：

「我不想洗臉了，我要在外邊去玩一會兒，好不好？你們什麼時候吃早飯？」
姐姐笑着說道：「當然好的。么妹你陪着她。」

她很快的便朝外跑，么妹緊緊跟着她，她們跑到池塘邊，又跑到山坡邊，又跑到昨天來的路上，又跑到一些窄的田坎上，她貪婪的望着四週，她用力的呼吸，她望着么妹的天真的臉叫道：

「你真幸福呵！」

么妹不懂這話的意義，便傻笑起來。於是她握住她慢慢的向冲口走去。遠處山上有一片紅的東西在太陽下映着。她柔聲的說：「唉，你們這裏的花真多，我記得從前我來這裏也是春天。唉，那一段的快樂生活時時使我懷念呢。現在我是

又來到這裏了，多麼奇怪的事實！哈，么妹，你那時真小呢，我常常抱你，六年，七年了！你們這裏一點也沒有變呵！」她掉轉身去望，她只覺得這屋子有點舊了。當然這在另一種看法上，這是這景色中一種最好的襯托，那顯得靜的古老的黑的瓦和壁，那美的茅草的偏屋，那低低的一段土牆，黃泥的，是一種乾淨的燦目的顏色呵！大的樹叢抱着牠，不險峻的山伸着溫柔的四肢輕輕的抱手牠。而且美的田野，像畫幅似的便伸在牠的前面，多麼好的一個桃源仙境！

「叱，叱。」么妹看見她爹了。他站在犁耙上，正在轉彎，她大聲的喊着；
「喂！喂！」

爹將鞭向她們揚了一揚，又趕着牛困難的走去了，在一些不平的土塊之中顛播的走着，土便在他腳站着的耙下鬆散了，么妹快樂的告訴她：

「那是我的爹呵！」

兩人都停了下來，都望着那大的牯牛引着那壯健的人。那人又驅趕着牛，不住的喊「叱，叱，叱，」

「唉！你有一個這末好的爹！你有這末好的一個家庭！」

么妹想起一家人，她真的更快樂了。

她們都捨不得離開去，她們站了好一會。後來還是么妹說：

「我們找個坐處吧。」

於是她們向旁邊走去，走到一株大榆樹下了，這就是昨夜么妹在這裏等地的點呵。么妹想起昨夜來，想起她的幻想，她不覺又出神的去望她。她比昨夜看來，又美好一些，她確實有點白，不過她不應該把她那黑油油的髮辮截去，而且她不該穿着這末一件藍布的男人們的袍子。她的鞋子也不好……「呵，這地方我記得的，我們在這裏玩過，好多次，我躲在這裏，當捉迷藏的時候，那時我們真熱鬧。」她跳到土地屋前，她端詳着兩個一尺多高的泥菩薩，她笑着向么妹說：「她們還是同從前一樣呢。」接着她又在牆上去找，找了半天，她有點失望的樣子：「什麼人將這個抹去了，像剛剛纔抹過一樣，我相信這不錯，我從前在這裏寫過字的。」

一個老鴉從樹枝上飛走了，樹枝便輕輕搖擺了一下，么妹笑着向她說：

「過兩天這樹便要落下一些錢來了，你相信嗎？」

「我相信的。」

她們便坐在昨夜么妹和大哥坐的地方，她忘情的望着遠方，么妹又望着她，帶點愛好和神祕。

背後有些聲音傳了來，是溼的泥濘着水的聲音，么妹側着頭看了一下，她輕輕的觸了她旁邊的那人，輕輕的說道：

「看呵！這是他！他是我的大哥。」

完全不能認識了，那頑皮看牛的孩子就是這捲着袖子，赤着腰，健實的少年農人嗎？好多次她騎過他的牛，和他騎在一塊，她上去下來都要人抱，然而他只要一縱便都解決了。她又想到了過去，過去的好多瑣瑣碎碎的遊戲，她又想起了那牛，她不覺問道：

「現在是那個去管理那牛呢？他還在管嗎？」

「不，他大了，他幫爹種田；爹講他比兩條牛還得力。爹喜歡他。他實在比爹還能幹。小哥也能夠在田裏做事了。牛沒有人管，多半是我帶着牛去玩，可是媽不准我們跑遠，媽說大哥小時候常常把牛帶得太遠了，有幾次被惡狗咬過。」於是她們又去望他，他正彎着腰在修理一條田坎，他不知道他旁邊不遠正有人。

么妹便喊起來。

他詫異的擡了一下頭，可是又俯下去了，他不願意答應她們，他答應不出來。

「阿，我還認得他的。他的臉貌和神氣都沒有變，他只大了。爲什麼我昨夜沒有看見他，我相信我確實沒有看見他。」

「他昨夜……」

姐姐在那株屋口的桂樹下大喊着。么妹跳起來道：

「好，快回去，吃早飯了。」

「我們同大哥一塊兒走吧。」

「好，大哥，來呵！我們一塊回去。」

大哥沒有理她，還低着頭。

她們走過去，站在一條剛剛修好，窄得怕人的田坎上，這時大哥纔擡起頭來，他急急的說：

「不要來，留心摔着。」

「趙金龍！」

兩手全是泥，脚陷在水中，他沒有做聲的走到她們面前來。她說道：

「你不認得我了。」

他望了她披着短髮的臉一下，他還是沒有做聲，他走在她們前面。溼的脚沿路留下一些泥印，白布的單褲捲得很高，黑布的夾衣，也裸露着兩條臂膀，都是紅的顏色。么妹看見他不說話，對他有點不滿起來，她罵他：「獸子！」可是她又接說道：「他實在都很好的。」

三小姐只笑了一笑。

接着他便快走了起來，他沒有等她們，他一直朝廚房走去了。

吃飯的時候，她沒有看見他們。後來她纔知道他們父子就坐在灶門前早餐的。因為他們都瞞不過，怕小姐不喜歡，所以不進來，而且以後都不要他們進來吃飯，她們說那兩弟兄都粗野得怕人，不懂理的。

高陞也走。走時說過幾天當再來，小姐如要什麼吃的東西。或者穿的，他就好帶來，可是她沒有說要什麼，她對他非常冷淡。她沒有露一絲想家的樣子。顯然他又同爹講了一些什麼，所以當中午爹再回來時，爹又像隱隱的藏着什麼似的，他懇求的對他小的女主人說：

『三小姐！你當然是懂得好多的。你就在這冲裏玩玩，老么侍候你。鄉下也比不了從前，人心不古，哪裏沒有壞人！』

她坦然的答他：

『老趙！你放心！我懂得的！高陞這東西就不是一個好人，你不要聽他。』
么妹不懂得這是些什麼意思，她也不求懂，她成天陪她玩就完了，媽說的不

必做什麼事了，唯一的事就是守着她。

可是事實使一家人都沒有什麼不安，而且更快樂起來。她一點不拿身份，她非常隨便和可笑，她同他們一家人玩像同兄弟姊妹一般。她淘氣得真怕人，她不准他們再在廚房吃飯。而且在吃飯的時候，她總還要講點使人笑的故事。開頭趙得勝還有點覺得不很好，他常常要做得恭敬點在這小姐面前，後來也就慣了。他可愛的望着她，覺得她還是同么妹差不多大的小孩，雖說她能說許多故事，許多道理，使人忘倦。她又常常幫着他們做事，譬如打穀，填鞋底，她都做得來，她舉起那些大鞋底來笑，拋着，那些是她整理好的東西。她而且並不討厭奶奶，城裏姑娘不討厭一個鄉下老太婆，真是少有的事。

『高陞這東西有點鬼：』趙得勝終於這樣想了。不過馬上他又放棄了這想頭，因為他覺得無須再懷疑什麼，再想什麼，她若能住下去，也是很自然很好的事。

四

天氣像湊趣一樣，一天好似一天。在夜晚常常要下一陣雨陣的細雨，可是天一亮，又是大太陽了，風微微有點清涼，有點溼，有點嫩草的香氣。還有那些山，那些樹，那些田地，都更分明的顯著那清翠的顏色。天也更清澈，更透明，更藍粉粉的了。人在這裏工作，雖然勞苦，也是容易忘記憂愁的一種境地呀！這家是覺得比往年還平和一點的生活下來了。第一，高陞又從城裏來過一趟，帶了些燻臘的魚肉，他們託做小姐的人的福，常常有點葷菜吃。菜園裏小菜也多了些，么妹和三小姐都能幫一點忙。第二，種多下地了，他們精神上沒有拖累，天氣又好，不會擔心到那些天災。而且，他們熱鬧了許多。他們可以找到一個人來聽他們的家常，聽他們一生的勞苦。聽他們可憐的享樂。這人不但聽了，還要答應他，還要追問下去，還要替他們解釋，解釋這勞苦而得不到酬報的原由，而且她給他們理想和希望，這可能的實現。她教導了他們，她鼓舞了他們，可是他們仍然將她看做一個可愛的小孩，因為她不會忘記常常特意洵點氣使他們失笑。使他們忘記了她的身分，只想能打她一下。或者摸她一下，甚至於抱她一下。么妹成天

陪着她。時時擺出一付高興的臉，家裏所有的瑣碎事都是她們做了。一早就同着大衆起了牀，三個男人背着一些沉重的東西出去了。姐姐在燒飯。媽在整理房間。她他便去打開雞籠，點着數，有七隻，還有五隻鴨，他們照管得很好，並沒有被黃鼠狼吃掉。她們又去看豬，都養得好，這都是不要本錢的傢伙。牛有時牽出去了，有時還在欄裏，她們總愛看着牠睡在地上吃草。她們還要到菜園裏去，採些要吃的菜蔬下來，她們不僅要潑點做肥料的水，還要細心的去找蟲；么妹告訴她做這許多工作，有時還要指揮她，她們都沒有覺得什麼不相宜。她們一得閒，便跑到池塘邊去攪水玩，或者跑到沖口邊看插田。近來大哥總愛在離家最近的田裏做活，有時就在屋外邊。他們在做事的時候，時時都可以互相看見。他們喊他，他答應。他一歌，么妹就接聲了。么妹還告她唱歌，她笑；她告么妹唱，么妹也笑。多麼奇怪的歌辭！么妹又把這些告訴她大哥和大哥，兩兄弟就常常不怕羞的在做事的時候唱起來，有時是在走路的時候，有時是在洗腳的時候，多麼雄壯和激動人的歌呀！

他們都快樂，都興奮，忘記了一切的生活中，不覺的她來到這裏已經快十天了。這天和么妹牽着牛，到對門山上去吃草，她們兩人都躲在草地上，離牛不遠，么妹同她學着野人婆婆的故事，么妹不會留心她這時有點異樣，她時時坐起來又躺下去。么妹偶也望她一下，可是她裝做無事的說道：

『說下去呀！後來怎樣了呢？』

於是么妹又接下去，眼望着天，天上有幾團白雲在變幻。

後來她爬到一株樹杈上去了？她還向躺在草地上的么妹說

『我聽得見，我喜歡你講，我要曉得這結局的。』

么妹被太陽曬得有些疲倦，閉着眼睛答道：

『不是姐姐在樹上用繩子將她摔死了嗎？』

『呵！對了！對了！』

牛在嚼着草，有幾個蜜蜂飛了來。么妹把眼張了一張，老躺在地上不願起來

。她忽然向么妹說道：

「我看邊有一大叢映山紅，你等着，我去探點來吧。」

一翻身，么妹坐了起來。她望着四處。

「哪裏我們一塊去吧。那裏沒有的。」

「有的，你沒有看見，我跑搨去看了，你就在這裏等我，你看着牛，有沒有我馬上就轉來，然後我們轉家去，姐姐一定在望我們了。」

么妹遲疑了一下，牛仍在低着頭扯草，她一翻身又躺下了。

「好，快去吧，有就喊我，我牽着牛來。」

她從樹上溜下來，很快的喊着跑走了，她叫着說道：

「等着我，我馬上就轉來的。」

么妹看她下山坡了，轉到一叢大樹下，樹完全遮住了她，么妹心裏想：「那裏決不會有映山紅的，她要空跑了，我們後山上纔有許多呢。」於是她又把眼望天，雲已經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只剩一個廣闊無涯的大海，罩在那上面。牛在拼命的扯斷那些嫩草，好一會她沒有轉來，么妹耐心的等着。

可是時間過去了。么妹聽見大哥在寂處喊她，她纔開始有點急起來，她四處找她，沒有看見他影子，她試着喊她，也沒有有一點聲音，她牽牛不知怎樣好，她邊找邊走了回去，在屋外田裏她遇見了大哥。

「你看見她沒有？」

「誰？我沒有看見。」

「她騙我說去採映山紅，就不來了，現在還不知在什麼地方？」

大哥說道：

「我去找她吧。」

可是他接着又笑了。他說她也許在家裏，她特意騙着么妹玩，他要么妹快回家去，他又繼續做他自己的事。

一到家，么妹使滿屋搜了起來，家裏也仍然沒有影子。姐姐和媽都說她們並沒有看見她轉來，他們又罵她。大家都急遑遑的跑到屋外去，大聲的喊，大哥便大聲告着她們：

「我講的她是在逗么妹玩，我剛纔看見她在後山上跑，不信，回去她一定先到家。」

大哥又再三說他決沒有看錯，她在樹叢裏亂跑得真好笑。於是她們趕快又走回去，果然她在廚房裏洗臉，臉紅紅的，氣喘噓噓的，她望着她們傻笑着，不說什麼，么妹跳搗去抱怨道：

「你爲什麼騙我？駭死我了，什麼地方都找到，你沒有聽見我喊你嗎？」
於是她大笑起來

「我聽見的，我看着你走回來的。我特意逗你玩玩。」

「你不該。你丟開我太久了。」

媽看見她手上被刺拉破兩條口，還冒着血，趕快替她來搗。媽心痛的說道：

「你看你你太小孩了。」

「我以後都不亂跑了，好不好？」她婉媚的望了媽。大家都笑了。果真她有

好幾天沒有走到外邊去。

可是到第四天，么妹去把豬食的時候又失掉了她。么妹以爲她菜園裏去了，菜園裏沒有，媽坐在大門邊太陽底下捺鞋底。媽沒有看見她。姐姐在池塘邊洗衣裳，她也沒有留心。奶奶說家裏總不會有的，她好久都沒有聽見一點聲音了。么妹走到她們常玩的地方去，一些大樹下，一些花叢中，什麼地方都沒有。她又沿着路朝外走，大哥罵她傻子。他們都沒有看見她，她並沒有走出去。她又跑轉家去，家裏還是沒有。姐姐也同着她來找。她們走到後山，許多新竹子都長好高了，可是也沒有看見她。於是她們又逸急了起來，她們將這事告訴爹了。爹是更出乎意外的慌張，他大聲罵着她：

『打死你這不中用的東西！不是叮囑過你嗎，你怎能讓她一個人走開？』

他又大聲吼着：『回去不准做聲，等在家裏做你的事，到田裏去，我看看就來！』他披上丟在田坎上的夾衣，拿起旱煙管，就走了。她們沒有法，只好靜靜的等着。

終於他們一塊兒回來了。爹重重的罩着一層憂愁，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又

到田裏去了。她自己一人笑着，她說她失錯走迷了路，找不回來，打了許多空圈子。她還特別和氣，因為她知道她給了這家庭一些不安。么妹爲她受了抱怨，挨了罵不特不生她的氣，還覺得非常同情她。她對她父親公然的不快樂，覺得有點反感，覺得使她對她有點抱歉。她悄悄問她：

「你到底跑到一些什麼地方去了？以後你要出去，你喊我陪你。遠近二十里的路，我都認得。」

「唉！我太倦了，你讓我歇歇吧！以後我不再跑了。你要他們放心，這值什麼呢？有什麼要緊！」

晚上，吃過晚飯，（飯吃得不好，因爲爹總不快樂，大約因爲白天的事。）爹把哥哥們喊去睡了，又喊么妹去睡。么妹有點不願意，可是也只得躲在牀上，她好久都沒有睡着。她聽見三小姐在說話，在笑，笑得很寂寞，彷彿她是在說她走錯路了的事。姐姐和媽啾啾唧唧的答應她。他們慢慢將話扯到別的好遠的事去了。後來她聽見爹在說話了，聲音極低，她聽不清，只聽見三小姐接說道：

「那信不得。高陞不是好人。你們看我，我有什麼不好……」

么妹想：「這是對的，她有什麼不好？誰還講她不好？」

爹又說，還是聽不清。三小姐又搶着答道：

「大老爺你知道的，他成天躺在煙燈邊，他知道什麼，一切全聽這起小人的話……」

「……………」

「他們都是公子少爺，他們不幹好事的，他們這末看守我，城門邊把守人，不准我進城，不給我一個錢，這是他們的不對，我到這裏，這末久了，你們應該知道我，我到底是像他們講的那末可怕的人麼？」

事情使么妹不懂了，誰說她可怕，她的爹，她的哥們，她的底下人？爲什麼她們要將她送下鄉來？爲什麼高陞要駭爹，他一定同爹講了一些什麼……

「……………」爹又說了，後來他的聲音也比較大了一點，他說：

「總之，你應該知道你的危險，他們要你呢！而這干係，也太重了，我們一

家人老老小小吃飯都在這上面，你是懂得的，只要你們家裏有一個主子喊我們滾，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你看，我上有老娘，下有……」他說不下去了。

堂屋裏沒有一點聲音，么妹覺得鼻孔辣辣的。

好久纔聽見她答道：

「你們不能老靠着我家裏，這是靠不住的，你們應該覺悟，你們應該想法，其實你們還吃了虧呢。不過，好，你放心我，我決不跑遠了。其實在近處走走，沒有什麼要緊。」

後來她們又講了些別的。么妹無心再聽，便睡着了。

五

現在么妹更不肯離開她了，當然因為她愛她，也實在因為媽又再三的叮囑，么妹雖說成天跟着她，但一當她稍稍露出有點倦的時候，么妹就覺得有些抱歉，有點對父親起反感，她只想讓她跑遠點玩去，有幾次她向她說：

「我想你討厭這地方了，這裏真不好玩。」

「我喜歡這裏，我實在並不想城裏，實在都一樣。不過……」

「今天引你到一個你沒去過的地方吧。那裏有好些鳥，有好些菌子，石縫邊還長滿蘭花，一個山都香了。好不好我們悄悄去？」

她拒絕了她，她笑道：

「不，你真好，么妹我不會忘記你的。你知道麼？爹知道了會罵你的，或者他會把我送到城去。我一到城，家裏就會把我關起來。假如不是我會威嚇他們，我還不會下鄉來呢。」

「爲什麼他們對你不好？」

「那就因爲他們要作惡，你不知道他們，他們真是些虎狼呢！只我母親除外，可是她太懦弱，她沒有辦法，我非常可憐她……」

「虎狼，」么妹心裏想，「爲什麼她要將他們比做虎狼：虎狼是吃人的呀。」

「爹說你們家裏闊得很，房子幾多大，那裏會有虎狼呢？住在那裏面的人，

當然都異常和氣，不會凶野的。」

她哭了起來，她拉着么妹的手，笑着解釋道：

「你還小，世界上的事你懂不了那麼多。你又沒有到過城裏，你們雖然窮，可是你們一家人勤儉，靠天，靠運氣，你們將就生活下來了。你沒有離開你這愛你的家過，她們人又都好，都本分，都安命，不怨天尤人，你自然覺得很幸福了，你實在算幸福，因為你還沒有看見罪惡，你不懂呢。你那裏曉得惟有虎狼纔住在高大的房子裏呢？」

么妹想了半天，她還是不很懂，後來她說道：

「姐姐也不喜歡你們一家人，她常常無緣無故恨他們，她說不出理由，媽常常罵她。奶奶也說她刻薄，奶奶說我們三代人了，都靠在你們家裏，你們老太爺很對我們好過，我們應該知道恩典，不過近年來奶奶也有點咕咕咕咕了。去年夏天我們整整吃了兩個月蠶豆和包穀，因為高陞硬派人將穀子搶走了。爹氣得什麼似的。媽只哭，不過後來也就好了，都做事去了，便忘記了這事。實在因為爹說

這穀子本是你們家裏的，不過高陞他們太狠了一點，不該不替我們留一點，我們都是好幾十年的人了，我們從爺爺起，我們從來沒壞過一點良心。我想那時一定你們也沒有穀子吃，爹說去年的米都運走了，遠處都沒有收成。」

「唉，那不希奇。這就是我告你爲怎麼他們是虎狼的道理了。他們去年不僅搶走了你們的糧食，替我們家裏種田的多着呢，別人還是大塊大塊的包着的呢。他們四方四處都搶了來，我們兩排倉屋都塞滿了，後來又大批的賣出去，那時米價漲到三倍了呢。你到那裏曉得。你爹太好了，那末馴良，不是活該？不走到這種地方。那裏會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實在你們這些鄉下人都太良善了。爲什麼安心啃蠶豆同包穀？」

「不，爹不會的。爹連高陞都恭維，姐姐頂瞧不起他。高陞派人來搶穀子，爹動也不敢動，當然是因爲打不贏的原故，實在穀子要那末多也沒有用去。」

「怎麼會打不贏，你們有那麼多的人？從這裏望過去，再走，再望過去，無止境的遠，所有的冒煙的地方，那些草屋裏的，那些土坑裏的，那些牛欄邊的，

所有的強壯有力的，都是你們的人呀！」

她還說了許多，她又耐煩的解釋，么妹都聽癡了。聽得高興了起來，她跑去找哥哥們，她要她再講給他們聽。他們常常都爲她鼓勵了，可是誰也不敢講一個字。趙得勝是看管兒子們很周到的。他常常對他的兒子們說道：

「不要聽她的。她當然有道理。可是，她是一個小姐，她不知道艱難，她把事情看得不同，事情不容易呢，你們知道嗎？從盤古開天地到現在多少萬年了，人也纔到這樣兒，我們現在要把這世界打一個轉，可能嗎？我們祖宗都是這末活下來了，我們爲什麼要安分？知道嗎，我有娘，你們也有娘，而且你們還得討親生兒子的。現在懂得了吧，爲什麼他們家裏將她送到我們這裏來。她在城裏也是這麼煽惑着人。別人要她呢！高陞說她利害……不過，她卻是個好姑娘，她的德行幾多好。她實在也是有理的，不過不准你們聽她的！」

趙得勝的話，使兒子們都覺得對的，他們有個完好的家，他們將就還過得去，爲什麼他們要不安分？假使只要他們家裏有一個人肯稍微動一下，那家便要爲

這人而毀了。他們還不到那種起來的程度，那種時候還沒有來。

可是她有點迷人，一家人都同她更親近了起來。媽纔喜歡攪着她的手腕說：

「爲什麼你不像那些人一樣？都能像你，這世界就好了！」

她笑着拍媽，做出一付調笑而威嚇的神氣：

「你又忘記了！不准希望別人，你們得靠自己呀！」

家裏常常生活在一種興奮裏面，一種不知所以然的興奮，因爲大家現在都有了思慮，一種新的比較複雜的思慮。

她還是常常要講點可笑的故事，她還是不忘記做得非常頑皮的惹他們快樂。他們是太勞苦了，他們須要一點愉樂。從早到晚他們不聽懈怠一點，也不能懈怠，只有覺得事情是太多了，而時間總不夠。他們得她在這裏，真是太好的事，每個人都覺得她是最不可少的了，因此他們更愛她而保護得更週到，他們時時替她留心着一切，她們都知道爲什麼他們要留心這些，都知道怎麼保護她了，不過么妹還是不很知道，她實在太小而且不省心了。大哥常常暗裏監護着她，他不讓她

走到外邊去。他自己也好久沒有出去了，他從前是常常愛在黃昏時節在外邊跑跑的。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人影在他們後山上的樹叢中走着，大哥罵了幾句娘，纔走了回來，不過他心裏有點奇怪，爲什麼那後影有點像毛老三呢，他跑到這裏來做什麼？他走回家來，他看見姐姐一人坐在石磴上望天，身上穿着一件白布單褂，外罩青布圍裙，圍裙上面又用白線挑滿了花。他彷彿想到什麼，他笑道：

「你這丫頭，坐在這裏想什麼？還不做事去？」

姐姐掉轉頭來道：

「我剛剛纔來呢。我應該歇一下了。爹昨夜還在場上領了鞋樣來，說在月底要送十雙捺好的底去，我們娘兒們還夠趕呢。」

她又去望天了。可時他笑道：

「哼，你剛剛纔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說呀！你這鬼！」

姐姐奇怪的望了他一下，她不願理他，她衝進屋了。

大哥總以爲他的猜想是對的，便有所得的笑了。後來她囑咐么妹道：

「留心姐姐，不准她亂跑。」

「她從沒有亂跑過呀。」

「不要多說，悄悄留心就是，有趣的事呀！」

么妹真的又常常跟着姐姐跑起來。不過卻一點也沒有什麼趣味。她成天料理着三頓飯，一大籃衣，開了便幫忙捺鞋底。三小姐也幫着她們趕工。姐姐最愛同三小姐說一些夢話，姐姐說她若是男人，她早就去開家一人走了。么妹問她走到那裏去，她就笑：

「你不懂得的，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要轟轟烈烈做樁事出來大家看。」

三小姐便也望着她笑，她說道：

「我相信你，你是能幹的。你應該做呀！男人女人都一樣。」

姐姐便又搖頭，說三小姐不懂這個。她又說她不懂，兩人爭起來，么妹真不懂得了，常常總是姐姐輸了。她說得她沒有一句話說。可是姐姐最後還是搖頭，她心裏像裝滿許多無辦法的事。

姐姐實在是一個最有思想的人，近來她的思想更加發展，連奶奶都覺得了，她說她癡。

六

有一天她們，么妹和三小姐又不覺的走到離家稍遠的地方，她又支吾着，想離開她一會兒，可是么妹知道了，她笑着說道：

「不行的，我總會跟着你。爹假如真發了氣，我會捱打的。」

她先不肯承認，可是她後來卻儘哄着她，又央求了她，她說：

「真是一個女同學，她就住在魚肚坡，她儘想我去玩玩，也許過幾天她病好些了，她可以來我們這裏的。下次我可以帶你去，今天你非等着我不可，我一定轉來得非常快，我只看她一下就回來，我擔心她的病呢。」

么妹還想不准許，她心裏不很痛快她，可是這人樣子做得太可憐了；

「你是好人，你依我一次吧，不然我心裏很難過，你想，假如她病重呢？」

「告了爹再去，你不用瞞他的。」

「一定要瞞着他，他不會准我去，非是我硬要去一次不可，你答應我吧！我求你幫我忙，我喜歡你，你也喜歡我，這點兒事你都不能答應嗎？么妹素來是好人呢。」

她看着她，心軟了下來，她靠在樹幹上，眼望着遠方，她說道：

「隨你便。早些回來呵！」

「好的，你莫動，就在這兒等我吧。」

於是她迅速的逃了開去。

么妹一人在樹林子裏彳亍着，日子很無聊，很慢很長的度着她不免有點抱怨她，爲什麼她要將她一人丟在這裏，而且還爲她擔着心。幸好，她回來還不算太遲。紅着臉，流着汗一跑到么妹跟前便躺在地上了，她氣喘得說不出一句話。么妹駭了，問她，她只搖頭，她說：

「沒有什麼，我跑快了一點，我怕你等不得我回家去了。」

她並沒有歇夠。她反催着么妹一同轉家去。她們都怕這事會被人知道。

接着她這樣做了好幾回。么妹因為愛她，和她要好。她永遠爲她祕密着。

有一次，是又只剩么妹一人在樹林裏的時候，而天卻忽然變陰沈起來，鶉鴉不住的叫着，遠遠的天邊，有閃電在閃，風也微微叫着，這使么妹害怕了。她預料她不會轉來得這麼快，她焦愁的望着灰色的天空，大遍的烏雲在亂跑，她也在林子裏亂跑起來，這怎麼得了，假如她不馬上就轉來。她四方望着，遠近都沒有一個人，這林子是在一個最僻靜的山谷裏，四圍都是低低的山坡，離家也有一個山。她惶惑着，她又不敢回家，她決計一定要等她，她便又坐在一個樹根上，數着時間的過去。不久一陣繚繚吵吵的響聲起了，細雨落在那些樹葉上，她還不見有回來的希望。林子裏時時有小的虫鳥在爬，天色陰沉的怕人。么妹又走了起來，沒有用，雨是慢慢的大了。她的衣服也在溼，頭髮也在溼，她想到家裏，想到一定又很慌張的情形，她不敢一人回去，也不願一人回去，她非等她不可。於是她便又換了一個比較適當的地方。

遠遠有什麼人在喊，風送了過來，又被風將聲音打斷了。她張着耳注意的聽，唉，是大哥，他在山那邊大聲的喊着老么，么妹不敢答應，卻有點難過起來。身上只覺得一陣一陣的冷。

還不見她回來。

大哥的喊聲近了，他已翻過了山。么妹看見他，但是她不敢做聲。大哥已走了下來，衣服全溼了，他發氣的喊着，又罵着，他已走到離她不遠，可是他沒有看見她，他又折到別一方去。么妹看見他只穿兩件單褂，沒有穿棕衣，也忘記帶笠帽，是剛剛從田裏回去，便慌忙的跑了出來的樣子。衣服都濕透了，緊緊貼在身上，眼睛也爲雨水蒙住，他時時在用手去拭牠，么妹看見他這樣子，說不出的不忍和難過，她不住的叫了起來：

「哥哥！不要跑了，我在這裏。」

他一折轉身，她就衝到他的懷裏了，他罵了她一句粗話，便詫異的問道：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是的，她去看一個女同學，那女同學病得要死，你莫講，我答應她了的，這事不能讓爹知道。」

「哼！我偏要去告，要爹打死你。」他惡狠狠的望着她。

她仍舊貼在他懷裏，她抖着聲音嘆息，後來她說道：

「好，打死也算了，你回去吧，我在這裏等她。」

他半天沒有做聲。好久，他纔抱着他妹妹走到一株最大的樹底下。橫着的大樹幹和濃密的枝葉遮着，他們在這裏沒有什麼大的雨點了。他們同坐在一根樹根上，他靠着樹身，她緊挨着他溼的身軀，她眼淚流出來了，他不耐的說道：

「哭什麼？你這東西；我不怪你就是。」

她更嚶嚶的哭泣了起來。他便又凶凶的道：

「不准哭了，說吧，不准扯謊，這事怎麼開頭的？照直說，我不會告爹的。」

於是她都告訴了他，她再三說她不能不允她的理由。

他沒有一句話，他們兩人靜靜的坐着在等她。樹上還是不時滴下一些雨點來，而且林子外有着不大的雷聲在顫響，么妹這時有哥哥在身邊，倒不覺得什麼了，不過她卻爲她哥哥的沉默和愁鬱有點不安。她緊緊傍着他，她的衣服也溼了。他們又聽見有人在叫么妹了，么妹恐怕是姐姐或者是小哥哥，她緊躲在他身邊她悄悄央告道：

『不要做聲。』

『我去看看吧。』他站了起來。

她揪住他，不讓他走。可是立刻證明了，三小姐頭上蒙着一件短衣，水淋淋的，從背後樹林子轉了出來，她又喊了么妹。

他們走去迎接她，她微微露着詫異的望着這沉鬱的男人。她攬着么妹說：

『我擔心你極了。不是我就不回來了。那張家小姐硬不肯放我走。你看，唉，你一定急死了，你看你的衣服已經溼到這樣兒……我們回去吧。』

『雨更大了起來，怎麼走，這裏還好點……』么妹望着哥哥。他們又坐到原

來的地方。

她身上有好幾處泥，兩腳也完全被泥染黃了。她一定跌倒過，因為包頭的那件短褂也有好些黃泥，手上也是。么妹問她什麼時候動身的，她便詳細的述說着一些事。大哥靜靜的望着她。么妹簡直覺得他有點可怕了，後來他說道：

『好，你騙着她吧，可是我知道你是到些什麼地方去了。前兩天我在村子外聽到有人講起了你呢。只是我不知道應當怎麼辦纔好。你上了名字的呢。假說我爹再曉得你這末，他一定會攔了田不種，將你送到老爺家裏去……』

『我不會回去的。我會設法脫離你們。』

『我相信你是對的。我不說話，可是你得留心。我們這裏有好幾個壞人，你又不認識他們，他們容易認識你。』

『我知道。』她忽然跳了起來，她再說：『你真好。我相信你很同情我的，同情我們。以後你還會更了解更堅決起來，你是我們的呵！我早就料到了。你們一家人都好呵！』

他沒有做聲，望着她，像忍着什麼似的。

雨已經小了起來，他們慢慢走回去。大哥果斷的望着么妹說：

「回去了，不准亂說，懂得吧。」

「知道」

她挽着他們兄妹跳着回去。在滑的山坡上翻上又翻下。

七

現在她的出外已成爲半公開了。姐姐和媽都知道。她每次出門，她們總要送她一段，又叮嚀一陣。么妹不必再一人擔心的躲在林子裏等她，她穿着姐姐的短衣，用帕子裹着頭，離遠看也只相信是一個揀茅草的女人了。她笑着跑去了，而她們便開始談論她，談論她的品貌，和身材，談論她的德行，這一個最使她們滿意，而且她們最後便要談論到她的思想，她所發揮的一切，她教導她們的那一些。當然她們是信仰她的，怎麼她一個小姐會能知得那麼多？知道他們種田人家的苦

處，還和世界上所有的種種苦痛，這世界是不好，他們決不能苟安下去，她們已經苦得夠長久了。這世界是應該想個法，她在做那些事，爲了大眾；正因爲她是這麼，她們纔越覺得她可敬。所以她們不反對她，替她想得比較安全的法子，替她瞞着爹。等她一回來了，她們便急急的想知道許多，她就告訴她這天所做的一些，她是非常關心那些事的。

大哥也清清楚楚知道近來家中所生的變化，他知道這些女人們是常常在講着一些什麼，他也知道她的出外，和那些同謀者。但他不會告訴的。他是比家中任何人都更愛她和同情她。而且響往着那些工作。他比家裏人稍稍知道得多點。毛老三曾經和他談論過好多次，不過他怕爹。在爹的監視之下，他不敢有一點動作。好多次當他在田裏作完生活的時候，便感覺着無聊起來，他對她有點慚愧，他覺得有許多話要向她吐出，可是又缺機會，又缺乏勇氣。

又是一個晚飯之後，他鬱鬱的離開了大眾，一人走到屋外去。月光鋪滿了山野。夜靜靜的躺着。他打着胡哨，忍着煩悶，他來到土地屋前了。一個多麼親切

的所在呵！可是不久，他聽到路上有人走了近來。他轉頭去望有兩個人影，慢慢從他不遠的身邊走到前面去了。是姐姐和她，只聽見姐姐說道：

『先使狗莫叫。你轉到後面，我不栓那小門，我不會睡的。路上，留心些，早些回來，……』

他被這希奇的事駭住了。他用心聽她們再說些什麼，可是聽不清，他說話的聲音太小了。

她們又走了好遠，在冲口邊分了手。姐姐又轉來，他很想跳出來抓着問她，但她飛快的朝家裏跑去。他望見冲外邊的那人影，也在迅速的在跑去。他不覺的便一下跳起來追着了。他真爲她擔心，看看他已走到離她不遠了，她似乎已經聽到後面的聲音她慢走了起來。他便隨着她走，他不知應該說什麼。走了一段路，她卻向旁邊一條小路上走去，站在那裏，似乎要讓他走到前面去。於是他也就站住，在月亮底下，他看清她那躲在包頭布下的一雙眼睛。她也忽然的悄聲叫了起來：

「呵！我當是誰，原來是你，你做什麼走了來？」

「沒有什麼，我送你一段吧！」他嗚嗚的吐着不清的話。

「好，我們走吧。」她便在頭裏走着。

他們好久沒有說話。後來她忍不住了，他不安問道：

「怎麼弄到這時候呢？」

「對了，現在改了，白天都不得空，田裏忙得很。」

「我很擔心你，怕，你沒有走過夜路的。」

「不要緊，現在近些了，這都是些熟路。」

他們又走了一段，她忽然停下來，她掉頭望着他說：

「你也去，好不好？他們幾次講到過你，你應該去。」

一種衝動來到他心裏。他只想答應，可是他猶豫了一下，他答道：

「今夜不成，過兩天再說吧，爹很討厭的。」

「不要緊。再過一陣，他一定會明瞭的。你很有用。你還是去吧！」

他在想，她卻說道：

『也好，你現在回去吧，我不要你送了。』

他又躊躇起來。他問道：

『你回來呢？』

『不要緊，或者有伴同一段路，我不要你再送了。』

她很快的便又跑走了。他站着望她，覺得心裏很難過。又失悔，他應該同去的。他站了好久纔打轉。

家裏大門已經關了好久，想必都睡了。他不敢走回去，他一直等到她轉來後纔一同去走那沒有上栓的小門，聽着姐姐在咳嗽。

他又這樣的送了她兩次。在第三次的路上，他向她這麼說：

『我決定了，我覺得我不應該怕什麼？』

『我早知道。』她笑着回頭望了他一下。

在心上他覺得有個東西跳了一下，他說道：

「你快樂嗎？」

她又笑了起來，她再望了一下，她說：

「爲什麼不呢？我當然快樂，想着幼小時的玩伴，居然又在一條線上，同挽着手向前走，那是多使人高興的事。看呵！那末一個頑皮的孩子，現在也懂得人應當怎樣生活了。你想想看，你想我的小時，你一定也覺得奇怪的，我那時大約很驕縱的吧！」

他半天不做聲，好久纔說：

「你從來就不拿大，我們那時也就只敢同你玩，不過你現在更好了，你做的事使人佩服。」

「不，你還不懂得，是因爲我們現在更接近了，我們是「同志。」」

她又友好的望了他，他覺到很高興，這「同志」兩個字，給了他一些新的可尊敬的意義。

於是她又同他低聲的談了一些關於他門工作的話，她又解釋了許多他還懷疑

的地方，他們走了好一段路，已經超過他們每次分手的地方了。她又站住同他說道：

「記住，明天吃過中飯的時候，你借故離開田裏一會兒，到後面林子裏去，你可以遇到找你的人，關於爹，你放心，我已觀察得清楚，他是不成問題。」

他又預感着一種快樂。他說：

「我還是等着你，我可以就在這一帶。」

「不，我恐怕今夜要稍微遲回來一點。有隔山住的張大砲同着，到冲口纔分路。你明天還得起早，你回去睡吧。」

他聽她的話，站住，望她走，她走了幾步又回轉來，她笑着說道：

「我忘記慶祝了，我應該同你握一次手的。」

她握住他的一隻強有力的大手搖着，她再說一次，「好，你回去睡吧！」他纔真的很快的跑走了。

他快樂得了不得，覺得身上輕鬆了好些，想着明天飯後在林子裏去的事。他

真的沒有等她，他走回家去。在路上，他看見不遠有個人影蹣跚了過去，夜色很黑，他沒有看清，也沒有留心，他依着她的話，他一到家，就好好的睡了。

可是她這夜沒有回來。

時間過去了，么妹已經不再爲愛她，教導她的人而哭了。她現在似乎大了許多，她要懂得一切，她要做許多事，那些她能做而應該做的事。家裏又重反到鎮靜，生活入了軌道，新的軌道，他們不再做無益的驚慌，不悲悼，他不憤慨，事實使他們更深入的了解。他們已看到了遠一些的事，他們不再苟安了，他們更刻苦了起來。現在是全家開的會，討論着一切，而且還常常引一些別的人來，每次常散的時候，趙得勝會附和着他的兒子說：

『好，看吧！到秋天再說。』

這家是比较前更熱鬧，更有生氣的存在了。在這美麗的沖裏，這屬於別人的肥美的土地，不過，他們相信，這不會再長久的了，因爲新的局面馬上就要展開在他們眼前了，這些屬於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新局面。

一天

自來水管不住的開放，嘩嘩啦啦的，時時都有人在洗着什麼東西。

竈披間裏，縱是在白天也很黝黑的，常常都顯得有點寂寞。這時名字叫着陸祥的年青人，正伏在那小小的窗前一張破舊的桌上，口裏含着鉛筆頭，眼注視着一本紙張粗糙的練習簿，他在想一篇通信的開始，通信很難寫，他就決不定應採取怎樣的方式，而且感想太多，似乎自己所能運用的文字也感覺得很缺少了。他想了半天，還不知怎樣動筆，而那石平的最後叮嚀他的話。卻又在他耳邊響着：

「記着，在開始了五六天之後，你總得試着寫一篇通信來，而且這便是你工作的報告。」

水聲繼續的響着，放膽的侵襲了來，陸祥的思想就越不能集中，他想到一些

別的去。他還聽到一些女人們聲音，夾在衝激的水聲裏，斷斷續續的。

『他媽的……老子總有一天……拉屎……犯罪……動不動就扣……一個月……幾塊錢，……就扣他媽的扣完了……』這是那住在亭子間裏的女人的聲音，是一個有着肺癆病的。陸祥在剛搬來第一天晚上，便看清了那張衰頹的臉上，所浮泛出的興奮的紅色，而且那聲音常常亢奮着的，似乎處處都在顯露出她的大的不可忍耐的煩惱，她也是在鄰近的大房子做着工的，這天卻出例的留在家裏，在這水管邊大聲的發牢騷。

『哈，』另外一個女人在冷笑，『氣什麼……纔不希奇……昨天……同興……小翠哭死了……懂得吧，吃豆腐……』

『他媽的……老子總有一天……』這聲音有點近乎嘶叫了。同時那水聲在急傾之中便噪耳的亂響。陸祥不覺有點燥起來，不曉得是水聲使得他這樣，還是那些艱苦的女人們的憤慨影響了他。只覺得思想像空中的細雨一樣，被這邊的風吹了過去，又被那邊的風捲了過來，於是紛紛的，四散的亂飄着，他覺得他的頭慢

慢慢地膨脹了起來，許多影象。醜醜的，慘苦的，許多聲音。不斷的呻吟和慘叫，都集了攏來，揉成一片，形成一種痛苦，在他的心上，大塊的壓了下來。他很難過的擲了紙和筆，在小的房子裏，大步的獨自來回踱着。

他是剛剛拋棄了大學校裏球場上的一個二十一歲的年青人。爲了一種自覺，一種信仰，在這明媚的正宜於郊遊的春日，來到這滬西區開始着另一種生活，是一星期了。

太陽照不到這裏來，他看了看那藏在破藍布衫裏面的錶，是十點一刻了。他望了望窗外，灰的牆堵住了視線，髒的弄堂裏，有小孩在哭。他又在等一個人。可是他想着他不能給這人一個好的報告，他心裏有點難過。

水聲又響了起來，他有點不耐了，但他卻不能離開這裏。一定的，他必須默着，這裏不是學校，不是自由處所，檢起一本書又坐在那破舊的桌前；是石平送他的一本他最近出版的小說。只看了一頁，思想又移在這作者的身上了。他認識他幾兩星期，一個多麼緊張和乾脆的年輕人，這全不合他的想像，因爲在以前，

他讀着他許多詩集和小說的時候，他愛他，他斷定這完全是一個熱情，浪漫，而沈鬱的詩人，可是當他第一次見他的時候，第一個印像在心中湧上來，卻是「他只是我們最好的一個同志呀；他是那麼堅強，誠懇，和努力。」這信念加重了，他對他的尊敬，他覺得他和他在一塊兒做事，非常歡喜。可惜他們都太缺少時間了，他沒有同他談的很多，於是他又想起他再三所說的話來。

「開始總是困難的，一切棘手的事都應在我們意料之中。我們要忍耐，堅強，努力，克服自己的意識，一切浪漫的意識。這不是有趣或好玩的事情呵！認清了再去做忠實的，刻苦的，這就決不會有那些失敗的情緒滋生。我們時時都要留心自己，我們最容易陷到錯誤裏去的……」

陸祥回想起這些話，反省了自己開始真是困難的；這決不是有趣或好玩的事情，種種生活於他實在不習慣，尤其是事情困難，時時使他心裏難過。但是他卻沒有退縮，沒有灰心，他覺得他履行了石平的囑咐：他沒有放鬆過自己。

他又去看那文章，先是一篇序，一篇對文藝發揮着很正確的文章，他想起石

平過去的一些作品，他覺得時代所給這人的影響很大，而更將這人拖到在文藝上也是更有希望的地位了。

時間過去了一段，是十一點了，樓梯邊有大團的煙飛了過來，一些碎木碎炭在小爐子裏爆烈的響着，窗戶上那個熟悉的指聲響了，他跑去開了門，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人走進來，他們會意的望了一下，於是陸祥使說道：

「不行，今天我五點鐘便到那約定的地方去等，到六點半還不見人來，我看見馬路上的人都幾乎沒有了，各處的工廠大約都已關了門，我纔又走回來，還是沒有碰見他們的一個，他們都不願。」

「——」那人想了一下，便說道：「不，我們不能放棄的，三星期裏面我們沒有再好的路線了。小鬍子人很清楚的，他過去一段曾表現得很好，我們還是得抓牢他，不過他近來是有點膽小了，但是這責任應該在我們身上。」

，是的，他是怕，他說他是忙得很，蔡包子也是怕，他說他媽管住他，現在他們都躲了起來，見不着面，一切就無從開始。我想不出好的辦法。」

「——」那人又沈吟了一下，於是便說道：「還是我們去找他們，同他們切實的談一下，今天下午他們廠主夫人大做壽，他們放了半天假，你有空嗎？」

「可以抽出時間來的，我很擔心還是無結果。」

「不要這樣想，慢慢來，也許有新的路線，你知道的，我們並不能單靠一方，還有許多你沒有看見的人，在做着你同樣的事，你並不孤單，好好的耐心做事吧。將來事情做通了，就會忙得不亦樂乎。你總覺得一切都是有着起色和希望的。」那人握了他一下手，又接着問他道：

「怎麼樣」，這新的經驗給與了你一些什麼？」

「……」他正要說下去，那人卻趕快的說道：

「不，我們以後再談吧，明天我這個時候再來。現在我還有事去。好……」他匆匆的跑走了。

陸祥跟着他出了門。在一條冷僻的馬路上彳亍着，陽光太好了，可是天色卻為煤煙染得很污濁，很黯淡。空地上堆滿了細碎的石沙，反映出一些油畫上的顏

色。有兩個地方扯滿了白色的布匹，下面稀稀疏疏的生了一些綠草。遠處有柳絲在飄，然而他忽略了這些，他等待着那大自鳴鐘的報時。

「噓！噓！噓！……十二點了，於是遠遠近近成千的汽笛就嚎叫起來，大的煙筒裏噴着濃黑的煙，鐵欄邊湧着那些傭僱的人羣，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急忙的跑回家去，這些，原來這異常荒僻的馬路上。就塞滿了亂糟糟的人影。陸祥留心注視着，終於遇見了他所要找的那個張阿寶。他們同走了一段路，他得到了他所欲得的一些消息。這人極誠實，他從沒有一次讓他失望過，而且他說得很詳細很清楚。在轉彎的地方分手了，分手的時候，張阿寶忽然說道：

「小朋友，晚上得空可以到我家裏來談談，我的兒子女兒一定喜歡你的，我便在二弄五十八號後樓。」

「好，我一定來，」我出乎意外的歡喜了。

他隨着短衣的人羣回到了家。

後門邊有四個頑皮的小孩，等着他們的爸爸。屋前屋後都漫騰着壤的，臭的

油味，他也從牀下拖出了那打汽爐，燒着自己的午飯。

飯吃得非常簡單。是將幾箇機器掛麵放在沸水裏煮一煮，然後拌着豬油和醬油，因為這樣吃方便點。他實在還不很會弄菜和煮飯。

時時從屋子裏傳來一些粗聲的。嗷聲的笑罵。還有一些不爲陸祥所能懂得的油腔滑調，他住在這裏已經比較熟，又還同他們都有相當的親近，他已不覺得這不常見的一些有什麼可怕了，而且有時，他還看出一些純真的親切來。他們在家裏，彷彿將脾氣做得很壞，罵他們的妻子，打他們的小孩子，可是這不要緊，一切粗鄙的話，在這裏已失去那罵人的意義，即使是當他們摟着他妻子的時候，第一句要說的，也仍然是那罵人的「媽格屁的！」他們鬧了一陣，匆忙的吃了一頓飯，便又馴良的，無聲的離了家，在馬路還不敢耽擱一點，他們不能休息的，這裏是半天的工資。

張阿寶所說的那些，他都將他分類的記下來了，是一些苛刻的待遇，是一些慘死的情形，可憐的犧牲，是一些鬭爭的勝利與失敗，是一些欺騙蒙混的暴露，

他記了下來，拿到另一個地方，於是在第二天，所有的這些同類的奴隸，都看到了，還講給那些不識字的人聽，他們會講到這些話，討論到這些，被一些有力的文字所鼓動，他們會覺悟起來，會團結起來，這實在是一種最重要的不可少的任務，幾百個人成天使爲這些消息奔波着，看這是多麼豐富的材料，這些壓迫和反抗的鐵證！陸祥很辛苦而盡力的做了這事的一部份，可是他還擔負着另一種任務，這任務時時使他躊躇，因爲他還不知怎樣開始，而同時與他負着同樣任務的人是很少，所以在他記完之後，他又想到通信的事去了。

「記着，雖然暫時，你是與其他許多人一樣，可是我們的出發點不同，我們是站在文化上的，我們給他們文學的教養，我們要養成我們自己，我們要深入到他們裏面，我們剛剛纔開始，我們好好的慢慢的來吧。」

石平的一些話，又在他的心上響着，唉，應該怎樣來寫通信呢？好些人都望着他的；而且到底還應該怎樣加緊纔叫負起了這任務呢？他覺得他還是不很了解。他須要指導。他算算第二天是又可以會到石平和其他幾個人了，他想他們一定

可以討論出一些比較更透澈的理論和更具體的方法，他又快樂了一些。

時間到了下午了，他想起上午那人所吩咐他的，於是他又去開了門。他極力摹做着一些下流人的步態，手插在口袋裏，帶一頂打鳥帽，從一帶菜園裏穿過去。路的兩旁全是一堆一堆的人糞，人要極小心的走過，到一塊低地，地上常常是又濕又髒，春天的太陽一曬着，便發出難聞的臭氣。陸祥每次來都是抱着一種極大的忍耐的。這裏有好些平屋，東倒西歪的舊式的瓦房，擁擠的住着一些在附近廠裏作工的人家。好些髒得怕人的小孩，蹲在那裏，玩着一些積滯在小潭裏的污穢的水，水面上浮着一層油暈，現着好些紅綠的顏色。陸祥走進一家人家去，一個年青的婦人坐在廊邊繡花邊，她抬起頭望了她一下，她問道：

「找什麼人？」

「找蔡包子。」

那婦人，不做聲了，又低着頭去繡花邊，陸祥便喊着：

「蔡包子！蔡包子！蔡包子在家麼？」他些微有點不快樂！

那婦人又望了他一眼，這次是一種審查的眼光，望了他的打之帽和破布鞋，於是她向裏大聲喊着：

「蔡姆姆！蔡姆姆！有人找包子！」

半天一個頭髮灰白，顏色憔悴的老婦人從後面走了出來，她惡狠的望着他，嘶聲的說：

「又是你，你到底天天跑來找包子做什麼？」

他只好勉強的笑着：「實在因為有事，他知道的，你要他出來。」

「他不在家，有事同我講一樣，我是他娘。」她怕人的橫睨着他。

那年輕婦人也做出一付冷嘲的樣子。他爲一種壓惡抖着，然而他還是只好陪着笑，和聲的說：

「姆姆！請你讓他出來，我只同他說一句話。」

「你講，到底是什麼事。不說，我趕你！」

四隻眼睛都釘住他，他張皇的退了兩步，含糊的說：

「他欠了三塊錢……」

「放屁，你這小癩三還放得起債？你跟老子滾吧！現在誰都想把包子引到學壞，哼。你們看吧，我守了十年寡了，就只這一個兒子，他要跟你們跑了，我怎麼得了？那不是些好事情，我懂得的。」

他還想說下去，可是那婦人撲了過來，她要趕他，於是他狼狽的逃了出來，他聽到那年青婦人在笑。

一層淡淡的懊惱的情緒包裹了他，他又從那些僻的難走的路上走了出來，菜長得很，肥充滿着生氣的概，他像有點不可排除的抑鬱，悄悄的又在馬路上蹣跚着，他不敢懷疑這工作。他不能罵那些無知的可憐婦人，可是這些待遇是怎樣的不平等，怎樣的難堪，在這青年的大學生身上！不過一會兒他又給自己下了警告：「這不是好玩或有趣的事，認清了再去做，忠實的，刻苦的，這就決不會有那些失敗的情緒滋生……」於是他又振作起去作第二個人的訪問。

像鴿子籠似的房子密密的排着，這是那些廠主們修的工人的宿舍，特意租給

這些窮人們住的，地基太小，人太多，空氣都弄壞了，這裏常常可以散播出一些傳染的病症，陸祥走進了這裏，一種從人體上所揮發出來的臭氣更使他難耐，但是爲保持着那種同類人的身體和習慣，他不能掩下一鼻。他想他慢慢就可以習慣而不覺得什麼了。他走着數着一直到第十弄纜轉了灣，又數着門牌一，二，三，一百七十八纜走到小鬍子的大門邊，門半掩着，他側身蹙了進去，樓下沒有一個人，五個鋪，縱橫的排着，堆滿了許多洋葱和葫蘿蔔……他並不大的喊了一聲：

『小鬍子！』

沒有人答應。側屋裏似乎有人在講話，他探頭去望了一下，忽然便跳出一個大漢子來，一把便抓住他，吼道：

『今天可被我抓着了，看你還跳到那裏去？』

從後面湧出個些婦人和小孩。

他駭異的問道：

『什麼事，我是來找小鬍子的』

「管你什麼小鬍子，老鬍子，我只要我的褲子，你昨天拿去的。」
他以為這人正有着神經病，他問他什麼褲子。可是那些婦人也附和着亂嚷道

「要他賠，搜他。他一定還藏着什麼……」

他纔明白他們將他當做一個什麼人，有幾個小孩子在他身上動起手來了，無名的憤火噎住了他，他半天纔發氣的說道：

「這是開的什麼玩笑！」

那漢子似乎已經知道他是冤枉了，可是他不願意放棄他，他很願意借這機會使大眾樂一樂，隔壁的一些人也跑來了，於是他更把他抓緊，他命令道，

「叩一個頭，我就放你，否則——……」他更緊的又抓了他。

「叩一個頭呀！叩一個頭呀！不叩就打死他，打個半死，當賊骨頭打。」大眾都這末嚷着，笑着，鬧着。

一些愁頭的臉，輪流的在眼前映過，沒有一絲可愛的意念在他心中，他起着

一種反感，他掙着，想離開這裏。

沒有用，那手抓得越緊了，別人看到他徒勞的用力，便又都打起哈哈來了。他厭憎的望着這大漢子，是個麻臉，然而卻不是兇惡或奸滑，實在還是很忠厚的像，他向他說：

『朋友，你不該！我是來找小鬍子的，你不該這麼欺人。』

大漢子也望了他，望見他細嫩的皮膚，煊染着紅色。他沒有做聲了。

『不行！非叩頭不可！不叩不放的！這小子一定是賊骨頭，你看他那雙亮的眼睛！』人羣圍攏來，大半是婦人和小孩。

他望着大漢，大漢望着他，後來大漢一鬆手說道：

『你替他們叩一個頭吧。我不要了。你今天不叩是走不了的。』

人衆更吼了起來，走近了，他氣得只想笑，他看着這些可憐的無知的一羣。

一切都沒有用，他明白了，除非也犧牲一次滿足了他們吧。他只好深深的向他們鞠下躬去，他苦笑道。

「好，你們樂吧！」於是他含着屈辱的心離開了那裏，大夥的轟笑送着他出來。

說不出的難過，他坐在馬路旁的一塊石頭上，太陽快下去了。晚涼的風拂着他的面頰。時時有一兩個穿藍布短衣的在面前走過。他覺得自己還要振作。他應同情這些人，同情這種無知，他應耐煩的來教導他們，石平說的話沒有錯，他又想他說的一些，他應遵着他的去做，這些不如意事都是意料中的。這沒有什麼稀奇，還有更棘手的在後面，事事都應該自己設法。他想着，想着又快樂了。於是他又走回去。

在黃的電燈光底下，通信開始了。他決定用文藝的體裁來寫出在這時期的一段困難的工事，而尤其應該表現出的，是一種在困難之中所應有的，不退縮，不幻滅的精神，雖然他或許還沒有做到十分好。

這夜他忘記到張阿寶家裏去了。可是這不要緊，以後他們很有機會去談說的。

某
夜

「吡——咬——吡吡，咬咬，……」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廳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裹着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擊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吡吡，咬咬」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一個，一個小身個的年青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都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

擺在當前；那張狡猾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式的鬚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決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團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想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被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是沒有像另外的一批同志們能保持鎮靜，而被一陣劇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覺的。

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

「噃，」鎗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為有二十天不給他吃飽，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餓得更瘦了的胸。

「畜你的娘！急什麼！閻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個凶橫的兵士，打了他，衝破了沉默，這末罵起來了。

「鏗鏘——鏘鏘——」鐵的鐐銬在他的手上和腳上討厭的響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腳上響着。還有更多的雜亂的聲音響在他周圍，釘了鐵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叱——，吸——，叱叱，吸吸，……」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識到他是正向着什麼地方走去。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隻眼睛，那永遠是，常常是看到他靈魂的一隻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來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無止境的黑暗，從那黑暗裏洒落着雨點和雪團，從那黑暗裏，吼着北風的狂嘯。大地是灰的，霧般的，積雪在夜裏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靜靜的在雪地上移動。押的，被押的，響着鐐銬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密密着，臨時做爲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才好窩頭！……」有人心裏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為風總把她的短髮吹攪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嚥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鄰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着超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祇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祇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填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祇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頷首。

『吡——咬——，吡吡，咬咬，』——這個在暗夜之中亂亂的響着的雜各的

聲音，像得勝的銅鼓，沒有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叫囂，嘶嘶的，像紅色的大霧，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彘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多人心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中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蠢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為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銬着手腳，又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椿的木棍上的，是已經被逼迫到死的邊邊上來的了。

眼前平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圍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瞄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團人影，在擡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在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

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祇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爲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過臉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談了許多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向那架東西的面前
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

士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上。

然而卻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就在今天正開着盛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

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噼拍，噼拍噼拍噼……」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末橫掃了一排。約莫放了幾十顆子彈。

歌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噼拍，噼拍噼拍噼……」

又橫掃了第一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十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祇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普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

「媽的屁，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監斬官得意的罵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鎗，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吐吐吸吸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兩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三個……地方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法
網

一

挨黑的時候散了工，大夥的人從一個鐵門裏湧出來，像潮水似的。在一個潰了的堤口邊。顧美與推着前面的人，又被後面的人推着，也從這裏擠出來了。到了街的中心，才吐出了一口氣。認明了方向，於是又從人裏面倒拐了過來，朝左邊不遠的一個弄口走去。鵝卵石的路上，經年是濕潤潤的，又常有些爛泥，黏在那上面。弄口有點黑，矮矮的，他剛走到那裏，便從斜刺裏換了一個人來，他偏頭去看，看見在他老婆阿翠的臉上，含蓄着好些高興的微笑。他問道：

『燒好了飯？』

『噫，燒好了，有一條鱒魚。』

街裏的房子，像鴿子籠似的密密的排着，一小間一小間的，他們走過了好些排，有人碰着他們，喊道：

「老顧！回家麼？」

美泉笑着點點頭，常常掛在額上的頭髮搖了一下。於是問的人看一下跟在他身邊的老婆，便做一個鬼臉走開了。

走到第七排房子，他們轉了灣，於是阿翠又湊上那高興的臉，低聲說道：

「隔壁樓上搬了一家人來呢。」

他望了一下她，便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一根香煙燃着，走進了屋子。

老婆殷勤的圍着他，脫了污髒的工人衣，在一個木盆裏把手腳也洗了。喝過了水，啣着未完的香煙頭，伸腳躺在木椅上，那整天都爲工作弄麻木了的四肢，開始覺得了疲倦，於是他哼着家鄉的小曲，輕輕的搖着自己。

後樓上的一個小孩，三歲大，聽見了他的聲音，便從又陡又窄搖搖欲墜的樓梯上摸了下來。阿翠在梯口學着湖南話快樂的說道：

「狗牙崽，喫飯沒？伯伯回來了，伯伯買得有糖，快點去。」

「沒喫，等爹爹，爹沒回來。」狗牙崽伶俐的回答着，便輕輕的摸到他們的

這時房裏已經黑了下來，狗牙崽摸到了他身邊，他把他坐在自己身上，他學着狗牙崽唱：『紅鳥兒，綠尾巴……』

飯搬來的時候，小美手燈也點上了。狗牙崽坐在他們的旁邊，看他們吃飯，手裏拿一塊蘿蔔。

後樓上也在燒飯，一陣陣的辣椒味噴了過來，阿翠連連打着噴嚏。狗牙崽不怕，他已經能夠吃一點辣了。

『湖南人討厭，歡喜吃辣椒。』阿翠一邊用袖子揩眼淚鼻涕，一邊望着小孩說。

『湖南人討厭，』狗牙崽學着說。

阿翠又笑了，卻又轉過臉來，說道：

『隔壁搬來的是同鄉呢。』

狗牙崽的爹爹也回來了，從後門進來，伸進一個頭望了望他們，吃過了酒，紅紅的臉，阿翠忙讓着說：

「張大哥，吃過了飯麼。進來坐坐，他在家閒着呢。」

帽子斜掛在後檐上的張宗榮，帶着一股惡劣的酒氣，便跨進來了。狗牙崽看見爹爹那樣子，聲也不做，便從凳子上溜了下來，向後樓上去。

「小王八蛋，狗婆養的，事不會做，喫是會喫的，前面小李雜種又問我要糖錢……」

失業了半個多月，把生活全靠是在香煙廠做工的老婆身上的張宗榮，近來又染上了酒癖，常常偷着衣服在外邊換酒吃，回家來罵人。比起不愁伙食，剛剛討了年輕老婆的顧美泉來，脾氣自然醜劣得多，但是正因為這一對夫妻很和氣，所以倒常常慰藉了這同居的一家，而且更因為阿翠非常喜歡小孩，所以狗牙崽在他媽一上了廠，大半就和着阿翠在一塊兒混着的。

顧美泉知道張宗榮又要罵人了，便又掏出一根香煙來，往他口上一塞，說道：

「牙俐，不要愁，唱一隻山歌吧！」

『不高興。』張宗榮用力吸了一口煙，把帽子拿了下來，

可是顧美泉把飯碗一推開，卻逗着他唱道：

『姐兒生得白又白。

郎哥生得黑又黑……』

於是張宗榮不覺得把身子也側過來，用醉眼瞅着這快樂朋友也唱起來了

『黑墨寫在白紙上，

你看合色不合色？』

阿翠一邊收着碗盞，一邊含着微笑。而顧美泉卻推着張宗榮上樓去了。

街裏漸漸漫着煤煙，柴煙，小孩們叫着，哭着，女人們大着嗓子罵着，打着，尤其是本地女人，縱是在平日講着話的時候，也像是發氣似的，這漢口女人的聲音。

顧美泉又燃着香煙，靠着，看阿翠在小房裏來來往往做着一些零碎的事，阿翠又說道：

「隔壁搬來的，好像還是新嫁娘呢，年輕得很，手上有一顆戒指呢。」

他聽着，望着她但是不答她，於是她又說：

「我真開心得很，有一個同鄉在隔壁真好，說話懂得，脾味也懂得，談談家鄉，白相白相好多了，這些湖南湖北人，都油腔滑調，凶末凶得來。人雖說好，總不合味……」

她發現了他並沒有很注意聽她的，有點惱似的又說道：「啥格事，不理我末？」

「聽着的，說下去呀！」他又悠然的吸了一口煙。

後樓上的狗牙崽哭起來了。他媽罵着，也帶了哭的聲音。於是阿翠又說道：「他們真可憐，他娘告訴我，她們小的時候，在湖南鄉下種田，很過得呢，但是後來一天天窮了下來，一年旱，一年水，存身不住，才跑到漢口來的，做了好久的碼頭工人，因為太苦了，後來才又到肥皂廠去，她也進了香煙廠，兩家頭辛辛苦苦祇想掙兩個錢回去，誰知錢沒有掙得，人卻累死了，她張大哥把生意一

歇下，倒靠在她一人身上，做了廠裏的事，家裏就弄不過來，我有時看不過，便也替她洗洗衣服，看看狗才慰，她倒也常常謝謝我的。她張大哥就找不到一點事做做麼？」

「找事做，不容易呢。前面王老七不就有三個月沒有工做麼？他老婆天天到街上去討吃，可以討吃的又太多了，想把錢的人也就不把了。今年的水漲得太大，逃荒的人太多。冬裏還不知道怎樣呢？」

阿翠這時卻想到家裏了，好久沒有接到家裏的信，不知道家裏的水怎末樣，自己是嫁把顧美泉跟來漢口了，衣食倒勉強可以過去，不愁什麼，可是家裏呢，說到上海去的，也不知怎末樣了……

顧美泉呢，雖然說到大水，說到找工做不容易，可是卻反而意味着眼前自己比較過得去的生活。因為在他一生之中，從做學徒起，每天每夜都在鞭撻裏拖出來，做了長時間的不拿工錢的伙計，好容易才掙得現在每月二十五元的鐵匠的位置，又討了老婆，阿翠性子好，樣子也好，而且……她好像是有了身孕了。

沙沙沙沙的，又夾着潑潑的水聲，阿翠同隔壁的王婆婆在後門口洗衣服，樓板刷子用力的在一些髒布片上擦着，一些灰色的，藍色的，黑色的衣服，在皂角的泡沫裏，便稍稍變得乾淨了一點。這時街裏祇有一些小的小孩掛着鼻涕蹲着。大半的男人和女人都上廠去了。似乎已安靜了好多，阿翠看見王婆婆的兩隻抖戰着的手臂，而且她常常把水弄了出來，把地下弄得交濕。她的大孫女又一趟兩趟的用洋鐵罐在街上舀一些井水回來，沿路也潑上一些水，阿翠祇好說道：

「你這樣老了，手沒定向，也沒有力，怎末洗得乾淨？我看你少洗點吧，一天到晚手都泡在水裏，皮都白了，這幾個錢不賺得太作孽，你兩個兒子還不該養活你嗎？三個銅板一件，有什麼洗場，我們無錫城裏聽說是要幾分呢。」

「小嫂子，你哪裏懂得，過幾天天氣冷了，衣服就少了，我眼睛花，不是也可以找點縫補，捺捺鞋底。兩個兒子中什麼用，他們自己還難飽呢，媳婦不死也

好點，孫女兒兩三個，除非我閉了眼，兩腳一伸，就祇好不管了，活着幾根老骨頭總不想累他們，洗衣服雖便宜，但是好在他們也不很計較乾淨，可以媽媽虎虎，兵大爺們有些時候就這麼很好說話，一天有十來件，二十件，糧食不就在裏面了嗎？」

阿翠覺得她認很有道理，心裏計算了一下，假使一天三十件，三三得九，九百錢，五天便有一塊錢，一月也就是六塊了。自己年紀輕，趁眼前弄兩個錢留着等生小孩的時候，也可以多買點東西。於是她便又問道：

「王婆婆！你幾時也幫我弄一點來好不好，我也想接點來洗洗呢。」

「好的。你也做這個苦差事嗎？我看還不如找點針線來做，我以後替你留意好了，祇是近來找針線也難了。有些人家針線不肯拿出來做了啥，街上縫窮的婆子又多，都是鄉下逃水荒來的，她們祇要有半碗臭稀飯就肯坐半天替別人補補連，把我們平日的生意都搶走了。」

聽到水荒，阿翠又想到家裏，於是又說道：

「我祇以爲我們家是廂漲水，怕人，那裏曉得到處都一樣，昨天他告訴我，說江那邊又到了幾萬，還殺了好些，說他們不安分，鬧了亂子，王婆婆！你們湖北同我們家鄉真不同，他那裏沒有聽說過亂殺人的，這裏漢口成天砍頭，年輕輕的學生子，也就那末抓去砍了，真怕人……」

「世界是這末一天一天的變了啥，比長毛時代還不如，一定還要大亂的，是不會安靜。這些窮人子，餓死到臨頭了，怎末得不造反，我假如年輕些，說一句笑話，我還要不安分呢。……」

「媽媽！糖糖！」狗牙崽這時從街口轉到了這裏，滿手都是黑泥，舉着一顆黑紅色合了薑汁的糖。

「好，小傢伙，什麼時候你摸到外邊去了，小李這雜種，等下你爹爹回來又要打你了，你這時候倒快活！王婆婆！他爹也是混蛋，找不到工作，怪老婆兒子嗎，成天灌黃湯，我若有這末一個男人，我祇好上吊了……」

「怪不得他，到了那一天就沒話說得了，肚皮逼着人，又不能搶，一肚子怨

氣，祇好找老婆出。就可憐我們女人家，哪個一生不是在委屈裏拖過來的。我不是一樣，年輕的時候，挨男人的打，那個老傢伙真不是人，到底他死在我前面；現在這兩個雜種也不是好東西，動不動就找我出氣，罵起來像罵狗一樣，遭雷打的一些傢伙，可是，唉，自己的兒子，想想他們也沒有享過福，也沒有沾過做娘老子的光，還不是讓他們算了，窮人子們講什麼孝道禮節……」

阿翠聽了這些話，有點覺得悽慘。她的娘也是常常眼淚掛在臉上的，而且現在還不知到底流落在什麼地方。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新搬來的年青女人，便從樓上走下來了，她用一口上海話問道：

「老婆婆！哈格胡堂有水賣，家裏廂冷水也嚙沒，不方便來呢！」

老婆婆不懂她的話，笑着望她，搖了搖頭。

阿翠看見她的花格子布短衫，黑洋布褲，褲筒有點大，灰色的鞋子，和梳得光光的頭，她覺得非常滿意，她笑着說道：

「阿姐，王婆婆不懂你的話的，我剛剛來的時候，也是一樣，難過煞了，你是無錫人吧，我是東鄉的。」

小玉子意外的得了一個年輕的同鄉，塗了下等雪花膏的臉上，也露出大的笑容了。她高興得有點叫起來似的說：

「你是東鄉的嗎？我是南門外的，你來這裏多久了？你住在隔壁？哈，快活殺哉，你們天天來白相啊！」

「噫，好的，你過這邊來白相啊，我們住在樓下，我昨天就看見你的。你要冷水吧，我水缸裏還有，開水外邊水舖裏有賣，要買河水也有，站在街口等着，有挑着過身的，我好陪你去。阿姐！你從無錫來嗎？」

「我是從上海來的，我媽送我來的，她明天就轉去，我正愁得很呢，漢口我沒來過，唉，有一個同鄉真好呢。你男人是漢口人麼？」

「不是的，也是東鄉的，做縫匠，你從上海來，不曉得上海好不好，我媽聽說要到上海去的，那裏找飯吃容易吧。她還是第一次去呢，我妹妹也跟着她。」

「上海末……」許多困苦的回憶便來在小玉子的眼前了。她是一個繡花邊的女工，和着她媽一塊，她們兩個生活得還媽媽虎虎的，雖說勤苦，卻過得去，也常常做一件新衣，也到過大世界，城隍廟，因為就祇兩個人吃飯，倒也積下了一點兒錢，所以她這年春天嫁把于阿小的時候，連聘金也沒有要他的，圖着他也有事。可是水災來了，上海雖沒有淹着，花邊舖卻倒了，另外的花邊舖，又不肯添新工。米也貴了，油也貴了，什麼東西都貴了，兩娘女四處都找不到工做，積的一點末，就在愁眉苦眼裏用完了。寫了幾封信給阿小，好容易阿小才回信要她來，但是又祇要她一人，不願意養丈母娘，所以她媽還要回上海去，娘舅在上海一家公館裏拉包車，要是她媽能找到娘姨做也是好的。

她講了許多困苦給阿翠聽，這些話成了一個大的不放心在阿翠心上。唉，上海找事那樣難，她媽和妹子怎麼得了呢，家鄉又耽不住，房子和田都沒有了，哥哥當兵去了，父親做長工祇能圖自己一個飽……唉，媽和妹子……

小王子又告訴她，許多難民在上海，住在一些會館裏，餓得要命，還是沒有

吃的，餓死去的也有，癩疫死去的也有。

唉，這些，也許阿翠的媽就在這裏邊，妹子……

同王婆婆談談話，是這末一套愁人的話，同剛來的看起來是穿着得齊整的同鄉談談話，也還是沒有愉快的話，不過因為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倒也覺得安慰。阿翠洗好了衣服。陪着小玉子買了開水和冷水，又到她家裏坐了半天，她媽也是一個很會親熱人的。狗牙崽也跟着她跑到隔壁去玩。她又拜託了她媽，請她轉上海去了在同鄉裏邊留留心打聽一下她媽和她妹子的消息。

顧美泉放工回來的時候，她於是又趕忙告訴他隔壁的一些事，又高興，又瑣碎，可是顧美泉一點也不奇怪，他說道：

「知道了，上工去的時候就知道了，我當是誰，原來是阿小，銅匠間裏的，今年春天他請了假到上海去過的。廠裏廂，無錫人通通祇有七八個，怎麼會不認得。嘿，這小子前幾天還釘別人的梢呢。老婆來了，大約可以安分了。我怎會不曉得。」

阿翠又想告訴他，她要接一點衣服來家裏洗，或者找一點針線，但是她又不說了，因為她想私下積幾個錢，幾時寄到家裏去，給她媽同妹妹，這個不必告訴他的，她怕他反對。

三

小玉子的媽走了。她在漢口是生地方，她就祇同阿翠攪得好，她們兩得常常在一塊。當兩個男人上工去後，不是她在她家裏，就是她在她家裏，狗牙崽總跟着她們。她們兩個一塊洗衣裳，一塊買菜，一塊唱無錫景，孟姜女哭長城。王婆婆的孫女兒也喜歡學着她們唱，街裏面的一些人都叫她們做倆姊妹，于阿小雖說比顧美泉小些，可是小玉子還比阿翠大一歲。兩個男人放工後，也常常跑過來跑過去，抽一根香煙談談天，談談廠裏的事，哪個工頭是好人，哪個是懷蛋，哪個吃豆腐挨了耳光，哪個同女工去開小旅館。又互相說一點過去，在困苦的歷史上也要吹一點牛，譬如顧美泉小時候做學徒，成天挨耳光鞭子，喊也不敢喊，然而

他卻說道：

「哼！那王八蛋的，打人真凶，可是咱老子不怕。老子知道他的醜事，他要打了老子，老子就西處去講，一條街就都曉得了。那婆娘，醜末醜，可是真怕人呢，一個漢子不夠，姘上夥計，有時還要來摸摸老子呢，老子裝不懂，不理她。她恨死了，嘿，世界上少見！」

于阿小年紀輕一點，什麼事都沒有顧美泉老練和內行，也就沒有他那末會吹牛屁，他聽的時候，比說的時候多，而且常常請顧美泉上茶館。顧美泉雖說經驗多，什麼人都見過，什麼事都見過，可是待阿小也很好。他是待什麼人都很好的。

阿翠催過王婆婆幾次。請她找一點活來做。找點衣服來洗洗也好，因為她很掛念她媽的，祇想掙幾個錢得便寄去。可是王婆婆總說沒有，阿翠有一天買菜回來時，看見街頭上一家米店裏新駐扎了一羣兵，她躊躇了半天，後來還是鼓起勇氣去問了：

「我是一個洗衣的，大爺們有要洗的麼？洗得淨乾，又便宜。」兵在她年輕

的臉上看了看，笑着大聲說：

「老張，來呀，有個女人要找衣服洗呢，拿髒衣服來呀，嘿，一個好雛兒呢。」

「好，去拿去，髒衣服你嫂子洗了，這髒身子呢，也得勞你嫂子的駕。多少錢一件衣裳，多少錢洗這身子呢？」

阿翠膽怯的說：

「四個銅板一件……」

「不貴，好的，明天早些來吧。弟兄們的衣服多呢。」

於是她抱了一包髒衣服回來了。而且每天總有十來件。她開始覺得有點吃力，因為要省肥皂，所以祇好用力擦。那些衣服又髒得很。有時小玉子也幫幫她舀水，後來就慣些了。有一天，當她送衣服去的時候，那斜對過的駐扎在油鹽店裏的幾個兵，一下喊住了她：

「你爲什麼不給咱們洗衣服呢。看不起，這標致堂客天天走這裏過身，

和那頭的小子攪上了，沒有那末好的事，到底多少錢一件？偏叫你替咱們也洗洗！」

阿翠覺得做這一點小生意真嘔氣得很，他們口裏都不乾淨，每次還要防備那不乾淨的手，給錢也要給半天，嚕嚕嚕嚕，但是想到媽和妹妹就又忍着了。她被他們喊住了，心有點怕，卻又有點高興，她說道：

「祇要有衣服洗，不是一樣嗎，四個銅板。」

「哈，別人三個你怎麼四個，你不同些？」

「四個就四個。可得天天來坐坐啊！」

於是這天她抱了兩包髒衣服回來了。

洗了一整天。人已累得要命，躺在自己牀上，想歇一歇，這時小玉子卻閃過來了，她悄悄說道：

「王婆婆在罵你呢，我起先聽不懂，後來才知道，她說你搶了她的生意，她告訴後面的那個麻皮去了。」

她陡然聽得，很覺得奇怪，忽的一下也就明白了：

「啊！我忘記了，我忘記對過的衣裳原來是包把她了的，我告訴她去，我還是把她就是。」

她們兩個走了出來了，在後門口就聽見王婆的聲音：

「現在的世界不同了，女人都挺着臉孔去搶錢，唉，那末要錢，不要臉，乾脆賣屁去不還好些……」

阿翠本來已經忍了好久的氣，一聽王婆這樣的罵她，就不覺得也罵起來了。

「要衣服洗好說話，怎麼這樣糟蹋人……」眼淚忽然從眼裏爬出來了。

王婆也從麻皮家裏跑出來，滿是縐紋的臉上，瞪着兩顆老眼，缺了牙齒的嘴張着，枯了的嘴唇抖戰着：

「罵了你怎麼樣，你這娼婦，你這婊子養的，賣屁的狗子，你搶老娘的飯根子，我要看你你有下場的……」

「你才是娼婦，婊子，又不是我找來的，他們要賴給我洗……」

「他們怎麼不賴給你洗呢，你是那末浪勁，臊死你這婊子……」

麻皮也從家裏跑出來了，她拖着王婆說道：

「不要氣了，氣死了兒子買不到棺材呢。我老早說過。下江人沒有好的，都是些下賤貨，你看租界上那些堂班，就都是下江人，管牠呢。以後有笑話聽的，這一條街都會攪臭呢。……」

阿翠壓不住心上的悲哀，眼淚亂流，她跳起來，一股怨氣，祇想抓着那些婦人來打，她渾身發抖，她抓着小玉子，罵不出一句話來，小玉子也氣不過，她幫着罵道：

「你們欺侮外幫人嗎？你們才是爛污貨……」

「都不是好東西，一流賤壞。擦雪花膏，臭死了，妖精，……」

王婆的孫女兒也做怪樣子給她們看，狗牙崽卻嚇得哭起來了。街裏圍了好些人來。阿翠同小玉子躲進房裏去了。王婆恨着告訴許多人，也有些人幫着罵她們。

阿翠祇想大哭，又不甘心哭，臉都白了。小玉子也氣不過，陪着她低聲的罵。她

晚飯也不燒，一直睡在被窩裏哭。

四

第二天的早晨，于阿小正預備上工廠去，顧美泉卻在街口趕上了他。平日很快樂的臉上，罩上了一重嚴肅的悲哀，他說道：

「老婆好像發顛了，夜晚上時時哭，肚子疼得厲害，她有了兩個月的身孕，兒子大約是留不住的。她那樣子，就像馬上會死去的……唉，阿小，我想陪她一天，你替我到賬房問關照一聲吧……」

阿小想安慰你一兩句話，他卻又掉頭跑回家去了。

阿翠兩手按在肚子上，拊在一團，心裏還喘着昨天的氣，不敢告訴美泉，預感到要小產了，肚子裏的小孩，大半怕留不住，於是更覺得傷心，又擔心美泉會罵她，美泉口裏雖不說，心裏是喜歡有一個兒子的。祇想裝得鎮靜一點，卻不能夠，眼淚還是要流出來。美泉縱是沒有上工去，而臉上的顏色是很難看。到小玉

子過來的時候，她才又抓着她的手哭了起來。

到過午，才算落下了許多血塊，大家心裏都明白，都不願意說什麼，顧美泉心裏焦燥得很，看見他老婆更悽慘的臉，便也隱忍住了，而阿翠又躲在被窩裏悄悄的哭，週身發着燒，小玉子不懂得怎樣勸解，到晚半天也就回去了。

麻皮跑到王婆婆的後門邊，兩個大聲的說，說這是報應，她不應該搶一個老婆婆的生意的，天究竟有眼。這些聲音都傳到了阿翠的牀上。王婆的孫女兒也走到她的門邊來瞧，並不是同情的眼色。

她的小產傳到一個街裏，也祇是很平常的消息，並沒有人送來一句做爲慰藉的話。

顧美泉忍着對命運的憤怒和對阿翠的怨恨，因爲他認爲完全是阿翠不好，無原故的哭泣以至才會小產的。燒了自己吃的飯，還得爲阿翠燒稀飯，阿翠又不肯吃，祇肯吃開水，燒又不見退，他不能發氣，還祇好哄着她快樂。

一晚上又過去了，一個長的淒涼的夜。天又亮了起來，而顧美泉卻不能不上

工場了。他摸摸他老婆的額，還是燙熱得很，他躊躇了半天，然而他還是得走，他祇好說道：

「不要愁吧，安心的輪輪，晚邊頭我替你請一個醫生來，吃兩貼藥好了。等下阿小老婆過來，你留她多坐坐，陪陪你，日後我買點東西謝她就是。好，我走了！」

顧美泉休息了一天，卻更感覺得疲倦，一點神氣也沒有，無精無彩的踱出了街口，街上來往的人很多，都是蓬着頭髮，惺忪着眼皮一些上工去的人。一些女工，纏了足的，歪着髻子。龍鍾的老太婆，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也在這裏邊擠着往前走。顧美泉走到他做了兩年工的香煙廠，鐵門還大大的開着，佔大多數的女工正忙忙的奔波着。他扁着身子，從門邊閃了進去，正在這時，卻送來了一句喊聲：

「顧美泉！闖到你到賬房問去。」

他看見那看門巡捕正望着他。

「什麼事？」

「不知道，去了就會明白的。」

雖說沒有什麼錯處，也懷着鬼胎似的，非常不安心的走到了賬房間。賬房骨碌了幾下眼睛，在鏡子底下望了望他，便遞過一包東西來！

「十二元五角，半個月的工錢，還差兩天半個月，並沒有扣，你數一數。以後你不必來了！」

這一串話像陡然的霹靂，把站在櫃臺前的顧美泉嚇癱了，半天才說出話來：

「不能夠的，爲什麼開除我，我又沒有犯規，沒有道理……」

「什麼道理！你以爲這廠你自己開的，高興就來，不高興就在家裏睡覺，大家要都像你一樣，廠祇好關門，哼，還要講道理……」

「那是冤枉，昨天老婆小產了，燒得厲害。我祇好陪她一天，我要于阿小來請了假的，難道不准請假，從前沒有聽見過的！」

「放屁，冤枉了你，于阿小的鬼來過。你找他去吧？要陪老婆，哼，……」

顧美泉聽說阿小沒有來過，氣得幾乎跳了起來，但又忍住了，陪了一個笑臉，說道：

「老婆的確病得很厲害，阿小沒有來，怪不得我，我請了他的，你開一次恩吧，我怎麼能夠歇生意呢，家裏沒有錢，老婆病在牀上，現在找工做難得很……」

「不要嘈囉了吧，又不是我不用你，是外國東家，你同我說不中用，誰叫你昨天不來！……」

「我請了于阿小那雜種的，就是那雜種沒有來關照，一天沒有來也不應該就開除呀！……」

「媽的個辰，你吵些什麼，錢拿了，滾！有什麼說頭！」

「這是不應該的……」

「你不滾我喊人抓你！」

「狗不死的，趕快走呀，留在這裏討打麼？」賬房裏另外的人也跟着罵了起

來。

「滾，我滾到什麼地方去，我到這裏做了兩年工，沒有錯處，爲什麼要趕我，我偏要在這裏！」顧美泉心一橫便也凶了起來。

「叫人來！」賬房又在眼鏡底下望了望他，不屑的便把頭扭開了。

他跳了開來，要發狂似的，祇想打人，院子裏還有幾個後到的工人，圍住了他。他就大聲的申訴。他祇想找着那東家來打一場，他又衝到銅匠間去找阿小，但是兩個巡捕卻走來了，兩隻大手抓住了他。

「出去！以後再看見了你進來鬧事，就得給牢給你坐坐，狗彘的！」

他們抓着他，推着他，提出了大門，還在屁股上踢了一大腳。

他站在街當心，頭有點發暈，一大片黑暗壓了下來。他能夠向什麼地方走去呢。他是不能離開工廠的，他的生命，他的老婆都靠在這上面，兩年來了，他剛剛可以生活下去，以後……找工作……有什麼希望呢……十二元半……

那賬房，混帳東西，……于阿小這雜種，他怎麼能不替我去請假呢，哼！還

是同鄉！我看他就不見我了！

千百根無頭的思緒，都來到腦中，沒有解決，更加了憤恨。廠裏無理的開除，阿小的昧良，失業的恐慌，揉成了一片，揉成了巨大的苦痛，吞着他的肉體。怎麼能夠有一個鐵拳，打碎了這突來的遭遇，時間在這時，成了殘酷的東西了。他站了半天眼望着廠裏。街上過往的人都看他。有一條無家的狗，也跑來在他的髒的袴上嗅着。一個警察也走了過來，罵了他，他看了看舉着的警棍，他才惶惶的，無目的的走開去了。

「喂！老弟！廠裏回來麼？」

張宗榮踉蹌着跳在他面前，手搭在他肩上，噙着嘴，望着他笑。他忽然一下心酸，幾乎掉下眼淚來，他一把抓着他，硬着說：

「張大哥！」

張宗榮更笑着推他走，邊說：

「沒見你，男子漢，老婆小產了，有什麼希奇，睡幾天就好了。兒子這麼去

了，還好些，一些冤鬼，養不大呢，半路上賣給別人，不如這麼不成器，就死去，你有好些家產，也來望後？現愁得這末似的……」

「張大哥……」

張宗榮不理他，把他拉到一個茶館去。不三不四的瞎扯着。

茶館裏也有好些人，街坊上的流氓，也有一些是失業，找不到地方，花兩個銅子來坐半天的。他門都你一句我一句東扯西拉，顧美泉也就氣憤憤的告訴了他的不幸。

「哼，這阿小不是東西，做死他，都是他害了你，怎麼會忘記關照賬房呢？你們還是同鄉，兩個老婆好得姐妹似的，下江人就是末這不重義氣！做死他吧，祇要你動手，我總幫忙，看那小子怎麼樣……」

張宗榮好像比顧美泉還氣憤不過，紅着臉，噴着吐沫，把顧美泉也說動了。也捶着桌子說：

「好的，打這雜種一頓也好的，出一口烏氣，不是他，我總不會歇生意……」

散工的時候，我們就在這裏等着他吧。」

決定了計劃，心倒鬆了些，家也不回去，在外邊東蕩西遊了一天。

五

剛點上煤油燈，一點點亮光，房子裏顯得有點淒涼，阿翠還靠在牀上，已經覺得好多了，小玉子也還陪着她。街裏忽然傳來一陣大的哄鬧，接着好幾人就朝着她家擁來了，好些人同時在大聲說話，聽不清楚，而且跟着幾個人擁着顧美泉走進來了，從頭上有一股鮮血流了下來。他一看見小玉子，就又凶橫的撲了過來，罵道：

「什麼婊子！不准在這邊！老子喊你滾，臊那娘……」

小玉子嚇得連躲。

「關牠女人什麼事……」有人把他接住了。

「還不回去，你老公也打傷了……」又不知什麼人這樣大聲說。

於就小玉子飛也似的跑走了。

「唉……」阿翠駭得還未叫着。

房子裏擠滿了都是人。顧美泉完全失去了理性，失去了平日的安靜，有點病似的夾七夾八的罵着：

「這雜種沒良心，我非做死他不可。忘記了？哼，我看他就拿得牢這碗飯，我放過了他不是好漢……」

現在找個事幾多難，阿小真不是人……有人附和着。

「不是有心的，悔也悔不過來了，饑了他算了。大家和和氣氣，百事都是命……」也有人這樣勸解。

「怪阿小？爲什麼不怪東家，又不是阿小開除的……」

「唉，他老婆剛小產。怎麼得了，找工做的太多了……」

阿翠躺在牀上，雖不說話，也明白了大半。她又悄悄的流着淚，她看見丈夫氣的那樣子，從來不是那末的，她駭怕得很，又不知應該怎樣安慰他。

『還不止住血，找點灰按上吧！』有女人這樣叫着。

有人燒了些稻草灰來。

顧美泉把血用冷水洗了，衣服脫下，英雄似的又罵起來。

新擠進來了一些人，好奇的望着。又有人從這邊退到間壁樓梯口去瞧看。有些女人在喊着人回家吃晚飯。慢慢也就走光了，祇剩下幾個小孩時時跑來瞄一下。

街裏瀰漫着煤煙，柴煙，劣等的油味。浮着霧靄。房裏弱小的燈光，灰色黯淡的。女人孱弱的跪在髒的牀裏。顧美泉一人坐着，肚子裏餓起來了，空虛。

阿翠又發着燒，不止的哭着，顧美泉討厭起這女人來了，但是他還是忍耐着安慰了她：

『不要急吧，也許找得到事的，天下那裏有餓死的人，漢口縱不行，我和你到上海去。師兄師弟都在那兒呢。』

所以第二天他又英勇般的出去了。

小玉子沒有再過來。

王婆婆又成天的在後門口洗衣服，那曾經是她洗着的一些衣服，樓板刷，擦在髒布片上，水被攪着，這些聲音都祇變成了一些難堪。沒有人來理過她。狗牙崽沒有人管，像無家的小狗，不知道在些什麼地方玩去了，很少走到她房裏來，有時來了，看看她，便又走了。她留也沒有留住。

顧美泉沒有找到工作。他又跑到過廠裏一次，要事做，不准，又要剩下的半個月工錢，因為他是按月算的，卻挨了打，被趕出來了。

沒有事做，日子太長，家裏簡直就住不住，於是他和着張宗榮，和着另外幾個失了業的，成天遊蕩，而且也開始了吃酒。天黑了，才回到了家裏，望老婆，一點生氣也沒有，於是就發氣了，想想不是她小產，他這碗飯也就不會掉了，現在還要來養她，成天攤在牀上，死又不死，他起始是罵她，接着就打，一動慣了手，有時也就很厲害的打起來了。

阿翠一點抵抗的能力也沒有，祇有哭，但是哭又祇能更觸怒了他，於是又祇

好忍着。渾身還是發熱，酸痛得很，卻祇好也起身了，操勞着；丈夫成了暴君，家裏又不知怎麼樣了。日用火食成了問題，自己也無從找事來做。每個思想都成了鞭子，日夜的撻着她已經枯瘦了的皮肉。

十二元半很快的就用光了。把積下的八元也化了，而那洗衣服的二元三角也交托了他，他問也不問這錢從什麼地方來的就拿走了。天氣又冷了起來。他還是找不到事做。她也問了幾個地方，也沒有地方要女工。又跑了幾處薦頭行，那裏坐的人又太多了。錢用完了，祇好又拿着衣服出去，都是單衣，又舊了，值不了幾個錢，於是又完了。

顧美泉回于阿小又打了架。他向他借路費回家鄉去，他不肯。于阿小被打在家裏睡了一天。倒是小玉子趁兩個男人不在家時，跑過來了。

兩個人好久沒有說過話，見面時倒又傷心了，埋在心裏的互相怨恨，也就消了大半。阿翠頓着聲說道：

「阿小沒有良心，害得我們這樣，你不該都不過來看看我……」

「怪不得他，他是失錯。你們老頭像隻瘋狗，見不得他，腿還沒有全好，昨天睡了一天……」

「唉，他近來的脾氣是壞了起來了，我……狗牙崽的娘比我也好些，我有時想，能夠死也好，……」

眼淚又掛在阿翠臉上了。小玉子也覺得非常難過。

「是不是他常常打你，王婆婆告訴我的，王婆婆她說她也可憐你，她不恨你了……」

「噲噲噲……」阿翠哭了起來：「他怎麼能不打我呢？我們是這樣無路可走，吃盡，當光，求人，等短工，沒有用，餓死就在眼前了，一晌來我都不敢吃飽……他自然不耐煩啊！他祇好找我出氣。我怕他，我恨他，但是我也懂得他，他從前並不是這樣，我也祇想打人呢，我找不到出氣的地方，我祇好一個人哭了……」

小玉子看見她伏在桌子上，兩手抱着頭，不住的抽咽，手臂已經瘦了好些，

人是那末顯得軟弱，同秋天的枯葉一樣。她也覺得非常難過，生活真淒慘，她半天不知應該怎樣說，直到手又觸到了口袋裏的東西，才掏出兩塊錢來，放在桌子上說：

「你過的日子不好過，我也曉得。我在上海，歇了生意時候，還不是淒惶得很。也許慢慢還是可以找到事的，不要急。你們想到上海去嗎？我看去了也不見就找得到事，那裏找事的人更多呢。老顧要阿小湊一個十塊二十來塊錢給他，阿小實在沒有，我一來，我媽一去，已經拉了許多虧空，手邊頭真的沒有，不是不借給他，他不信，就動手，這傢伙真蠻得怕人。不過我們原來是好姐妹，現在你沒有飯吃了，苦得要死，我就沒有錢，我心裏也總是過不去的。所以我……這是我媽走的時候悄悄給我的兩塊光洋，我因為牠是新的，捨不得用，就老收着，也沒有告訴阿小。這個我給你，我們姐妹一場，你收着好了。」

阿翠從手膀上投過眼睛去，對洋錢望了一望，又哭了起來：

「我不要，我不要，你還是拿走好了……」

小玉子又安慰了她一回才走，並沒有收回那廿錢，而且留下許多溫暖在這可憐女人的心上。

這兩隻洋她已把牠換了一些糧食了。顧美泉看見有吃的也並不做聲。還是常常同着張宗榮在外邊喝茶喝酒。狗牙崽也還是常伴着她。狗牙崽的娘待她是非常親切的。她回來後總要先到她房裏看她的。她也偶爾去看一看小玉子，王婆婆也同她談話了；她剛剛過得好一點，然而又發生了意外。

六

這天顧美泉又走到廠門口去，他想看看有短工做沒有，不管什麼事，打包也好，搬運也好。因為他雖不說，他是已經知道家裏的米又祇剩一點點了。他和一些人站了半天，得來的仍是失望的時候，他正預備走了，而他旁邊一個缺了嘴的小夥子卻扳了他一下，閃着眼睛說道：

「你的事，我曉得，唉，你被別人賣了。你知道麼，補上了，補上你的那個

缺的，就是阿小老表……」

「真的麼？」他用力抓着他。

缺了的嘴，連連吐着不清晰的音波：

『是真的，已經一個禮拜了。我看見他們在一塊走……』

你若騙了我，我要打死你的……」顧美泉爲這突來的負義的，被欺的新聞所震驚了。滿臉泛着激怒的緋紅，便跳開了。

他四處打聽着。有人搖搖頭說不知道，有人說是的，老早就進廠了的。也有人說，那與阿小有什麼相關，別人自己找的門路，他工錢一個月少了五塊錢……他在晚邊頭又找到張宗榮那酒鬼了。兩個人把阿小臭罵了一頓。弄到夜深才回去。

劣等的燒酒在肚子裏作怪。他渾身醉得搖擺不定。頭昏得很，阿翠便扶着他躺下，於是他又罵起阿小來了。這個東西簡直是陰謀陷害他，他假若不報這一個仇，真枉生人世了。他又跑到廚房裏去找菜刀吼着要殺人。阿翠嚇得要死，拚

命的吊住他，推着他，他跌下去了，她才又慢慢把他拖回房裏來。他躺上了牀，就又睡熟了。

阿翠不敢睡，守着他。看看天就又亮了起來。弄裏有了聲音，倒馬桶的車推進來了。她就走去倒馬桶。

顧美泉糊糊塗塗也就醒了過來，好些記憶模模糊糊的顯出來了，于阿小，他賣了他，饑餓，枯瘦了的老婆，眼淚，死，復仇……但是他難道真的殺死了他麼？殺人抵命……於是他又躊躇起來了。然而仇恨卻咬着他，他就饒了他麼？不行，人都會笑顧美泉是孱頭，餓死也活該……然而……他想嚇嚇他也是好的，硬逼着拿出幾十隻洋來，他就遠走高飛，到上海去吧……他以爲這樣很好，他就得意的笑着。

阿翠這時正走進房來，看見他的臉色蒼白，凶狠的露着獠牙。她心裏又打了一個抖戰，她想他一定又在轉那怕人的念頭了。

「呀，他一定要惹出大禍來的……」

她茫茫的又走了出來。支配着她全身的祇有一個意念，就是害怕。她在後門口站了一站，心裏也就明白了一點，於是便衝進隔壁家去了。急急忙忙的踏上樓梯，一下就推開了于阿小的房門。

小玉子眼還睡惺忪的蹲在被窩裏，阿小剛剛跳下了牀在披一件短棉襖。她冒冒失失的說道：

「阿小！你趕快走吧！躲一躲，我們那瘋子他又要來找你打架了……」

她一說完，便趕即又跑了回去。

「打架？我怕他？他今天要來，我就做他，這王八也太凶了！」

但是小玉子卻懇求了他。他也就臉也沒洗的走了。

阿翠在後門裏看見他走了出去，才放下了這顆心。

小玉子把丈夫送走了。自己也不安心，心裏想假若這樣鬧下去總不是事，她想最好搬一個家也好……她慢慢的，有點焦愁的從被窩裏坐了起來，正伸手去拿衣裳，卻從門邊伸進一顆腦袋來把她嚇癡了。

顧美泉挾了一把菜刀，連老婆的視線也躲過，偷到他們的房裏來了。滿想懲治于阿小，嚇出幾十塊錢來。他一衝就衝到了他們的牀前。

然而于阿小沒有在。

他有好久沒有剃頭了，蓬着亂髮。臉蒼白得怕人，青的筋暴出在那上面，一下一下的跳着。瘦了下去的大眼，帶着淡紅，瞪着，放出凶狠的光。而菜刀擊在他手裏……

小玉子看見了，看見擺在眼前的凶兆，猛的又回復了知覺，她做了一個極怕人的姿式，便開始大叫了起來。但是她還沒有叫得出聲，那菜刀便砍在她咽喉上了。她不能叫，卻還望着他，癡癡着。於是第二刀又在額上，而她的眼便不得不閉下了。而第三刀，第四刀……就連續在她身上劃着。

顧美泉並不是受意志的支配，像在夢中似的，糊裏糊塗的砍了半天，卻也一下從瘋狂中驚醒了。本能叫醒了，「逃吧！」於是他扔下刀，擦了擦手跑了。

小玉子暈過去了好久，卻又慢慢為苦痛醒了來，祇有一絲的氣，好些處傷口

的血卻流得不止。她拚命撑着，把自己移到窗口處。她伸了頭出去，用力的打着窗門。

首先看見的是一個小孩，他駭得叫起來了。這個披散着頭髮，流滿了紅色的血的，掛在窗戶上的頭。於是好些人都看見了。都潮湧似的擁到她房裏來。都爲這奇異的事嚇着。而一下，全個街裏都知道了。有人把于阿小推着跑回來了，有人跑去告警察了。翻了天似的，這街裏驚人的沸騰着。

于阿小一看見了老婆那樣子，心裏就明白了大半。把她那血染了的身子抱了過來，小玉子已經要噁氣了，翻着眼望了望他，嘴裏用力的咕嚕着：

「願……美……泉……」

警察也已來到了。好些人就又擁到間壁去。祇把阿翠捉了過來。阿翠低着頭，無一句話好說。眼裏不斷的流着淚。

屍首放在房子中不動，等檢驗官來。斑斑點點，全是血跡。

人心都緊縮在一團，不知應該怎麼樣才好。有些人互相爭先的報告着。也有

些人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悲慘烙在他們的心上了。

于阿小傷心痛哭着，他咬着牙，頓着腳發誓，他一定要報這個仇的。他要顧美泉抵命。他告下他了。他願出賞格，盡他的所有，盡他一生的苦力做報酬，也要把顧美泉捉到。

上工的一些人雖說已經上工去了，街裏的人卻不願離開這房子。在街上過身的一些人，一些小販，也都要擠進來看。

驗屍的驗過了一趟，在簿子記了一些什麼就走了。

于阿小沒有上工去，而工廠裏大半都曉得這事了。

下午才買了一口白木薄棺材，擡在義地上葬下了。

阿翠被捉到牢裏去。

第三天衙門裏把于阿小，王婆婆，張宗榮傳審了一次，又從土裏把棺木掀開驗了一次，但是兇犯沒有到，沒有結果。于阿小幾個人放了回去。阿翠仍舊關在牢裏。

七

顧美泉同恐怖鬥爭，同饑餓鬥爭，同自己的犯罪的苦痛鬥爭，也輾轉逃到了上海，找到他的一個師兄了。師兄是在閘北一個鐵舖裏當夥計，看見顧美泉那個比乞兒還不如的，襤褸樣子，也祇好將他留下了。祇是顧美泉雖說有住處，卻仍舊找不到工做，有時跟着師兄到他舖子裏幫忙，做了一天的事。並不拿工錢，祇圖吃飯，也還不能得老板歡心。他心裏又掛欠他所犯的事，又掛欠老婆，不曉得事情弄得怎樣了。祇覺得後悔。常常恨自己。睡覺也睡不好，耐不住時時常嘆氣。人是一天比一天不像人樣了。成天不是看見阿翠，淚眼婆娑的，就是看見小玉的那付怕人的樣子。再不是就是于阿小了。他不懂得自己怎麼會把那女人砍了的。他是從來就沒有仇恨過她。他想那時一定是有鬼在捉弄他。唉，她爲什麼駭得那樣子，她爲什麼叫起來了的呢？他有時怪自己，有時又怪別人，有時怕有人來捉他，有時又怕小玉的魂來追他，他總是不寧得很。他師兄先前沒有疑惑他

，後來也覺得奇怪了，他問過他幾次，他不說，但是有一次他卻忍不住，而把什麼都說出來了，他覺得這樣心裏可以好過一點。師兄並沒有因為這事就趕走他，反答應爲他託人有到漢口去的，順便可以爲他打聽一下這件事。沒有好久回信就來了。他曉得的是于阿小已告了他，文書還來到了上海。阿翠已經關在牢裏了。王婆婆去看過一次，說病得快死了。王婆婆她們都說，要把她丈夫捉住，他才能放，否則，她的命沒有救了。他聽了這些話，心像被刀戳着。他老婆確是沒有罪，然而卻因爲他在吃苦了。他祇想能從牢裏把阿翠救出來，她是那末可憐，那末無辜，但是他卻沒有勇氣自己去投案，他想了許多方法，都行不通，後來才決意給阿小去了一封信，那信是那末寫着：

「阿小！算我對你不起，過去我是太糊塗了。不過我也不是有心的。我原來是祇想去嚇嚇你的。不曉得怎麼卻真的動手了。我後悔也悔不來了。你恨我，也是應該的。你若把我捉去，要我抵命我也沒有話說。祇是這個到底關我老婆什麼事呢？聽說她在牢裏病得很厲害，我又不能去看她，漢口又沒

有一個親人。我們相熟一場。她同你老婆又那末要好的，我求你開恩說一句話，把她放走吧。她無錫還有一個老子，她或許可以活下去的。你救了她，她會感你的恩的。我也感恩的。我總記得你的好處，我要報答你的……

顧美泉

信去了好久，也沒有什麼消息。顧美泉仍是找不到事做，常常餓着，天氣又冷，衣服又單薄，心裏又有事，日夜不安，而這時卻也認識了幾個上海失業的鐵匠了，才曉得上海要找事更是難上加難，不特貪圖新工便宜，任意的開除老工人，簡直是大批的開除，遣散，好些廠就關門了。幾千的工人就徬徨於街頭。百物都昂貴，然而廠裏還要扣工資，加班，延長做工時間。上海的失業工人，就有好幾十萬。顧美泉常同他們在一塊，跑着跑了許多地方，雖說人仍是饑餓，然而卻彷彿又清白些了。從前還祇是因爲犯罪。覺得自己是一個殺人犯而恐懼。縱有時後悔，卻祇是後悔因爲一時的仇憤而反陷害了自己。現在呢，是根本連對阿小的仇恨也沒有了。關阿小什麼事呢？他那裏有權力來開除他，來陷害他，這個完全

是那些剝削他們的有錢有勢的人呀！他和阿小原來是兄弟，是站在一塊的，是應該一塊去打敵人的，然而他不懂，卻去把阿小當做敵人了。他明白了這些，就又要更難過起來了，他又給阿小去了一信：

「阿小！你一定還在恨我吧，想吃我的肉，可是我對你一點仇恨也沒有了。我不知道你近來怎麼樣，我真是可憐你得很，你的老婆是被人砍死了，你一定傷心得很。我很後悔。然而我也明白了。所以我不恨你了。你也不必恨我。因為殺你的老婆的不是我，同使我失業的不是你一樣。你雖說忘記了替我請假，但是開除我的是剝削我們的老板。殺死你老婆的雖說是顧美泉，但是顧美泉是因爲失了業，找不到飯吃才失錯幹出來的。我錯恨了你，才幹出那糊塗的事來，我現在一想起這些，我就更恨起了那個使我們這樣悲慘的勢力！你一定還不明白這些，還是恨我。我是希望你不要一眼祇認定我是你的仇人，我們原來是弟兄，都是貧苦的弟兄啊！

我的老婆怎末樣了？死了沒有？她真是冤枉。你能救她就救救她吧。這

樣冬天，把她關在牢裏，於你有什麼用呢？

顧美泉

信去了，也仍然沒有回信來，他雖說還是不安得很，卻也慢慢忘記些了。並且上海打起仗來了，他們住的地方是戰區，在第一個晚上就被砲轟完了。接着是火燒殘殺，日本兵來了。他和着師兄逃了出來；因為無處可走，在閘北的一隊義勇軍裏他們投了進去。成天在火線上救護傷兵，飛機在頭頂上飛。機關槍，迫擊砲，小鋼砲，步槍，不停止的在耳邊像年三十的砲仗，炸彈，大砲就在鄰近的地方轟炸，『嗚』的一聲，一顆子彈從耳邊飛走了。他開始是有點怕。但是，那些英勇的士兵，違背了命令，抵死的攔住那要踏過來的唐克車，那到處燒殺淫虐的日本帝國主義，爲的什麼呢，爲的是這些勞苦無救的民衆呀！他們使他膽壯了。還有他看見了那些戰區的難民被抓去，被刺了，被剝了，卻不死去，小孩從母親懷裏用刺刀戮死了。而母親在幾十個日本兵的姦淫之下也死去了。顧美泉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大的事變，從來沒有思索過，現在也爲這些而奮昂起來了。他的那些同伴，那些在一個隊中的義勇軍們，那些指揮者們，那些從租界跑來的慰勞隊

們，那些熱烈擁護抗日士兵的老幼百姓，那些幾十萬工人的罷工，整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的嚇人的情緒，給顧美泉掩在裏面去了。他和他的師兄都成天忙碌着。全身都破爛得不堪，飢餓得不堪，比在廠裏做工的時候還缺乏休息，可是他倒漸漸快樂起來了，充實起來了。終竟把那殺人的事，犯罪的事也忘去了。

八

于阿小呢。卻因了老婆的事。有幾次沒有到廠裏去，也忘記了請假，而被開除了。他每天四處的尋訪，祇想找到顧美泉，也沒有找到。自己的衣食也成了問題了。於是他不得不又四處找工作。凡是同鄉的地方都去過，同鄉不是不願意幫忙，實在也找不到事，祇好借幾角錢給他走好了。無錫會館也去過，那裏看門的竟把他趕走。他有時整天的跑着，找不到一點事，有時爲幾個銅板替街上幾家相熟的舖子去跑腿。想去拖黃包車，漢口的路又不熟，而且車行要押金。幾家小銅匠舖，也去問了，都用不起新工。他房子也租不起了，就在王婆婆家的樓梯下，

和王婆婆的地舖排在一起睡了。王婆婆看見他可憐，也就留下他，並不要他一個錢。而衙門裏的偵緝隊員。常常還要勒索他，他也祇好請請他們喝茶。有時爲這些勒索是反而討厭起這「官事」來了。他到底也把顧美泉忘記些了，從前祇想抓着他，吃他的肉，現在也把這事看淡了好些，縱是把顧美泉殺死了，於自己有什麼好處呢！但是他總也還是想能夠報仇也是好的，因爲他現在的失業，無家可歸，老婆那末的慘死，都是他，顧美泉一手造成的啊！

阿翠也帶過幾次信出來，問問她丈夫的下落。她常常因爲自己的吃苦，而恨他，卻並不想會把他抓到，因爲，那是償命的事啊！然而她想想自己的一生，都將在暗無天日，蚤蟲叢集的牢獄中老去，死去，吃的是比糠不如的粗糲，睡的是冰冷的土地，要挨看守人的鞭打，還要忍受一些惱人的輕薄。她現在還才十九歲，十年，二十年，知道有多少時日，就將在這裏去度過呀！她一想起來就怕。她懷念她的家懷念所有相熟的人，懷念一線陽光，一口新鮮空氣。她有時也想假若把顧美泉捉到，她也許就可以放出牢籠了吧，但是，……那他得償命的呀！他死

了，那她呢，……於是她瘦了，病了。王婆婆來看過一次，狗牙的娘帶起狗牙也來過一次。她看見她們更忍不住傷心。她們所能給她的，也祇有幾顆女人的眼淚。天氣冷了，牢裏雖說沒有風和雪，可是卻有當不住的冷氣，於是她病更厲害了。

第一封信收到了。弄裏好些人都跑來要看着。這是新聞呀，那個顧美泉卻自己寫信來了。于阿小剛接到時，卻更生氣，引起他許多仇恨，但是王婆婆卻說道：

『這是真的呀！同他老婆有什麼關係呢，她若還不出來，她一定得死在牢裏的……』

阿小也想到那天早晨阿翠跑來叫他躲開，阿翠還是同他們很要好的……也有別人說

『顧美泉說的也是老實話，他未必立心要殺你老婆，他自然也曉得自己是錯了，可是現在出不得頭了哈。衙門裏有案子，一出頭就得死哈。祇害了他老婆。』

他老婆又沒有犯罪。我看阿小你去求求情。把那女人放出來算了。」

附和的人很多，都說不應該把那女人活活關死。

阿小就照着好些人的意見，同衙門裏的人說了一點，可是衙門裏的人卻罵起他來了。罵他不懂事，犯人也好隨便進出的麼？除非把囚犯捉到，審判過，的確這女人無罪，才能放。說病，病的人多得很。他還說犯人就愛裝病的。

大家都覺得這女人無辜受罪，然而大家沒有能力，祇有怨恨這無理的法律。王婆婆於是又帶了一件破棉襖去了一次。告訴顧美泉來過信，于阿小救過她。她就又哭了一場。

顧美泉還是沒有捉到，而阿小卻更難生活了。也混在好些失業的羣裏。酒鬼張宗榮也在他們一塊。他現在已很少吃酒了。大家都找不到事做，大家的肚皮都逼着他們，但是因爲在一塊的人多，也就想出一些辦法了。他們大家一夥，誰也不准跑開，大家跑到一些社會局，市黨部，要求安置，要求米貼，起先是用一些警察把他們駭跑了。但是他們第二次的又來，人更多，警察已經沒有用。於是也

祇好騙着他們，給一點兒東西，但是欺騙是不久的，於是又來了……於是于阿小也明白一些了，而對於顧美泉的行蹤也就不關心了。

可是顧美泉的第二封信又來了。這封信寫得很明白，于阿小覺得很懂得。他把這朋友是完全原諒了。他同好些人談過，他們也勸他把這「官司」撤消算了。何必要他老婆關死，而他自己一生也不能出頭。于阿小覺得也有道理。縱是顧美泉對不住他，他也饒了他吧，於是請了人又在衙門裏上了呈子，願意取消。但是衙門的回示卻不准，因為是殺人重犯，不能輕易撤消。阿翠仍舊不能釋放。于阿小祇有後悔不該「告」他的了。

事實既然完全證明他們是無一點力量。于阿小也祇好把這事丟開。也許顧美泉不會捉到，也許阿翠可以慢慢好起來……他倒熱心同着那一夥人成天商量着一大夥人的生計辦法去了。

這件事，他們雖說忘去，雖說不願意想到，然而卻有人不願忘去。上海的偵緝處從接到通告後便留下心來了。又因為奉了令要防止反日的活動，解散了一些義勇軍，又怕這些隊員們雖說被解散了，卻還暗中活動，便更加緊的暗地監視着，因為對被解散的義勇軍的偵察，而顧美泉卻被他們打聽清楚了。在一個晚上，十幾個人的槍頭恐嚇之下，捆着抓去了。像抓一個大強盜似的。而且因為案情的重大，決定就在上海開審，而且火速要把阿小阿翠王婆婆等都捉來。

阿翠很傷心。她想到可以看見丈夫了，而丈夫說不定要償命了。他本來病得很厲害，心一焦急就更病倒了。王婆婆不願來上海，就躲起來了。于阿小也想躲過，卻被抓着了，被押到上海來。在開審的那天，就和仇人顧美泉見了面。

兩個人都瘦了許多，骯髒了許多。都互相望着，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不准說。

小玉子的娘也來到了，她一看見阿小就哭了起來。她是恨着這凶犯的。

顧美泉一切都照實的供了。旁聽的人有些也不免搖着頭，判不決他的是非。

法官又問于阿小。他也照實說了，並且最後他補足說：

「我想收回我的狀子。我不願顧美泉抵命，我想饒了他算了。他犯了罪，他卻不能完全來負這個責任的。我很後悔來打這場「官事」的。我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

法官聽了他的話，一點表示也沒有，祇說一切自有法律來解決的。

第二天這判決便宣佈了。

顧美泉被押到曹河涇槍決。

阿翠也正在這幾天之中病死在漢口的牢裏。

而于阿小卻被偵緝隊告下了。因為他答應出的賞格。卻一個也拿不出來。而偵緝隊員並沒有替他提人的義務，於是他也被抓去了。關在牢裏，不知什麼時候才得釋放。

詩人亞洛夫

一

又是饅頭和菜湯！

詩人亞洛夫和着他的老婆安尼，還和着那七歲的女兒小安尼在吃晚飯。

十六枝的電燈光照在安尼的臉上，有着一個大鼻子的臉上，她今天的粉，似乎又搽得多了些。已經過了中年在發胖的胸脯，很大的腫似的一對奶子高高的鋪着。兩條粗胳膊從短袖管裏脹了出來。哼，她今天又修了指甲啦！

亞洛夫望着他那打扮得並不怎樣好看的老婆，又望着那吝嗇的晚餐，想着他老婆的藏得滿滿的錢包，忍不住要怨恨了起來：

「你是養得那末胖胖的，你全不想我和小安尼，你天天在麗莎那裏吃牛排，吃糖果，吃中國梨子，可是你卻祇把饅頭和菜湯給我們吃。看你的錢包啦！你天

天和着那婊子，學得看不起丈夫啦，你全變了，把一個貴婦人的美德全忘啦……

「安尼聽着聽着，就把一雙因為胖而細小了的眼睛鼓了起來，非常快的也就搶着說了：

「別放屁吧！你配罵麗莎！馬得洛夫大佐，居魯加將軍都稱讚着呢！她接待美國水兵，法國水兵，連中國人也接待，可是你以為她的錢就浪費了麼？她還給了許多給大佐，是給了俄羅斯呀！她的情人，她的弟弟，她都把他們趕到滿洲去了。前天在歡送會上，她唱國歌唱得真動人，全激動了，美國領事還敬她酒呢！大佐說，爲了麗莎的歌喉，也要把布爾塞維克趕走呢！你才沒有出息，也不去投効，振起精神呀！多好的機會，恢復我們的帝國，恢復我們舊日的榮華……」

她說得高興了，泰山似的學着一個公爵夫人的樣子坐在那裏，像真的把布爾塞維克已經趕跑，圍着她的全是奴隸啦！

「我怎麼能去當兵！大家看不起我就算了吧！我是大學生出身。在聖彼得堡

大學的時候，我還不是穿着貴胃的衣服，在卓琴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讀我的詩嗎？多少人都鼓掌。我並不是陸軍出身，那時還不到年限，我並不怕死，我並不是不愛祖國，是我不懂呀！我爲什麼不想那時候呢，那時又年青。嘿，……」
亞洛夫又感傷了起來，講不下去，那過去的時代，黃金的，浪漫的，酒呀，音樂呀，女人呀……

小安尼是生在上海的一間竈披間裏的，她從沒有享過榮華，她不懂他們的話，但是她從他們那裏，從好些俄羅斯人那裏，她曉得有一種怨恨，就是布爾塞維克那東西和着那些賤種，一些工人和農民都是該殺的。她另外還曉得的，就是在馬路上怎樣去騙中國太太們的錢，和怎樣去踢中國的窮孩子。她留在家裏的時候很少，老是和着一些大的孩子在街上討錢，偷東西，買糖果吃，買甘蔗吃，她會賭錢，會罵人，還愛在暗角裏同尼古拉，或者格里沙親嘴，幹一些丟臉的事。

吃完了晚飯，安尼把盤子一推，用紙頭揩揩嘴，朝着鏡子弄頭髮。她對着鏡子要笑不笑的望着，得意極了；哼，麗莎不過穿得漂亮，他們沒有看見過年輕的

安尼呢！她又側了一下頭，斜眼再對自己一望，那種真真是貴族式的使人討厭的側頭，她現在做了一個婊子的僕婦，已經胖得很醜了，還不願意忘掉。於是她滿意的聳了聳肩，便去拿錢包了。她連晚上也還要到麗莎那裏去，替她鋪陳那華美的，淫猥的睡榻。

「給我兩毛錢吧！」亞洛夫詩人把垂着的頭仰了起來。

「沒有。你應該找職業！在中國還搶不到一碗飯吃，你，真丟人！」她動着那雙大腳，穿了一雙麗莎的舊的小緞鞋，挺着肚子一拐一拐的從竈披間走到街上去了。

小安尼也從凳子上溜了下來，想跟着出去，卻被她父親叫住了：

「小壞坯子！走來！」他捻着她的鼻子。

於是他在她的坎肩口袋裏，搜出一顆銅戒指和十幾個銅板，還和一個壞了的夜光錶。

「好，小媳婦！你也得會賺錢啦，給爸爸去喝酒吧。等爸爸找着了職業，會

好生打扮你的……」他又捻了她的小面孔，便擡起身，扯了扯髒襯衫，也走出去了。

「你媽的！」小安妮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就朝她爸爸的後影罵了起來。她踩着腳，做許多怪樣子。直到聽見尼古拉在窗下吹哨子，才又高高興興的跳着跑去了。

亞洛夫捻着鬍子，在晚涼的馬路上慢慢的踱着。含着輕蔑的眼光，去看一些裹着單紗長旗袍的女人的屁股。舖子裏的留聲機，正唱着淫蕩的外國語曲。他走了過去，又轉過一個花舖，在一個飯店的外邊站了一會。又看看汽車，汽車裏全是些染有紅唇的白種女人，一些大肚皮商人，風吹着那柔軟的金黃的捲髮。他眼前又映着過去的歡樂影子，便捻緊了拳頭，朝一條黑弄裏走了進去。

一間小小的白俄的酒吧間在這裏，門外全坐滿了叢生鬍子的人，洋溢着燒酒的辣味，和嘲笑，每天都要鬧到三四點鐘才安靜的。還常常有穿了大裙子的女人來跳舞呢。把一些鄰居，全是在白天要做工的中國人鬧得不安，一個弄裏沒有一

家不恨他們。

「啊……哈！亞洛夫！」

「詩人來了！」

亞洛夫雖說背了一個詩人頭銜，實際是好久沒有拿過筆了，不過這個好聽的高貴頭銜，卻常常能夠安慰他一下的。

亞洛夫還捻緊拳頭，不做聲的走了進去，從口袋裏把他女兒懷裏搶奪來的一切放在櫃檯上，便坐了下來。

光頭的老板看見那銅戒指，很想打趣他一下，卻望着他不說話的臉咽住了，趕忙倒了一大杯燒酒送了過去。

對面坐着的伊凡諾夫，一個中尉的兒子，現在卻是一個流氓，便朝他舉起酒杯，大聲喊道：

「爲我們的詩人，爲我們的北滿的軍隊，爲我們的尼古拉……」酒把他噙住了。

隔壁桌上的幾個人，也雜亂的嚷了起來：

「亞洛夫萬歲！」

「……………」

而且他們又唱起歌來了。亞洛夫也和着。

喝酒，嚷鬧，一直到了一點鐘。亞洛夫才從那小酒吧間踉踉跄跄的走了出來，他一手搭在一個流氓身上，踏着虛飄飄的大步，在夜的馬路上，呵呵的笑着，而且，還在唱着。

二

第二天亞洛夫沒有從小安尼那裏搶到錢，那小東西壞得很。她全買桃子吃了。於是他趁着房東女人的不注意，把房東的一把鉛壺帶到小酒吧間去了。老板在另外一條街上開了一家黑貨店，所以什麼東西都收買，常常也有很好的衣裳和首飾。

瑪麗亞也來了。她讓老板攬着嗅了半天，得了兩片香腸，蹬着高跟鞋，快活得什麼似的。她又來鬩着亞洛夫，討了一根香烟。亞洛夫也就在她肥腿上捻了幾下。而且他們便對酌起來了。

亞洛夫是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怨恨裏，他想起他父親給自己的奴隸們用了鎗鎊來打，他就打戰。再想起了祖國，這更是經年使他睡不着的，祇有一到了這酒吧間，便把一切恨毒都放下了。

「吻我一下吧，寶貝！我明天也得上滿洲去了！」瑪麗亞歪過頭來，眼裏放着光輝。

「真的嗎？」

「哪個騙你！馬得洛夫大佐說前線要看護，我想我還是去好了，我要早些回到莫斯科去。你不知道我媽還是皇家大戲院的戲子呢。她是被他們殺了的。我那時太小了，跟着外祖母逃出來的。你莫說我媽是戲子，她卻也像個公主似的，哪個皇親貴戚不喜歡她。我明天一定要去的。我還有個從兄弟在哈爾濱，他來信也

加入了軍隊呢……」

「哦，真的嗎？……」亞洛夫想到自己了，他應該怎麼樣呢？還是到滿洲去，還是留在上海？……

這時那個流氓伊凡諾夫，把襯衫敞開，一路衝了進來，快樂得發狂似的說道：

「哼！這些中國豬，長還沒有長大，也做了布爾塞維克呢！魔鬼叫他住在我姐姐的公寓裏，我一看他們那樣子，就知道了一半，我裝不懂中國話去同他們接近，哈……」

「伊凡諾夫！說下去呀……」

「怎樣了呢？……」

「關在牢裏去了呢！」

「從頭再講呀！」

伊凡諾夫一口把亞洛夫剩在杯子裏的酒喝乾了，便又說下去：

「他們一點不提防我，在房子裏常常罵國民黨，罵國民黨的還會有好像什麼？於是有一天等他們不在房子裏的時候，我就跑進去翻了一翻，翻着許多印刷品和書籍，大概總不是好東西。好，好得很，他們今天又是三四個人在房子裏大說大鬧，我就告訴了我姐姐，到隔壁菜館打了一個電話，哈……於是囚車就來了。我裝着不懂的站在門口看他們上車，哼，年紀那末輕，也就做布爾塞維克，他們一走，我才笑出聲啦，肚子也笑痛了。哈……」

「哈哈……」

「伊凡諾夫！你幹得真好呀！喝一杯吧！……」

「大家喝呀！」

於是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舉着杯：

「日月輝煌，照我舊邦。重整王朝，重建宮房。笑彼阿奴，重歸我有。」

笑彼……」

「嘿，別唱了！我忘了大事情啦！聽我講吧！」伊凡諾夫又大聲的嚷，嚷了

半天，才把這些人安靜了下來。於是他接着說下去：

「波爾今天告訴我的，他說大家明天都到公共汽車公司那裏去呀！那裏又在鬧罷工呢？」

「對了，我曉得的，今天上午沒有開車子出來，下午才開得幾部呢。他們要公司實行加工資的約，公司從前是答應過的。」

「那好啦！管他公司有約不有約，我們的運氣又來啦！用得着多少？」

「波爾說公司預備同他們硬幹，全要換啦。賣票兩百多，查票幾十個，三百來人呢。上年他們罷工，我們也擠去二十幾個，這次一定更多了。公司同波爾說，這次要幫他們忙，明天一定要多去些人才對呢。」

「一定邀人去，總得幫他們忙，我們的軍隊還要向英國要子彈的呢。他幫助我們，我們也就得幫助他們……」

「工人們全不是好種，世界上的工人都一樣，這裏鬧罷工，那裏鬧罷工，一些搗亂的傢伙！明天去，把這些搗亂傢伙的飯瓢子打來吧！」

「嘿，六七十塊錢一月呢！比中國工人加了兩倍！波爾說，他們老是罷工，所以公司要開除他們，寧肯多加工價喊我們去……」

「公共汽車公司萬歲！」不知什麼人喊了一聲，於是在這些醉鬼中，便瘋也似的又有好些人接着喊了。又是鬧成一團糟。

三

三四十個人從總公司簽了字在一個單子上，便坐了公司的汽車駛到廠裏去。那英國人穿得真乾淨，又高貴，又和氣，看在眼裏，滿舒服的。他的衣服，燙得真平，白帆布鞋，一點灰也沒有，亞洛夫用着不文雅的態度笑了起來。他過去也會這末乾淨過，有過丰彩，可是現在卻太髒了，沒有人把他當做一個紳士看，他也就懶散多了，不過在這英國人面前，卻又記起了禮貌，所以在分別的時候，便好好的舉了一下手。

在車子裏，三四十人都高興的笑着，不止是因爲找着了職業而高興，大半還

是爲了馬上會有一批窮苦的人，因了他們而不得不失業了的緣故。他們並不認識他們，私人間一點怨恨也未曾有過；可是他們，總是這樣仇恨着的。

汽車一直開到廠裏面。他們跟着波爾走了下來。他們站成了一排。另外一個俄國人在一個英國人的指使之下，走了過來，用他的那雙大手，從濃的紅鬍子裏噴着唾沫，用力的吼叫了起來。他告訴他們在工作上應該曉得的一切。他說了三遍，他問：

「懂得了麼？」像一個將軍似的望着他的部屬。

「知道的！」詩人亞洛夫便顯得聰明似的搶着回答了。

大部分還癡癡的站着。心裏不明白，口裏又不敢說出來。

「好，記着！就在分班出發罷！」

車子一部一部的陸續從廠裏又開了出來。廠門口站了好幾十個巡警，馬路上似乎有零落的工人。車子飛快的掠着衝去，喇叭驕傲的叫着，這些第一次賣票的俄國賣票員，心裏浮着得意，眼裏射着光輝。站在空的車子裏，像站在衝入敵

人防線的鐵甲車上一樣。

也還是有好些乘客，都穿着乾淨的衣着。女人用烏毛的扇子蓋在胸上，輕輕的響着假珠寶的項鍊。

每個車子上都跟有巡捕，每個站臺上也站有巡捕，罷工的工人開會去了。

這些新賣票員蠢得要命，曾經做過大學生，而且在卓琴諾夫伯爵夫人的夜會上念過詩的亞洛夫，也把一個開車的氣得嘟着嘴。他總不記得關車門，或者按鈴。而且一當車子震動得厲害時，雖說他已經又好了腿站着，也常常要把不住，傾倒在一些乘客身上，太太們都皺起眉頭了，輕輕的罵着「俄國豬。」

車過了新世界，他忘記了換票子，又過了外灘，他看看那幾個美國人，日本人，那些老早就坐在那裏了的，可是他們把臉揚着，不理他。他有點怕，不敢要他們再買票，那些人懂得規矩，卻欺侮他，一直乘車到底。一站路的票子卻偏要乘兩站。暗笑着他，高興着搭了十五個銅板的油，跳着跑走了。當然他們都是很

有錢，至少也有一兩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

吉諾也來乘車，他是他的鄰人，他拍着他的肩，慶祝他，鼓舞他。他一路不斷的向他說話，平日他是不大同亞洛夫打招呼的：

「亞洛夫！你也幹起來了嗎？我們一定要對付他們一下！……亞洛夫！好好的幹吧，好職業呢！……亞洛夫！你應該學會揩油呀！……」揩油兩個字是小聲說的，因為他怕有美國人，或法國人懂得他的話。

他說了半天話，也許是忘了，他沒有買票子。

亞洛夫在車上昏頭昏腦的站了幾個鐘頭，他覺得很不舒服，早上所有的高興全跑走了。一拐一拐的走了回去。穿了那件黃色的賣票員的制服。

安尼一看見他便叫了起來：

「啊……哈！我的親愛的！你看你變得多漂亮了呀！……」她剛在洗臉，頭髮上夾了好些夾子，醜陋更顯了出來，可是她裝得那末嬌媚。

小安尼也從街頭走向來摸那件黃色的，已經脫了一顆鈕釦的賣票員制服。

安尼這晚上還特意給了他兩毛錢和一些銅子，她說他一定可以慢慢做一個好

的人了。

他走到酒吧間去時，他們更歡迎了他，像對待一個戰士。伊凡諾夫也在那裏，瑪麗亞還沒有走，要等船期。她靠在他身上唱一首讚美大彼得的詩。

老板知道他是一個好主顧了，也陪着他喝酒，老板說：

「祝福我們的詩人賣票員！」

「祝福罷工！」

於是他的精神恢復了過來，他吹起牛來了。他罵那些罷工的工人，罵他們忘恩負義，罵那些還沒有罷工的工人是狗，是卑劣小人，他說他要建議公司減低那些中國狗的工資。不能再有二十元錢。在這上面，表現了一點詩人的聰明，把大家都說得打噴嚏，流眼淚。

四

從大會上退了下來的一大羣賣票員。還張着眼睛，鼓着興奮的臉，吐着忿怒

的謾罵：

「媽的！這樣剝削老子們，不是想把咱們弄死嗎？……」

「他娘，不管那裏罷工，總是那羣不死的羅宋人來破壞，老子不打死他幾個不是人……」

人羣像潰了下來的水，驚動了全個街市，那些賣小菜的，上工廠去的，都伸着頭問：

「什麼事？……」

「罷工的！他媽，帝國主義資本家一定要打倒！……」

慢慢的人羣也就又走散了，分頭去幹一些事。

有幾個人便朝戈登路的靜安寺路走來。

「嗚……嗚……」剛好那大的黃色的汽車駛了過來。亞洛夫站在那上面。

「媽的，老子總抓着你了！」在汽車門剛一拉開的時候，便伸進一隻大手來

把亞洛夫了下來！

「啊……啊……」亞洛夫叫了起來，不知說一些什麼。

「你同老子們有什麼仇，要來破壞咱們！」一個拳頭打在他臉上。

「咱們這個飯瓢子，是好捨的麼？」另一拳又打了下來。

「剝掉他號衣！……」

車裏全亂了，一些先生太太們都慌忙的擠着跑了。

一個巡捕趕來朝工人們揮着棍，有一個腿上吃了一下。

馬路上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口裏不說，心裏叫着痛快，他們是同情中國工人的。

一陣哨子一吹，從兩頭都跑來了巡捕。

打了亞洛夫，同時也挨了打的工人們，丟開手趕緊跑了。

有幾個巡捕追去，到新開路轉彎的當兒，終究抓着了一個，一路打着他踢着他，抓到捕房去了。

有兩個巡捕叫了車來，把受了傷是亞洛夫送到醫院去。

車子開回去了。可是又開走了。換了另外一個俄國人的賣票員。

五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穿着雪白的睡衣睡在舖有雪白被單的牀上。他的傷並不重，公司答應替他出醫藥費。他用手指摸着那個鴨毛的枕頭，心裏浮着高興，多少年了，他沒有這麼一人乾乾淨淨的睡過，這有點像他童年的生活，那個中學校的寄宿舍。可是他總有些不舒服，因為他的左眼腫得很厲害，敷了好些藥，又用沙布包住了。他時時去摸牠，一摸着牠，就想起那幾個工人來，於是他又捻緊了拳頭，朝空中揮着。

安尼穿了一件花紗衣，沒有袖子的，帶着女兒也來看他了。

「呀……什麼惡魔，打成這樣子了！」她一看見那些繃帶就叫了起來。並且在胸前畫着十字。

「怎麼弄的，你這蠢才！」她又問他。

小安尼一聲也不做，她走到那茶几邊去，那上面放了一些她覺得好玩的杯子瓶子。

於是他說了起來，他還做出一付驕傲樣子，他說雖說他打傷了，可是那幾個工人也被他打得很厲害，他看見有一個因為他一拳打去，馬上便噴了鮮紅的血。

「該死的工人！」安尼喃喃罵着。

「不怕他們的，公司總不會再用他們，餓死他們吧！……」

「同你打架的一個，聽說已經關在牢裏了，」

「好，好極了，關死他吧！……」亞洛夫又捻緊了拳頭，這回才是真的得意。

亞洛夫睡在醫院裏有一個星期，他現在天天都有牛排吃，安尼也常常帶點中國梨子來。伊凡諾夫也來看過他一次，告訴了他許多消息。馬麗亞已經動身了，馬得洛夫大佐也許要走。公共汽車的罷工工人還在鬧，挨打的人很多，可是公司無論如何是不會再要那些工人的了。他又告訴他每年都要罷工，都要換一批工人的。他又安慰了亞洛夫，說在中國總不愁沒有飯吃，他好了後仍然可以去的。

麗莎也曉得了這回事，爲了表示她恨中國工人，同情亞洛夫，她送了亞洛夫一把小刀。

亞洛夫於是在摸着那些好了的傷痕時候，便要摸那小刀。

日子過去了，罷工雖說仍舊沒有解決，而亞洛夫卻不能不出院了，他雖說很捨不得那安適生活，卻因爲復仇的心，也不准自己留戀，而脫掉了那白衣，走出醫院了。

他帶着疤又走到廠裏去。他又穿着那制服，昂昂的站在車廂裏，他現在已經熟練多了。而且一到了站，便趕緊去摸小刀。他不止很穩固的得了一個賣票員的位置，還聽了伊凡諾夫的話，加入到一個團體去了。這個團體是很厲害的，專門對付上海工人的一個團體。

夜會

最先曉得這消息是第三弄口上的七阿嫂。阿七還在馬路上賣花生米沒回來。

李保生來說今天晚上有戲看，要七阿嫂叫阿七買三十斤花生米，還說要阿七祇能賺一個銅板一斤，因為都是自家人吃，便是阿七兩夫婦也有得吃的。

七阿嫂一曉得了這消息，一會兒就傳開了。好些人都跑到第十弄李保生家去瞧。李保生沒看見，祇有幾個人在他門口捧着一張紙神氣活現結里結巴的唸。小麻皮也在那裏唸。說他們是戲子，真見鬼，小麻皮會唱他媽的卵戲。

快散工的時候，弄門口就貼了兩張寫了字的粉紅洋紙，認識字的都要跑攏來看看。不認識字的就跟着擠去問問：

「什麼事體？」

「嘿，老哥！有人請過節呢！」

「叫朋友請酒，擺家家年兒……」

「過他閻王老子節，飯也沒有吃的，窮開心！」

「花生米不要吃，看看九一八新戲倒好呢……」

「嘿，今天廠裏張工頭還勒着，要我們捐幾個銅板把什麼東北義勇軍，說不要過節了，我們一個也沒有拿出來，我們比不得有錢人家過節，也不花錢，也不捐錢，鬼曉得這錢捐到什麼地方去……」

「過鬼節，張印子才要過節呢。」

張印子是個放債的人，今天跑到這同和里，有五十多家都欠他的債，他逼了一些錢，還搶了許多破夾衣，舊桌子，連牀鋪擡走了的也有，弄得男人們都在心頭發氣，暗地裏捻緊拳頭：「媽的你狠，總有一天做死你！」女人們更有哭出來的。擡了牀去的人家，沒有法，在四處找稻草

「買根籌的開水泡飯吃，快些呀！」

「小狗子，今晚有戲看呢，九一八是什麼，你懂麼？」

「媽媽不懂九一八，問爸爸好了，爸爸昨天同阿七講不准紀念九一八，說外國人要來捉的……」

都急慌慌的吃了晚飯，小孩子們因為想擠在前邊看戲，飯也沒有吃飽，都跑到第十弄去了。女人們碗也不洗往鍋子裏一泡，牽着，推着的也去了。這個弄裏自從春上吃過大鍋飯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這樣一個新的晚會。

第十弄人全塞滿了。還在擠着來。屋子裏也塞滿了人，都從空的地方，人頭同人頭空着的地方，塞進一個眼睛去，樓上也是人，屋子上面也是人。第十弄的末端，不知在什麼時候搭了幾條木板，搭得高高的像個臺，大約是做戲臺的，卻也站滿了人。臺上臺下都鬧成一片，聽不清講些什麼，時時從人叢中吼出一聲兩聲「李保生！你叫我們來做什麼，快些說呀！」

拿了一個話筒子，不是李保生，是第九廠的王大寶，他開始說起來了：

「今天……」

阿翠，小玉子，梅英，幾個站在一塊的，就悄悄互相推着，吃吃的笑了起來

，看這癩痢頭不出，他也學着拿話筒子了。

聽到每人有一把花生米吃，就全場都笑了。

「真是小意思，大家不要見笑，不過吃着玩玩，那裏是過節？」王大寶也笑着說，後來忘記了，把話筒子拿在一邊，又接下去道：「媽那個辰，節，節在租界上過着啦，看那邊天，紅着啦，電燈密得像天河的星，人打扮得像洋畫上的妖怪，老子三十年了，還沒有過過節，小的時候還跟着我那媽拜拜菩薩，祇有鬼，我不信這些了。前年廠裏還放半天假，自從去年來，哼！別說了，咱們大家都有數目：：」

對的，哪個心裏沒孽兒，這弄裏就還有許多人上夜班。莫說笑聲都縮了回去，就要勉強裝個笑像兒，臉子也拉得痛。都不做聲，說不出什麼話，讓這癩痢頭說下去吧。

「媽的，今夜就叫着來聽你說傷心話麼？」有人心裏這樣想着，

靜靜的，王大寶也不說下去，祇有沉默在這裏停住，人都有點不舒服起來

了。

這時李保生才一下跳到王大寶的前面，他笑着說道：

「嘿，咱們別說那些什麼節了吧。那又值不了個什麼，丟把那些少爺王八犊子睡覺去吧。咱們今天請大家來玩玩，是因為咱們這同和里新組了一個班子，咱老李，不怕出醜，自己編了一齣新戲，他，黃伯祥便教排，戲子也不少，就街頭可憐得很，咱們都是自己人，別見笑。戲演得不好，包瞞點，演得好，還得請大家都來咧，咱們這個班子叫九一八劇社……」

這樣一說，又把大家的心說開了，好些人又鬧了起來：

「九一八什麼呀？……」

「什麼豬茲呀？……」

「我來一個，李保生！……」

「噎……別鬧囉，李保生你說下去呀！」

「爲什麼叫九一八劇社呢？」李保生一大聲接下去說，全場使又靜下來：「那

是因爲從去年九一八……」

「九一八是什麼？」從窗口送來一個女人的喊聲。

「我曉得的是在去年九月十八那天，東洋兵打瀋陽，放火，放炮，殺人，姦淫，就同春上在隔北一樣……」

「對了！」李保生又大聲喊起來。

可是底下卻有人接聲問：「是不是怕忘記了，來個會紀念？」

「要龜子才忘記，九一八好忘記，春上那一仗總不會忘記，咱們這一弄堂人，看誰沒有餓過，反對東洋老板不肯上廠啦！餓飯好忘記，吃大鍋飯總不會忘記的……」從屋上也有人這樣喊起來。

「前次罷了工，又被什麼科長跑來說一陣甜言蜜語，騙着上了工，可是他媽的東洋老板卻又要關廠了。老子不記得九一八，總記得東洋老板，總記得那些科長！要關廠麼，可不容易，總得拚下死命的……」

阿翠，小玉子，梅英……好些個紗廠的女工，不覺的也喊起來了：

「記得的！要打倒他們！」

「反對三班！」

「反對張工頭捐工錢給東北義勇軍！」不知什麼人卻這樣喊了。

「放屁！東北義勇軍是民衆的，是我們的，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要捐工錢給他！」

「要捐！要捐！……」

「不准捐給張工頭，那走狗……」

於是李保生又拿起話筒子大聲的說：

「安靜！安靜！聽我講，我講完了，再請大家輪流上來演說，再演戲看。要早點完，明早還得上工的呢……」

「好！不要吵！」

「李保生你說呀！」

慢慢的才又安靜下來。於是李保生說，說了許多，一年來，他媽的東洋人從

瀋陽越打越攏來了。佔據了東北，要打大鼻子去，英國，美國，法國……都高興讓他街頭陣。另外的一些大鼻子人。就是他媽的白俄，也幫助他們。祇有我們的民衆義勇軍，孤孤單單的在那裏用血肉抵抗着。春上打了上海，十九路軍的兵士們自動抵抗着，但終於被斷送了勝利。現在上海又緊張了。東洋老板要關廠。幾十隻兵艦，停在黃浦灘裏。砲架在下關，政府卻始終沒有一個兵抵抗着。一年來，看我們上海的工人，失業的有二三十萬。哪一天我們沒有失業的危險，一天天還要減低我們的工資，加多我們的工作時間，管兩部機器的，要管三部四部，要改三日班，餓飯的，起碼也有一百多萬人。他媽的，他們來替我們想過一點法子麼？你一罷工就派人來騙你，就雇白俄，用巡捕趕着打，現在一年了，大家既然站在這一塊兒來紀念九一八，就應該想個法子怎麼來紀念……

李保生也是一個紗廠工人，一點也沒有了不起的地方，可是在這時，在大家心裏都同他要好得很，都覺得這個傢伙是在他們一羣裏不能少去的一個。大家就又喊起好來。

接着便是演講了，都爭着跑上去，從後面擠着，推開一些人跳上去了。

「讓他上去呀……」

夜會在這個時候，便更嚴肅了起來，忘記了中秋，忘記了花生米，連看戲也忘去了。祇有帝國主義資本家，和他的一切走狗奴才，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猙獰面孔站在當前。切膚的痛楚，緊緊的撞着，個個都要喊出自己的聲音，都要拿起個什麼向前去撲滅了這勢力。

阿翠和其他的一些女工，都滾在這熱烈的潮聲裏，她們也跳上臺去破口的喊着：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全個弄裏的人都和着她們喊，她們使他們更感到親切而且敬重起來了。

小夥子們也跳上臺去嚷，媽的個辰，看不出都是些能幹角色啊！

後來還是小麻皮想起自己背就的那套話兒，覺得有點癢起來，他才提醒着還要演戲呢。問大家還要不要看。

戲開始了。大家都樂着。是因為幾個人的化裝有趣極了。不曉得肚子上塞了一些什麼，弄得那樣大，帶上假鬚鬚，算資本案。小麻皮披一張狗皮的披風，跟在高鼻子的帝國主義的後面，他扮的實在不是好角色，裝帝國主義的走狗有什麼用頭。大家都嚷着說：

『小麻皮！你吠吧！你把那套屁背熟了沒有？……』

『背熟了，我唸給你們聽吧……』

『等等，要等到高鼻子生氣罵你的時候……好，開始，大家靜些，』

戲開始了。可是底下還是時時嚷，譬如那鬍子說：『把那羣豬替我捆起來，他以為他們比我的汽車踏腳還值錢些麼？』於是底下就哄然的響起，『操你娘！打死他，打死資本案！』……後來好容易才輪到小麻皮。他打起哭喪臉，拖着鼻涕似的說：『是，是，我的老爺主子！我的親乾爹！我一定要壓住民衆！民衆是什麼王八蛋，也敢抗日，我要殺死那些搗亂的，祇是，親乾爹呀！你總要收納我呢……』

「該死的！該死的小麻皮！抓下這個不要臉的，出賣民族利益的狗來打死他

！……」

李保生裝一個老工人又病又傷在牀上，他還不斷的喊：

「起來呀！伙計們……」

於是底下更熱烈的響應他。後來甚至跳上幾個人去，擁着他吼了起來，也有幾個人跑上去要打那幾個。

戲劇雖說演得不很有次序，卻得着了擁護，大家都嚷着說：「以後咱們大家都來演戲吧。這日本矮鬼還演得不好，還要兇些才像呢！」

一直鬧到十點鐘，才散會，有些人得着花生米了，有些人沒有得着，但都是一樣的滿意，像在身體裏面加了一些什麼東西進去，個個穩健的，有着把握，懷着快樂的希望走向自己的房去，而在心裏大家都記得，十八號那天一定要參加市民大會去，那是我們的紀念九一八的大會。

我的創作經驗

在開始我想我們大家都一樣對於社會上的一切，或則某一件事，有一個意見時，就想寫出來發表給大眾，自然，我過去也是一樣。不過在那時候，所觀察和經歷依着我的環境，是很有限的。我只是集中知識階級中，所以對於大眾的生活，是沒有經驗，同時我當初也並不是站着批判的觀點寫出來，只是內心有一個衝動，一種慾望，想寫出怎樣一篇東西而已。

當我開始寫文章時，差不多總是寫了兩三年；在那時總是先寫了一個頭，攔下，後來因為再受了感觸，覺得非寫不可；於是再寫下去。當初我是很不會採取一個事件的中心要點，而給以描寫，我只歡喜從頭再寫，雖則幾次之多，在我過去的小說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這自然因為我自己是女人，對於女人的弱點，比較明瞭一點。但是因此，就引起了人們的誤解，其實對於女人的弱點，我是

非常憎惡的，不過這是和法捷也夫在毀滅中寫美蒂克一樣，雖則盡量的暴露美蒂克的弱點，但是就我們看來，法捷也夫對於美蒂克還是有袒護的地方。就是對於自己文章中的女人，也並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着自己的意見寫，開頭或則遠離得不很遠，後來就越寫越差了，有時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這時候我就變成了爲寫文章而寫文章了，當然我也知道無論如何，文字和社會是總有關係的。

在去年，我覺得很苦悶，那時我有幾個月不提筆，我當時非常討厭自己的舊技巧，我覺得新的內容，是不適合於舊的技巧的，所以後來雖則寫了一點，但是很勉強的。

後來，我的生活上有一個新的轉變，到現在，我覺得材料太多，不過沒有很好的力量，把他集中，和描寫出來。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寫一篇小說之前，一定要把那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考慮得詳細：我把自已代替着小說中的人物，試想在那時應該具有那一種態度，說

着那一種話，我爬進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心裏，替他們想，那時應該有那一種心情，這樣我纔提起筆來。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罷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的作品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舉一個例吧，現代雜誌上穆時英的偷麵包的麵包師，他雖則也寫勞資糾紛，但是他只能把偷來代替抵抗，又像杜衡的人和女人，他並不去寫一個時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想一個不恆有的女工的虛榮、墮落，這對於進步的女工，簡直是侮辱，因為實際上，很多很多的女工，是非常艱苦的到實際工作中去了。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候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經驗

。這是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歷、去體驗，因為只有在經驗中，纔能得到認識。

以後我要說一點青年作者的弊病了，最大的就是材料不充實，而多用口號而成爲空架的作品，其次就是站在旁觀的地位，而在作品中說出作者自己的話來，其次就是英雄主義，好像某某等的作品中，時常會虛構着一個非常實現的英雄。這也是不對的，至于作者本身，那末，最大的弱點，就是容易驕傲，一寫文章，就以大作家自居，這是完全不明瞭作品是屬於大衆，譬如左翼文學在許多地方像街頭一篇牆頭小說，或則工廠一張壁報，只要他真的能夠組織起廣大的羣衆來，那末，他的價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學的社會價值以外，還要求着所謂文學的本身價值。

我的自白

——在光華大學講——

我今天來到光華，並沒有預備什麼來講，我們就隨便談談吧。談什麼東西呢；哦！談談關於我自己的一切吧。

我現在為社會一般人所注目的人，我想我所以能引起別人對於我的特別興趣，是因為我背叛了一切親人。而特別對着「一個人」的親近。最近因為我是一個善於寫小說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為了一個不幸的事件演出，跟着就有人在報章上登着關於丁玲女士底淒楚的故事：說什麼丁玲終日以淚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實這是極其錯誤的，祇是對於社會一種模糊的印象罷了。在社會上，有人特別注意到我，關懷着我，這在我總覺得有許多是真同情的賜與，而有許多人卻甚無味。

我寫小說已經三年了。我不敢說，我寫的有什麼成績，不過在我自己講起來，確是以真實的態度，下了至善的努力的，然而得到了什麼？對於自己的作品，對於自身分析的嚴整的批判，都曾下了很緊的工夫。我知道有許多人亦常談到我，不過多為無聊的驅使，酒餘茶後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為作者仍要繼續努力的，大家就應給作者一個很好的寫的環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樣指摘她，教導她，可是沒有一個人敢拿出真正的態度來加以批評的。如今的文壇，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讀者都應肩起改正的責任啊，

昨天聽見有人買章護看——買作者的創作，這在作者覺得是一件十二分榮幸的事。今天到光華來，能同諸位在一起談話，我亦覺得是十二分榮幸的，現在因為找不着什麼事情來講，就來介紹章護吧。這不是演講，祇是閒談，我要再三的聲明一下。

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覺錯誤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總無人給我一種誠

戀的批判。希望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後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進的機會。

韋護是一個革命的人物。應該做的事，他都勇往的去從事工作。他遇見一個虛無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對她無形之中就發生了一種熱情的愛戀。後來進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過另一面却感覺得非常痛苦，感覺得無時間工作的痛苦。然而，竟爲她的美麗，一種無可比擬的熱愛所迷惑。後來總算給他逃開了，

我現在覺得我的創作，都採取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是一個唯一的缺點，現在是不適宜的了。不過那還是去年寫成的，與現在的環境又大大不同了。

有許多人以爲作品的內容，都與作者有關。就如茅盾的三部曲吧，就有許許多多人覺得書中的女士們，都能一一指出。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而且大有十分肯定的意味在。說及讀到我的創作的人，大多以爲我化身在作品裏了。其實不然。本來我不反對作品中無作者的化身，不過我對於由幻想寫出來的東西，是加以反對的。譬如說，我們要寫一個農人，一個工人，對於他們的生活不明白，亂寫起來，有什麼意義呢？

我在一個最親愛的朋友作家身上，覺察他與社會的矛盾非常利害。他也曾同一個女人發生過那樣的事情，他并未跑開，却被女人感化了。他的愛情表現得十分好，做的情詩，非常之多，每一句詩都十分惹人愛。後來他的生活很苦。有一個時期他曾說了這樣一句話：——

「一切愛情，一切生命都成爲無用的東西了。」

他曾向我說過他們的事情。他說——我們的事情，正是一個很好的小說，不過我不能把它寫出來，也沒有人能代我寫出啊。——我沒有他的愛人那樣有錢，我沒有那種形態。而且，本來我又不是怎樣善寫的人。他曾說，他愛她並不如他誠懇的那樣，他祇以爲那女人十分的愛他。而他故意寫詩，特意寫得那樣纏綿。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於愛她。每日與朋友都是熱烈的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他很希望他的 Lover 能把關於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他很希望得到一個心目中所要來的一個愛人。他曾老老實實的對我這樣說過。我很希望我能執筆把它完全筆之於書。本來，我以爲老

老實實的寫出就算了，然而當時又不願照着老套寫出，加之以病，便耽擱下來，後來更因別種工作，也就把它放棄了。不過後來他（也頻）向我說過，如不願照本來的計劃寫它，權當它是一件歷史敘述一下吧——指章護言。

後來我把它寫成了。我以為寫的還好，寫的很深入。每天寫七八頁，每頁有七八百字，寫的時候，是感覺得很快活的。那時，我每天祇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書中的女人時，應怎樣對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寫它，用辯證法寫它，但不知怎樣寫。寫好後，我拿給也頻看，他說不好，我但願他說不好，但不願他說太壞了。他說：太不行了，必須重寫！後來我們就為此大吵特吵起來。結果，我又重寫一遍。

有人說：這東西早些日子就寫好了，現在未免太遲了，有的朋友很不滿意我，說我把章護赤裸裸的印上紙面了。然而已與本來面目大大不相同，但一點影子都沒有，這也難說。

我這篇題材——章護——很不好，依然取之於戀愛的東西。我覺得我寫小說

有一個缺點，就是我不能像他人寫小說那樣一下筆就寫得很長。在我的作品裏，我不願寫對話，寫動作，我以為那樣不好，那樣會拘束在一個小的觀點上。章護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後，請大家批評一下，給我以一種進取的力量。

現在批評我的創作。哦！自己不好批評自己的東西。我很願把自己覺得不到好的地方說出來，然後再請大家再給以批判。哦！還是不要談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寫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別的事情。正因為丁玲是一個善於寫文字的人，而又沒有更多的人去寫。所以我又覺得寫下去，或者有一點小小的用處吧。我著作並不是為了幾個稿費。我著作并不全靠靈感。實際上，事實上的範圍是極關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給以忠實的批評，我亦更加特別注意着。

寫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說，把作者自身有關的材料寫完就算了。然決不能這樣說。不過那要看寫的方法如何。我以後決不再寫戀愛的事情了，即現在的確已寫了幾篇不關此類的事情的作品。我也不願寫工人農人，因為我非工農，我能寫

出什麼！我覺得我的讀者大多是學生這一方面，以後我的作品的內容，仍想寫關於學生的一切。因為我覺得，寫工農就不一定好，我以為在社會內，什麼材料都可寫的。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啊啊！我講得太多了。假使諸君不疲乏的話，我還可以繼續講下去。

現在講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還算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曾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到父親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姊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所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喫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時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繡工，而他自己又不會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却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的家庭

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我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爲了我的創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細細細的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會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院裏，憂鬱地，床鋪非常之大，每張床都帶着窗子的。我這樣講來，大家都會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進那無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姪女。因爲那時的社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無一人讀書，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子有精神，說打架，沒有一個可以稱上對手的。家中藏着許多桿槍，白天都躺在屋子裏，不敢出來。

現在時候已經很晚。我不再囉嗦下去。最後我希望大家讀了我的著作之後，給我以忠實的批評。

——孫晶鳴筆記——

以上是丁玲女士承光華文學會之邀請於五月×日在光華的演講辭。

像這樣赤裸裸地說白——自傳的片斷，實是不可多得的。記者爲着保留

她演講時的真面目起見，連一句一字都不曾加以修飾，儘可能的。此地可說是當時演講的映片。

爲了讀者都在關懷着丁玲的一切所以就拿來發表了。我想這將給以大家莫大的快慰的。最後我們希望丁玲女士能本着她自己所欲做的一種精神努力下去……

——記者附筆——

不算情書

我這兩天都心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爲你今天會來，又以爲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爲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我不敢在我面前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

和你。但是我希望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為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爛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眞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說法）欲念，我曾把許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槌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易加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的，蓬子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眞的從不曾

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有許多事我們不必話牠，我們只說我和也頻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想不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甯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祕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他，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甯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

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有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類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也類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勵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也類，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爲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每當我不得不因爲也類而將你的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

我，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活的勇氣，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面而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類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當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種念頭常常抓住我，唉，××！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開跑過一次，然而你，你沒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了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我，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爲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

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得利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昭說過，同乃超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蓮子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終會碰在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爲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爲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

「以為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末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釋，希望你把我當一個男人，不要以為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是因為有你給我的勇氣，××！只有你，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劃。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我已經是比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當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為有好幾次都看到你的頭髻）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他人了解的態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末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為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為有了你，我能更好的做人，我確是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知為什麼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能更

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應該怎樣來對你說出我新有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為我看見你那末無主意，我願意……！——我不想苦惱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談了……。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我永遠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為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疎遠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希望你今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說多少東西在心中湧湧，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點什麼天真，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的好的，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我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為你，因為我們的愛而變得那麼親切於我了呵！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三月裏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我能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為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意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以又長長的躺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們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這不算情書

給麗嘉的信

麗嘉准章護再這麼一次來喊你的名字吧！唉！我這不可饒赦的人！現在呢，我是在殘酷的擡起這麼可怕的鐘，而且像霹靂一般的來喊給我愛聽：章護是走了！永遠的走了！永不再回！

唉！我心痛的愛人呵！你不會驚異嗎，當你看到這封信。而且我哀求你莫哭吧，章護值不得你這麼深愛呢。然而我希望你聽我解釋幾句。

說我還愛你嗎，這只是使你更其生恨的，因為我是這麼無情的負心的丟棄你走了。唉！我的小嘉！而且你該咒罵我的。你說我騙了你，騙了你純潔的愛吧！但是，章護呢，章護之自責是超過了宇宙所有的咀咒的。只是無論怎樣，他自己却知道，他不能不承認他是永遠愛他的小嘉的。

但是事實是這樣，一切旁人對於章護的惡意的批評，都成了確評了！章護又

有流氓了的行爲。又欺騙了女人，而你所最恐怖的，也使如斯之快的來摧殘你那純真的性靈了。不過章護却感到他的小嘉是有對他的寬容，所以他要說一點他近來的莫大苦悶：

我想信你會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當你聽了我述完我幼時的困苦，和我母親自殺之後，你抱着我爲我過去嚶嚶啜泣的時候，你便應知道我是得了一種怎樣的天秉啊！是一種完全神經質的一切都起着幻滅之感的人。若果，在那時，我能得到一點愛，即使只有所給我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滿足了我的夢想，我一定能永遠睡在愛情的懷中謳歌一世，可是你是知道的，我却在未得愛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這將我全盤變了，這我所同你講過的我三年的冷靜的勞苦生活可爲證！，但能咀咒說呢，我竟遇着了你，我喊醒了我曾有過的，和未敢夢想的一切熱求，於是爭鬥便開始了。一面是站在我不可搖動的工作上，一面是站在生命的自然需要上，我苦鬥了好些時，我留下一束詩作爲紀念。但是他不幸了，真是你的不幸）你爲什麼愛我呢？我一看到我是有希望你聽我說一句話的時

候，我便發狂也似的覺得有傾倒在你面前之必要了，於是愛情戰勝了！這要感謝你，呵，多麼甜密的時日呵！我們是享有過的，只是太短促了。不久這爭鬥便又開始，而錯誤（若果有錯誤），卻也應有一部分歸咎於你的，假如當我猶疑而有希冀於你的決斷的時候，只要你一種動作，我便可以完全是你的了。多麼可惜呵，你沒有看出我的怯懦來。你沒有一絲一毫想從我工作上取得勝利，於是終究造成了我們的愛情的不可彌補的缺憾，這分離的慘劇，所以我要說，韋護終究是物質的，也可以說是市儈的，他將愛情褻瀆了，他值不得麗嘉的深愛呵！

現在我走了，就在明天清晨我會到廣東去，也許不久還要轉來，也許……總之，麗嘉！却不會回到你的懷裏了。

而你呢，你不必傷心！我再三說這是不值得的。你應該去找一條你應走的人生大道。而且，你是那麼聰明，只要你稍微刻苦一點，一切在你都不是難題呵！我現在只有一點遺恨，我悔沒有在這三月之中給你一點俄文的基礎，使你還能去讀我所讀過的那些詩句。然而這也是多麼可笑的遺憾呵！

一切都不必多說了，因為這只能給你以更多的紛擾。你可以忘去我的！而我呢，雖說是離你而走了，但即使是當鎗彈打倒我時，我也可以感到充實，因為我是愛你的呵！

最後，我的那些書籍，我很想送給你（我永不看了）。那些詩，還有我過去
的日記，則均隨你處置，焚去亦是幸事。房租是多交了三個月，好你能繼續住下去，因為這可以作為我想嫁你之根據，雖說我是希望我能忘掉你一點的。

好！不再說了！最後再喊你一次吧：我愛的麗嘉！而且准我再向你的眼，唇，一切……作一次最後的想像吧！

好……

你愛的草護給與你的唯一的信

給孩子們

幼稚園

愛若正騎在娜娜的身上。娜娜怎麼變成真的大黃狗了。他們倆在一片大竹林裏面跑，娜娜會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呢？跑着，跑着，忽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了，嚇的一下，怎麼從娜娜身上就跌下來了？怎麼那個胖河馬太太就站在面前，鼓着眼睛，沙着聲音說：

「乖！你起來了！」

起來就起來。擡着頭一望，好些小紳士也都在穿衣裳了。窗子外邊的樹葉上，有一大片黃黃的清晨的陽光，從那裏流進來好些鳥兒的清脆的歌唱，流進來軟軟的柔風，帶着草的香，花的香，愛若高興極了，一跳就從窩裏跳了出來，望着走了過去的河馬太太的後腦發笑，祇想在那剪短了頭髮，白的凸出的後腦上開

個玩笑。可是河馬太太卻走出去了。愛若一面蹬鞋子，一面向大寶提議，悄悄的到水池邊去採一朵紫色的小花回來，一朵最先開的小紫花，他敢打賭說。大寶先有點怕河馬太太，後來也高興了，小寶也哼着要去。珍兒也哼着要去，要去就跟走着吧，啾啾唧唧幹什麼？可是回來的時候，河馬太太真的就發氣了，孩子們都站在房門口了，排着隊去洗臉。河馬太太一發氣，珍兒就哭了，大寶小寶也把臉駭白了。趕忙說是愛若要他們去的，愛若就愛若，愛若不怕河馬太太，什麼一定要洗臉在一塊兒？……河馬太太不知道把他們當什麼東西管着？河馬太太一睡了，長頸鹿太太來了。這個長頸鹿太太更使愛若討厭。這兩個都是幼稚園的。保姆河馬和長頸鹿的渾名都是愛若加上去的，愛若聽過河馬太太的幼稚園的故事。愛若自己有時是虎兒，有時是象兒，可是這些小雞小狗都太無用了。愛若講那些頑皮的有趣味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都高興，不過愛若一說，「走吧！小兔子！他們就都不做聲了，或者英兒，或者美兒就會說，「別聽他的，要挨罵的，不要出去，就坐在地板上，做好孩子」坐得太長久，就睡去了，做夢夢到媽媽給

糕喫。愛若看不起這些夢，愛若不要糕喫，也不要河馬太太，也不要長頸鹿太太做着醜樣子來摸他，喊他乖孩子好孩子……

這個幼稚園是一個有名的幼稚園，常常有坐汽車的老爺太太們來參觀，把河馬太太同長頸鹿太太忙死了，天天管着孩子們不准把衣服弄髒，外邊汽車一響，一個跑到外邊去招待，一個就悄悄頓着足，喊着孩子們說：

「唱！唱鴿子飛來！唱花園裏！不准望外邊？有參觀的！……」

「鴿子飛來，鴿子飛來，快！快！快！飛到這裏來！……」她提着頭先唱了，於是孩子們便跟着唱了起來，都坐着不動，眼望着外邊。於是參觀的來了；一個漂亮的紳士陪着一個美麗的太太。紳士說：

「瑪麗！你看這羣小天使才乖，又乾淨，又聰明，唱得真動人，把小瑪麗也送來吧！」

太太也笑了，走了進來，用她帶手套的手摸珍兒的頭髮，她問她：

「你唱這麼歌，可愛的孩子？」

珍兒不敢答應她，還是不停的唱。

參觀了遊戲場，參觀了寢室，浴室，小的白潔的牀，小的白潔的澡室，小的白潔的廁所，小的白潔的……一切都太乾淨了，管小孩子也管的好，都聽話，規矩，將來一定可以成乖乖的人，成一個紳士，乖乖的坐在辦公處，打字，算數目字，洗乾淨手了才喫飯，按月領薪水，養孩子，又把孩子送在幼稚園，或者就做河馬太太，做長頸鹿太太。於是小瑪麗就送來了，於是小瑪麗的爸爸又把財產算了一次，捐了一筆款子給幼稚園了。河馬太太更胖了，長頸鹿太太的長頸也更長了。兩個人還是成天忙着，管着孩子們坐在亮的地板上玩着，唱鴿子飛來。又在唱小麻雀了。

有一天紳士和太太又來了，不是小瑪麗的爸爸和媽媽好幾個，都走進來摸孩子們的頭。摸下巴，有個長女人，塗了很厚的粉的女人，也走到愛若的面前，摸愛若的臉龐，愛若真不慣極了，怎末女人這麼討厭，動不動就在你臉上身出來摸。愛若討厭這個厚粉女人來摸他，就躲開，撇着嘴，於是長頸鹿太太遠遠的便伸

過狒子來說道：

「愛若！乖！握握李小姐的手！她喜歡愛若的。」

「喔，你叫愛若嗎？這個名字漂亮得很，你幾歲了？密司特張？你看這個孩子長得真美麗，有趣極了，像彼得潘。」她就把手拿在愛若的手中。愛若聞到她身上有一股味道，不知是什麼氣味，他就定定的望着她。她血也似的紅嘴唇裏有兩顆放亮的黃牙齒，不曉得她要不要咬人。

長頸鹿太太又伸長頸子說：

「愛若！你跳一個卻爾斯登，這孩子跳得真好。」

於是小姐又拍着他，要他跳，讓出一塊地方來，圍着他看，把他放在一個圈子當中，像看猴戲似的，紳士們也圍了攏來，把他當一個玩把戲的猴子看着。

「跳呀！你真乖！愛若跳得最好了！……」

愛若鼓着眼睛望大家，他不動，要跳大家跳，先得出主意的長頸鹿太太跳。

河馬太太也急了，咻咻的催着：

「愛若乖乖，你跳給紳士們太太們看呀！……」

愛若望見河馬太太在流汗了，他忽然想起那個故事上的河馬太太來，常常爲頑皮的孩子們弄得流汗的，於是他忍不住的卻說了：

「我不叫愛若，我是虎兒，她是河馬太太，她是長頸鹿太太，長頸鹿本來也是幼稚生，不知怎麼又是太太了，太太也好。讓她做太太去吧，我不喜歡她。」

「什麼話，什麼話……」紳士們，太太們都有趣的笑起來了。

「真的，我不撒謊的，一樣的幼稚園，我去拿來給你們看吧。」他一說完便跳着跑出去了。河馬太太喊他也不應，她搖着大肚皮追出去了。河馬太太一定跟着他在房子裏打了好些圈，渾身都是汗，紳士們。太太們都喜歡看有趣的事，都不肯走。看了半天他和河馬太太在幾間房裏賽跑，後來河馬太太的頭髮也跑散了，衣服也撕破了，走不出來，便坐在隔壁房角上哭起來了，於是愛若就把一百藏在牀墊下的畫報拿了出來，紳士們，太太們一看就都哈哈大笑，眼淚也笑出來了，用一塊大手絹放在鼻子上用力的擤，原來畫報上畫的那個河馬太太同這個坐在

屋角上的河馬太太真像，長頸鹿太太臉也紅了，當着紳士們又不敢做聲。孩子們看見別人笑，也就都大笑起來了，愛若高興的說着，

「鸚鵡應該說：『快躲起來吧，到寢室裏去……』」

可是紳士們帶着太太們卻走出去了，他們假裝出一付嚴肅的臉，同長頸鹿太太說：「這個野孩子要好好管着他。什麼人家的，危險人物呀！」

這次的醜丟得太厲害了，河馬太太把一付胖的臉在長頸鹿的臉頰上擦眼淚，兩個人傷心的哭了半天，怕沒有人給幼稚園捐錢了，怕都把孩子們帶回家去，換了幼稚園了，到晚上才想好了一個主意，就是寫封信把愛若的媽媽，要把愛若帶回家去。愛若的媽媽抱着邁克兒就來了。媽媽是喜歡把愛若放在幼稚園裏的。媽媽又是極喜歡愛若的，河馬太太騙着媽媽說：

「幼稚園的地方太小了，現在不要寄宿舍了，孩子是可以來的，不過要住在家裏，來去要有看護送，媽媽最好請個看護送孩子。」

媽媽講了一些好話都不成，祇好帶着孩子回家去，媽媽說：

「要有一個娜娜也好了。」

愛若說：

「邁克兒有個娜娜。」

媽媽笑着說：

「邁克兒的娜娜是真的娜娜就好了，就好送愛若上幼稚園了。媽媽明日替愛若找個娜娜吧。」

於是愛若就離開了那個幼稚園了。

有趣的媽媽

現在愛若住在家裏了。

愛若喜歡假裝着搖鈴：「噹，噹，噹，啊，邁克兒！起來了！」於是他又望着彎起腰在掃地的媽媽說：

「媽媽要說：『孩子，乖，你起來了！』媽媽怎麼不學河馬太太鼓着大眼睛呢。」

媽媽拿了開水和燒餅來，愛若也一定要洗了手才喫，還要說這是最好的牛奶呢。

愛若很喜歡媽媽，媽媽比河馬太太，比長頸鹿太太都可愛，雖說河馬太太和長頸鹿太太都做得更像愛小孩。愛若有幾次想替媽媽另外取一個名字，總想不好，媽媽不像虎兒，又不像象兒，媽媽又沒有翅膀，不是就叫她做仙女，媽媽最好是叫媽媽了，於是愛若也就不再想替媽媽取名字了。

爸爸是一個使愛若奇怪的東西，紳士不像紳士，衣服是穿得同這些來參觀的紳士們一樣的。可是他不帶手套，不拿棍子，不叫愛若跳卻爾斯登，他有時候同愛若玩起來也像一個小白兔子，像一個小黃狼，可是有時候又凶起來，他常常同媽媽說：

「都是你不好，進什麼幼稚園，把孩子反弄壞了，那祇是鬼族幼稚園，你看，他懂得這樣多事情了。」

鬼族，真有點鬼族，看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就真嘔氣了，都沒有邁克兒好

玩，邁克兒比那個都小，可是跌了跟斗，他不哭，拍拍手，望着愛若笑笑又玩他自己的去了。

媽媽一做事去了，愛若就同邁克兒玩，要邁克兒扮河馬太太，挺着肚子。扮青蛙請酒，也挺着肚子。邁克兒喜歡扮蜜蜂，嗡嗡嗡嗡，邁克兒就裝做飛出去了。到了花園裏，花園裏的花。都緊緊的排着隊，站着不動，歪了頭望着邁克兒，邁克兒說：

「小紅花，小紫花，你笑一個吧。媽媽喜歡你。」

邁克兒就站在她們的肩頭上。

她們不懂邁克兒的話，假如是真的蜜蜂的話，她們是懂得的，他們都奇怪的望着他。邁克兒也明白了，他就學着真的蜜蜂的話嗡嗡了起來：

「同邁克兒到草坪上去跳卻爾斯登吧，愛若告訴邁克兒的，去呀，去呀，小花兒！」於是邁克兒就從花的肩頭上先飛了。

可是花兒都皺着眉，花兒不能夠去。園丁剛剛灌了許多臭水把花兒的腳都淹

着了。又把她們緊緊的綁在一根柱子上的。她們走不動，等下又會有小紳士們的大皮球來壓她們。邁克兒飛回來一看，真的她們都是綁着的，邁克兒走攏去替她們去解繩子，總是解不下來，後來邁克兒才明白他是一個蜜蜂，蜜蜂解不開繩子的，於是他不肯扮蜜蜂了，他還是要做邁克兒，於是他一下又就是邁克兒了，他還是坐在愛若臉前，愛若又要他扮爸爸，自己扮媽媽，要邁克兒坐在凳子前邊學爸爸寫字。邁克兒也不想怎麼不是蜜蜂，怎麼又沒有花園，他笑了一笑真的便去學爸爸了，本來邁克兒是長得真像爸爸的，

一喫過了晚飯，媽媽就抱着邁克兒坐在矮椅上，愛若坐在媽媽對面小凳上，媽媽就開始說：

「從前有個孩子……」

愛若就張着眼睛，心裏想，「媽媽，這孩子不會是愛若吧？」

「是一個聰明的可愛的孩子，他很小就送到了幼稚園裏……」

「幼稚園裏有紫的小花，有一個小池塘，還有一個河馬太太……」愛若這樣

想。

可是媽媽卻是這樣講的：「這個幼稚園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幼稚園，鬼族的小孩子們都不准進來，住在這裏的小孩的父母，都是一些創造這週世界的人。他們在半空裏，在地下室流着汗，不停的要創造出一個真正好的世界來，所以才爲他們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又大，又美麗的幼稚園。」

「比河馬太太的幼稚園還好嗎？」愛若擔心的問

「好得多了，祇要孩子們一到了那裏面，就更聰明了，不祇會唱許多歌，還會修房子，做織布機，連飛機也會做！飛機，愛若看見過的吧？坐了飛機就可以去打強盜……」

強盜是什麼，強盜一定是強盜，是要打的東西吧。

媽媽的故事總是講不完的，愛若和邁克兒就又睡着了，就又坐了飛機去打強盜了。

於是第二天又來了，媽媽又要同愛若講幼稚園，講小朋友，講一個大兵，還

要講彼得潘，講永無島，講鮫人，講胡克。胡克是一個大海盜，他的右手一個鉤，兇殘到極點了，沒人不怕他，但是他打不過彼得，他怕彼得，後來是彼得把他推到海裏喂鱈魚了。彼得是一個永遠的孩子，不會長大，不會穿紳士的衣服，到寫字間去打字，不會長鬍子。愛若聽得有趣極了。有時候學着彼得向邁克兒說：「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可是爸爸是不喜歡彼得的，爸爸也不喜歡胡克，有時爸爸抓着假的彼得，像河馬太太，不，像達林先生，也不，像一個爸爸似的吼着說：

「要不得，要不得，趕走彼得，趕走胡克，鬼話！你要把孩子往什麼地方送呀！送到永無島上去麼？」

媽媽卻笑着答應：「你要我講你翻的偷雞隊麼？」於是媽媽不講彼得了，又去講小黑貓變仙女了。

媽媽大約一定會同着愛若、邁克兒去看鮫人，也會飛，常常是住在有野花的山上，有小屋的永無島，有青蛙，有小魚，有睡蓮的池旁，或者是荷葉上吧。

爸爸一早起來，等不到喫最好的牛奶，就是媽媽從後門邊提進來的開水，便到前屋裏去抹桌子了。媽媽也趕忙走過去，媽媽說：

「有幾個囉？」

「五個六個吧。」

六個什麼呢，還是六個河馬太太，六個蜜蜂，六個胡克……

「我想是要預備午飯的了，假如喫飯祇是像彼得他門那樣裝着喫。倒是好辦的。」媽媽等不到爸爸笑出聲便又走過來了。

果然，一點也不用擔心，一個，兩個就來了。來的不是河馬太太，不是蜜蜂，不是胡克……是像爸爸那樣的。他們都躲在爸爸的房裏，講故事，是講的一些騾子話吧，愛若總是聽不懂。愛若時時跑過去，躲起來看他們都裝出一付正經的面孔，爸爸又是爸爸，不是小白兔，不是小黃狼。後來忽然就看見一個什麼的

睛了，是像媽媽的那樣的眼睛吧，後來她就走出來了。她握着他的手，便問道：

「你是那個？」

「我是愛若，」他想起也應該問一問別人，所以他也莊重的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鈴鈴。」

「鈴鈴」愛若望着她，鈴鈴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吧，管他，是鈴鈴就好了，

邁克兒顯見得是同鈴鈴很熟的，他一下就把她抓着了。鈴鈴就同他們坐在一張長的沙發上，他們扯她的頭髮，她也就扯他們的頭髮。

「鈴鈴有個叮克鐘兒，是你的本家麼？」

「什麼，叮克鐘兒，啊。那個小仙女麼，我不認得她，」

愛若的小嘴撇着了，看得出他一定有點失望。

「我想媽媽同她很熟的，是媽媽告訴你的吧。」鈴鈴祇是爲着想安慰愛若才

那末說的吧。

這時媽媽也走了過來。媽媽卻這樣的說：

「是的，鈴鈴不認得叮克鐘兒，但是她認得許多胡克，認得許多彼得潘，她同胡克打過仗，她還曉得胡克在什麼地方，你要她引去吧，她認得路的，她不知多少回引小平去看過。」媽媽真好開玩笑，她不過想使鈴鈴在孩子們面前受點窘。

孩子們真的就嚷起來了，先是愛若說：

「鈴鈴帶我們去吧！」

邁克兒也說：「我是去去的。」

這個玩笑真開得不小，孩子們太認真了。鈴鈴抱怨着媽媽說：

「我祇好不管了，我要走了，我還有許多事情，你自己真太小孩子氣了，我想你應該先學會變戲法才好。不是你騙不好孩子們的，你看他們都真的相信了。」

看鈴鈴的樣子，她的確像不認得彼得潘，不過媽媽還是要頑皮的說：

「不要信她，她是真的可以同你們去的，愛若，她是要你向她行一個海軍禮，邁克兒就給她一個頂針，她就可以真的同你們去了。」

愛若以爲還是相信鈴鈴可以帶他去好些，他就同邁克兒照了媽媽的意思抱着鈴鈴吵起來了。

鈴鈴曉得再埋怨媽媽也沒有用了，真是好搗亂的媽媽。鈴鈴祇好說：

「要走就走吧，可是愛若以爲應該怎樣去呢？」

想來是應該飛的吧，飛一定比坐黃包車有趣，愛若在夢裏是常常飛的，愛若就主張也學文威她們一樣，是從窗戶裏飛出去，

當然邁克兒也是贊成這樣的，他以爲有翅膀是好玩得多了。

於是媽媽使把不要的申報紙拿來，剪了幾個翅膀，有兩個大的是給鈴鈴的。

「一瓶明星漿糊都貼完了，還加了一些米湯，才算是貼好。他們就試着來飛。鈴鈴祇以爲是騙騙小孩子玩的，那個曉得真的就飛起來了。當然飛得最好的是愛若，因爲邁克兒太小，大頑皮了，他常常亂踢着脚，所以常常在屋子中翻跟斗

。鈴鈴飛了一個圈又掉下來了，她實在有點嘆力，看見過鈴鈴的，就會知道她一定不是一個好的飛行家，她祇是一個胖胖的鈴鈴。鈴鈴掉在地下了，她仰望着浮在上面的愛若說：

「好，我不去了，我飛不起來了，你們自己去吧。我要開會去了，真是太胡鬧，我假如還要擔擱一會兒，我就又要受批評了。」

她反轉手去，要扯下那翅膀來，還好，邁克兒一下就把那隻手抓住了，愛若也把另外那隻手抓住了，兩個人一擡，於是鈴鈴又飛在空中了。

「趕快走吧，不是鈴鈴又要開會去了。」愛若同邁克兒說。

於是兩個小傢伙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拉着鈴鈴朝窗子外邊飛去。屋子上面搭涼棚的竹篙子還把鈴鈴的肩頭打了一下。

這個玩笑怎麼弄成真的了，媽媽這才焦急起來，趕忙跑到窗子邊，喊着愛若，喊着邁克兒，又喊着鈴鈴，問他們什麼時候好飛回來。

爸爸他們也跑來看，這時他們已經飛得很高，祇像一個小鳥兒了，鈴鈴這

天不應該穿長旗袍的，他們還看得見那討厭的袍緣時時裹着她的腳。

爸爸他們倒並不怎樣奇怪，祇寬慰媽媽說：

「放心好了，有鈴鈴在那裏，他們一定很好的，一定會回來的，會報告我們一些有趣的故事。」

可是媽媽後悔了，她沒有想到會弄假成真，她祇想捉弄一下鈴鈴的，誰知把自己捉弄住了。沒有了愛若和邁克兒，她怎麼能夠生活？她應該多剪兩個翅膀，同他們一塊兒飛去的。她覺得她有兩顆眼淚鑲在眼睛上了，她要去揩牠，又怕有人看見，她害羞的來望望房子周圍，她看見邁克兒的駝絨小黃狗歪著頭望她，她不覺的叫了起來：

「娜娜。去呀！去把邁克兒找回來。」

娜娜還是祇歪著頭不說話。

媽媽自然不肯燒午飯了。爸爸他們到底是不是學着彼得他們那末假裝着喫午飯的，就不知道了。

我這一次要七位

飛，飛，先還看見媽媽站在窗子口，後來就分不清了，這個地方的弄堂房子是數不清的那樣多的。一些高樓又把那些弄堂房子遮住了。飛過高樓去，又是另外的高樓了。於是他們就儘往上飛。鈴鈴也會飛些了，她想她不會掉下去。她就飛在前邊引路。可是邁克兒老打着圈子，他忘記了胡克，他以為太好玩了，他問愛若道：

「你以為這個像什麼！」

「像做夢睡在雲上面的」。愛若就飛上了一朵白雲。

「不，像在大澡盆裏洗澡」。邁克兒又去用脚划着空氣。

「當心，別掉下去了，這底下正是一個大黑洞，你看」。

鈴鈴往下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煙筒，正在噴出濃煙來，有兩顆煤煙衝在她的臉上了。

爲躲避這一陣煤煙，於是又朝上飛去，太陽正曬在他們身上，這個金色的，放着許多金箭的太陽是更有點熱了。他們的臉都有些紅起來。幸好總有風，把他們剛剛一出來的汗便吹乾了。愛若以爲最好鈴鈴還是把長旗袍脫了好些，不是她會趕不上他們，鈴鈴也忘記了裏面祇穿一件男孩子們穿的小坎肩，她真的就脫了。她又以爲把長旗袍熱在他們身子底下也好，可以休息一下，假若不願意飛的時候，就坐在那上面。他們也贊成了，就在那上面坐了一會兒。

忽然邁克兒卻叫了起來：

「我的背脊骨有點痛起來了，替我看看吧。」

原來是因爲漿糊被太陽曬乾了。愛若也覺得有點痛起來。

「貼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漿糊是靠不住的，我看見那個商標是太陽牌的，我們還是用點水來弄溼牠吧。」

愛若就用水去舐邁克兒的翅膀。舐了半天還是不夠。他想起幼稚園的那個小池塘，他提議快些飛到那裏去，而且他口也渴了，他要喝一點水才好。邁克兒

也想知道那個幼稚園，鈴鈴當然也說好，她要同兩個孩子爭是沒有用的。於是又朝下飛來，把旗袍捲在胳膊底下。穿過了好幾朵白雲，有兩次同老鷹幾乎碰着了，後來才又飛到一些屋頂上面，不過總是找不到那個幼稚園，還是飛到一條小河邊，幾個人就落下來了。鈴鈴便替邁克兒黏翅膀，愛若就把頭低到河裏，咕嚕咕嚕的在喝水，這時忽然聽見什麼地方一個小孩的聲音喊起來：

「鈴鈴！鈴鈴！」

都奇怪起來了，怎麼這個鄉下也會有熟人。於是就四方望去，原來在河岸上正坐得有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就是小畢三。鈴鈴一想，記起來了，就跑過去問道：

「你怎麼在這兒呢，你不是同媽媽回到阿阿村去了的麼？」

「是的。媽媽做夢，說爸爸被胡克捉去了，說爸爸頂喜歡我要我去捉胡克，媽媽替我貼了兩個翅膀，可是我飛低了，一下不小心，翅膀掛在樹枝上。拉破了，就掉下來了」。

「啊，你真勇敢呀！你一個人也要去捉胡克麼？愛若很欽敬的去拉小畢三的手。」

「怎麼你的鼻子還沒有長高起來，我都長起來了，媽媽天天替我捻的。」邁克兒好奇的望着她。

鈴鈴又去看她的翅膀，幸好破得很小，鈴鈴就在一株樹上，找到一些膠水，一會兒就補好了。鈴鈴說：

「你的爸爸今天還同我在一塊兒討論九一八。他剛剛剃了和尙頭，怕你都會不認識了，咱們就一塊兒飛回去吧，我看，別去找胡克了。」鈴鈴就望着三個小孩子。

「還早得很」。是邁克兒先答應。

「假如連胡克還沒有看見，真冤枉」。愛若是這樣說。

「不管爸爸在那裏，還是先把胡克捉住了再說吧」。小畢三在鄉下住了大半年，果真勇敢得多。當然她也曉得邁克和愛若一定是不想轉去的。

鈴鈴心裏爲着難，她不知道應從什麼地方飛去才可以看見胡克。但是她明白，她若說沒有，孩子們一定會不相信的。她祇好說：『好吧，飛呀！』

但是又來了一個岔子，上面有三個白鳥一直朝他們飛來，他們都把手放在額頭去看，原來又是三個女孩飛來了。鈴鈴心裏真奇怪，難道真可以貼了翅膀就會飛麼？

三個女孩子軟軟的就落在他們面前了。

『啊喲！真倦死了，我們休息一下吧』。你看毛毛真像一個大姑娘似的好看了。

Ben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了的也弄在一塊兒來了。

寧兒剛剛會走路，也要跟着跑出來學飛，一定是媽媽又進了醫院，爸爸編白話報去了，她偷着跑出來的。

邁克兒一看見人多，就瞎鬧嘴來笑。

『毛毛！怎麼你一個人來了？』鈴鈴看見這樣多小孩都聚在一塊了，心裏真

有些擔憂，假如你們媽媽都聯合在一塊，說鈴鈴帶着你們鬧，可怎麼好！

『阿點，有肺病，出不來，阿寶昨天喫香蕉喫多了。所以我一個人出來了。你怎麼好久都不去看媽媽，媽媽說小報上又在造你的謠，媽媽氣極了，說是胡克們幹的，所以我出來打胡克來了』。

『我是接了小平的信，小平那裏有許多胡克圍攻他們，小平寫信要我們去。小平又說他那裏好玩極了。幸好媽媽上天津去了，爸爸又不管我，我就悄悄邀了寧兒一塊兒出來，可是弄錯了路，假如不遇着毛毛，還不曉得飛到什麼地方去了』。Baby 這樣趕忙的告訴鈴鈴。

『鈴鈴，你一定要帶我們一塊兒去打胡克，打完了胡克，同小平在一起，加入了兒童團，那才好呢。』寧兒也結結巴巴的說。

『鈴鈴曉得逃不掉了。』一個，兩個，……六個了。不是六個河馬太太，不是六個蜜蜂，不是六個胡克，是六個勇敢的，不怕一切困難，而要去打死胡克，所有的胡克，所有的胡黨的黨羽和爪牙的可愛的兒童。『好』，鈴鈴真的心裏這樣堅決

的想，「我就同你們一塊走吧！好，六個，索性是七個吧，莫把薇忘記了。好，七個，就祇要七個了，多的，你們自己跟着去算了，我這一次祇要七個」。

他們一羣動身了。薇也來了。他媽媽真好，聽說鈴鈴要把他編在這篇故事裏，同愛若他們一羣去打胡克，高高興興就答應了。他們這一隊連鈴鈴是八個人，正好一桌。愛若做隊長，鈴鈴祇做參謀，做引路的人。於是從小河邊就排好隊向上飛去了。微微皺着的河水裏，映出藍色的天空，映出這七個飛着的小孩，還和那祇穿一件男孩小坎肩的鈴鈴。

途中

丁玲文集

這的確不是一個安靜的旅行。孩子們總是有點頑皮的。大家都不肯規規矩矩的飛，有時要往上，穿過了一團白雲，又穿過一團白雲，慢慢的看不見地面了。迷失在白的巨大的霧團裏。有的蹲在這一塊上，有的睡在那一塊上，風一吹來，於是東的東去了，西的西去了，而孩子們便叫了起來，又從霧裏拿了過來，手一

握着手的時候，就大笑了。鈴鈴幾乎被他們捉弄死了。邁克兒老喜歡踢着，划着，他還要寧兒和薇去學他，鈴鈴真擔心他們，假如一不小心，掉下去，落在雲上還不要緊，要從雲裏穿了下去，落在地面上，也許是石頭，也許是水門汀，也許是屋脊上，又沒有預備飛行傘。那不會把骨頭都跌碎嗎？她不知道小孩子們學飛比學走路容易得多。祇要貼上兩個翅膀就行。有個時候他們又喜歡往下飛，從雲頭上像孫悟空一樣的打着跟斗往下傘，真把鈴鈴急壞了，她連喊着：

「小心呀！小心呀！寧兒！讓我來牽你！」

可是孩子們一點也不聽她的話，一路笑着就下去了。弄得沒有辦法的鈴鈴，祇好跟着滾下去，她心裏卻也奇怪：「嘿，一點也不頭暈，比坐電梯強多了呀！」後來幾個孩子就吵起嘴來了。原因是做隊長的愛若忽然想起了彼得，於是他

說道：

「我以為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文黛，譬如邁克兒就還須要一個母親，而且有一個文黛，那我們一定更覺得有趣了。」

邁克兒想到在小屋中的邁克兒，文黛祇准他睡搖籃。他便說既然沒有文黛，就不必要一個文黛。

「寧兒卻想到在母親身邊喫代乳粉，她於是高興的嚷着：『最好有一個文黛！』但是這個事被幾個有資格做文黛的女孩子反對了。Baby 銳聲的叫道：

『我不要，那個沒有用的老老太婆！』

『她連禿禿都不如，她一點也不能打胡克！真倒霉，假如你們要我裝文黛。

』毛毛當然是最有資格被選爲文黛的。

『我說，咱們別要這小女人了吧，讓那些鬼族幼稚園的小紳士，小太太們抱洋囡囡玩的去吧！我們不要她。』小畢三頗有爸爸的風範，那末伸展了卓別林式的眉毛。

愛若雖說討厭死了河馬太太幼稚園的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們，可是他幾乎疑心小畢三是有一點點諷刺他，這個疑心也是要在那些鬼族幼稚園裏才能夠學來的。愛若馬上就曉得他疑心是錯了，他客氣的說着：

「你能原諒我嗎？」

「我不懂。我媽媽還沒有告訴我認這個字，你不曉得這些中國字多難認麼？」

「小平他說他已經能夠當記錄了。他們是學羅馬字拼音。」Baby 像懂得很多的。

不過到底要不斐文黛呢，寧兒還是在想勒吐精代乳粉。後來他們祇好向鈴鈴真是好笑得很，她那末大了，未必也怕別人要她斐文黛，她那末袒護小畢三，

她說：

「當然不要，現在的女孩不同了，她們都是勇敢的，撲殺胡克的彼得。飛呀！飛呀！快遇到胡克了！」

於是幾個女孩子都大聲嚷道：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男孩子們也嚷了起來：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都加快了飛行。風嘶嘶的從身旁刷過，啊！快遇到胡克了啊！

紅把把

這一段路並不像到永無鄉去那樣的遠，實在祇要一會兒就到了。孩子們都很性急，這樣自然好些。

很遠很遠就聽見了嘩啦啦的聲音。做隊長的爱若立刻就懂得了。他做了一個手式。噓了一聲：

「輕輕的飛吧！薇薇不要頑皮，把肢膀打得那末響！」

孩子們也都明白了，都快樂得忍不住的要笑出來。於是大家慢慢的飛上一條白河。在很遠的上游，正停有像鯨魚樣子的五隻大船，那就是紅把把的船。

這個紅把把，真是講起來就有人打抖。他的名字，不祇在白河上駭得死人，就是在東河，北河，西河，南河，那一條河上，那一塊地方他沒有去殺死幾千幾萬人？他是太平洋裏的第一個強盜，全世界都聞名的。他生得很矮，可是很寬，

一副大黃臉，黃得像蠟一樣。有兩個銅鈴一樣的眼睛，裏面放出綠光。血盆大嘴，嘴裏還伸出三顆長牙。那樣子是再難看，再驕橫，再殘忍沒有的了。他在出世的那一天，就賭了咒，一定要殺盡一切好人，一切其他的強盜，在這個世界上祇准有一個王，就是紅把把他自己，還和一些他的黨羽，他的奴隸。你看他這個咒賭得大不大，他真的就那末四處橫行，殺了好些人，搶了許多財產，有了許多奴隸。這天不知道他爲什麼又游駛到白河上，正在拋錨呢。

孩子們慢慢的飛近了，船上的旗幟很分明，鈴鈴說：

「愛若！我們碰到最大的敵人啦，你要小心，不要讓我們有一點損傷，我以為我們先要開一次會議再下總攻擊令呢。」

愛若也懂得她的話是正確的，可是有點好奇，口裏喊他們慢點飛，自己卻不肯停止飛航，尤其是小畢三，她太把敵人輕視了，她急速的要飛到那船上去看，她飛在最前面。這些小東西，也就不肯服輸的追去，鈴鈴一方面喊她們停止，一方面卻祇好也跟着飛。那個不懂事的薇，還用力的打着翅膀，大聲的嚷：

「啊！到了！打倒紅把把！」

寧兒也附和着。

不管船上是一樣的鬧！鐵的索子在架子上滾去滾來。廚房裏的刀叉敲的磕磕的響，卻仍然驚動了他們。第一個聽到的，還不是紅把把，是他的一個忠心狗。狗的嗅覺和聽覺都特別靈敏，所以你要打胡克們，得先防備他們的狗。那隻狗叫做約翰，牠常常可以在紅把把那裏得一點肉骨頭，牠這時一下就聽到孩子們的聽音了。這種狗真是壞蛋，牠一點也不吠，祇輕輕的抓着紅把把的褲腳管。紅把把馬上明白了。立刻下令令船上不准鬧，鐵索沒有聲音了，廚房裏也安靜了，紅把把從一個侍衛手裏拿了一個望遠鏡。孩子們還一點也不知道的互相笑着往前飛。等下就可以曉得這幾個孩子怎末樣了。

不要望遠鏡也可以看清楚了。像一羣小蜻蜓，小飛蟲的那末遠遠的飛來。綠鬚子含着一個煙斗的問：

「這羣小蟲幹什麼的？」

紅靶靶因爲用過望遠鏡，他知道了是愛若他們，他叫都要把大砲架好。

幾百個砲手都預備好了，他們心裏都這樣想着：『不能用這樣多的砲打幾個小孩，』可是他們都怕紅靶靶，一點聲也不敢出，而且樣子也不敢做，因爲紅靶靶還養得有那樣的狗來管他們的。

小孩們飛得一點次序都沒有，那末趕先的鑽着，又不是看猴子戲，又不是玩耍，紅靶靶看見連鈴鈴也飛近了，高興得笑了起來，約翰用前爪四處的抓着，綠鬍子，牛角尖，都在紅靶靶的指揮之下，抖擻着，祇等再一飛近些就下開砲。砲手都握住了砲鈕，眼睛一瞬也不敢瞬的望着他們。孩子們因爲自己鬧去了，所以一點也沒有留意底下，後來還是毛毛忽然喊起來了：

『他們曉得了，聽，他們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不怕！不怕！』有孩子這末答應。

『趕快下令，愛若！打回飛！』鈴鈴連砲孔都看見了。

愛若也看見了，他已經明瞭敵人已經有了準備，而他們一點籌劃還沒有，於

是他轉過身來：

「向上飛，在第二朵雲上集齊！」

可是什麼都太慢了。一百架大大砲就在這時轟的一聲放出了一百顆砲彈，煙霧瀰漫了一大團，煙霧消去時，這個空間已經沒有了孩子的蹤影，祇有青的天空，透明的，遠遠飄忽着幾縷淡淡的白雲。下面是白河裏滔滔的大水，五十丈深的大河，連船隻也不敢停泊在紅把把附近的大河裏，祇有銀色的水，翻騰的滾滾的向着大海流去。紅把把心想這羣不知死活的孩子，一定粉碎了四肢沈在水中去了。於是他哈哈的大笑着，而船中又回復了騷鬧，廚房裏拚命的打着鍋蓋，這廚子一定是一個北方人。

這羣孩子到底怎麼樣了呢？着在因為沒有防備，大砲雖說沒有打中他們，卻被氣把他們吹跑了。他們自己一點抵抗力也沒有，暈頭暈的一陣衝，直衝到好遠才清醒過來，還止睡在一朵煙上面。邁克兒自己以為打倒了紅把把了，他問他們紅把把是不是就是那個長得像個圓珠的。Barry說

「我以為是那個有紅鬍子的。」

「我祇看見一排大圓口望着我們。」薇是說得最真實的了。不是有一百個吃人的大口望着他們嗎？

「歸隊！歸隊！」愛若飛在前面來點數。他看見鈴鈴在那裏揩眼淚。他們都着急了，以為鈴鈴生他們的氣，假如鈴鈴要回去，那怎麼好？幾個孩子都圍着來摸她的臉。原來她是被一顆砂子飛進眼裏去，痛得眼淚也流出來，她抱着眼睛揩了半天，才算好了。大家才放心。可是在點人數的時候，大家又恐慌起來了，四處都找不到小畢三，她是飛在最前面的，一定被那大口吸了進去，或者就掉在河裏了。鈴鈴尤其不放心，她想起她爸爸，他是那末愛她的，她祇好說：

「你們在什麼地方等一等我，我去找找她，那邊，那邊有個小屋，你們就往那裏去，我一會兒就來，最好你們是應該歇一歇，吃點什麼東西了。」

鈴鈴一人離開了他們就又往回飛去，打了許多圈子都沒有看見，她又悄悄飛到紅把把的船那邊去。也沒有看見什麼，她祇好又飛回來，這回是並沒有沙子，

眼睛裏也有了眼淚了。祇好又飛回來，她到小屋時，祇聽見底下沸騰着一片歡聲，她一邊降下來，一邊心裏罵着：

「唉，你們還快活！」

可是立刻她自己卻快活到忘記了飛行，碰的一聲便墜下來了。孩子們都大笑。第一個跑上去把她扶起來的自然是小畢三，第二個跑上去握她的手的，卻是一個陌生的孩子。一個頑健的精悍的她不認識的孩子。她問道：

「你是誰？」

「德娃利斯。鈴鈴，你好麼？婆婆常常想念你。鈴鈴！你來得真好，讓我們一塊兒商量着來對付紅把把吧。我們一定可以滅掉他。」

啊呀！這個孩子是那末老氣的，他們到底有多大！好像比鈴鈴還有把握的那麼一付神氣。這孩子到底是誰呢？莫不是——可不正是一年多沒有看見了的小平麼！

嘿，這就是小平，看那樣子不出，他可真能做記錄？孩子們都圍着他問：

「當然能夠啦！這有什麼希奇。到我們那裏去看吧，比我小的畫家，音樂家，工程師，多得很。我們自己教育自己，我們在一塊兒生活，在一塊兒工作，我們還有政治討論會呢！不像你們是交把保姆的！」

「是交給河馬太太的！」愛若糾正他。

「那你們是在那裏呢，帶我們去吧，我們都可以飛去的。是永無鄉吧，我們去了不要再回來了。」

「我想一定是小人國了。」

「小人國裏有沒有黑色的天鵝，靜靜的浮在水上？」

「還有張着帆的小船，小船上睡着穿紫衣裳的公主吧？」

小平似乎不懂得這些話，望了他們一會，便走到一邊的沙地上畫圖去了。

小畢三握着鈴鈴的手，告訴她，她是怎樣掉落在河中，怎樣遇着正在涸水的小平，怎樣來到這小屋，怎樣愛着他們飛到了這裏，……

「小平！我想同你說幾句話，你在畫什麼呢？」當然鈴鈴沒有很隨便，彷彿

有一點生疏，大約是這孩子太老氣了。

「好，等一會兒。這個很要緊，還得仔細商量呢。叫他們都到小屋中去，裏面什麼都有；今夜不能休息呢，得飽吃一頓晚飯；叫他們預備那雞蛋不比你們那裏的大多了麼？你們那裏的雞也是受剝削的呢，哼哼！」

「當然是要剝削了才能吃，難道生的也能吃麼？」愛若很懂得的這末想着，便帶着孩子們進小屋去了。

太陽在這個時候，成了一個大的紅色的輪子落在遠處的山邊上，那些層層疊疊的羣山，都變成紫褐色的一抹，塗在天際線上。白河裏的水波，和着天空的雲彩，都變成了血色的，五顏六色的放出一個傍晚時候的光輝。在遠處，白河的那一頭，有幾個黑點密集着，便是紅把把的五隻大船。遼闊的平野裏，稀稀朗朗，孤獨的立着幾根蒼老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樹。那邊，就在那個曠地上，那個叫小平的小孩，彎着腰，注精會神的在沙地上畫着。這邊，這個鈴鈴坐在小屋子的外邊，一邊看着這個生疏的孩子，一邊想着今晚怎末滅掉紅把把的事。她忘記了是

在一個故事裏，她似乎比幹着她平日那些事還有趣味得多。因為都是孩子們，說聲怎樣便怎樣了，手同口一致的。你看，邁克兒不是捧出一大塊鍋巴，笑嘻嘻的走出來了麼？他牙齒還沒長好，可總是喜歡吃鍋巴。接着，毛毛和愛若便擡出幾個盤子來。其餘的小孩也陸續的出來了，還帶着一些碗筷，不是刀叉，他們都是用碗筷的，連幼稚園也是用碗筷的，祇有毛毛和鈴鈴是吃過四毛小洋的俄國大菜過。而毛毛還是請別人替她切好的。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拿了出來，於是晚餐便開始了，這時還沒有天黑。

時間在這時候是很重要的

喫過了飯。大家就圍在那張畫在沙地上的圖的周圍。小平拿了一根短樹枝指着圖中的一點地方，畫着一個○的地方，他說：

「這是什麼，你們曉得麼？」

「曉得的，這是雞蛋呀！」薇是剛剛喫過了一個雞蛋的。

「不是啊！這是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站着的地方。這個小屋。懂得了麼？懂得我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了麼？」小平像煞有介事的又問。

鈴鈴心裏已經完全明白了，可是她不願意答應出來。她老以爲她是一個大人呢。

「當然曉得的，你不是寫過信，說要我們到你那裏去麼。你曉得我們要來了，你來接我們的。」Baby 想也沒有想使答應了，不能說她不聰明。

「我以爲你知道我要掉在河裏，你就等着我的。」掉在河裏的是誰，就是誰在答應了。她一共掉過兩次。

「因爲你要預備我們喫晚飯，我們是連午飯都沒有喫的。不知道媽媽和娜娜喫了晚飯沒有？」這是邁克兒答應的。

個個小孩都答應了，都有一個最好的理由。祇有鈴鈴一個人沒有答應。小孩們都望着她，的確是輪到她來答應了。可是她不說，她以爲她答應對了，孩子們或許會不高興的，她要故意答應錯，她又不甘心，結局她悄悄的告訴了寧兒。於

是寧兒說對了，她大聲說：

「你是來打紅把把的囉！」其實寧兒真的也曉得，她起先不過是忘記說了。於是孩子們都嚷了起來，本來他們也都知道的，也是因為說話太快了，就忘記說了。

「是的！你們猜的真對！我們都是因為要打紅把把的！現在，讓我們宣誓，我們一定要打倒他！這個大強盜！」

都舉起了右手。鈴鈴也舉了右手。這回真的是：「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了。

「可是，」小平又接着說，「這裏我們是八個、九個；而紅把把那裏是幾百黨羽，幾千奴隸，我們能夠打得贏麼？」

「一定贏的！」是誰這末答應了。可是祇有一個孩子這末答應。

「我們要開會議，纔下總攻擊令呀！」愛若也神氣活現的。

「是的，要有方法！」

「要有方法纔會贏！」

「假如你有方法，你就說出來吧！或者鈴鈴一定有方法。鈴鈴！你怎麼不發表意見呢？」

孩子們不再揪在她身上，或是去扯她的頭髮了，因為孩子們都懂得這不是兒戲了。祇望着她，有幾個性子急的！就催着她說，於是我們的鈴鈴祇好說應該先要小平報告一些關於紅把把的情形，小平一定比大來熟悉一點。

原來這天夜晚，在那五隻大船上，有一個大的夜會。客人總有一兩百，第一個大客是鼓琴琴。怎麼叫着鼓琴琴呢？原來這個強盜生就的一付小肚皮，同軍隊裏那個背鼓的人的樣子差不多。他走起路來的時候，祇看見一付圓圓的大鼓走了過來。腿和身幹都看不見，祇看見兩個胖腳，和一個圓頭，所以他叫鼓琴琴。第二個客叫四脚爬。這個四脚爬真長的比什麼還難看。他的後腳骨是軟的，所以坐着還不要緊，走動起來，便祇好將兩隻手也放在地下，爬起來走。所以叫着四脚爬，不過別小看他，他的本領也很厲害的，他也有幾千死黨呢，他用搶來的財

寶養着的。客多得很，就是說強盜多得很，都集齊了。連他們養的狗羣，馬羣，牛羣，羊羣都集齊了。他們的兵士，他們的奴隸也都集在這一塊兒，所以這不是容易的事，不是真的一想情願的。是要大家有一點計劃的。假如弄得不好被胡克們捉了去，可不是玩兒，他們不會客氣的請你走跳板呢。

孩子們都一點也不苟且的說了許多話，這些話我們現在不寫下來。他們真的想了一個好的，周密的計劃，又有沙地上的那幅地圖做參考，假如先說破了就沒有趣味。這時天是剛黑下來。時間在這時是很重要的。

埋伏

陸陸續續的都飛走了，祇剩下鈴鈴一個人在這屋子裏，因為孩子們都喜歡熱鬧，沒有人肯留守這裏。連小平也飛走了，小平的翅膀是婆婆早就替他縫上的，飛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不過孩子們也更會飛了，都懂得怎麼使他沒有聲音，也懂得當風從對面吹來時，怎麼樣把翅膀展平，而把頸子伸長一些了。而且他們分

成幾隊的進發了！

讓我們跟着第一批飛上船去的來看看船上吧。五個船頭上都站有五十個荷槍的守衛。他們都穿着鐵的甲冑，帶着鐵盔，站得筆直的，排排的各站在各的崗位上。他們一點也不取疎忽他們的立正的恣態，像一個銅像一樣，實在他們已經很瞓睡了，他們還是早上五點鐘站起的，他們並沒有闕過午覺，在他們的上面，有五個瞭望臺，一個臺上有一個強盜，他瞭望着遠處，還看守着這些衛兵。這都是幾個很厲害的強盜，可是這晚他們真是要遭絕了，他們一點也看不見危險已來到眼前，他們還看不見孩子們已飛上了船。

這時紅把把他們都在當中那隻最大的船上的舞廳裏，這間廳子完全是水晶造成的。裝飾着珊瑚的樹，玉的樹，配着各色寶石的花朵，懸着大大小小的夜光珠，這些夜光珠也有嵌在牆壁上，也有嵌在座椅上，也有的在美女的胸上，腰上，鞋帶上，或用那最小的密密的攢集在頭髮上，那些坐榻，那些小几也全是水晶造成的，而且還嵌了許多立體派的花紋。這都是好些的有名的藝術家構造出來的。

還有那些織錦，金碧輝煌的，軟綿綿的東西，熱在身體底下，熱在腳底下。有幾百個女人，塗滿了一身油漆，紅的，白的，畫了一身的畫，她們躺在他們的腳邊，她們時時跳舞，跳一些怕人的舞，好像要喫人的樣子，她們又從一些花瓣中，舀出一些甜酒來，獻給他們，還要吮出那些剩下的。紅把把是一個最好女色的，所以這時完全忘記了一切，沉醉在這些肉和酒裏面，而且他還已經安排好了那末多的守衛和奴隸和狗。鼓琴琴也挺着肚皮很喫力的躺在那裏，因為他肚皮裏的酒裝得太多了。又加上六個女人一同靠在他的肚皮上揪他的鬍子玩。四脚爬這時簡直是四脚朝天，一個腳上一個女人替他搔腳，他是最喜歡搔腳的。連約翰那隻狗也因為喫了幾杯紅把把賞給他的酒，狗性發了，四處爬着，悄悄的去摸母狗們的屁股，所以牠的那個最靈敏的狗鼻也沒有嗅出這個廳子裏已經進來了生人。進到這廳裏來的是毛毛和小畢三，因為毛毛最靈巧，而小畢三最勇敢，她們兩個從這一個身邊走到那個身邊，悄悄的偷去了他們的手槍。紅把把的四桿手槍就都是小畢三一個人偷的。有一次幾乎被紅把把發覺，因為這桿手槍正壓在他的屁股底下，

她抽重了一點，正要拿走時，紅把把卻反過手來。真危險極了，可是恰好一個鬼怪女人把身體往他懷裏一倒，他的手又伸回去捻那女人的鼻子去了。於是小畢三纔趕緊逃跑。她們兩個把手槍都丟到河裏去了。兩個人真忍不住高興的笑。這些事情做得真不錯，真好，要是紅把把他們稍微留心一點，或是約翰那隻狗不嗅母狗去，也一定嗅出這兩個孩子的味來了，那就真糟糕，還有許多事沒預備好，舞廳裏先要一鬧起來，就不知道事情怎麼樣了。

愛若和着小平是從船尾巴上走過來的，他門輕輕的走到一個大礮旁邊，隱在一邊，聽見正有幾個礮手在悄聲的談話：

「牛鼻子來的信怎樣說？」

「嘿，說是說不完的好呢，他是上天堂了！」

「這裏真是地獄！」

「我說，走哇，咱們就都走了吧！」

「唉，走，假如又拖回來了呢？……」

「……………」

「唉！聽到這白河的水朗朗的流，心裏真難過，不知道那幾個孩子怎麼樣了？是我們把他們打死的呢。」

愛若聽到眼淚都幾乎流出來了。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嘴。

「唉，別提了吧，我也悔不完，假如這時他們又活潑潑的飛到眼前了，我就甘願讓紅把把拿去上電刑吧！我是真愛他們得很呢。」

「哈囉！」小平一把抓着愛若跳了出來，他歡喜的去握那些礮手的手：「看吧，這不是愛若嗎？他一點也不會怨恨你們的。他們都好好的活着的呢。」

愛若含着眼淚的跳在那些礮手當中，他覺得媽媽打了他的時候還沒有這末難過，同時就是爸爸買回了花旗橘子也沒有這樣高興，他不斷的說：

「不要傷心了，我是愛若，我們一塊兒打胡克吧！」

礮手們都驚愕的望着這兩個小孩，後來就快樂得哭了，他們都抱起愛若來，也抱起小平來。他們都嚷說：

「咱們一塊打胡克吧，打了胡克地獄就會變天堂了！咱們真是太受罪了！好孩子！我們聽你！」

好，後面就看得見敵手們的勇敢的。

小平和着愛若又走到廚房去。這裏有無數的穿白衣裳的廚子，已經把酒席都預備好了，還烤好了一個大的整個的獅子頭。那些奴隸們，幾百個的奴隸們也換好了繡花的衣裳，祇要等一句話，一個命令，就可以舉着大的金盤走出去了。可是廚子們卻瘦得很，那些陳列在他們面前的好肉好酒，他們卻又永遠不能被准許嘗一點，當然是祇好瘦下來了。他們都沒有一點力去翻轉那些吊在火上的野兔子。那些奴隸們也齊擠在門口眼望着那些加了油的佳餚，肚子裏咕咕的響着，卻又要張着耳朵，傾聽着外邊的銀笛，那就是告訴他們這是要上菜的時候了。小平和愛若一看見這種情形，兩個就會意的快樂的點着頭。於是小平就飛上那盞吊在屋子正當中的大燈臺上，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匹竹葉子，夾在兩個大指姆當中吹了起來，吹的是一個歌曲，這個歌曲混在燒臘味裏從鼻孔，耳孔鑽了進去，煽動了那

些埋在肚子裏的心裏的火焰來，那些奴隸都圍在一塊唱了起來：

「吼~~~~~咚~~~~~眶~~~~~」

吼~~~~~咚~~~~~眶~~~~~

.....

竹葉子的笛子就更吹了起來，而愛若就把那獅子頭丟在奴隸們的當中。奴隸們就歡呼的一下便把那頭拉碎了，還高唱道：

「啊~~~~呀~~~~獅子頭呀！」

「這個味道真太好了……」

廚子們一看見了獅子頭被喫去，就嚇得哭起來了，哭着哭着就賭氣把一隻大牛，牛肚子裏邊還塞了檸檬的，最好喫的大牛也用刀割碎了，他們哭着道：

「要喫，來把這個喫了吧，這是檸檬牛呀，我們花了一個星期纔弄好的呀……」

……

跟着牛，把什麼東西都喫光了。廚子跟着奴隸們，在屋子裏舉着骨頭跳：

「吼~~~~咚~~~~匪~~~~」

吼~~~~咚~~~~匪~~~~」

獅子頭

檸檬牛，

還要紅粿粿炒鼓琴琴……」

這個亂子可鬧得不小，小平看見很夠了，便收了竹葉和愛若又飛了出來，在好幾隻船上都巡視了，也看見了邁克兒正用一隻脚倒鉤在桅杆上打着揪玩。薇也在幾根纜子上走軟索，嘿，孩子們倒悠閒呢，你看，事情馬上就爆發了，

勝利

「嗚嗚啦~~~~」

啦嗚嗚~~~~」

嗚啦啦~~~~」

糟糕了，銀笛子在兩個侍衛的嘴上吹叫起來了。這是告訴筵宴開始了，真扮

得很，廚房裏的人還在跳着鬧呢。沒有人理，也沒有人聽見這笛子聲音。他們太鬧了。笛子吹過，不見奴隸們出來，侍衛，和着站在外邊的奴隸們就駭得你望我，我望你。紅把把和着賓客們都等着菜喫，等了半天還沒有，都急起來了。有些客還怪紅把把，說是老遠的跑來，連菜也沒有吃，太省儉了。鼓擊擊就疑心紅把把太窮了。紅把把更焦急：又怕失去禮貌，他祇能喊：

「吹笛子拉！音樂臺上奏樂啦！」

於是音樂臺上開始了一個新的歌曲，而銀笛又叫起來了：

「嗚嗚啦~~~~~」

嗚嗚啦~~~~~」

嗚啦~~~~~」

自然是白叫的，還是沒有人理。侍衛官想到事情一定有些不妙了，趕快派了二十個奴隸去察看，二十個奴隸跑到廚房一看，卻也加入了進去，抓起一些玉碗，金盤唱起來了：

「嘻嘻嘻

哈哈

今天到日子了，

奴隸翻身了，

嘻嘻嘻

哈哈」

侍衛兵也來了，來了就混在一起了。慢慢的那個排筵席廳的外邊就沒有人了。也沒有人吹銀笛了。賓客們都罵起來，有些賭氣要走，紅裊裊一肚子氣無處發洩，一眼看見那隻約翰，橫着一雙醉了的紅眼，於是他狠狠的踢過去：

「媽的！還不去看看，多少年的肉骨頭是白丟的了！」強盜們真是罵醜話的能手。

約翰祇好跑去了。狗連的末日到了，剛一走進門，祇聽見哧的一聲，這狗東西就被一個什麼東西打中了。連叫也沒有叫出聲就死了。

「旺旺旺」

你狗仗人勢……

今天先殺你，

旺旺旺……」

狗子也死了好些。還是不見有菜出來，也沒有回信的，紅把把，也知道有些不妙，他看見好些客都在找帽子，他趕急攔着他說道，他真是說得這末結結巴巴：

「請……等……等……我……去看……看……」

於是他自己跳了出來，外邊都安安靜靜，沒有一個人，有的祇是遠遠的蹲在礮旁邊的礮手們，和船頭上像木偶的士兵，還有幾個他看不見的頑皮小孩，這幾個孩子吊在桅杆上在悄悄的笑呢。他發氣得很厲害的往廚房衝去，他已經看見那些在鬧的奴隸們，他大聲的吼起來，那聲音真振得天響：

「反了麼！」

「反了！」

那末多的廚子奴隸侍衛就都衝出來了。紅把畢竟是大強盜，他一點也不慌，把兩手一反，往屁股上去摸，哈，孩子們都笑出聲音來了。這回他真糟了。四桿手槍早就沈在大河裏了。於是他趕快跳了回去，他急得有些發狂了：

「奴隸們反了，來了，趕快衝出去，不怕，還有兵，還有砲，集到船頭去！跟我來！……」

鼓擊擊也往肚皮底下去摸，拐了，手槍也沒有了，大家都摸不到手槍，都慌起來了。這些女人就哇哇的哭起來。眼淚在粉臉上流成了好些條河。

這真是難講得很，同時，都鬧成一片了。奴隸們都滔滔湧湧的跑出來了。紅把發號施令。瞭望臺上的五個強盜正要動身，撲通一下都跌在河裏去了。孩子們站在瞭望臺上，邁克兒點起了一個火花，兩邊岸上也有了火花，岸上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許多奴隸，Paul和事兒從兩邊岸上也飛來了。砲手不聽命令，也朝紅把攻來了。奴隸們都喊着那些士兵：

「掉轉槍頭！殺死那羣強盜！」

兵士就都真的殺來了。

鬧成了一片，喊的聲音，笑的聲音，狗吠的聲音，刀槍的聲音，孩子們在半
天飛，用翅膀打得拍拍的響，情形祇能去想像的了。孩子真快樂呀！胡克終於打
倒了，他們把所有胡克都殺了，奴隸們都做了船的主人了。愛若喊了一聲口號，
孩子們就都跟着飛到小屋去。鈴鈴也飛來接他們了。有幾個強盜也會飛，被他們
逃跑了，孩子們要去追，鈴鈴說：

「不要緊的，他們跑不掉的，四處都有奴隸，奴隸們都起來了，胡克的末日
到了。好，我們來慶祝吧！」

「來慶祝吧！」孩子們都快樂的圍着嚷着跳，而太陽這時在東方要升起來了
，天在發白。

天亮了，大家有點覺得疲倦了，都有點想起家裏的小牀來，寧兒說：

「媽媽早晨沒有看見寧兒，一定要哭的吧？」

「祇有娜娜陪着媽媽。」邁克兒也想起來了。

「媽媽最愛毛毛的，毛毛提議飛回去，贊成的舉手吧。」毛毛站在當中說。

大半都把手舉起來了。連愛若也說：

「一定要回去了，回去告訴媽媽打胡克的事吧。」

於是大家就又來抓着鈴鈴鬧，一定要鈴鈴送他們回去。鈴鈴祇好說：

「好吧，要走就一塊兒走，不送回去也是不行的，你們媽媽一定要怪鈴鈴的

。那末，小平，你呢，你假如也肯同他們一塊去，他們當然都歡迎你的，你假如

也要一個媽媽，那，……你看我這個樣子好不好扮一個母親……？」

「不」小平很堅決的說，「我不要媽媽，我要回到我的兒童團去，我們那裏事情太多了，我得回去做，婆婆一定也喜歡我回去做事，而且我以為你們最好都到兒童團去吧，Baby！你不是要學羅馬字拼音嗎？薇！你不是最喜歡玩門上

的鎖？你要到我們那裏，一個星期你就會做了，你還可以管理一個造鎖工廠呢。假如愛若要到我們那裏去，你是做什麼都可以的，領導一個劇團，作一個大日記家，天天你把日記念給大家聽，大家都快樂，都敬重你，你也可以做其他什麼，祇要你願意……都可以去的，睡在媽媽懷裏，摸摸奶奶，讓爸爸同你接一個吻，像一個小狗的那末被愛着，沒有意識還是咱們大家在一塊兒玩，在一塊兒做事有趣多了！來吧，飛起來吧，往我們那兒飛去！」

小平展了一下翅膀，就飛在半空了：

「來呀，我要動身了。」

「我同你去，我不回去了。我老早就羨慕你們的。」Baby 跟着飛上去。

「等一下，我也來了。爸爸一定喜歡我這樣的。」小畢三第三個飛上去。

「邁克兒！一塊兒去吧，別想媽媽和娜娜了！」於是邁克兒也跟着愛若飛上去了。

「好吧！一同去吧！」都飛走了。

現在祇剩鈴鈴一人在這裏，她想一想，與其一個人回去，不如也同着孩子們去，若是孩子們准許她同他們在一塊兒。於是也飛着去了。

清晨的風，軟軟的，有一點點溼氣，又有一點點樹葉的氣息，溫柔的戲弄着孩子們，孩子們一路唱着歌，翻着跟斗，小平在前邊引路，飛飛飛，慢慢的就飛到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底下歡迎他們。兒童團的兒童全來了；小孩的臉全快樂得發紅了。他們隨着小平在人頭上打起圈來，

「喂，小平！慶祝你們勝利！……」

「喂，歡迎新團員！」

「兒童團萬歲！」

底下一片的聲音這樣沸騰起來。於是他們慢慢降落下去。唉，鈴鈴纔想起自己祇穿得一件男孩的小坎肩呀！

「邁克兒！邁克兒！愛若！……」啊呀！媽媽從人叢中擠出來了，真奇怪呢

！怎麼媽媽也在這裏，真快樂呀！」

「Baby 一」

「薇一」

「小畢三一」

「……」啊！原來爸爸們和媽媽們也全集在這裏了！孩子們都跳到媽媽的懷裏去了。小平也把婆婆牽來，鈴鈴就也跳在婆婆的懷裏去了。

啊呀！真快樂呀，這羣孩子們，當他們又跳到兒童的海中去時，大家緊緊的抱着歡呼的時候！這一定不是一個夢的！

